
武俠世界
第35年
10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楊柳先生精心撰著的「劍膽刀魂」。金國侵宋，俠名遠播的「中州一劍」丁一心大俠却變成了漢奸，且與金國四太子金兀朮的心腹顏如玉如膠似漆……顏如玉故意讓義士偸走軍機房的「兵略部署圖」，目的何在？與此同時，江湖上崛起一位抗金義士辛一刀，辛一刀何許人也？而漢金雙方爲何極力爭奪欽、徽二帝呢？故事哀惋動人，情節迭宕起伏，環環相扣，情中有恨，恨中有義，筆下人物栩栩如生，「漢奸」結局却又出人意料之外，閱後包你拍案叫絕，不可不讀。

*　　*　　*

本期繼續刊登黑牡丹另一篇故事「圍剿紅毛賊」，魔風血雨之五「無形魔王」，篇篇短小精幹，請繼續欣賞。中篇「英雄悲歌」亦連續刊載，以饗讀者。

*　　*　　*

下期刊登馬騰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怒劍狂龍」，屆時請留意。另有辛棄疾先生新撰寫的「快樂花子」，短篇「風塵俠隱記」，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2.6.23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0期
（總號176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間歷史英雄俠情故事／楊　柳・文
可　飛・圖

劍膽刀魂



以身侍敵　屢遭狙擊

車轔轔，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孃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干雲霄！
……
君不見青海頭。
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寃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這是唐朝大詩人杜甫先生的不朽名作「兵車行」。

所謂「不朽名作」，是不受時空的影響，放之四海而皆準，歷時長久而常新。

雖然物換星移，時遷勢易，時代已由大唐變成大宋——偏安於臨安（即今之杭州）南宋，但杜甫先生這首描寫「出征」慘景的不朽名作「兵車行」，却仍然非常之適用。

目前，正有同樣的慘景在進行着。

＊　＊　＊

是朱仙鎮大戰前夕。

整個中州（河南）地區，大軍雲集，戰雲瀰漫，眞箇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開封——這座曾經是北宋京城的古都，如今却已成了金兵進犯南宋的司令塔，所有中州地區之金兵，都在它的指揮下，日夜兼程，開赴前線。

現在，正有一隊長得看不到頭尾的金兵，正以急行的速度，通過大相國寺的廣場。

儘管這些金兵都是金人的子弟兵，由於早已背井離鄉，沒有「爺娘妻子走相送」的悲壯場面，但負責糧秣輜重輸送的苦力，却大都是就地徵集的大宋子民。

這些大宋子民，都有爺娘有妻子，但在異族的血腥鎮壓下，他們的爺娘妻子，却連「去相送」的權利都被剝奪了，而祇有暗中飲泣的份兒。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不管是侵略者的子弟兵也好，是就地徵集的民伕也好，都是人生父母養的。

現在，他們生龍活虎似地開赴前綫，誰能保證他們會完完整整的回來？更有誰敢保證他們會活着回來？

一將功成萬骨枯！

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歷時長久而常新的千古絕句。

＊　＊　＊

黑夜吞噬了大地，也吞噬了開封城這座在異族統治下的古都。

大相國寺前的廣場，以往入夜之後，一向是燈火輝煌，百耍雜陳的夜市，如今，已成了「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凄涼場面，祇有少數的賣小吃的，和三三兩兩的遊客點綴着。

本來嘛，試看今日開封，究竟是誰家天下？

在異族鐵蹄踐踏之下，閉門家中坐，還有「禍從天上來」的危險，如非必要，誰願意去公共場所，冒那招惹是非的危險呢？

＊　＊　＊

一騎純白駿馬以不快也不慢的速度馳進大相國寺前的廣場。

馬上是一個魁梧，着青色勁裝、肩插長劍的漢子，由他已是花白的鬚髮判斷，年紀已在五旬開外。

儘管他已是年逾半百的老人，却是神采奕奕，腰幹挺得筆直，加上那天生的虎背熊腰，濃眉巨目，更是顯得不怒而威。

馬非凡品，是萬中選一的寶馬。

人非凡人，是名震北六省的一代大俠「中州一劍」丁一心。

「中州一劍」丁一心武功高絕，仁心仁術，是一位鐵錚錚的奇男子、大丈夫，凡是北六省的武林中人，不論黑白兩道，一提起丁一心丁大俠，沒有不雙翹拇指叫聲「好」的。

當然，那是過去的事，現在在異族統治之下的「中州一劍」丁一心大俠又如何呢？

＊　＊　＊

今宵的丁一心，似乎有着不太輕的心事。

儘管他的外表是那麼豪邁，那麼不怒而威，但他那兩道灰而又長的眉毛，却緊緊的皺在一起，他那古銅色的臉孔上也呈現一片冷肅。

當他這一人一騎出現在廣場中時，那些少得可憐的遊客們都不約而同地向他投以一種難以理解的異樣目光。

沒人向他招呼，他也沒有招呼別人。

當他一人一騎穿過廣場中心之後，他背後却傳出一連串此起彼落的「呸」聲。

丁一心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連臉色都不曾變動過一下，好像那些「呸」聲跟他不相干。

他那一人一騎也仍然是不疾不徐地在走着。

突地，他那座下的寶馬發出一串「聿聿」的長嘯，並人立而起。

丁一心臉色微變，趁機飄離馬鞍。

一人一騎的行動，配合得恰到好處。

首先是通靈的寶馬察覺到危險的氣氛來臨，而丁一心也立即如斯響應地飛離馬鞍。

當丁一心的身形飄離馬鞍而尚未着地，那寶馬却已箭一般地疾射而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丁一心的身子剛剛落地，立即被一片由四方八面疾射而來的暗器所包圍。

如果說，那些暗器密如飛蝗，那是一點也不誇張。

在破空銳嘯懾人心魄，密集暗器的圍攻中，祇見丁一心的周圍湧現了一重晶幕，將他的全身保護得水洩不通。

一陣叮叮噹噹的脆響過處，一切歸於靜止。

丁一心手橫長劍，傲立當場，臉色依然是一片冷肅。

「中州一劍」果然名不虛傳，在方才那事變出意外，密如飛蝗的暗器狙擊之下，居然毫髮無損。

但眼前的靜寂，也不過是很短暫的一刹那而已。

緊接着，衣袂破空之聲大作，人影飛閃，金鐵交鳴與怒叱之聲中，丁一心已陷入五名勁裝大漢的圍攻之中。

五名勁裝大漢之中，兩名使刀、兩名用劍、一名用判官筆，都有一流的身手。

以五名一流身手的高手，對付丁一心這樣的人物，其戰況之激烈驚險，自不難想見。

可惜的是，這一場既激烈，又驚險的惡鬥發動得快，結束得也快。

雙方交手不到二十個回合，圍攻丁一心的五人當中，發出了一聲痛呼和一聲悶哼，一名使劍的人左臂虛垂，疾退丈外，另一名用刀的人則撫胸疾退。

這兩個人，一是左肩血漬殷然，一個是嘴角沁血，顯然是傷得不輕。

五對一尚且如此，再殺將下去，其後果自然更是不堪設想。

因此，那使判官筆的漢子當機立斷地沉喝一聲：「退！」

如斯響應，另兩名使刀、劍的漢子立即虛晃了一招，疾退到兩個受傷的同伴身邊，一人挾着一個，飛身疾射而去。

五去其四，那使判官筆的漢子獨膺艱鉅，其所受壓力亦自然更加沉重。

祇聽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一道人影飛身而起，却掉下了一條手臂，也洒落一蓬血雨。

那使判官筆的漢子雖然逃過一死，但被削斷了一條左臂，這創傷也是夠慘重的。但平心而論，此人被斬斷右臂之後，仍然飛身逃逸，並且，連哼都沒哼一聲，不但身手高明，也不愧是一條硬漢子。

一聲冷笑遙遙傳來。「丁一心，便宜了你，讓你暫時多活幾天……」

丁一心沒答話，也沒追擊，祇是臉上的肌肉微微地抽搐了幾下。

廣場上那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遊客，現在一個也不見了。

偌大的廣場，祇剩下丁一心孤伶伶地一個人，顯得格外的淒清。

不遠處的沉沉暗影中，傳出了一聲幽幽長嘆——出於一個年輕女人口中的長嘆。

但丁一心仍然沒什麼反應，站在那兒就像是一尊塑像。

方才那一場惡鬥，爲的是什麼？

眼前這幽幽長嘆的年輕女人又是誰？

＊　＊　＊

那匹純白的寶馬，踏着細碎的快步又回到了丁一心身邊。

牠，似乎對主人的英勇威武，感到無限的歡欣，牠將頭兒在丁一心的身上挨挨擦擦，顯得無比的親熱。

丁一心還是沒有什麼反應，祇是輕輕地嘆了一聲，輕得祇有他自己才聽得出來。

他的背後忽然傳來了一聲洪笑，道：「英雄、寶馬，果然相得益彰。」

那是一名五短身材，年約三十出頭的勁裝漢子，堆着一臉的諂笑，快步走了過來。

丁一心徐徐的轉過身來，以苦笑迎上對方，道：「現在，已經變成了狗熊了！」

那勁裝漢子道：「丁大俠，千萬別這麼說……」

丁一心截口苦笑道：「事實如此，其實，說我是狗熊，還是過於抬舉了我自己，嚴格說來，應該說是成了過街的老鼠才對。」

「但在大金國人的心目中，你仍是英雄人物。」

「可惜這兒絕大多數是趙宋的遺民，在他們的心目中，我是漢奸，是賣國賊，是人人叫打的過街老鼠，過去這半年以來，我曾經遇到了二十次狙擊，方才的情形，你已經親眼看到了，這是近半年以來的第二十一次狙擊了，總算我命長，居然還能活到現在。」

那勁裝漢子又諂笑道：「這也是你丁大俠神威無敵，福大命大所致！」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方才那五個人，身手都非常高明，如果是我，連一個也應付不了。」

丁一心道：「你老弟也太客氣了。」

那勁裝漢子道：「我是實話實說，對了，方才那五個究竟是什麼來歷？」

丁一心道：「不知道，都沒見過，可能是來自南七省的高手。」

那勁裝漢子居然嘆了一聲，道：「那些人，怎麼都那麼死心眼？」

丁一心苦笑無言。

那勁裝漢子又道：「對了，方才那個嘆氣的女人，是不是令嬡？」

「可能是。」

「令嬡一直都不肯諒解你？」

丁一心苦笑一嘆道：「那丫頭滿腦子漢、賊勢不兩立的思想，她沒有對我大義滅親，已經是很不錯了，還能奢望她諒解我嗎？」

那勁裝漢子陪着他苦笑了一下，道：「年輕人血氣方剛，腦子不會拐彎，我想，時間長一點，她自己會想通的。」

「但願如此。」

「走吧！別讓顏姑娘等得心焦。」

一提起顏姑娘，丁一心的目光爲之一亮，冷漠的臉上也綻出笑容，立即飛身上馬，縱騎疾馳而去。

那勁裝漢子目注丁一心離去的背影，含笑低聲自言自語道：「英雄難過美人關，眞是之謂也！眞是之謂也！」

他的話還沒說完，肩頭上忽然被人輕輕地拍了一下，背後並傳出一串銀鈴似的語聲，道：「現在你是英雄，我是美人。」

儘管這些語聲是那麼悅耳動聽，但那勁裝漢子的笑容却是一下子就凝住了，整個人也像是中了邪似的，定在那兒。

說來也難怪，論身手，這位勁裝漢子自信縱然夠不上稱爲一流，却也相差不多。

何況，目前的廣場上，明明祇剩下他一個人，怎會有人欺近他的背後，而一點也沒有覺察到呢？

那銀鈴似的語聲又道：「你這位大英雄，能不能通過我這道美人關？」

那勁裝漢子可能是由於這片刻的緩衝，已經鎭定下來，也可能是由於那銀鈴似的語聲太好聽了，居然膽氣大壯地一笑，道：「如果妳是一位大美人，我也必不能例外了。」

那銀鈴似的語聲道：「我是不是一位眞的大美人，轉過身來一看，不就知道了嗎？」

「有道理。」

那勁裝漢子轉過身來了，他看到了那位神秘的女郎。

很遺憾的是，這位神秘女郎，絕對不是大美人，如果說得刻薄一點，該算是一個大醜八怪。

額頭突出，下顎上翹，鼻子與兩顴高聳，是「五嶽朝天」的臉型，照相書上說，有此種臉型的人，一定主貴。

身材方面，上下一般粗，就像一隻水桶，偏偏穿着一套又寬又長的紅色衫裙，更加顯得奇醜不堪。

年紀倒還相當輕，由外表判斷，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不論她年紀有多輕，也不論她的相貌相格是否眞的主貴，總而言之一句話，像她這樣一副長相的女人，無疑是任何一個男人所不敢恭維的。

那勁裝漢子當然也不例外。

因此，他一入目之下，當場爲之一怔，幾乎脫口叫出「我的媽」來了。

當然，他沒有叫出來，祇是心中苦笑着道：「老天，有這樣美好的嗓音的人，怎會偏偏長成這個樣子！」

那紅衣女郎向着他笑問道：「你看我美不美呢？」

那勁裝漢子苦笑着吶吶地道：「姑娘，如果我說……說妳很……美，那一定……不是……由衷之言。」

「你很誠實。」

「誠實是我的長處，但也是我的缺點。」

「我也有自知之明，跟你的主人顏姑娘比起來，我實在長得太醜了。」

「妳……妳認識顏姑娘？」

「開封城中的大美人，『中州一劍』丁一心的相好，誰人不知，那個不曉，認識她的人，又何止本姑娘一個人啊！」

「有道理，有道理！」

「我不但知道這些，也知道你過去是關外鼎鼎大名的『長白飛狐』上官正，現在是顏姑娘身邊紅得發紫的大紅人。」

「還有嗎？」

「有，但我不想說，也不必再說。」

「這不公平，妳知道我這麼多，但我連妳尊姓大名都不知道。」

那紅衣女郎淡然一笑道：「世間本來就很少有公平的事，何況，這也無關緊要，有關我的一切，以後你會慢慢知道的。」

「但願如此。」上官正苦笑着注目問道：「妳是否戴着人皮面具？」

那紅衣女郎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却是含笑反問道：「你看像嗎？」

上官正苦笑如故地道：「好，我不問這些，問問妳此行的目的可以嗎？」

那紅衣女郎仰首漫吟道：「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

上官正道：「姑娘，我是一個大老粗，沒讀過書，聽不懂妳的話。」

「是嗎？」那紅衣女郎漫應道

：「我的意思是說，像這樣美好的花月良宵，不該錯過，所以，我想請你去散散步。」

上官正道：「很抱歉，我沒空。」

話沒說完，人已長身而起。

但那紅衣女郎却是後起先至，祇見一片「紅雲」，硬行將上官正「壓」落地面，並嬌笑道：「像我這樣的大美人請你去散步，那是你前八輩子修來的艷福，怎能不識抬舉呢？」

就在方才那麼凌空一「壓」中，上官正的穴道已被制住。

因此，目前的上官正，就像一個木偶呆在那兒，動彈不得。

但紅衣女郎却根本不理會對方的尷尬，說完之後，一把抓起他的右臂，向夜空中一甩，並沉喝一聲，「接着。」

沉沉暗影中飛起一道人影，將上官正的身子凌空接着，疾射而去。

那紅衣女郎也於甩出上官正的同時，長身而起，一閃，即消失於沉沉夜色中。

* * *

紅牆綠瓦，畫棟雕樑，庭院深廣，花木扶疏，這是開封城中數家豪華住宅之一。

它，本來是宋廷一位親王的王府，自金兵入侵，宋廷南遷，建都臨安之後，顏姑娘就成了它的臨時主人。

顏姑娘是一位傳奇人物。

當開封城還是北宋的都城時，她是勾欄院中的一位紅姑娘。

不過，她儘管淪落風塵，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攀折的路柳牆花，除了身價高得駭人，普通人不敢問津之外，還得是她看得上眼的人才行。

所以，能夠做她入幕之賓的人，都是尊而多金，並且年少瀟洒的王孫公子。

在她衆多恩客中，年齡方面唯一例外的一位，就是「中州一劍」丁一心。

這可能就是所謂英雄美人，惺惺相惜吧！

現在開封城易主了，成了金兵的天下。

顏姑娘也由勾欄院遷入了宋廷遺下的親王府中，成爲開封城中的新貴。

這變化實在太大，也太意外了。

唯一沒有變化的是「中州一劍」丁一心，仍然是她入幕之賓。

當丁一心離開大相國寺前的廣場，快馬加鞭趕到顏姑娘的豪華大宅時，一名中年漢子含笑向他道：「丁爺，姑娘正在沐浴，請稍待一刻吧！」

丁一心連連點頭道：「好！好！不要緊！」

顏姑娘是眞的在沐浴嗎？

* * *

這是豪華府邸的另一間密室。

燭影搖紅中，一位裝束樸素、薄施脂粉，淡掃娥眉的儷人，正獨坐窗前，低首沉思。

這就是艷名震開封的大美人——顏姑娘。

二十三、四歲的年紀，恰到好處的身材，眼睛、眉毛、鼻子、嘴唇也都安排得恰到好處，眞箇是，淡淡衣裳楚楚腰，無言相對亦魂銷。

可惜的是，此刻沒有人和她「無言相對」，對着她的祇是不解風情，更不會「魂銷」的蠟燭而已。

她明明是在這兒想心事，那接待丁一心的中年漢子，怎會說「姑娘正在沐浴」呢？

「篤篤篤……」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顏姑娘的坐姿一點都沒有挪動，祇是沉喝一聲，「進來。」

房門「呀」然而開，一名年約二十七、八，臉如冠玉，劍眉朗目，齒白唇紅，身材修長的白衫人，含笑緩步而入。

平心而論，這白衫人夠得上稱爲人間罕見的美男子，跟顏姑娘也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祇是，他似乎太猴急了一點，一進門，立即用脚跟將房門踢攏，一個虎撲，向顏姑娘撲了過來。

軟玉溫香抱滿懷。

那白衫人是如願以償了，可是，顏姑娘那張俏臉上，却不但連一點兒的風情也沒有，反而寒着一張吹彈得破的俏臉，皺眉低喝道：「放開我！」

那白衫人不但沒有放開她，反而向她那新菱似的小嘴吻去。

「啪」地一聲，白衫人挨了一下不算輕也不算重的耳光。

這一記不算輕也不算重的耳光，儘管毋關痛癢，却將白衫人的滿腦子綺念揍得煙消雲散，楞在當地作聲不得。

顏姑娘將他的身子向旁邊一推，霍地站起，並冷笑道：「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那白衫人苦笑道：「我的姑奶奶，別打啞謎了，有話直截了當地說吧！」

顏姑娘道：「好，我問你，現在的朱仙鎭，金、宋大軍雲集，戰況一觸即發，你知不知道？」

「知道。」

「這一戰，對咱們大金國征服中原的影響有多大，你明白嗎？」

「明白。」

「那麼我交代你的任務，還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那白衫人笑道：「妳要我隨時隨地暗中注意江湖人活動，我都做到了，這些日子來，開封城不是一直都風平浪靜嗎？」

顏姑娘冷哼了一聲道：「我眞是瞎了眼睛，竟然看中並重用你這個一無是處的飯桶。」

那白衫人一怔之下，苦笑道：「我又是那兒不對了？」

「沒有什麼不對，祇是像你這樣混下去，不但咱們將來榮華富貴的美夢成空，甚至連眼前的一切，也勢將沒法保存。」

「有這麼嚴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顏姑娘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地說道：「咱們大金國的兵略部署秘密出了紕漏了。」

那白衫人身形一震道：「此話可是眞的嗎？」

顏姑娘白了他一眼道：「你以爲我有閒工夫跟你尋開心嗎？」

「那……究竟是怎樣的紕漏？」

「那兵略部署圖，很可能被人偷繪了一份去了。」

「祇是可能，這是說妳還不曾確定了？」

「很難說。」

那白衫人重新挨着她坐下，並又擁住她的嬌軀道：「如果眞有這回事，那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問題是可以設法解決的，且靜下心來，檢討一下，看看問題是如何發生的？」

這回，顏姑娘沒有使小性子，溫馴的偎在他懷中，沉思道：「你知道殿下身邊的衛士，大都是由我派出的高手。」

顏姑娘口中的「殿下」，也就是金主的四太子，目前是指揮南侵的大元帥。

那白衫人點點頭道：「是的，我知道。」

顏姑娘道：「其中一個叫也先的，說起來還跟你師門有點淵源……」

那白衫人道：「是的，也先我也認識，他現在是殿下身邊的侍衛副領班。」

顏姑娘道：「有關兵略部署圖可能出紕漏的消息，就是也先透露出來的。」

「啊……也先怎麼說？」

「也先說：『殿下的簽押房，有人利用中午午餐時進過去。』」

「那是什麼人？」

「不知道，當時也先發覺守在簽押房門外的衛士，被人點了穴道，但室內並無異狀，也沒察覺丟了什麼東西。」

「事實上，簽押房中，也不可能有其他什麼貴重的東西可偷。」

「但目前正掛在簽押房中牆壁上的兵略部署圖，却是無價之寶。」

那白衫人苦笑無言。

顏姑娘道：「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如果我方兵略部署的秘密落在岳元帥手中，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那白衫人道：「別儘向壞處想，也許事實上不是那麼一回事。」

顏姑娘苦笑道：「你倒說得輕鬆，你想想看，咱們殿下的行轅，警衛是何等森嚴，人家如果不是爲了那兵略部署圖，又怎會輕易冒險進入呢？」

那白衫人正容點首道：「是的，而且光天化日之下，進出自如，那人身手之高，也不難想見。」

「這還用說嗎？不過，我也有另外的想法。」

「是什麼想法？」

「多半是內奸。」

「對！對！如果不是內奸，即使身手再高，在光天化日之下，進出殿下行轅之中，也不可能不留下一點蛛絲馬跡的。」

人云亦云，那白衫人似乎永遠是後知後覺。

顏姑娘又白了他一眼，沒接腔。

那白衫人又道：「這情形，是否已稟告了殿下？」

顏姑娘苦笑反問道：「你認爲，應該馬上稟告殿下？」

「是呀！如果眞的是兵略部署圖出了紕漏，就應該立刻稟告殿下，設法補救才行。」

顏姑娘苦笑如故地道：「稟告殿下，不但於事無補，而且你我二人，也將是唯有死罪一條。」

那白衫人道：「沒那麼嚴重吧！殿下又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想想看，這兩年來，妳曾經在暗中替咱們大金國建過多少汗馬功勞！」

顏姑娘截口苦笑道：「那沒用的，伴君如伴虎，功過沒法相抵，而且，目前這紕漏實在太大了！」

那白衫人道：「就算功過沒法相抵，這紕漏也不是沒法子補救……」

「如何補救？」

「立即稟告殿下，將咱們的兵力重新部署，不就行了嗎？」

「好主意，這樣一來，他們偷繪的兵略部署圖，就成爲一張廢紙了。」

「是呀！咱們馬上去稟告殿下，還來得及……」

顏姑娘一指點上他的額頭，苦笑道：「說你的腦子裡裝的是豆腐渣嘛，你又不服氣，唉……」

那白衫人尷尬地一笑道：「又是我錯了？」

「當然，我問你，重新部署大軍，是那麼容易的事嗎？」

「當然不是容易，但總比呆在原地等着挨打的好。」

「有道理，我再問你，我說過這事情發生於今天午間……」

「我記得。」

「這兒距朱仙鎮有多遠？」

「約莫八十來里。」

「八十里地，如果是快馬加鞭，需要多少時間？」

「最多一個時辰。」

「如果以飛鴿傳遞？」

「這個……需要的時間，自然是更短了。」

顏姑娘笑笑道：「我再問你，現在已經是什麼時間了？」

現在已經是起更的時間了。

那白衫人即使是再笨，也該瞭解對方的話意了。

祇見他楞了一下，苦笑道：「那……果然是太晚了一點。」

顏姑娘道：「事實上，又何止太晚了一點，如果我的判斷沒錯，那兵略部署圖已早到了岳元帥手中，人家早已調兵遣將了，咱們現在才去稟告殿下，還來得及嗎？」

那白衫人苦笑着，沒接腔。

顏姑娘又道：「如果岳元帥就在明晨來個拂曉進攻，那咱們以往的一番心血，豈非盡付東流嗎？」

那白衫人一呆，才笑道：「如玉，別危言聳聽，妳說的都是『如果』呀！」

「但我所說的『如果』，是十分可能會成爲事實的。」

「即使妳說的『如果』都成了事實，我們大可以不必擔心。」

「啊……爲什麼？」

「妳忘了，在臨安，咱們還有一位比岳飛更有權力的人物？」

「你是說秦檜？」

「唔……」

「那是沒用了，遠水難救近火，如果我所說的『如果』都不幸而言中，成爲事實，則未來的朱仙鎮這一戰，咱們是敗定了。」

那白衫人沉思着道：「如果將這情況先稟告殿下，是否會好一點？」

顏如玉搖搖頭道：「不行，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都不能稟告殿下，第一，已經無補於事，第二，那樣一來，你我都要受死刑……」

那白衫人截口冷笑道：「如果他們眞的那麼無情，咱們大可一走了之，妳該明白，憑咱們的身手，誰也攔不住咱們。」

顏如玉道：「不錯，咱們於必要時一走了之，可是，我們的家屬呢？」

那白衫人長嘆無言。

顏如玉又道：「所以，一走了之決不是辦法，現在說第三點，這也是使我爲難的一點，我還不敢確定是否兵略部署圖出了毛病！」

那白衫人點點頭道：「不錯，兩軍對壘之間，用這種沒確定的消息稟告殿下，那等於是跟自己過不去。」

「所以我絕不考慮先去稟告殿下。」

「咳……我也贊成，祇是這情況，殿下是否知道呢？」

「那不可能，也先和另一個侍衛都是我的人，到目前爲止，這情況也還祇有咱們四個人知道，祇要咱們自己不說，殿下又怎會知道？」

「看來也祇好這樣做了。」

顏如玉輕輕一嘆道：「當然，如果眞因這一原因，咱們吃了敗仗，即使殿下不知道，你我也難免受到了良心的責備。」

那白衫人也嘆了一聲道：「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顏如玉道：「祇要咱們能保住性命，還可以替大金國效力，也算是將功贖罪。」

那白衫人道：「對！即使咱們這一戰吃了敗仗，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也算不了什麼，祇是咱們私下裡也總得設法加以補救才行。」

「那是當然！」顏如玉冷笑道：「憑着我顏如玉的暗中策劃，趙宋半壁江山，已到了咱們大金國的手中，我決不相信，僅憑他們竊繪去一份兵略部署圖，就能阻止我們大金國而扭轉他們的頹勢。」

那白衫人附和地笑道：「我也正是這麼想的。」

顏如玉掙脫他的擁抱，站了起來道：「方才，咱們是儘向壞的方面想，現在，我要向好的方面想，同時，我也要給點顏色讓他們看看……」

那白衫人諂笑道：「對！如玉，如有什麼差遣，我願自告奮勇打頭陣。」

顏如玉美目一轉，向他招招手道：「來！附耳過來……」

＊　＊　＊

當顏如玉跟那白衫人在密室中密談的同時，「中州一劍」丁一心卻在顏如玉的香閨中痴痴地等。

而顏如玉身邊的紅人上官正卻已被劫持到一間很簡陋的民房中。

說那間民房很簡陋，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室內，除了一張木板床、兩張竹椅之外，可說別無長物。

那位自稱大美人的紅衣女郎佔了一張竹椅，另一張竹椅卻坐上一名年約二十多歲，面貌平凡，打扮得像一個商店小夥記的短衣漢子。

而上官正卻是一臉苦笑，坐在那張木板床的床沿上。

當然，看目前的情形，上官正

被制住的穴道已經解開了。

那紅衣女郎首先歉笑道：「上官朋友多多包涵，在這樣的場所接待你這位貴賓，實在太失禮了。」

上官正自我解嘲地苦笑道：「姑娘不要客氣，其實，跟方才『請』我來的那種方式一比，我目前所受的待遇，已經是非常之優待啦！」

那紅衣女郎道：「這倒是實情。」

上官正目光在對方二人身上一掃，仍然苦笑的問道：「在下還沒請教兩位的尊姓大名。」

那紅衣女郎道：「我姓丁名美玉。」

上官正一聲「哦」，道：「丁美玉？那不是丁一心丁大俠的掌珠嗎？」

丁美玉道：「那已經成爲過去，咱們父女的關係，早已斷絕了。」

上官正道：「丁姑娘那又何必那麼認眞呢？」

丁美玉冷然道：「我不是請你來說教的，現在請聽着，這是我師兄古大年。」

上官正苦笑道：「哦？原來是古大俠，兩位的易容術，眞是神乎其技了。」

古大年笑着插口道：「我們就是憑這神奇的易容術，才能在目前開封城中來去自如。」

丁美玉正容的說道：「上官朋友，現在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上官正也神色一正，說道：「在下洗耳恭聽。」

丁美玉道：「上官朋友目前雖然是替金人效力，但據我所知，令師天池上人和你上官朋友都是中原人氏，也就是說，你們都是大宋子民。」

上官正道：「正是。」

丁美玉道：「那麼，上官朋友有沒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打算呢？」

上官正苦笑一聲道：「很難，我現在是過了河的『卒子』，祇能向前，不能後退。」

古大年又插口道：「象棋盤上的卒子過河之後，雖然不能後退，卻是可以横行的。」

丁美玉却立即接口道：「上官朋友也該明白自己的處境，目前，你祇是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誠心誠意跟我們合作。」

上官正點點頭道：「我知道，但丁姑娘應該明白，即使我能誠心誠意跟兩位合作，恐怕事實上我也幫不了什麼忙！」

丁美玉道：「那不要緊，祇要你自問盡了心意就行了。」

說到這裡，一頓話鋒，目光移注古大年一笑道：「師兄，你跟上官朋友好好地談談合作的細節，我還要出去一下。」

＊　＊　＊

丁一心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但當他見到顏如玉那張柳媚花嬌的俏臉時，所有不耐煩都立即煙消雲散了。

顏如玉也裝成一副像剛剛出浴的樣子。

那如雲秀髮用紅帶束成馬尾式，披一件半透明的粉紅色絲質睡袍，那美妙的胴體，若隱若現，格外惹火，再加上那全身散發的如蘭似麝的香氣，更特別令人爲之意亂神馳。

她就像小鳥依人似地偎入了丁一心的懷中，仰臉媚笑道：「等得心焦了吧！」

丁一心沒答話，也不是他不答話，是沒有工夫答話。

因爲，他正摟着她深深的長吻。

而且，正摟着她的嬌軀，緩步挪向床上。

當他將她的嬌軀放平在那綉榻上時，顏如玉顯得無限嬌柔地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二更才過。」

「很抱歉！心哥，我最多祇能陪你到三更正。」

正在以最快速的動作寬衣解帶的丁一心，聞言一怔，道：「爲什麼？」

「因爲你我都有任務。」

「哦！原來你急急將我找來，祇是爲了有任務？」

「當然也是爲了想念你呀……」

「那麼先談公事吧！究竟是什麼任務？」

丁一心的一股慾念，似乎一下子化爲烏有，連僅剩的內衣袴也懶得脫下來，顯得意興闌珊地向顏如玉身邊一躺，並輕輕地嘆了一聲。

顏如玉一翻身，那半裸的嬌軀爬伏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上，送一個香吻，道：「你感到掃興了？」

「妳說呢？」他苦笑。

「別洩氣，以後的日子長着呢！」

「如果不是憧憬未來的美好日子，我的精神早就崩潰了。」

「沒這樣嚴重吧？」

「沒這麼嚴重？如玉，別人不知道，妳總該瞭解我的心境。」

「是的，我瞭解。」

「以往的事業、家庭，一切都已煙消雲散，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不承認我這個父親。」丁一心終於忍不住長嘆出聲。「現在我所擁有的，祇不過是萬目鄙視、萬手所指的漢奸、賣國賊的銜頭罷了。」

顏如玉又送上一個香吻，道：「我知道，這一年多來，你替大金國立下了太多的汗馬功勞，你自己更受了太多的委屈，所受的損失

也沒法估計，但你也擁有一個千萬人所豔羨的女人……」

「不是女人，是一個迷死人不償命的狐狸精，喲……」

顏如玉狠狠的擰了他一把，擰得他一聲「喲」之後，又笑問道：「你認爲不值得？」

「値得，」丁一心苦笑道：「歷史上有些皇帝，爲了美人，連江山都可以不要，比較起來，我目前的這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祇是會少離多，未免是美中不足。」

「我說過，咱們以後的日子還長。」

丁一心又苦笑了一下道：「我知道，現在先談公事吧！」

於是，顏如玉將方才跟那白衫人所說的有關兵略部署圖可能失竊的事，複述了一遍。

丁一心靜心聽了之後，才道：「我的任務，就是去追查那個可能竊去軍事機密的人？」

「不！那是我自己的任務！」

「那麼，我又是什麼任務？」

「你的任務，是護送兩個很重要的人，去一個秘密的地方。」

「是兩個怎麼樣的人？」

顏如玉沉思了一下，才正容道：「到目前爲止，知道這兩個人眞實身份的人，還祇有殿下和我兩人……」

丁一心截口笑道：「既然如此神秘，那我還是不知道也吧！」

「不！你必須要知道！」

「爲什麼？」

「因爲……這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你是暗中護送的人，必須知道被護送的是什麼人，才明白自己重大的責任，第二，將內情告訴你，讓你明白，我是多麼信任你。」

「謝謝妳的信任，祇是妳這麼一說，說得我誠惶誠恐，忐忑不安。」

「你也怕負責任？」

「不！我是說，萬一出了問題，那怎麼辦？」

「出了問題，咱們兩個人共同負責。」顏如玉正容地道：「這事情，不論是行動方面，人力方面，都已有週詳的計劃，再加上由你這位丁大俠在暗中護送，我敢說萬無一失。」

「但願如此。」丁一心苦笑了一下道：「好了，現在告訴我，那究竟是兩個怎麼樣的人？」

顏如玉道：「那是宋朝兩位過氣的皇帝。」

「哦……」

所謂宋朝「兩位過氣皇帝」，也就是被金兵擄去的徽宗和欽宗二帝。這兩位「過氣皇帝」，徽宗是偏安於臨安高宗的父親，欽宗卻是高宗的長兄，雖然是過了氣，並且是已失去了自由的皇帝，但其重要性卻不難想像。

顏如玉笑問道：「現在明白了？」

丁一心點點頭道：「是的，但我還有疑問。」

顏如玉道：「好！問吧！有話就問。」

丁一心道：「我就是想不通，像這樣兩位已沒有利用價値的皇帝，爲什麼還要大費周章，護送他們到一個秘密的地方去呢？」

顏如玉道：「你的想法也許是對的，對臨安那小朝廷來說，在秦檜把持之下，上至皇帝，下至滿朝文武，都安於現狀，根本沒有要挽救這兩個過氣皇帝的打算。」

丁一心道：「如果我在臨安當權，我也不希望將這兩個過氣皇帝救回去。」

顏如玉道：「他們如果救回那兩個過氣皇帝，就等於跟自己的榮華富貴過不去。」

丁一心道：「但有一個人是例外的，我們不能一竹篙打翻一船人。」

「你說的是岳飛？」

「是的。」

「不錯，岳元帥是有這個心的人，但獨木難支大廈，而且，岳飛這個人，儘管是叱咤風雲的大元帥，却也是個書獃子，祇知道忠於現在的皇帝，腦子不會轉彎，我敢斷定，在秦檜把持朝政之下，他非但不會有什麼作爲，甚至連老命也是朝不保夕呢！」

「此話怎講？」

顏如玉嬌笑道：「我以爲我已經說得夠明白了。」

丁一心道：「如此說來，就更沒理由爲那兩個過氣皇帝大費周章了。」

「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

「請道其詳。」

顏如玉道：「不錯，臨安的小朝廷不可能有作爲，有作爲的岳飛，又太死心眼，但我們不能忽略岳飛的手下，以及南宋廣大民衆之間，還有太多有作爲而又不死心的人。」

丁一心「哦」了一聲，道：「莫非妳已經聽到了什麼消息？」

顏如玉道：「是的，那些人有一個很大膽的計劃，那就是設法救出那兩個過氣皇帝，至少也要救出一個，然後以太上皇的名義，命令岳飛的兵回師臨安，以淸君側。」

丁一心道：「這辦法的確是很大膽，也的確是很實用。」

顏如玉苦笑道：「如果他們這個計劃成功了，那麼，咱們征服中原的美夢就會落空了，而且，也將前功盡廢。」

「所以，才必須將這兩個過氣皇帝，護送到一個秘密的地方去！」

「不錯。」

「那些人是以誰爲首領？」

「辛一刀，這個人你不會陌生。」

丁一心苦笑道：「是的，可以說不陌生，但也可以說是非常之陌生。」

辛一刀究竟是何許人也？

爲什麼丁一心會有這種矛盾的說法？

其實說穿了，丁一心的話一點也不矛盾。

辛一刀是「中州一劍」丁大俠成爲過街老鼠之後，才崛起江湖的神秘人物。

沒有人知道辛一刀是什麼來歷，更沒有人知道辛一刀是什麼長相，因爲，見過辛一刀的人都死在辛一刀的刀下。

一刀致命，從不留活口，但他每次殺人之後，必以被殺者的鮮血寫下「辛一刀」三個字。

辛一刀殺的都是武林敗類、江湖宵小，以及欺壓漢人的金國新貴，和助紂爲虐的漢奸走狗。

所以，「辛一刀」三字成爲正義的代表，也取代了以往「中州一劍」丁一心大俠的地位。

當然，在目前情況之下，辛一刀與丁一心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死對頭，雙方都處心積慮，必須殺死對方才甘心。

過去半年以來，丁一心所遭遇的二十一次狙擊，可以說都是辛一刀在暗中策劃的。

但令人遺憾的事，是丁一心與辛一刀這兩個死對頭，却一直都不曾碰過頭。

* * *

丁一心一頓話鋒，又道：「如果這次想救回兩個過氣皇帝的行動，是辛一刀在暗中主持，那就麻煩了。」

顏如玉媚笑道：「你害怕？」

丁一心道：「是的，我害怕，我害怕他仍然不敢跟我正面對敵。」

顏如玉道：「這是必然的，所以，我才要你暗中護送，咱們來個以牙還牙，以暗攻暗。」

丁一心笑道：「好一個以牙還牙，這半年多來，這位仁兄『照顧』我已夠多了，基於禮尚往來的原則下，我也應該有點回敬才對。」

顏如玉道：「那是以後的事，春宵一刻値千金，現在，你說咱們該做些什麼才好呢？」

那話聲好嗲，好膩！

在此情此景之下，丁一心能做些什麼呢？

丁一心沒答話，但他將羅帳放了下來，羅帳遮住了無邊春色，却遮不住那令人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 * *

天香酒樓是開封城中首屈一指的銷金窩。三開間門面，縱深三進，設備豪華，招待慇懃而又週到。

這裡有最好的山珍海味，最好的美酒，綺年玉貌又善解人意的北地胭脂和南國佳麗。

總而言之一句話，這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最好的享受，自然得付出最高的代價，所以，光顧天香酒樓的顧客，也都是不在乎付出大把銀子的豪客。

過去，光顧的是王孫公子、達官貴人，現在也一樣，不過由宋廷的王孫公子換成了大金國的新貴而已。

也由於有大金國的新貴來光顧，所以，天香酒樓不但是開封城中首屈一指的銷金窩，也是唯一不受戰時宵禁影響，能夠通宵營業的場所。

生意好做錢好賺，但如何應付週遭的環境，却是一門大學問。

尤其是像天香酒樓這樣的場所，做老闆的如果沒有一套特殊的本領，是沒法生存的。

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是標準的生意人，八面玲瓏，長袖善舞。

呂萬財經營天香酒樓已有十年，過去，當開封城還是宋朝的東京時，他跟各方的關係都搞得很好，生意蒸蒸日上。

現在，開封城雖被金國人佔領，他的生意不但沒有影響，反而比以往更爲興盛多了。

* * *

三更已過。

本來就是行人寥落的大街上，行人更爲稀少了，代之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金兵。

一般商店都已打烊了，唯一例外的是天香酒樓了。

能夠通宵營業的天香酒樓，不但不會打烊，而且正是逐漸上座鼎盛之際。

一位身穿寶藍長衫，長得福福泰泰的中年人，正站在大門口，滿臉春風地向着繼續趕來的顧客們親切地招呼着。

此人就是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

四十開外的年紀，胖胖的身材、團團的臉、疏落的小鬍子、細細的眼睛，尤其當他堆着一臉職業性的笑容時，那雙細細的眼睛，就祇剩下一道細細的縫兒了。

現在，他那剩下一道縫兒的眼睛忽然張了開來，而臉上那職業性的笑容也更濃了，打了一個哈哈道：「胡大爺、上官大爺，二位連袂

光臨，小店眞是蓬蓽生輝了！兩位，請。」

連袂光臨的二位大爺中，上官大爺就是已經承諾與丁美玉合作的上官正。

胡大爺却是跟顏如玉在密室中密談的白衣人，此人姓胡名天，除了跟顏如玉有極親密的關係之外，據說跟那統籌戰局的殿下，也有極深的淵源。

就憑這雙重關係，在目前的開封城中，胡天也成爲了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

在呂萬財慇懃引導下，將這二位貴賓安置在樓上的一間雅室中。

然後，呂萬財哈腰笑問，「二位大爺，要吃點什麼？請吩咐。」

胡天淡淡地一笑道：「呂老闆，我們有事情商量，請先廻避一下，至於要吃些什麼，待會兒再行交代。」

「是！是！」

呂萬財狀極恭敬地，連聲應是，哈腰退了出去。

胡天又釘上一句道：「不奉召喚，不許有人進來。」

呂萬財又恭應道：「小的知道。」

其實，這兒所謂雅座，並不是一般的房間，祇不過是用三副半高與人齊，頗爲雅緻的屏風所隔設而成，空下來的半副屏風，却以珠簾代替。

所以，外面的人不容易看到雅座中的情形，但雅座中的人却可以透過珠簾和四邊空隙，看到外面的情形。

現在，雅座中的胡天、上官正二人，就正利用珠簾向外間一副臨窗的座頭上打量着。

胡天並悄聲問道：「那就是丁美玉？」

上官正悄聲的道：「正是。」

「今宵她沒有改裝易容？」

「但戴了一副面紗。」

不錯，此刻的丁美玉並未改裝易容，祇是戴了一幅黑色遮臉紗巾，穿的也是一套黑色衫裙，一個人獨據一副臨窗的座頭而坐。

桌面上有一壺酒，四色小菜，但杯筷祇有一副，杯中斟滿了酒，但顯然還沒有動用過。

因爲她正狀極悠閑地，透過那副面紗絲巾，向樓廳中打量着。

樓廳中已上滿了七成的座，四間雅座顯然已經客滿了，但丁美玉那背後的那副雅座，却是空着的。不過，桌面上已擺有二副杯筷，似乎已經被人訂了下來。

也由於樓廳中已上了七成以上的座，喧嘩聲遠達戶外，所以，待在雅座中的胡天與上官正二人，即使是以普通語聲說話，也不容易洩漏機密。

＊　＊　＊

胡天曖昧地一笑道：「聽說這小妞長得很漂亮。」

「像這樣年輕而又漂亮的小妞，如果讓她一下子香消玉殞，豈非暴殄天物？」

「老弟的意思，是……」

「待會兒我要抓活的，而且，是完整無損的。」

「這……可不容易啊！」

「我知道，但祇要你上官兄幫忙，不容易就變成容易了。」

「如何幫忙法？」

「那小妞不是先給你一包藥粉，要你伺機將我迷倒嗎？」

「不錯。」

「待會兒，我假裝已被迷倒，你發出預定暗號，引她進來，不就行了嗎？」

「是的，這本來就是我們預定的計劃嘛。」

「不！這跟原定的計劃是不同的，原先，我是準備當場殺了她，現在，却是要抓活的、完整的。」

上官正苦笑了一下，道：「但還是有危險的……」

胡天截口道：「你老兄是變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了。」

「這是實情，而且，我還擔心另一方面的危險。」

「是那一方面？」

「顏姑娘那一方面？」

「你怕她會吃醋？」

「那是必然的。」

「放心。」胡天拍着胸膛笑道：「這小妞方面，即使是明鬥，你也該相信，憑我的藝業，足能制服得了她，何況現在咱們是將計就計，出其不意，來個暗的。」

上官正諂笑道：「你老弟的武功，我自然信得過，祇是顏姑娘方面呢？」

胡天問非所答道：「在殿下面前，我跟顏如玉二人，是誰的淵源較深？」

「當然是你老弟。」

「那你還擔什麼心？一切責任由我負擔，何況，對於丁美玉，我還不過是臨時玩玩而已，等於廢物利用，不玩白不玩，而且也不會給顏姑娘知道，即使萬一給她知道了，我也另有說辭對付她。」

「是什麼說辭？」

「我要由丁美玉口中，逼出辛一刀的下落，所以必須留活口！」

上官正禁不住笑道：「這倒眞是很好的說辭。」

胡天笑說道：「如果眞能逼出辛一刀的下落來，這一大功也記在你的頭上。」

上官正道：「謝啦，今宵之事，我不求有功，祇求無過就行了。」

胡天道：「運氣來了，城牆也

擋不了，老兄，到時候，可由不了你啦。」

頓住話鋒，舉掌三擊，道：「伙計，叫你們老闆來。」

呂萬財顯然並未走遠，不待伙計傳呼，已含笑而入，道：「胡大爺請吩咐！」

胡天也含笑道：「我的吩咐很簡單，最好的酒，最好的菜，最美的也是善解人意的姑娘們。」

呂萬財哈腰諂笑道：「是……馬上就可來了。」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丁美玉、古大年二人用什麼手段控制上官正？以及要上官正誘捕胡天的目的何在？旁人不得而知，但目前，上官正臨陣「叛變」，反而與胡天設計暗算丁美玉，如果丁美玉懵然不知，那麼，她的處境就非常的危險了。

丁美玉、古大年這一對年輕的俠侶，果眞是如此的少不更事嗎？

還有，目前，在天香樓中公開出現的，也只有丁美玉一個人，那麼，古大年呢？

古大年是否在暗中？暗中是否也還有別的助手？

＊　＊　＊

丁美玉仍然獨據那副臨窗的座頭，桌面上的酒菜也仍然沒有用過。

她似乎有所期待，正好整以暇地凴窗俯瞰街頭的夜景。

其實，在異族鐵蹄踐踏之下的開封城街頭的夜景，是淒涼而又肅煞的，一點看頭也沒有。

但事實上，丁美玉似乎是看得出了神，連她背後的座頭上新來了兩位客人，她也好像一點也沒察覺。

新來的兩位客人，年約三十出頭，面貌衣着都很普通，一個穿青布短裝，一個穿青色長衫，看外表，好像都是生意人。

穿短裝的一個，跟丁美玉背靠背而坐，着長衫的却是隔着座頭面對着丁美玉的背影。

這兩位是事先訂座的客人，入座之後，不待吩咐，美酒佳餚就陸續送上來了。

他們二人舉杯乾了一杯之後，那短裝的漢子以最低的語聲說道：「丁姑娘，請仔細聽着。」

丁美玉也以最低的語聲答道：「我正在聽啦。」

他們雙方這種交談的方式都很絕。

由表面看來，丁美玉仍然在凴窗俯瞰街頭夜景，而那短裝漢子却好像是在跟他對面同伴交談。

那短裝漢子又道：「今天，你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辛大俠非常不悅。」

丁美玉道：「你說是那一件？」

「就是那金兵的兵略部署圖。」

「有何不妥？」

「那是假的。」

「何以見得？」

「辛大俠說是假的，那就一定是假的了。」

「啊……」

「辛大俠說，那是金人故意設的圈套。如果岳元帥根據那幅假圖採取行動，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唔……」

「別哼哼哈哈的，辛大俠已經發急報稟告岳元帥，爲愼重計，也要妳立即以最快速的方法，稟告岳元帥。」

「用不着。」

「妳說什麼？」

「我說用不着。」

「爲什麼？」

「因爲那幅假圖，我還沒有送出去。」

那短裝漢子如釋重負地吁了一口氣，並猛灌了一大杯酒。

丁美玉又道：「請轉告辛大俠，我不是那麼少不更事的人。」

「妳也看出那兵略圖是假的嗎？」

「不是，但由於得來太輕易，何況，茲事體大，必須由辛大俠請示之後才採取行動。」

「很好，爲了使辛大俠早點放心，我要走了。」

他們表演得很逼眞。

他們一面跟丁美玉交談，一面大杯喝酒，大口吃菜，這一陣對話之間，桌面上之酒菜，已經有九成進了他們二人的肚子中了。

他們一頓話鋒，又揚聲喝道：「伙計，快算賬！」

「來啦！」

當伙計恭應聲中，丁美玉又悄聲地問道：「辛大俠有沒有別的指示？」

那短裝漢子道：「暫時沒有，但明天一定有新的指示。」

「好！兩位請暫時不要遠離，這兒還有好戲沒有上演。」

「啊……」

伙計已趕了上來，哈腰笑道：「兩位大爺，一共是八錢二分銀子。」

短裝漢子隨手扔過一錠兩重的銀子笑道：「不用找了。」

「多謝大爺。」伙計一面哈腰致謝，一面拉開嗓子叫道：「小賬一錢八分，謝啦！」

＊　＊　＊

那二位已揚長而去。

樓廳中已上了九成座，場面更爲熱鬧，聲浪也更爲喧嘩了！

那四個雅座中，包括胡天、上

官正的雅座在內，正傳出鶯鶯燕語，和打情罵俏的笑鬧聲。

丁美玉那兒窗俯瞰街頭夜景的姿勢，一直都不曾變動過，酒菜也仍然是原封未動。

跟週遭熱烈歡笑的情況一比，相形之下，目前的丁美玉，實在顯得太孤單了，太落寞了。

* * *

一高一矮兩個短裝漢子，帶着一臉邪笑，逕自在丁美玉對面的位子坐了下來，那個矮個子一面以手指敲着桌面，一面笑道：「姑娘，酒菜都涼了啦！」

丁美玉徐徐轉過身來，面對着對方，嬌笑道：「涼了又怎樣？」

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美人笑臉的魅力，是無與倫比的。

丁美玉本來就是一位難得一見的大美人，她的笑容，除了同樣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之外，由於她戴上了一幅半透明的輕紗絲巾，更予人一種若隱若現的，疑幻疑眞的神秘感。

因此，兩個短裝漢子入目之下，一時之間，爲之目眩神迷，答不上話來。

丁美玉又笑問道：「酒菜涼了，怎麼樣呀？」

那個矮個子嚥了一口口水道：「換熱的。」

丁美玉道：「你對你娘也有這份孝心嗎？」

那個矮個子苦笑一聲道：「姑娘眞會說笑話。」

那個高個子也嚥了一口口水道：「姑娘，妳好美！」

丁美玉笑問道：「比起你家顏姑娘來又如何呢？」

那兩個短裝漢子顯然眞是顏如玉的手下，因爲丁美玉這一問，將他們問得傻了眼。

他們兩人一楞之下，隨即同時臉色一變，那個矮個子並冷哼一聲道：「妳是什麼東西，也配跟咱們顏姑娘相提並論？」

丁美玉仍然是一臉俏皮的嬌笑道：「我不是東西，是個人，是個獵人，專獵扁毛畜牲的獵人。」

原來這兩個一高一矮的短裝漢子，也算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高個子姓李，名連均，綽號「九頭鳥」，矮個子姓成名准，綽號「雲中雁」，都是伏牛山中的綠林魁首，在北六省中，也算是個噹噹响的人物。

由於他們都是以鳥類爲綽號，所以丁美玉口中的扁毛畜牲，使他倆刹那之間臉色變成一片鐵青，李連均並怒聲叱道：「妳再說一遍看看。」

丁美玉嬌笑如故地道：「我是專獵扁毛畜牲的獵人，同時兼治漢奸走狗。」

「扁毛畜牲」四字，已經欺人太甚，再加上「漢奸走狗」，這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丁美玉話聲才落，李連均、成准二人已於怒叱聲中四掌齊揚，分別向丁美玉的雙肩和前胸襲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但見丁美玉的右手飛快地晃了幾下，一串驚呼聲中，成准、李連均二人已由坐在她對面的坐姿，變成了跪在一旁的跪姿了。

化招、制敵，以及將對方挪向座頭的旁邊，都是於刹那之間，一氣呵成，那手法之準、之快，簡直令人嘆爲觀止。

更妙的是，經過這麼快速的交手之後，桌面的杯盤碗盞，竟然還是完整如初，沒動分毫。

兩個响噹噹的角色，一下子矮了半截，大庭廣衆之中，跪在一個小妞面前，那滋味自然是不好受。

不難想見，如果李連均、成准二人還能活動，旁邊又有個地洞可鑽的話，他們一定毫不考慮的鑽了進去。

但事實上，他們已不能活動，旁邊也沒有地洞可鑽，只好直挺挺地跪在那兒丟人現眼。

丁美玉却是得理不饒人地又嬌笑道：「下跪也不行，如果能向姑奶奶我叩三個响頭，我可以高抬一下貴手，放你們離去。」

成准羞憤交迸之下，厲聲叱道：「丫頭，妳乾脆殺了我們吧！」

丁美玉道：「殺你們等於捏死兩隻螞蟻，何況你們兩個早已死有餘辜！」

李連均截口叱問：「那妳爲何還不下手？」

丁美玉道：「現在，姑奶奶我還提不起殺人的興趣來。」

不等對方答腔，又道：「而且，我還在等，等你們的主子出面。」

另一座頭有人插口道：「如果丁姑娘口中的主子指的是顏姑娘，她是不會來的。」

插口的是一名四旬開外的中年人，是剛剛到的顧客，剛剛才坐下去，看裝束，聽口音，應該是屬於金國人中的新貴。

丁美玉扭頭笑問道：「看情形，你閣下該是顏姑娘的代表？」

「可以這麼說。」那中年人道：「丁姑娘，有道是：兩國相爭，不斬來使。」

丁美玉截口笑問，「你說的是這兩隻扁毛畜牲？」

那中年人苦笑道：「姑娘，別說得這麼難聽。」

「抱歉，但我橫看直看，這兩個都沒有一點兒使者的樣子。」

「姑娘，他們只不過是個送信

的人。」

「方才他們兩個也沒有送什麼信來呀！」

「也許方才他們還沒有機會說明，現在，由在下說明，也還不算遲。」

「現在可以說了。」

「姑娘，咱們顏姑娘一直在找妳。」

「想要我的命？」

「不……丁姑娘誤會了，如衆所周知，令尊丁一心大俠一直跟我們大金國合作得很好……」

一直在浮現着一臉俏皮笑容的丁美玉，忽然俏臉一寒，截口厲聲叱道：「閉嘴，你要明白，姑奶奶我沒有父親！」

那中年人道：「丁姑娘，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目前，趙宋氣數已盡，而令尊正是識時務者的俊傑……」

丁美玉冷然截口道：「夠了！如果你的所謂送信，只是替顏如玉做說客，希望我賣國求榮，認賊作父，那就不必枉費心機了。」

那中年人道：「請丁姑娘再冷靜的考慮一下。」

丁美玉居然又俏皮地笑道：「如果我說不考慮呢？」

「這個……」那中年人楞了楞，道：「在下倒是很爲難了。」

「是不是也像這兩隻扁毛畜牲一樣，想向我遞爪子？」

「這個……在下有自知之明，在下不敢對姑娘無禮。」

「不敢就給我馬上滾蛋！」

「在下立刻就走，但在臨走之前，在下必須說兩句不好聽的話……」

丁美玉嬌笑道：「既然是不好聽的話，那我先提醒你一聲，說出之前，最好是多加考慮一些。」

那中年人苦笑道：「總不至於比向妳遞爪子更嚴重吧？」

「堂堂七尺之軀，突然矮了半截，那味道可並不好受的啊！」

「上命所差，也顧不了那麼多的了。」

「勇氣可嘉，有話快說好了！」

「其實，在下的話很簡單，那就是：如果丁姑娘不肯接受顏姑娘的好意，今後，妳將寸步難行。」

丁美玉道：「今後究竟是我寸步難行，還是她血濺屍橫，且待事實證明，現在你可以走了。」

那中年人道：「多謝丁姑娘大人大量，那兩位也請一併高抬貴手。」

丁美玉抬手向成准、李連均二人揚指凌空點了兩下，嬌叱一聲道：「滾！」

那三位都走了，但成准、李連均二人於臨走之前，却向丁美玉投過無比怨毒的眼色。

* * *

丁美玉懲治了成准、李連均二人的經過，雅座中的胡天、上官正二人都看得很清楚，但他們沒作任何表示，事實上，此刻的胡天、上官正二人也沒工夫作什麼表示，因爲他正陶醉在美人醇酒的雙重享受之中。

爲了巴結這兩位新朝新貴，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的確盡了不少心力，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固然是沒話說，最美而又最善解人意的姑娘，更是不用說。

那是天香酒樓中兩位紅得發紫的女侍，一個叫妙妙，一個叫珊珊。

現在妙妙正偎在胡天的懷中，而珊珊却正在跟上官正打情罵俏。

胡天好像有了七分酒意，他一面在妙妙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邪笑道：「妙妙，是誰給妳取的這花名，眞是妙極了！」

妙妙媚笑問道：「何以見得？」

胡天道：「妳全身上下，無處不妙，眞是名副其實，妙到峯巓。」

他口中在妙妙身上大灌迷湯，其實他的眼睛，却正透過屛風轉角處的縫隙中，向丁美玉注視過來。

此刻的丁美玉仍是一個人，不過，她已不再欣賞街頭夜景了，而是獨個在淺斟低酌着。

妙妙伸出皓腕，捉住他那隻不老實的手，媚笑道：「爺，安份一點好不好？」

「不好？」胡天邪笑如故地道：「我又不是柳下惠，像現在這情形，怎能安份呢？哦！對了！要我安份也可以，先來個皮杯兒……」

妙妙「啐」了一聲，道：「這怎麼行，旁邊還有個上官大爺和珊珊，爺不害臊，奴家可會難爲情呀！」

胡天呵呵一笑道：「妳這小浪蹄子也會難爲情，可眞難得……」

一旁的上官正笑道：「不要緊，你們儘管玩你們的皮杯兒，我和珊珊不看就是。」

妙妙又向胡天媚笑道：「可是，爺，您已不能再喝啦。」

「妳認爲我醉了？」

「醉了沒有，爺自己心中有數。」

「笑話，憑我胡天，還會喝醉！」

「凡是酒鬼，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醉了的，你胡爺也不例外！」

「好，我先灌下這一壺，再喝妳的皮杯兒，看我會不會醉。」

胡天說完，將摟在懷中的妙妙向旁邊一推，抓過酒壺，仰着頸子「咕嘟嘟，咕嘟嘟」地灌了下去。

那酒壺中，還有大半壺的酒，胡天灌下大半壺的酒之後，似乎連舌頭都有點兒不聽指揮了。

但他還是不認爲自己喝醉，含含糊糊地說道：「來……現在……咱們喝……喝皮杯兒……」

話聲未落，人已像虛脫似地，挨着妙妙的嬌軀倒了下去。

一旁的上官正居然一聲長嘆道：「古人說得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香風輕拂，雅座內已多了一個人。

這個多出來的人，就是丁美玉。

很顯然，上官正口中「人生有酒須當醉……」的那兩句，也就是他事先跟丁美玉所預定的聯絡暗號，所以，上官正的話聲才落，丁美玉就如斯響應，進入了雅座中。

此刻的丁美玉，已揭去一臉上的遮臉絲巾，現出她那宜嗔宜喜的本來眞面目。她美目環掃，最後停在上官正的臉上，含笑點首道：「很好。」

上官正哈腰諂笑道：「仰仗丁姑娘虎威，幸不辱命。」

胡天醉倒在妙妙的懷中。

對嬌小玲瓏的妙妙來說，抱着一個醉得不知人事的醉鬼，可實在不是味道，放開他，胡天勢必倒到地上，繼續抱着，却又越來越重，大有力不從心之感。

因此，她只好用求援的目光，看着上官正道：「上官大爺，幫幫忙吧！」

上官正雙手一攤，苦笑道：「妙妙，妳應該求這位丁姑娘才對。」

丁美玉不待妙妙開口，已走去妙妙身前，伸手兜胸一把將胡天提了起來。

胡天被兜胸提起，妙妙身上的重負是解除了，但丁美玉自己却已沒法動彈了。

原來胡天的醉倒是假裝的，丁美玉在毫無戒心之下，自然會上當了。

何況她那兜胸一把，使得自己的前胸空門大開，兼以雙方距離又那麼近，在有心人算計無心人的情況之下，胡天自然容易得手，目前這情形，對丁美玉來說，不但算是「煮熟了的鴨子飛不了」，而且也算是「陰溝裡翻了船」。

就當丁美玉被制的一刹那，俏臉一變之間，胡天却向妙妙笑道：「現在，該喝皮杯酒兒了吧！」

也就在這同時，丁美玉却向上官正冷笑道：「上官正，你做的好事！」

上官正歉笑道：「丁姑娘請多多包涵，在下上命所差，沒法自主。」

他的話聲未落，已感覺自己背後的「靈台」穴已被劍尖抵住，並傳出一聲清勁叱道：「將丁姑娘送到我身邊來。」

聞聲知人，那是丁美玉師兄古大年，現在的古大年，仍然是經過改裝的易容打扮，外表看來，就像一名中年商人。

上官正微微一怔道：「哦，原來是古少俠？」

「不錯。」

「其實，你錯得太厲害了，古少俠，第一，目前的事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嚴重，而且，嚴格來說，咱們制住了丁姑娘是一番好意。」

上官正似乎根本沒將制住他「靈台」穴上的劍當作一回事，旁若無人地侃侃而談，「你也明白，丁姑娘的令尊大人丁大俠，一直跟咱們的顏姑娘合作得非常好！對了！你也是丁大俠的徒弟……」

古大年冷然截口道：「別廢話，那早已成過去的事了。」

上官正道：「你又錯了，古少俠，俗語說得好：『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何況丁大俠又是你未來的岳丈，怎能一筆抹煞呢？」

一旁的丁美玉沉聲喝道：「古大哥，別聽他胡說八道，殺了他！」

胡天插口笑道：「丁姑娘，妳還在我的掌握中，我敢斷定，妳的古大哥決不敢胡來。」

古大年果然「不敢胡來」，只是一臉苦笑，丁美玉厲聲道：「古大哥，別管我，你只管殺了這口是心非的狗腿子，諒他們也不敢對我怎麼樣！」

胡天笑道：「那可不一定呢！」

在劍尖威脅下的上官正冷笑道：「丁姑娘，妳忘了現在的開封，是誰家的天下？」

丁美玉道：「我沒忘記，我也很瞭解，同時，方才你自己也說明了，由於我那不長進的父親關係，不管我的處境如何，我却不會有危險的。」

緊接着，又沉喝一聲，「古大哥，你還等什麼？」

「不等什麼，古老弟，請高抬貴手吧！」

插口的是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

現在，這位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的大老闆，居然也正用一枝長劍的劍尖，抵着古大年背後的「靈台」大穴。

對古大年來說，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但古大年表現得相當沉着，他頭也不回地冷笑道：「眞想不到，你呂大老闆，也是位深藏不露的商人。」

丁美玉也冷笑道：「更沒想到，也是一條番邦的走狗。」

呂萬財笑嘻嘻地道：「古老弟，丁姑娘，在下算不上什麼高人，也不是番邦走狗……」

丁美玉一截口怒叱道：「那你爲何要救上官正？」

呂萬財道：「因爲，在下是生意人，如果你們在這裡殺了上官大爺，在下這個生意就完蛋了。」

丁美玉道：「反過來說，你救了上官正的一命之後，生意就更加好做了？」

呂萬財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

丁美玉冷笑道：「可是，你別忘了，大宋民心不死，所有的炎黃子孫，都會視你爲仇敵漢奸。」

呂萬財道：「沒有那麼嚴重，丁姑娘，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都是明理的，他們都知道，趙宋氣數已盡，大金國應運而興，這是天命也！」

丁美玉截口厲叱道：「閉嘴！」

「好！我不說。」呂萬財轉向古大年笑道：「古少俠，我再說一遍，請高抬貴手。」

古大年笑道：「橫豎有人給我墊背，你儘管下手吧！」

呂萬財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古少俠，一命換一命，划不來啊！」

「是划不來。」丁美玉插口笑道：「古大哥，你還不能死啊！」

呂萬財笑道：「丁姑娘想通了？」

丁美玉道：「就算是吧！你該明白，我古大哥是不受威脅的，只有我才可以要求他高抬一下貴手。」

「那麼，妳就要求他快點高抬貴手吧！」

「我有條件。」

「是什麼條件？」

「我古大哥高抬貴手之後，讓他自行離去，任何人不能阻截他……」

古大年飛快的接口道：「不行，那麼一來，妳還是不能脫險！」

丁美玉笑道：「我根本沒有危險，你該相信，儘管我已受制，還是沒有人敢傷我一根汗毛的。」

呂萬財搶先笑道：「這一點，在下是絕對相信。」

丁美玉道：「那麼，對於我所提的條件，你怎麼說？」

呂萬財道：「這個……丁姑娘，在下必須向胡大爺請示才行。」

胡天淡淡地一笑，「呂老闆，我授權你答應她吧。」

由於丁美玉自行打圓場，本來是可能濺血橫屍的火爆場面，已給化解了，古大年也從容地離去，沒受到任何攔截。

目送古大年從容離去的背影，上官正冷笑道：「便宜了這小子。」

胡天含笑接口道：「便宜不了多久，他還是會自投羅網的。」

上官正道：「就像丁姑娘一樣。」

胡天道：「正是，正是。」

上官正目光在丁美玉的臉上一掃，邪笑道：「胡兄，嘻嘻，現在咱們該打道回府了吧！」

胡天也邪笑道：「是啊！春宵一刻値千金，是該回府了。」

妙妙挨了上來，媚笑道：「胡爺，咱們還沒有喝皮杯兒呀！」

胡天順手摟住她的纖腰，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邪笑道：「改天吧，小浪蹄子……」

忽然之間，胡天的話聲中斷，笑容也凝結住了，當然，人也沒法動彈了。

一旁的上官正，還沒有察覺胡天的異狀，還以爲胡天是捨不得妙妙這個小浪蹄子而顯得難捨難分，因而咧嘴笑道：「胡老弟，你眞是多情種子呀！」

珊珊也偎近他的身旁，媚笑道：「難道你上官大爺就一點也不多情？」

「誰說的！」上官正一把將她摟住，笑道：「我比任何多情的男人都多情。」

上官正多情的結果，也跟胡天一樣。

當然，現在胡天和上官正二人都已明白，妙妙和珊珊都是隱身於風塵中的奇女子，可惜的是，他們都明白得太遲了。

這意外的變化，不但使胡天和上官正兩個當事人瞠目相對，也使得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也爲之臉色大變，甚至連丁美玉也大感意外地當場楞住了。

這批人當中，反應最快的還算是呂萬財，他臉色大變之後，隨即苦笑道：「眞想不到，我這天香酒樓，也成了卧虎藏龍之地。」

妙妙黛眉一揚，嬌笑地道：「這也是你呂大老闆的光榮啊！」

談笑之間，她已替丁美玉解開了穴道，並歉笑道：「遲遲解救，實爲奉命行事，尚請丁姑娘多多包涵。」

丁美玉一怔道：「奉命行事？妙妙姑娘奉的是誰的命？」

妙妙神色一正，道：「丁姑娘，請想想看，此時此地，還有誰號召一些不甘心做番狗順民的炎黃子孫呢？」

「是辛一刀大俠？」

「不錯。」

「那麼，遲遲解救這話又怎麼說？」

「因爲，辛大俠認爲丁姑娘跟

古少俠二人求功心切，不聽節制，輕舉妄動，應該讓你們二位多受一點虛驚。」

丁美玉俏臉一紅，沒接腔。

妙妙又歉笑道：「我是據實轉達辛大俠的意旨，丁姑娘請莫見怪。」

丁美玉道：「妳看，我是那麼不講理的人嗎？」

妙妙道：「應該不是，也不像。」

丁美玉道：「辛大俠有沒有別的指示？」

妙妙道：「祇有一句話，那就是丁姑娘與古少俠由那兒來就立刻即到那兒去！」

丁美玉道：「我師兄已經回去了。」

妙妙點點頭道：「是的。」

丁美玉目光一掠胡天、上官正二人道：「這兩個人如何處置？」

妙妙嫣然一笑道：「這個……山人自有安排，丁姑娘可以請了。」

這等於已經下逐客令，丁美玉自然只好訕然的離去。

丁美玉才走出那雅座，妙妙却在胡天的俊臉捏了一下，媚笑道：「我的胡大爺，要不要喝皮杯兒呢？」

胡天臉色一沉，道：「妙妙，少說風涼話，如果逼得我罵出難聽的話來，雙方都是不好過的。」

在一旁的呂萬財尷尬地一笑之後，插口說道：「妙妙姑娘，我……我可以說幾句話嗎？」

妙妙道：「當然可以，不論如何，你曾經是我的老闆呀，不過，請你還是像以前一樣，叫我妙妙就行了，如果加上姑娘二字，你叫起來就不自然了，我聽起來也很彆扭。」

「是是……」呂萬財又苦笑了一下，道：「妙妙，妳到這裡，已有半年多了，是嗎？」

「是啊！」

「這些日子來，我不敢說待你們很好，但至少我們相處得很不錯。」

「相處得不錯又怎麼樣？」

「不怎麼樣，我只是請求兩位不讓我爲難好嗎？」

珊珊插口笑問道：「呂老闆的意思，是要我們不要爲難胡大爺和上官大爺？」

呂萬財連連點頭，笑道：「正是，正是。」

珊珊嬌笑如故地道：「可是，我們也不能讓自已爲難，你知道，我們是奉命行事。」

妙妙含笑接口道：「呂老闆，其實，你是根本用不着爲難的，我們不會在這兒殺人，至於胡大爺、上官大爺他們兩位，也都有可借用之處，我們更不會殺了他們。」

珊珊也接口道：「胡大爺與上官大爺也都是識時務的俊傑，一定會樂意跟我們合作的。」

妙妙更是美目分別向胡天、上官正二人臉上一掃，笑問道：「兩位大爺，你們說是嗎？」

* * *

這是開封以北的黃河渡口，斜對面就是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由後周的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的陳橋。

天剛微亮，加上濃霧瀰漫，視野實在有限得很，丈遠之外，就已難辨人影。

野渡無人舟自橫。

朦朧霧影中，那艘繫在碼頭上的半新不舊的渡船，正隨波盪漾着。

渡口與渡船上都不見人影，但可以聽到一連串沉重而快速的脚步聲，正由遠處而走近了。

少頃，一條人影飛快地登上渡船，並自語似地笑道：「今天，我可趕上第一了。」

船舷邊的暗影中，忽然傳來一聲輕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老弟台，這第一還是我。」

話聲中，有人欠身而起，那是一名年約四旬上下，膚色黝黑，莊稼人打扮的青衣漢子，他欠身而起之後，並向後來的那一位咧嘴歡笑。

後來的那一位，是一年約二十四、五的年紀，身材瘦高，也是莊稼人打扮。

那年輕人楞了一下之後，苦笑道：「好嘛！你又贏了。」

那中年人道：「那麼，今天的午餐，又該你破費了。」

那年輕人道：「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誰教我起得太晚了。」

那中年人道：「其實，你大可不必跟我賭，我要是跟你一樣，有那麼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媳婦兒，才不會老早跑到江邊來喝西北風啦！」

那年輕人苦笑道：「我就是因爲有那麼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媳婦兒，才逼得我不得不老早就趕到江邊來喝西北風呀！」

那中年人訝問道：「此話怎講？」

那年輕人道：「虧你也算是過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需索過度，就算是鐵打的金剛也吃不消啊！」

那中年人楞了一楞，才呵呵大笑起來道：「眞看不出來，你那小媳婦兒，竟有那麼好的胃口。」

「這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

接口的是一名高大得像一座鐵塔似的黑衣人。

丁一心從容接下了辛一刀三十六快刀……

此人約莫三旬出頭的年紀，長得濃眉大眼，虎背熊腰，外表極爲威猛，儘管他也是莊稼人裝束，但一身黑色短裝却是全新的，不但衣服是全新的，連足下的黑鞋白襪以及背上的包袱也都是全新的。

對了，他那個大包袱眞是大得驚人，脹鼓鼓地像是包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長度也在三尺以上。

說話間，人已登上渡船，那渡船也爲之劇烈地晃動了幾下。

那年輕人笑道：「老天，像你這樣的大蠻牛，如果再來兩頭，不把這渡船壓沉才怪。」

那中年人却一面向那黑衣大漢周身上下打量着，一面笑問道：「大牛，是去相親？」

那黑衣大漢咧嘴傻笑道：「是……是的，就是陳橋鎭的杜家。」

那個中年人道：「很好，你也早該成家立室了。」

那黑衣大漢道：「我娘急着要抱孫子呢！」

那中年人道：「這可是急不來的事，加工趕做，也得三百天的工夫才行，而且……」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如果也碰上一個胃口奇大的小姐，那可並不怎麼好玩哩！」

一陣得得的蹄聲與轆轆的車聲，打斷了那中年人的笑謔。

那年輕人皺眉苦笑道：「有馬，又有車，這一船能載得了嗎？」

那中年人道：「一次載不了，可以分兩次或三次呀！」

一陣「唏聿聿」的馬嘶聲過後，一輛雙套馬車已在碼頭邊停了下來。

馬是長程健馬，車是很華麗的油壁香車，後面還有隨車護送的八名彪形大漢，也都是騎着神駿的黃驃健馬。

八名彪形大漢當中，四個跨刀，四個佩劍，眞箇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還有，那高坐車轅的車把式，也是個大個子，尤其是那滿面虬髯，和牛眼似的巨目，更顯得不怒而威。

這行人才停下來，渡船上的中年人就悄聲說道：「我聞到了血腥氣味。」

那黑衣人大漢聳了聳他的大鼻子，皺眉道：「我怎麼沒有聞到？」

那中年人道：「你想到的是杜家的那小妞，當然聞到的不過是脂粉氣味呀！」

那黑衣大漢不服地道：「難道你就是在想着殺人，所以就聞到了血腥氣？」

那中年人道：「是有人想着要殺人，但不一定是我，也不一定

是……」

那碼頭上的車把式忽然沉喝一聲道：「船家！」

那中年人的話被他半途打斷，因而沒好氣地，也揚聲道：「船家還沒有來。」

「船家沒有來，你們是幹什麼的？」

「跟你們一樣，渡河的。」

「那……那還要等多久？」

「天才亮嘛，霧又太大，即使船家來了，也不敢冒險開船。」

「那是說，即使船家來了，也要等霧散之後才能開船？」

「正是，正是！」

那車把式扭頭向車廂中苦笑道：「看情形，只好在這兒枯等了。」

忽然，一個陰冷的語聲接過他的話鋒道：「各位何必一定要過河哩，俗語說得好，何處黃土不埋人，對岸的風水，不一定就比這邊好啊！」

發話的人站在十來丈的野草叢中，沉沉霧影中看來，隱隱約約，就像是一個幽靈。

那八個彪形大漢的反應很快速，那幽靈似的人話沒說完，他們八個已採取包圍方式，將那輛馬車圍護起來。

那幽靈似的人又道：「那不管用，你們如果想活命，就給老子夾着尾巴滾蛋，滾得越快越遠越好。」

那車把式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那幽靈似的人道：「老子還有比口氣更大的本事。」

「我不信。」

「何妨先試試。」

「我會試的，報上名來！」

「不必多此一舉。」那幽靈似的人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的吐了出來，「留下車馬，現在滾蛋，還來得及！」

那車把式道：「你知馬車中是什麼人？」

那幽靈似的人道：「廢話。」

那的確是廢話，試想想，如果不知道這馬車中是什麼人，誰又會冒着生命危險，半途攔截哩！

那車把式冷笑道：「好，咱不說廢話，先秤秤你的斤兩。」

舉手一揮，沉聲喝道：「劉侍衛、李侍衛，給我拿下這匹夫！」

如斯响應，暴喏聲中，那圍護馬車的八個彪形大漢當中，立即有兩個由馬鞍上飛身而起，向那幽靈似的人疾射而去。

十丈的距離，也不過是兩個起落，就射落在那幽靈的身邊，足證這兩個侍衛的輕功，已算是中上之選。

這兩位，不但是輕功中上之選，武功更具有一流高手的造詣。

兩人中，一個使刀，一個使劍，一到當場就悶聲不响，揮兵追擊，那攻勢的快速淩厲，令人目不暇給，怵目驚心。

但那幽靈似的人也高明得令人莫測高深。

他在對方兩名高手的聯手攻勢中，不但沒有反擊，甚至也沒有亮出兵刃來。

只見他東搖西擺，盡在對方刀劍的縫隙中晃盪着，態度是那麼從容，姿勢是那麼優美，沉沉濃霧中看來，更別具一種美感，令人渾然以為，這不是一場生死立判的惡鬥，而是一場極具藝術價值的舞蹈。

更妙的是，這位高深莫測的人，居然還從容不迫地閒聊起來，「嗨，那位車把式仁兄，你方才叫這兩位仁兄什麼『劉侍衛』、『李侍衛』的，是嗎？」

那車把式漫應道：「不錯，使刀的是劉侍衛，使劍的是李侍衛。」

「都是四太子金兀朮的衛隊中人？」

「不錯，他們都是殿下身邊的帶刀侍衛。」

「你就是侍衛領班？『霸王鞭』方文才？」

「唔……」

「據說，金兀朮的近身侍衛，都是顏如玉替他網羅回來的武林高手？」

「事實如此。」

「但目前這兩個却實在太差勁，老子幾乎以為你們是冒充金兀朮的侍衛隊，在招搖撞騙。」

緊接着，沉喝一聲，「兩位侍衛大人當心，老子要反擊了。」

兩軍對壘，短兵相接之間，生死決於刹那，誰敢不留心。

這位幽靈似的神秘人物，於反擊之前，先行提醒對方，固然是沒將對方兩人放在眼中。但對那兩名侍衛而言，却根本不敢生氣，也沒工夫生氣，而不得不更加特別提高警覺，改攻為守，將手中的兵刃使得風雨不透。

但他們的一切都是白費。

因為，他們那防守得風雨不透的兵刃中，却有一道白光透了過去，也僅僅是那白光一閃，那「兩位侍衛大人」的人頭，已緩緩掉在一旁。

那閃得一閃的白光，不是飛劍，是一把刀，把其白如雪，却軟得可以束在腰間當腰帶用的緬刀。

一刀砍下兩大高手的人頭，這把刀的鋒利，以及這位持刀人的功力之高與殺人手法之乾淨俐落，自然都是不用說。

這刹那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那客串車把式的侍衛領班方文才，對他自己兩個手下的慘狀，似乎無動於衷，只是目光烱烱地盯着濃霧中那位猶如幽靈似的神秘怪客。

那濃霧似乎很識趣，也就在刹那之間，那神秘客身邊的濃霧忽然淡薄了很多，儘管這淡薄的時間短暫，但却使得現場中人看清了這位神秘客外表。

那是一位身材頎長，三綹長鬚垂胸，着青年長衫的中年文士。

可惜是的，那濃霧淡薄的時間實在太短了，使得那位神秘的青衫文士給人「驚鴻一瞥」之後，又立即隱入沉沉霧影之中。

這時，渡船上的那位中年人，向一旁的黑衣大漢投過神秘的一笑，那意思好像是說，「我這個鼻子，很靈哩！」

那黑衣大漢却悄聲地問道：「那青衫文士是什麼人？」

那中年人也悄聲說道：「好好看下去，待會兒可能會知道的。」

這時，又有兩個彪形大漢在方文才的命令之下，向那個神秘青衫文士飛撲過去。

但不知是這兩位「侍衛大人」運氣太壞，還是比方才那兩個人更差勁，他們的身形才飛撲向那青衫文士身邊，但見白光一閃，他們的腦袋已跟頸項分了家。

那青衫文士朗聲笑問道：「領班大人，死的雖然是別人，但却都是你的手下，八去其四，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心疼？」

文方才冷笑道：「跟你不相干！」

那青衫文士道：「看情形，僅剩下的四個，你也準備叫他們來送死了？」

方文才道：「你只說對了一半，他們不是前來送死，是前來要你的命。」

一頓話鋒，又沉喝道：「四人一齊上！」

那僅剩的四個彪形大漢，可能是自恃人多勢衆，也可能自恃自己的身手比方才那四個要高明得多，所以，儘管有着方才那四位的前車之鑑，但是，聽到命令之後，還是毫不遲疑地一齊向那青衫文士飛撲過去。

不錯，目前的這四個，比起方才那四個來，是要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他們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所以，儘管他們比方才那四個要高明得多，結果也還是身首異處，慘死當場。

所不同的是，方才那四個是一刀兩顆人頭，也就是四人分兩批，「白光閃了兩閃」。

現在哩，是四人一起上，一刀一顆人頭，「白光閃了四下」。

方文才的臉上肌肉抽搐了兩下，沉聲問道：「你是辛一刀嗎？」

那青衫文士反問道：「你認識辛一刀嗎？」

方文才道：「不認識，但你那一刀一個，甚至一刀兩個的殺人手法，我敢斷定你，江湖上除了你辛一刀之外，不可能有第二個。」

那青衫文士道：「多謝誇獎！也看在這一點上，待會那一刀，老子會特別加速，儘量減少你所受的痛楚。」

方文才冷笑道：「你這算是已經承認你就是辛一刀了？」

「如假包換。」辛一刀道：「方文才，現在，該輪到你自己上場啦！」

方文才冷笑如故地道：「目前還用不着本座親自出手。」

辛一刀也冷笑道：「此時此地，可由不得你做主。」

話聲中，人如離弦激箭，揮刀向方文才疾射而來。

方文才也不甘示弱，「叭」地一聲，長鞭如靈蛇飛舞，迎頭痛擊，人也飛身迎上。

雙方都是勢急勁猛，快如閃電，而且，也就在這刹那間，傳出一聲驚呼，已經主客易勢。

這也就是說，原先高坐車轅上的方文才，到了車下，而飛身進擊的辛一刀，却已坐到了車轅上，而且，辛一刀的左手正緊握着對方的鞭梢。

「一招分高下，辛一刀果然名不虛傳。」

說話的是渡船上的那位中年人。

但辛一刀本人却披唇一哂，道：「霸王鞭不過如此，教老子好生失望。」

也就在這檔口，寒芒一閃，一支長劍悄沒聲地由車廂中疾刺辛一刀背後的「靈台」穴。

那速度之快，認穴之準，顯示車廂中偸襲的人具有一流高手的造詣。

此情此景之下，辛一刀能逃過一劫嗎？

但事實上，辛一刀的確是逃過了這一劫。

也不知是辛一刀已有所察覺還是巧合，就當那偸襲他的劍尖即將刺到，渡船上的中年人和黑衣人大漢同時脫口驚呼之間，辛一刀却突然由車轅上飛身而起，由於這突然之間的「飛身而起」，使辛一刀逃過這一劫，也使他刀尖抵上了方文才的咽喉。

那車廂中的的長劍，來得快，去得也快，一擊不中之後，又立即隱入車廂之中。

辛一刀目注方文才，沉聲問道

：「說！方才那偷襲老子的人是誰？」

原來方才辛一刀的適時「飛身而起」，並非巧合，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辛一刀的高明。

方文才閉目冷笑道：「有種，你就殺了我。」

辛一刀說道：「老子提醒你一聲，老子不在乎殺一個已經失去抵抗力的漢奸走狗。」

「但你殺了我之後，那兩個過氣的皇帝，也難逃一死。」

「是嗎？你的身價有那麼高？」

「那你何妨殺了我試試看？」

「必要時，我會試的。」

車廂傳出顏如玉的嬌笑道：「辛一刀，如果我是你，我就絕對不敢試。」

辛一刀頭也不回的說道：「是顏姑娘嗎？」

「不錯。」

「可惜，妳畢竟不是我。」

「我是不是你，都無關重要，緊要的是車廂中的兩個老頭。」

「老子明白。」

「這兩個老頭，雖然都是過氣的皇帝，但對你我雙方都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

「所以，就算老子殺了方文才，妳也絕對不敢怎麼樣！」

顏如玉由車廂中欠身而起，嬌笑道：「辛大俠，咱們別鬥嘴，談點正事如何？」

辛一刀仍然頭也不回地道：「老子在聽。」

顏如玉道：「爲何不轉過身來，難道我就如此不值一顧嗎？」

辛一刀道：「非也，衆所週知，妳是值得一顧，再顧，十顧，萬顧而不厭的大美人。」

「只有你辛大俠是例外。」

「老子也不會例外，現在老子之所以不轉過身來，是爲了再給妳一次暗算的機會。」

顏如玉歉笑道：「我爲方文才所做的事向你道歉。」

「沒這個必要。」

「有這個必要的，其實，你是誤會了，方才即使你不閃避，我也會適時收手的。」

「是嗎？」辛一刀把握住方文才鞭梢的左手一鬆，飛快地點了對方前胸三大要穴，然後，徐徐轉過身來，目注顏如玉笑問道：「是乘機考驗老子是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顏如玉微微點頭，說道：「正是……正是……」

這時，他們之間相距不過丈許，儘管濃霧仍然濃得像一團化不開的輕紗，但以他那超人的視力，足夠看清楚對方的一切了。

現在，呈現在顏如玉眼中的辛一刀，是位年約四旬左右，顯得溫文儒雅的中年文士。

如果不是他自己承認辛一刀，以及親眼看到他方才殺人手法的乾淨俐落，任何人碰上他都不會相信他就是新近崛起，很快就威震江湖的辛一刀。

辛一刀淡淡一笑道：「考驗的結果如何？」

顏如玉道：「見面更勝聞名。」

辛一刀道：「咱們彼此彼此。」

顏如玉道：「現在，言歸正傳，你還想不想救走這兩位過氣的皇帝？」

辛一刀道：「當然想，而且是想得要命。」

「那麼，在目前情況之下，你能有幾分把握，由我手中救走他們？」

「本來我是有九分把握的，但現在，却是連半分把握也沒有。」

「你太謙虛啦！」

「不是我太謙虛，是因爲我所需救的人，根本不在車內。」

顏如玉俏臉一變，目光深注着，但沒有接腔。

辛一刀笑問道：「難道車廂中的那兩個不是假的？」

顏如玉輕嘆了一聲，說道：「你眞夠高明。」

辛一刀道：「也許我還夠不上稱爲高明，但老子自信，不論是鬥智鬥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顏如玉冷笑道：「才給四両顏料，就想開染坊了，辛一刀，我老實告訴你，你不該來！」

「很遺憾，老子已經來了。」

「我也想不通，你明知車廂中的人是假的，爲什麼還要來？」

「如果老子不來，妳這一番心血，豈非是白費了嗎？」

「是嗎？」

辛一刀含笑接問，「難道妳的本來目的，不是以兩個假太上皇爲餌，誘使老子前來送死麼？」

顏如玉媚笑道「我想誘使你前來送死，你就前來送死，你可乖呀！」

辛一刀咧嘴一笑，道：「老子除了乖之外，也還另有目的。」

顏如玉道：「是什麼目的？」

辛一刀一挫鋼牙道：「老子要親手殺死給你們當走狗的漢奸丁一心。」

「你跟丁一心有仇？」

「不錯，但不是私仇，是千千萬萬的炎黃子孫的公仇。」

「你斷定丁一心一定會來？」

「是的，顏如玉，不是老子過於輕視妳，如果丁一心不來，憑妳一個人，絕對拔除不了老子這個眼中釘。」

顏如玉笑問道：「你也承認，我跟丁一心聯手，可以殺掉你？」

辛一刀道：「很可能，但你們這一對狗男女之中，也至少有一個

必須給老子墊背。」

顏如玉道：「我不信，我也還暫時不想向你出手。」

辛一刀道：「老子知道，車廂中還有兩個替死鬼。」

「不是替死鬼，是取你狗命的黑白無常，催命鬼！」

語聲來自車廂中。

話聲才落，「砰」地一聲，車廂頂被震飛半空，一黑一白兩道人影，疾箭般地射落辛一刀身前，也就是分左右侍立在顏如玉身邊。

當然，那不是什麼黑白無常，而是兩個一穿黑色長衫，一穿白色長衫的中年人而已。

白衫人手中持着判官筆，黑衫人手中拿着却是一支喪門劍。

辛一刀目光左右一掃，然後向顏如玉笑問道：「這位白衣朋友好像是四太子身邊的侍衛副領班也先？」

顏如玉也含笑說道：「不是什麼好像，他本來就是也先。」

辛一刀道：「正領班都不堪一擊，副領班難道還强得過正領班嗎？」

「試過就知道。」

「唔！這位黑衣朋友，又是什麼人？」

那黑衣人搶先答道：「老子是道地的大金國人，複姓耶律，單名一個渾字。」

辛一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妙啊，居然有人敢在老子面前稱起老子來。」

耶律渾冷笑道：「等老子砍下你的狗頭之後，愛稱老子的人，就只剩下老子一個了。」

撲朔迷離　敵我難明

不遠處傳來了丁一心的語聲，「別鬥嘴，讓我來！」

話到人到，一身玄色勁裝的丁一心，已捷如飛鳥地瀉落當場。

丁一心一到場，顏如玉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似的，長長吁了一聲，一揮手，偕同也先、耶律渾二人同時退回到那已沒有廂頂的車廂內。

辛一刀目注丁一心，沉聲地說道：「丁一心，你知不知道，最近半年以來，你至少有十五次以上，幾乎死在老子安排下？」

丁一心冷笑道：「知道，所以，現在我特別前來聊表謝意。」

辛一刀道：「應該，應該，禮尚往來嘛！」

丁一心道：「那麼，別像捏柿子，專揀軟的，放開方文才！」

辛一刀道：「有道理，祇要殺了你這個大漢奸，勝過殺方文才這樣小漢奸千個萬個……」

話落，一腳斜掃，將穴道被制的方文才踢得飛了起來。

妙的是方文才剛好被踢回他原先所坐的車轅上，而且很顯然，被制的穴道也同時給解開了。

丁一心披唇一哂，道：「高明。」

辛一刀道：「老子不會客氣。」

辛一刀眞的是不客氣，話落揮刀進擊，「刷刷刷」一陣快攻，攻出三十六刀。

丁一心見招拆招，從容地接下了三十六刀之後，披唇一哂道：「不過如此，見面不如聞名。」

辛一刀笑道：「別急，精彩的還在後頭。」

話落，身形一伏，刀化千鋒，湧起一片寒濤攻向丁一心的下盤。

丁一心仍然是不慍不火地見招拆招，並冷笑道：「陰山派的地堂刀法，已有九成火候。」

辛一刀人似旋風、刀光如雪，攻完七十二刀之後，笑問道：「你認爲老子是陰山派門下嗎？」

丁一心反問道：「難道不是？」

辛一刀冷笑一聲，說道：「接下這一刀再問吧！」

「刷」地一聲，又攻出無比凌厲的一刀，這一刀，不但無比凌厲，而且隱隱有風雷之聲。

丁一心斜飛丈外，避過對方一刀之後，一怔道：「雷家堡的風雷刀法！」

辛一刀道：「好眼光！」

沉叱一聲，又一刀斜劈過去！

丁一心一劍封住，神色一動，說道：「這是少林寺的伏魔刀法中的一招『佛法無邊』。」

辛一刀笑道：「傳說中的丁一心大俠，對各門各派的武功都有研究，果然名不虛傳。」

丁一心道：「咱們彼此彼此。」

辛一刀道：「你總不能說老子也是雷家堡或少林寺的門下吧！」

丁一心道：「應該不是……」

他的語音未落，辛一刀又展開一連串快攻。

這一連串快攻，比方才的攻勢更爲凌厲，也更爲奇詭，因爲，他使的不是刀招而是劍招，而且，還是丁一心方才所使過的劍招。

這也就是說，目前的辛一刀，是以刀代劍。

丁一心臉色一變之下，被迫得連退了十來步才穩住了劣勢。

很顯然，丁一心是由於對方使出自己的劍法，極度震驚之下，才被迫而連連後退的。

因爲，辛一刀儘管使的是丁一心的劍招，相形之下，絕對沒有丁一心本人所使的那麼高明，何況辛一刀又是以刀代劍，是絕不會像劍那麼得心應手的。

這情形，辛一刀本人當然也很

明白，因此，他一面搶攻，一面笑問道：「這又是那一門派的武功呢？」

丁一心道：「你使的是劍招……」

辛一刀截口笑道：「是，而且是方才你接下我老子的一百零八刀的那一百零八劍。」

丁一心道：「不錯。」

辛一刀接問道：「你是否認為，老子也是你的同門呢？」

丁一心道：「我不這麼認為，但我必須問問你，你這劍法，是由何處學來？」

辛一刀答道：「就是方才，由你手中學來的。」

丁一心又問：「你有過目不忘的天賦？」

「不錯。」辛一刀笑道：「祇是，現買現賣，還不能得心應手，祇要使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情況就必然不同了。」

說到這裡，他那現買現賣的一百零八招劍法剛好使完，又從頭開始。

果然，這第二次施展時，比第一次要精彩得多了。

丁一心禁不住嘆道：「辛一刀，你的確是一個奇才。」

「多謝誇獎。」

「能否聽我一言？」

「是否要勸老子棄明投暗？」

「不！是棄暗投明。」

辛一刀怒「呸」一聲：「放屁！」

丁一心不怒反笑，道：「像你這樣的絕代奇才，埋沒在江湖草莽之中，不是太可惜了嗎？」

辛一刀冷笑道：「像你這樣，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漢奸走狗，才不是埋沒人才？」

丁一心又一嘆道：「忠言逆耳，可惜！可惜！」

辛一刀厲聲叱道：「丁一心，別廢話了，現在有我無你！」

刀法一變，一陣快攻，又將丁一心迫退了八尺。

丁一心立還顏色，以攻還攻，也將辛一刀迫退了八尺。

不！不止八尺，因為辛一刀仍在繼續後退中。

丁一心冷笑連連地道：「老虎不發威，你還以為牠是隻病貓！」

就在這說話之間，又將辛一刀迫退一丈以外了。

辛一刀呵呵大笑道：「丁一心，你不是病貓，但如果你再追下去，老子保證你一定會變成一隻死貓。」

丁一心又冷冷地笑道：「姓辛的，即使你預佈了天羅地網，丁某人也決不在乎的……」

這兩人且戰且談，一追一退，片刻之間已移到四丈開外。

此時，儘管天已亮，但漫天濃霧，却仍是濃得化不開，三丈以外，即已難辨人影。

對於坐在馬車上的顏如玉來說，四丈以上的距離，是已經由人影模糊而緲不可見了。

當然，眼睛看不到的，雙方那惡鬥發出的金鐵交鳴之聲，以及不斷的唇槍舌劍，却是可以聽得很清楚。

顏如玉連忙揚聲喝道：「丁大俠，窮寇莫追！」

辛一刀的語聲却搶先答道：「顏如玉，妳再不制止他，馬上就要變成半個寡婦了哩……」

什麼叫做半個寡婦？

這是一句頗堪耐人尋味的話，局外人可能難以意會，但當事人的顏如玉却是心知肚明。

祇見她俏臉一寒，厲聲叱道：「匹夫！這兒就是你的埋骨之所……」

話落，人已飛身而起！

約莫二十來丈外的沉沉霧影中，傳來辛一刀的狂笑聲道：「顏如玉，妳雖然孝心可嘉，老子却還不想在這兒埋骨，告辭了……」

丁一心的語聲怒叱道：「匹夫，留下你的狗命來！」

辛一刀的語聲冷笑道：「丁一心，讓你多活數天，你應該感謝老子恩德。」

這時，顏如玉已經趕到了現

場，祇見沉沉霧影中，一道人影，猶如離弦激矢似地一閃而逝了。

而且，就當那道人影一閃而逝的同時，尖銳刺耳的破空之聲大響，密如飛蝗的暗器，迫得丁一心不得不停止追趕，並且揮劍將那些密集射來的暗器擊落。

顏如玉輕捷地瀉落他身邊，笑問道：「你沒受傷吧？」

丁一心苦笑道：「沒有，但我很是慚愧。」

顏如玉道：「別這麼說，至少你已經將那廝趕走了。」

丁一心道：「不是被我趕走，是被妳嚇跑的，他怕我們聯手。」

顏如玉拉着他的手往回走，並嬌笑道：「那還不是一樣，難道你我兩人還要分家。」

丁一心忽然怒叱一聲道：「什麼人？」

約莫五丈外的霧影中，傳來一個怯生生的語聲道：「小的是渡船上的船家。」

丁一心「哦」了一聲，道：「方才把你嚇着了，過來吧！」

「還好。」那船家一面怯生生地走了過來，一面苦笑道：「總算菩薩保佑，沒有受到池魚之殃。」

那船家是一名年約五旬出頭的老人，平凡的面貌，普通身材，一身青布短裝上，補釘重疊，其生活的清苦不難想見。

丁一心目光如電，在那船家週身上下掃視了一番。

顏如玉却笑問道：「怎麼現在才來，船上早已有人在等着了哩！」

那船家道：「姑娘，反正霧太大，早來也沒法開船，所以……」

丁一心截口笑道：「別再因為所以的了，希望菩薩能永遠保佑你。」

那船家道：「一定的，菩薩保佑好人，小的從來沒做過壞事。」

三人且說且走，剛好已到達碼頭邊，祇見渡船上那位中年人笑道：「船家，你如果再不來，菩薩就不能保佑你了。」

那船家苦笑道：「七爺，濃霧未消，小的來了也還是不能開船的。」

丁一心忽然插口冷笑道：「即使濃霧散了，也不必開船，我敢斷定，菩薩也決定不保佑你了！」

那船家苦笑道：「這位大爺眞會說笑話哩！」

丁一心冷笑道：「你以為，我有工夫跟你開玩笑嗎？」

他的話是對那船家說的，他一雙精目，却在渡船上的中年人、黑衣大漢和另一名年輕人的週身上下打量着，一面又含笑接道：「好！好！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顏如玉訝問道：「這四位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不錯。」丁一心接口反問道：「十天之前，我所說過的『雲夢四義』，還記得嗎？」

顏如玉道：「就是這四位？」

丁一心道：「錯不了！」

「你以前沒見過他們？」

「沒見過。」

「那你怎能斷定他們錯不了？」

「我雖然沒見過他們，却聽過他們的一切啊！」

丁一心頓住話鋒，目注那船家冷笑道：「你就是四義中的老大劉超？」

那船家祇好又苦笑道：「高明當面，在下想否認也不行哩，祇是……」

丁一心擺手截斷對方的話道：「別問什麼，待會我會說明的。」

這時，船上的三人也到了碼頭上，跟他們老大劉超一字排站在一起！

丁一心目光一凝，向那中年人問道：「你是老二周武？」

那中年人點點頭道：「不錯。」

丁一心又向黑衣大漢和另一名年輕人問道：「你是老三鐵牛、老四安平？」

那黑衣大漢和年輕人同時傲然點首，却也沒有接腔。

丁一心目光又回到老大劉超身上，笑問道：「劉超，你一定在暗中納悶，知不知道，我怎能一眼就斷定你們四個？」

劉超冷冷的道：「我正想請教。」

丁一心淡淡的一笑，說道：「三年之前，令師『南嶽逸叟』莊百川途經開封時，和丁某人結交，並一再提及你們四位高足。」

劉超冷笑道：「現在，他老人家後悔得不得了。」

「後悔結識我這個認賊作父的漢奸走狗？」

「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所以，他才派你們四位高足前來，清除我這個武林敗類？」

「不錯。」

「但我丁某人神通廣大，你們四位還沒進入中州地區，我已得到了消息，祇是暫時還不知道你們的落腳在那兒而已。」

「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不錯，並且我一眼就斷定是你們四位，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呢？」

「不知道。」

「好，現在聽着。」丁一心冷冷地一笑道：「方才，當你由草叢中走出來，回答我的問話時，曾說過一句很文雅的話，還記不記得？」

劉超反應很快，聞言之後，立即啞然失笑道：「我知道，『池魚之

訣』四個字。」

丁一心道：「不錯，試想一個靠搖渡爲生的土老頭，又怎會說出這種文雅的話來？」

劉超道：「這是我的疏忽，但我敢斷定，僅憑這點，還不足以使你認出我們的身份來。」

「當然還有別的因素。」

「在下恭聽。」

「就是方才那比『滿天花雨』更高明的暗器手法，令師曾向我說過，你的暗器手法是武林一絕。」

「可是，這還不算是充份理由，證明我就是『雲夢四義』中人。」

「不錯。」丁一心含笑接道：「但加上我早就獲知你們四位已到中州地區，再加上我見到鐵牛背上的奇異包袱之後，我就可以膽敢斷定，你們是針對我而來的『雲夢四義』了。」

劉超苦笑一下道：「高明，高明！」

丁一心道：「其實，我並不高明，但你們四個，却比我更不高明而已。」

顏如玉忍不住插口問道：「心哥，鐵牛奇異包袱中，究竟是什麼玩藝兒？」

丁一心說道：「是人，一個獨腿的銅人。」

顏如玉道：「那是他的獨門兵刃？」

丁一心道：「不錯。」

顏如玉道：「天！那銅人足有一個四歲小孩那麼大，怕不有七八百斤？」

鐵牛咧嘴一笑道：「不是七八百斤，是五百七十八斤。」

一個以五百七十八斤的銅人做兵刃的人，姑且撇開他的內家眞力不說，光是那一份蠻力，也足夠駭人聽聞了。

丁一心說道：「在『雲夢四義』中，鐵牛號稱大力金剛，他們四個，不但已經獲得『南嶽逸叟』的眞傳，而且更有奇遇……」

顏如玉插口問道：「『南嶽逸叟』莊百川，聽說是江南第一奇人？」

丁一心說道：「不錯，他的武功也是江南第一。」

顏如玉道：「那麼，他們四個的武功，一定也相當高明了？」

周武傲然接口道：「不是相當高明，是的確高明。」

安平也含笑接口道：「要不然，家師怎會將殺漢奸走狗的千斤重擔，交付給咱們四人。」

丁一心淡淡地一笑道：「除了辛一刀之外，你們是否還有特別的幫手？」

劉超冷笑一聲道：「我們不需要幫手，辛一刀也不是我們的幫手，方才我祇不過是臨時助了辛一刀一臂之力而已。」

丁一心道：「對我來說，這沒什麼分別。」

劉超道：「不錯，殊途同歸，我們都是要取你的狗命的人。」

鐵牛沉聲喝道：「老大，別廢話，我先上！」

說話的同時，他已亮出了他的獨門兵刃——重達五百七十八斤的獨腿銅人。

劉超道：「小心點，不可輕敵。」

鐵牛道：「我知道……」

這檔口，丁一心却以眞氣傳音功夫向顏如玉交代着，祇見顏如玉點點頭，一揮手，那輛馬車立即退到五丈之外。

丁一心目注鐵牛，屈指輕彈劍葉，笑道：「老弟台，最好你們四個一齊上。」

鐵牛沉叱一聲：「先吃老子一記！」

「呼」地一聲，一招「泰山壓頂」，獨脚銅人向丁一心當頭砸下。

招式名爲「泰山壓頂」，而事實上勢沉勁猛，也眞有泰山壓頂之威勢。

丁一心身形微閃，斜飄丈外。

鐵牛跟踪追擊，招式由「泰山壓頂」改爲「橫掃千軍」。

別看鐵牛人高馬大，兵刃又奇重無比，不但並未影響他的身手靈活，反而增強了他的招式的威力。

但丁一心仍然是輕盈地閃退丈外。

鐵牛一面飛身進擊，一面展開一串快攻，勁風呼嘯中，沉聲怒叱道：「老匹夫，爲何不敢接招？」

丁一心像是被對方那獨脚銅人所激起的勁風逼得東飄西盪，一面笑道：「我正等着另外三個人一齊上哩！」

他的話聲未落，「錚」地一聲，那獨脚銅人的頭頂上忽然冒出一支尺許長的利刃，這也就是說，那獨脚銅人突然之間增長了一尺有多。

兵刃突然增長，自然威力大增，也收到了奇襲的效果。

因此，一時之間使得丁一心似乎是手忙脚亂了，他以毫髮之差避過那利刃劃胸的危險。

鐵牛得理不饒人，「呼呼呼」一連三招將丁一心逼得連連後退，冷笑道：「鐵大爺一個人也能殺掉你這老賊！」

丁一心亦冷冷的說道：「憑你這兩下子，還是差得太遠哩！」

這時，剛好那獨脚銅人又以「橫掃千軍」之勢，攔腰掃了過來。

丁一心說話之間，突施反擊，祇見他從劍尖順着對方那橫掃之勢，在銅人頭上一點！

試想想那五百七十八斤的獨脚銅人，在鐵牛那天生神力加上內家眞力的全力橫掃之下，是何等的威勢，僅憑一支長劍與之抗衡，等於是螳臂擋車，這情形，以丁一心的閱歷之豐富，豈有不明之理。

所以，他目前這「劍尖一點」，使的是巧勁，也就是「借力使力」和「四兩撥千斤」的道理。

當然，這道理鐵牛也明白，在一旁押陣的劉超、周武、安平等三人，更是旁觀者清。

因此，當丁一心劍尖點出的同時，劉超禁不住高聲示警。「老三當心！」

當事人的鐵牛，更是心中暗叫：「糟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祇見那獨脚銅人以更勁疾之勢，加上橫掃的影響所及，本來是鐵牛揮動着銅人的，現在却是那銅人牽引着鐵牛在做三百六十度的風車轉。

而同時，劉超、周武、安平等三人，也於驚叱連聲中一齊向丁一心飛身進攻。

丁一心朗笑一聲，長身而起，不但避過劉超等三人的圍攻，而且，劍在那仍在橫掃中而且餘勁未衰的獨脚銅人之上一輪，輕叱一聲：「撒手。」

「轟」地一聲，那獨脚銅人掉落地面，鐵牛也呆立當場，無法動彈了。

這些說來雖然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丁一心長劍向銅人一點的剎那間所發生的事。

丁一心制住鐵牛之後，人與劍同時一個車轉，迎向劉超等人三般兵刃，並沉聲喝道：「丁某人沒工夫跟你們糾纏，得罪！」

「噹噹」兩聲，周武青鋼長劍、安平的彎刀、劉超的三節棍，都被震飛丈外。

丁一心身形如電，圍着三人橫飛一匝之後，那三個人都已全部被制服了。

丁一心制住了他們四人之後，披唇一哂道：「見面不如聞名，令師對你們實在誇張得太過份了。」

顏如玉媚笑道：「不！是你這位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丁一心道：「如玉，怎麼妳也向我臉上貼起金來？」

顏如玉媚笑如故道：「我是老實人說老實話呀！」

劉超怒叱一聲道：「無恥狗男女，別肉麻當有趣，早點打發咱們上路吧！」

丁一心笑問道：「你是希望獲得一個怎樣的『上路』方式呢？」

劉超道：「隨便，一刀一個也好，千刀萬剮也好，咱們『雲夢四義』決不皺眉一下。」

丁一心一翹拇指道：「好！我丁某人佩服的就是這種鐵錚錚的漢子。」

劉超怒哼一聲道：「憑你這漢奸走狗，不配來佩服咱們……」

丁一心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呵呵一笑道：「我不配你們佩服不要緊，大金國的四太子要佩服你們，該行了吧！」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說道：「大金國的四太子，最喜歡的就是像你們這樣的鐵漢，所以你們都不會死，不但不會死，而且還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在等着你們，祇要你們頭腦開通了一點就行了。」

周武插口冷笑道：「可惜咱們祖上無德，沒有當漢奸走狗的命！」

顏如玉一皺眉頭，忽然飛身而起，凌空點了劉超等四人的啞穴。

丁一心苦笑道：「辛一刀雖然沒抓着，抓住了這四個，也算是聊勝於無。」

顏如玉道：「你看，他們四個能替我們大金國效力嗎？」

「很難。」

「那麼，他們師傅呢？」

「一樣。」

「什麼一樣？」

丁一心又苦笑了一下道：「我的意思是說一樣的難。」

顏如玉道：「可是，方才你傳音告訴我，他們四個還有可以利用的價值，要完整無損的加以生擒。」

「不錯。」

「那麼，照現在這說法，他們四人還有什麼可以利用的？」

「如玉，妳是聰明人，應該明白，利用一個人，有各種不同的手段，利用的目的也有遠近程度之分。」

「唔……說下去。」

丁一心沉思着道：「我個人以爲，目前咱們殺的人太多了，不但有干天和，也難以攏絡人心，而大金國的目標，是建立千秋萬世的不朽基業，所以，目前咱們必須用武力征服宋廷之外，同時也該盡可能收買民心。」

顏如玉懍然動容，却沒有接腔。

丁一心又道：「尤其是攏絡江湖人的民心，比一般小百姓更爲重要。」

顏如玉展顏嬌笑道：「了不起！心哥，這簡直是大政治家的口胳啊！」

丁一心苦笑道：「別尋我開心，我說的可是正經話啊！」

「我說的也是正經話，不過……」顏如玉神色一正，道：「像目前這四個，恐怕難以攏絡。」

「那不要緊，可以慢慢來。」丁一心笑問道：「諸葛武侯南征時，

七擒孟獲的故事，妳該聽說過？」

「難道你也準備對他們七擒七縱？」

「不錯。」

「現在就放人？」

「等他們的師傅趕來時再放！」

顏如玉沉思未語。

丁一心笑問道：「妳不同意？」

顏如玉嫣然一笑道：「你的決定，我幾時不同意過的？」

丁一心含笑說道：「謝謝妳，那麼，我們也該打道回府了。」

* * *

又是黃昏。

黃昏時的開封城。

大相國寺前的廣場上，仍然有繼續集結的金兵，準備開赴朱仙鎮前線。

山雨欲來風滿樓。

朱仙鎮的宋、金大會戰，似乎已經迫在眉睫了。

跟戰時氣氛成强烈的對照，是三三兩兩的豪客，已開始進入天香酒樓。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這兩句骨子裡一點也不好笑的笑話，似乎不受時間的限制。

人，是多麼矛盾的動物！

天香酒樓二樓上，呂萬財雙眉緊皺的站在臨街的窗口。

他左手端着一個算盤，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在不停地撥動着兩顆算盤珠子。

是在計算他已積有多少錢財？還是預估今宵有多少銀子的進賬？

對街的二樓上，有隱隱約約的歌聲傳出。

「怒髮沖冠凴欄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歌聲到這兒戛然而止。

祇要關心軍國大計，並通文墨的人，都會知道這是岳元帥所塡的新詞「滿江紅」。

詞中的「靖康恥」指的是欽、徽二帝被金兵擄去的恥辱。

整首詞中，洋溢着一位軍人忠心愛國的情懷，讀之令人熱血沸騰，情不自禁。

由於這是金兵控制下的開封，朗吟充滿愛國情操岳元帥的新詞是犯忌的，很可能會因此而丟掉性命。

所以，眼前的歌聲，低得聽起來隱隱約約，而且是適可而止。

但是祇有一街之隔的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是應該聽得很清楚的。

而且，他也應該分辨得出來，歌聲是出於一個年輕女人口中。

祇是，像呂萬財這樣祇認識銀子的商人，是否也會由於聽到充滿愛國情操的歌聲而爲之熱血沸騰，那就祇有他自己才明白。

由表面上看來，呂萬財以乎無動於衷，仍然在想他的心事。

不同的是，他的目光由原先的凝注虛空，而轉移到對面二樓上一個垂着綠色窗帘的窗子，而且，他臉上的肌肉也輕微地跳動了兩下。

他原先的立姿，以及右手拇、食、中三指撥弄算盤珠子的動作，都沒改變。

對街上那垂着綠色窗帘的窗子，忽然拉開，並出現一張俏麗的少女臉孔。

那是妙妙——天香酒樓的美艷侍女，也是自稱爲辛一刀同黨的妙妙姑娘。

妙妙的俏臉才出現，立即伸出她的纖纖玉掌，飛快的做了三個令人費解的手勢，然後那窗子又關上了。

經過了昨宵發生在天香酒樓雅座中的那一場鬧劇之後，妙妙居然還留在開封城中，並且還住在天香酒樓的對面，她的膽子可眞是不小啊！

難道說，顏如玉身邊的大紅人胡天、上官正二人，眞的被他們收服了，而不會將事情透露出來？

或者是她別有門路，另有所恃而有恃無恐？

那麼，她目前打的手勢是什麼意思？如果，那就是傳遞消息的暗號，對象又是誰？

是呂萬財嗎？

呂萬財仍然站在窗口，臉上看不出什麼異狀，右手拇、食、中三指，也還是在下意識地撥弄那算盤珠子，祇是目光下垂，在向街道上飛快的掃視着。

黃昏的街頭，行人疏落而懶散，好像跟以往的黃昏街頭並無多大的分別。

「篤篤篤」，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呂萬財也頭不回地問道：「誰？」

「賬房杜倫！」

「門沒上門，自己進來。」

「是。」

房門「呀」然而啓，一身肥肉，滿臉苦笑的賬房先生杜倫當門而立。

杜倫背後，並排立着兩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勁裝大漢，兩個勁裝大漢的背後，是一個面幪黑紗絲巾，着黑色勁裝，肩插長劍的年輕女郎。

很顯然，杜倫是被這三位不速之客押着來叫門的。

呂萬財仍然沒有轉身，也沒回

頭，祇是沉聲道：「什麼事？」

杜倫吶吶地說道：「呂老闆……是……是……是這三位貴客要……要見你……」

「哦！」

呂萬財輕輕的「哦」了一聲之後，徐徐轉過身來，擺手作肅客狀，道：「三位貴客請，老杜請回到賬房去。」

「是……」杜倫恭聽着如逢大赦，轉身就走。

但他走沒三步，那勁裝女郎忽然嬌叱一聲，「站住！」

杜倫一個哆嗦，立即就地停步。

呂萬財笑問道：「這位姑娘，難道杜倫得罪了妳？」

那勁裝女郎道：「沒這回事。」

「那麼，姑娘留住了他，是……」

「等我問完了你的話，才讓他走！」

「好！有什麼話，請儘管問。」

呂萬財從容應付，右手的拇、食、中三個指頭，仍然是在漫不經心地撥弄着算盤珠子。

那勁裝女郎透過幪面紗的冷厲目光，凝注呂萬財，半晌後才冷笑道：「你，夠沉着！」

呂萬財含笑說道：「姑娘，俗語說得好，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我呂萬財規規矩矩做生意，行得穩，坐得正，沒有不沉着的理由。」

「是嗎？」那勁裝女郎漫應的道：「那麼，我問你，昨宵下半夜，和今天天亮之前後，你會去過哪兒，做過一些什麼事？」

「有告訴妳的必要嗎？」

「當然有。」

「姑娘是官府中人？」

「是，也不是。」

「姑娘，至少妳該先痛痛快快表明妳的身份，咱們才好談下去。」

那勁裝女郎沉吟了一下，然後，毅然的揭下幪面絲巾，並笑問道：「還要我加以說明嗎？」

呈現在呂萬財面前的那張柳眉花嬌的俏臉，赫然是顏如玉，就是開封城中炙手可熱的名女人。

呂萬財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顏姑娘，眞是貴客，也是稀客。」

顏如玉俏臉一沉道：「現在，却是惡客。」

呂萬財道：「顏姑娘眞會嚇人，也眞會說笑話。」

「你以爲我有工夫陪你說笑？」

顏如玉冷笑着接道：「呂大老闆，快點回答我方才的問話。」

呂萬財神色一正，說道：「顏姑娘，如果要回答妳方才的問題，一定會使妳失望……」

「那你說，昨宵下半夜和今天的天亮前後，你都沒離開過天香酒樓？」

「事實如此。」

顏如玉媚目深注，半晌才笑問道：「呂大老闆，我說你就是最近一年來，將大金國的佔領區搞得天下大亂的辛一刀，你有何感想？」

呂萬財愣了一下，才苦笑道：「我眞有點受寵若驚，可惜事實我不是。」

顏如玉道：「我說你是辛一刀就是辛一刀。」

呂萬財道：「顏姑娘，這兒是你們大金國的天下，如果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儘管依法究辦，可別給我套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你還要狡辯？」

「這不是狡辯，我說的是理。」

「但我有證據。」

「好，祇要妳能拿出證據來，我一定在證據之下低頭。」

「我老實告訴你，我早已對你有了懷疑……」

「懷疑不是證據……」

「我懂，現在你可以不承認是辛一刀，但是我請求你，暫時是辛一刀，以便我說明事實經過，好嗎？」

「行。」

顏如玉得意地笑道：「那麼，現在你暫時就是辛一刀了。」

呂萬財苦笑了一下道：「我非常榮幸。」

「昨宵上半夜在這兒雅座中所發生的一切，我已得到報告。」

「這不算新聞。」

「也由於昨宵在這兒所發生的事故，使我對你的疑心，有了初步的證實。」

「但昨宵，我不但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大金國的事，而且還算是幫了胡大爺和上官大爺的忙。」

「但也顯示出你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一個人懂得武功，也算有罪嗎？」

「懂得武功當然不會有罪，如果以武功去跟咱們大金國作對，那就不同了。」

「我幫胡大爺和上官大爺，也算和大金國作對嗎？」

「別跟我抬槓。」顏如玉娓娓地接口道：「由於我對你的疑心有了初步的證實，所以，昨宵我去黃河渡口之前，沿途每隔半里，我都暗中埋伏了人手……」

呂萬財截口問道：「那與我何干？」

「我提醒你一聲，現在，你暫時是辛一刀的身份。」

呂萬財道：「好！我會好好的珍惜這一個暫時的身份。」

顏如玉道：「當你在黃河渡口，由丁一心手下兔脫之後，你的

行踪，一直都在我沿途所預伏的暗卡監視下。」

「妳的暗卡，證實我就是辛一刀？」

「不錯。」

「他們是怎麼樣證實？」

「他們沿途所看到的都是辛一刀，但剛到快要進入開封城的時候，辛一刀却變成了這位呂大老闆。」

呂萬財笑道：「妙極了，我竟成了會七十二變的孫悟空。」

顏如玉冷笑道：「不需要孫悟空那麼大的本事，祇要是普通的易容術，再改裝就行了。」

「我的身材，也跟那位辛一刀一樣的嗎？」

「差不多。」

「顏姑娘，差不多跟一樣是有很大的分別，何況，今晨濃霧瀰漫，視野不明，更容易看錯了人。」

「反過來說，濃霧更便於你的暗中活動。」

呂萬財苦笑道：「道理好像都給妳佔盡了，但我也要提醒妳一聲，光憑這些，就作為斷定我就是辛一刀的證據，是不夠的，所謂捉姦捉雙、拿賊拿贓，這種要殺頭的罪名，僅憑『想當然』三字定罪，豈非太過兒戲？」

顏如玉冷笑道：「我會找出更具體的證據來。」

呂萬財也冷冷地笑道：「我正拭目以待。」

顏如玉道：「一個武林高手慣用的兵刃，他會隨時隨地帶在身邊，這一點你同意嗎？」

「我同意。」

「尤其是便於隨手攜帶之兵刃，更尤其是當他想到隨時隨地有被揭穿身份時候的危險時，更會將兵刃隨時隨地帶在身邊。」

「這一點我也同意。」呂萬財一揚手中的算盤，笑問道：「難道辛一刀用的也是這個？」

顏如玉道：「如果辛一刀也使的是算盤，那就不該叫辛一刀，而該叫辛算盤了。」

「那麼，妳不嫌繁瑣地說出這些，跟妳所說證據何干？」

「別廢話，辛一刀使的是一把可以束在腰間的緬刀，現在你解開長衫，給我看看。」

呂萬財淡淡地道：「不用了，我腰間的確束着一把緬刀，但世間使用緬刀的人，決不止我一個……」

「但辛一刀祇有一個。」

「是的，辛一刀祇有一個，所以，為了使妳的證據更充分，更堅強一點，我再贈送一點小禮品……」

呂萬財右手一揚，由袖口中甩

出一團軟綿綿的東西，輕飄飄地飛向顏如玉的身前。

顏如玉隨手一抓，抓在手中。

原來那是一張塑做得很精巧的人皮面具，還粘上三綹長鬚。

很顯然，這副人皮面具如果戴在呂萬財的臉上，那就赫然是今天黎明前後，在濃霧中出現在黃河渡口的辛一刀了。

「多謝！」顏如玉注目笑問：「現在，你已算是正式承認是辛一刀了？」

辛一刀道：「高明當面，我還能否認嗎？」

「早點如此痛快，那多好呢？」

「我想，現在痛快也不算遲。」

「你的眞實姓名究竟是呂萬財，還是辛一刀呢？」

「都一樣，反正兩位一體，不過，妳還是叫我辛一刀，比較響亮一點。」

顏如玉冷笑道：「可惜這個響亮的名字，現在已到了終點。」

「還不一定，」辛一刀淡然一笑道：「顏姑娘，辛一刀是殺不死的，即使妳現在能殺死我，也馬上有千千萬萬的辛一刀繼承我的遺志，不把你們這批金國人趕出中原，決不中止。」

顏如玉又冷笑一聲道：「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吧！」

接着嬌叱一聲：「亮兵刃！」

辛一刀笑道：「該亮兵刃的時候，老子自然會亮的。」

此刻，辛一刀的口腔和嗓音，都已變成跟在黃河渡口時，完全一樣了。

而且，緊接着沉喝一聲：「杜倫，還不快走！」

顏如玉冷笑道：「你自身難保，還能管得了別人嗎？」

她的話沒說完，辛一刀右手一揚，一把算盤珠子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她激射而來。

好個顏如玉，祇見她皓腕一翻，手中已握着一對短劍，寒芒連閃，射向她的算盤珠子全被格落。

但她沒有想到，另有兩顆珠子，卻分別擊中兩個勁裝大漢的眉心，悶哼聲中，那兩個勁裝大漢應聲而倒。而杜倫却趁着這混亂的刹那間，疾奔而去。

辛一刀笑道：「老子不用刀，也能殺敵。」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顏如玉氣得黛眉一揚，欺身進擊，雙劍如靈蛇飛舞，片刻之間，攻出了三十六劍。

辛一刀仍未亮刀，祇是以算盤當兵刃，一面從容應戰，一面笑道：「顏如玉，不是老子看不起妳，妳一個人決不是老子敵手，還是趕快把丁一心那匹夫叫來吧！」

「他會來的……」

說話之間，雙方又以快制快地硬拚了二十招。

顏如玉的一雙短劍，長僅一尺七八，比一般長劍短了一半，但却顯然是精鋼所製。

辛一刀的算盤也不是普通的算盤，居然能跟對方的雙劍硬接硬碰硬架而絲毫無損。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惡鬥，除了金鐵交鳴之聲外，還有算盤珠子的「唏里嘩啦」之聲。

而且，由於雙方功力相若，勢均力敵，因而雙方惡鬥了將近五百招，仍然未分高下。

辛一刀忽然朗聲說道：「這兒地勢太窄，咱們到街心上……」

話落，又硬接一招，借力穿窗而出，瀉落街心。

顏如玉也跟着瀉落，揮劍進擊，並冷笑道：「辛一刀，快點將你的看家本領使出來，再遲就沒機會啦！」

這時夜幕已垂，街上行人一見此種火爆場面，嚇得紛紛遠避，附近店鋪也忙不迭地關門打烊。

儘管戰況是一時之間難分高下，但平心而論，顏如玉的話並非誇張。

因為，街上的行人雖已紛紛閃避，但顏如玉方面的人却已紛紛圍上來。

那批高手，包括四太子金兀朮的正副侍衛領班方文才、也先、耶律渾等人在內，人數在百名以上。

這批人的身手是否夠高明姑且不論，但在衆寡懸殊之下，辛一刀要想全身而退，可實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更何況，還有他的死對頭丁一心，還未曾現身。

辛一刀呵呵大笑道：「不要緊，祇要有妳顏如玉給我墊背，老子死而無憾。」

他們的戰況呈此進彼退的拉鋸戰。

這時，剛好辛一刀退到方文才身邊。

祇見方文才雙目中厲芒一閃，冷不防地手握長鞭掃向辛一刀的下盤。

辛一刀面對顏如玉這個強敵，在變出意外的情況下，受到來自背後的偷襲，其處境的危殆，自不難想見。

也就當此危機一髮之間，天香酒樓的二樓上忽然發出一聲怒叱道：「鼠輩敢施暗襲！」

話出同時，一道人影疾撲而下。

一聲慘呼，想撿便宜的方文才忽然仰身栽倒，眉心赫然嵌着一粒算盤珠子。

被偷襲的辛一刀竟然毫無損傷，仍然跟顏如玉惡鬥着，祇是冷

冷地哼了一聲。

樓上撲下來的人是賬房先生杜倫，這時已陷入也先和耶律渾的夾攻之中。

由表面上看起來一點也不起眼的杜倫，在對方兩大高手夾攻之下，居然有攻有守，一點也不含糊。

辛一刀沉喝一聲道：「杜倫，你怎麼又跑來了！」

杜倫朗聲說道：「辛兄，咱們幾十年的交情，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耶律渾笑道：「好，老子成全你。」

但他話聲才落，人已仰身栽倒，仍是眉心嵌着一粒算盤珠子。

辛一刀長嘆一聲道：「自稱老子的，祇剩老子一個了。」

顏如玉嬌聲叱道：「暗箭傷人，算什麼英雄好漢！」

辛一刀笑道：「妳如果眼紅，老子也照樣賞妳一粒。」

「粒」字聲中，一粒算盤珠子逕射顏如玉的眉心。

顏如玉一仰首，用牙齒咬住，隨即「呸」地一聲，算盤珠子向辛一刀的眉心射去。

辛一刀算盤一晃，蕩開對方的雙劍，同時也將回射的算盤珠子震得射入雙戰杜倫的一個勁裝漢子的眉心中，並呵呵大笑道：「這回，是妳自己暗算自己人的。」

顏如玉氣得俏臉鐵青，揮動雙劍，展開一連串的快攻，將辛一刀逼得連連後退。

辛一刀邊退邊揚聲喝道：「杜倫，我不會死，你也不能死，多難的祖國正需要你我效力，快走！再不走，就不是老子的朋友。」

杜倫祇好苦笑道：「好，我走，你也必須為國珍惜！」

也先冷笑道：「還走得了嗎？」

這時，包括也先在內，聯手圍攻杜倫的一共是四個人。

此情此景之下，杜倫要想脫困，可的確是不容易。

但也先的話才落，包括也先他自己在內的四大高手，於齊聲慘呼中同時倒地，也都是眉心中嵌着一粒算盤珠子。

也幾乎是也先等四人倒地的同時，杜倫已騰身飛射而去。

顏如玉冷笑一聲：「好一手暗器手法。」

「過獎。」

「還剩幾粒算盤珠子？」

「八粒。」

「來吧！再來一次『滿天花雨』，看看姑奶奶能不能照單全收？」

「遵命……」

辛一刀於「遵命」聲中，僅剩下的八粒算盤珠子已全部射出。

但他使的不是「滿天花雨」的手法，發射的對象也不是顏如玉，而是另外八個勁裝漢子。

當然，另外八個倒霉鬼，已應聲倒地。

跟像顏如玉這樣的高手惡鬥中，暗器手法仍能這麼狠這麼準，辛一刀果然不愧是一代奇俠。

辛一刀朗聲笑道：「很抱歉，老子又暗殺了八個。」

顏如玉冷笑道：「很光采？」

「也很痛快！」

「你忘了，他們大都是你們的炎黃子孫？」

「老子祇知他們是認賊作父，助紂為虐的漢奸走狗！」

白芒一閃，辛一刀已亮出了他的緬刀。

一刀在手，頓時如虎添翼，「刷刷刷」，一連三十六快攻，將顏如玉逼退三丈有餘，但他左手那隻已經沒有算盤珠子的鐵算盤，也仍然抓在手中。

顏如玉力圖振作，雙劍翻飛，也將辛一刀逼退八尺。

但辛一刀退了八尺之後，又立還顏色，一連串反攻，又將顏如玉逼得連連後退，並沉叱一聲，「撒手！」

「噹噹」兩聲，顏如玉的雙劍被震飛，而辛一刀的刀尖已抵住顏如玉的喉頭，並冷笑道：「顏如玉，妳也有今天……」

「放開她！」

接口的是丁一心。

此刻的丁一心，他的樣子十分狼狽不堪。

祇見他亂髮蓬飛，臉色蒼白，全身血漬斑斑，左眉、右腿、腹部……全身至少有五處傷痕，衣衫上更是傷痕纍纍。

情況很明顯，他是經過一場生死攸關的血戰而來。

不過，儘管他形容狼狽，但那支抵在辛一刀背上「靈台」大穴的長劍，却還是堅強有力的。

本來就被嚇得臉色蒼白的顏如玉，入目之下，禁不住脫口驚呼道：「心哥……你……」

丁一心淡淡一笑道：「不要緊，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

「你……還不趕快包紮一下。」

「我擔心妳的安全，沒工夫，好在傷勢輕微，遲點包紮也不要緊。」

簡短的三兩句話，却顯示他們的感情，是多麼的深厚。

辛一刀輕嘆了一聲道：「丁一心，你眞命長，又逃過了一劫。」

丁一心說：「不是逃過，是闖進來的……」

「都一樣。」

「對你的妥善安排，我還沒有致謝哩！」

原來這一次對丁一心的奇襲，又是辛一刀在暗中策劃安排的。

憑丁一心身手之高，還落得目前這一副狼狽樣子，其戰況的慘烈自不難想見。

辛一刀笑道：「小意思，別客氣。」

「你也不問問你那些同伴的下場？」

「不問也罷。」

「但我必須告訴你，十死五傷，完整逃走的，祇有五個。」

「比老子預估的情況好像還要糟。」

丁一心冷笑道：「你不難過？」

辛一刀道：「老子為什麼要難過，傷的人可以捲土重來，死的人死得重如泰山，死得其所，比起你這個被萬人唾罵的漢奸走狗，何止雲泥之別。」

丁一心不但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問道：「說完了沒有？」

「本來沒說完，但老子不想再說了。」

「那麼，我再說一遍，放開顏姑娘！」

辛一刀目注顏如玉，道：「原來妳的『心哥』，也是暗箭傷人之輩。」

顏如玉冷笑道：「那是跟你學的。」

辛一刀道：「那麼，他也不能算英雄好漢了。」

丁一心搶先笑道：「我本來就不是英雄好漢，也從沒說過我自己是英雄好漢。」

辛一刀怒聲喝道：「你！連狗熊都不如！」

「我不在乎。」丁一心微一用勁，那抵住對方「靈台」大穴的劍尖已透過衣衫，頂住肌肉，並冷笑一聲道：「辛一刀，你如何抉擇？」

辛一刀道：「老子毋須抉擇，反正有人給老子墊背，你愛如何，你便如何。」

自古艱難唯一死，人一旦連死也不怕，世間還有什麼可怕的事！

辛一刀有和顏如玉同歸於盡的打算，倒使得丁一心一時之間為之傻眼了。

倒是顏如玉平靜的問道：「你要什麼條件，說吧！」

辛一刀道：「條件是有，也很簡單，但在目前情況之下，老子不談條件。」

「目前情況，是什麼意思？」

「老子雖然不算是英雄好漢，却是鐵錚錚的男子漢、大丈夫……」

「大丈夫又如何？」

「大丈夫寧折不屈，決不在一個漢奸走狗的劍尖威脅下談條件。」

「哦！原來如此。」顏如玉向丁一心含笑說道：「心哥，請收回長劍。」

丁一心皺眉說道：「可是，他的刀尖還威脅着妳呀！」

顏如玉道：「不要緊，如果他要殺死我，早就下了手。」

這是實情，刀尖已經抵住喉頭，祇要輕輕一送，就可以殺死對方了，又何必停刀不前，說出這句「顏如玉，妳也有今天」的話來。

因此，丁一心尷尬地一笑道：「這個……如玉，很抱歉，我剛好晚了一點點的時間趕來。」

「我不是說這個，你已經經歷了九死一生，也已經盡了力，我一點也沒有怪責你的意思。」

「謝謝妳的體諒，如玉……」

辛一刀插口笑道：「郎情妾意，眞箇是相敬如賓呀！」

顏如玉道：「難道不應該？」

辛一刀道：「沒人說不應該呀！」

丁一心皺眉說道：「如玉，目前咱們怎麼辦？」

顏如玉道：「聽我的話，將長劍收回去。」

「如果他還要殺妳呢？」

「他殺了我，你當然會替我報仇。」

「這個……」

「而且我也相信，一個自以為男子漢、大丈夫的人，不可能故意騙你收回長劍之後，再下手殺我。」

辛一刀插口笑道：「顏如玉，老子也該謝謝妳才對。」

顏如玉道：「謝什麼？」

辛一刀道：「謝謝妳對我這麼瞭解！」

顏如玉哼了一聲，沉聲道：「心哥，收劍！」

語氣是命令式的。

丁一心遲疑了一下，終於頗不情願地將長劍收了回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辛一刀含笑說道：「老子也決不以刀尖抵着妳談條件。」

他收回了緬刀，又沉聲說道：「老子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顏姑娘，如果妳想玩什麼花樣，老子仍然有足夠的時間先殺妳，再行應變。」

顏如玉冷然地道：「我知道，說你的條件。」

辛一刀道：「第一，事後不許驚擾百姓，更不許株連無辜。」

「我答應。」

「第二，撤走妳手下的爪牙，和四週的弓箭手以及兵勇。」

原來方才那火爆的場面，已驚動守城兵勇召來大批軍隊和弓箭手，連城防部隊的首領都親自趕了來，祇是顧慮到顏如玉的安全，不敢輕舉妄動而已。

「我也答應。」顏如玉接問道：「然後呢？」

「然後，老子馬上走人。」

「有沒有第三？」

「沒有了，反正錯過了目前，咱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再碰頭，再決生死。」

「好！我隨時恭候……」

壯志未酬　爲國捐軀

丁一心的傷已上過了金創藥，包紮好了。

不錯，那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對他的行動，並沒有多大的影響。

現在，他正悠閒地坐在顏如玉的香閨中的一張逍遙椅上，閉目養神。

顏如玉則斜倚床欄，以手支頤，凝注着逍遙椅上的丁一心，默然不語。

半晌，顏如玉起身下床搬過一隻錦墩，挨着丁一心坐下，一手在丁一心的臉上輕輕撫摩着，並柔聲問道：「心哥，現在是否精神好一點了？」

丁一心睜開眼睛笑道：「不止是好一點，已經完全復原了，如果辛一刀現在找上門來，我有把握在一千招之內殺了他，當然，這得歸功妳那碗參湯以及妳的柔情蜜意。」

顏如玉道：「別油嘴滑舌，既然精神復元了，咱們好好地談點正經事。」

「是哪一方面的？」

「還不是那個辛一刀，方才在天香酒樓前，我方雖然佔了人力上的優勢，但他在暗中有你的寶貝女兒和徒弟，還有姍姍、妙妙、杜倫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高手幫助，也可能還有我們不知道的高手……」

「那是必然的！」

「所以，如果當時雙方放手一搏，鹿死誰手，眞很難料。」

「唔……」

「那麼，爲什麼不放手一拚，而要提出那麼簡單的條件來借梯下台？」

「是的，很令人費解。」

「還有，有關你的行踪，今天整個下午，連我都不知道，他又怎會知道你一定在黃昏時分趕到天香酒樓來，而在半途加以狙擊。」

「這些，我也想不通。」

「方才我想了很久，好像已經想出了一點門道。」

丁一心精神一振，目光也爲之一亮道：「快說給我聽聽。」

顏如玉沉思着說道：「這得分開兩方面來說，先說他方才爲何不肯放手一拚的一節，我想，今宵他必另有目的和某種陰謀。」

丁一心道：「妳以爲是什麼目的？」

顏如玉道：「竊取咱們的兵略部署圖，解救那兩位過氣皇帝。」

丁一心道：「這可是不容易辦到的事啊！」

顏如玉道：「辦不到是另一回事，但他們進行得非常之積極，對了，我幾乎忘了說胡天、上官正兩人的事。」

「他們兩人出了什麼紕漏？」

「他們中了你寶貝女兒和徒弟的圈套，以定時封穴手法，逼迫他們取得兵略部署圖，和兩個過氣皇帝的秘密住址。」

「這簡直是胡鬧。」

「但站在你那寶貝女兒和徒弟的立場，却認爲這是很高明的妙着。」

「結果又怎麼樣？」

「結果胡天、上官正兩人向我告密，但他們沒使達到對方目的，被定時封穴手法整得死去活來。」

丁一心苦笑道：「爲什麼不找我？」

顏如玉道：「我也知道定時封穴，是你們丁家的獨門手法，祇要找到了你，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今天整個下午找不到你呀！」

丁一心道：「這活該那兩個小子，要多吃點苦頭。」

「我不忍心看他們那種苦況，祇好點了他們的昏穴。」

「好！待會兒我給他們解除穴道吧！」

顏如玉道：「現在，回到本題，我懷疑辛一刀另有門路，也擔心他今宵會有什麼行動！」

「唔……」

「所以，今宵咱們兩人都必須特別辛苦一點，恐怕不可能安寢。」

「那不要緊，熬個把通宵，我自信還可以挺得住。」

「我是怕你的傷勢會受影響。」

「無妨，妳已看過，祇是一些皮肉之傷，縱然有影響也不會大。」

「但願如此。」

「這一節是否說完了？」

「說完了，現在說第二節，這第二節好像是很簡單，却也很複雜。」

丁一心笑道：「這說法好像很矛盾似的。」

顏如玉道：「是很矛盾，因爲我懷疑咱們這兒有內奸，却又希望我的懷疑是錯誤的。」

「內奸？是不是已有什麼發現？」

「目前還沒有。」

「那妳爲何會有這種想法？」

「自然有原因！現在我提出兩項可疑的事實來，請你幫我參詳一下，看看我的懷疑有沒有道理。」

丁一心含笑點首道：「好！請說。」

「第一次，」顏如玉沉思道：「就是我曾經跟你說過的，有關咱們的兵略部署圖失竊事情。」

「當時，妳說的是可能失竊。」

「但實際上是眞的失竊，不過那兵略部署圖是假的，也是我故意安排的。」

「希望岳飛上當？」

「不錯。」

「這些，當時妳沒跟我說過。」

「是的。」

「是對我還不放心？」

「也不完全是，另一方面，我是怕隔牆有耳洩漏出去。」

「唔……」

「心哥，俗語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我畢竟是兩個不同國度的人，所以希望你能諒解。」

丁一心苦笑一下道：「我知道。」

顏如玉道：「而且，我在胡天面前所說的也是一樣。」

「看情形，妳祇對自己才信任。」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她一頓話鋒，又娓娓地說道：「所以，知道兵略部署圖失竊的，祇有你、我、胡天、也先，和那當時輪值的侍衛等五人，而知道我故意安排圈套的人，却祇有殿下和我兩人……」

丁一心截口笑道：「謝天謝地，如此說來，我的嫌疑還並不算大。」

顏如玉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人家在說正經事嘛。」

丁一心故意一整神色道：「在下恭聽。」

顏如玉道：「但事實上，岳飛並沒有上當。」

「那是說，岳飛看穿了你們的企圖，或者是內奸透露了消息？」

「唔……」

「如果眞的有內奸的話，那又會是誰？」

「如果按上述的情形研判，是我跟殿下兩人的嫌疑最大。」

「有意思，越說越玄。」

「你還好意思說笑。」她又白了他一眼。

丁一心笑着道：「笑話是妳自己說的啊！」

顏如玉幽幽地一嘆，說道：「面對這種神奇費解的事情，我眞是有點心力交瘁了。」

丁一心坐起來，將她的嬌軀摟入懷中，柔聲說道：「別擔心，眞相總有大白的一天，眼前要緊的是，朱仙鎭大會戰在即，祇要那眞的兵略部署圖不會失竊，那就行了。」

「那眞圖，我有把握不會失竊。」

「那就好了，也希望如此。」

「對了，關於胡天那方面，我還忘了一點沒說。」

「啊……」

「胡天說，你那寶貝女兒，曾向他轉達辛一刀的話，事成之後，願以黃金萬兩和一品官位相酬。」

「這是一個非常誘惑人的條件。」

丁一心輕輕的嘆了一聲，道：「威逼利誘，雙管齊下，辛一刀的確夠厲害。」

「但他還是落了空，所以，胡天和上官正的忠貞，是沒話說的。」

「不過，別的人也可能受到了誘惑，必須特別注意。」

「我已經加强了注意了，現在，說那第三節的情況。」

顏如玉由他那健壯的胸脯中，抬起頭來注目媚笑道：「有關昨宵黃河渡口的事，知道內情的，也祇有咱們幾個當事人，但辛一刀居然也早就知道了，並事先做好安排，這不是更奇怪嗎！」

丁一心笑道：「一點也不奇怪，如果我是辛一刀，我有人在妳這兒傳消息，我也一樣可以做到。」

「可惜你不是辛一刀。」

「假如我是辛一刀呢？」

「我會殺了你，我再自殺。」

「好像很凄惋哀艷，也很有詩意。」

「但我不喜歡有血腥的詩意。」

「那我還是做我的丁一心爲妙。」丁一心苦笑着接道：「說起來，黃河渡口的事，也好像以我的嫌疑最重。」

顏如玉道：「其實，當時的每一個當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有嫌疑，但我有自信，一定在短期之內，將那個無比狡詐的內奸找出來。」

丁一心笑道：「好，我預祝你馬到成功。」

「謝謝你！」顏如玉含笑接口道：「現在，先去解胡天、上官正兩人的穴道，然後，咱們分頭巡查各重要場所，沒問題嗎？」

「沒問題。」

「我說的是你的精神和創傷。」

「都沒問題。」

「那麼，走……」

＊　＊　＊

約莫頓飯工夫之後，丁一心、顏如玉、胡天、上官正等四人，都已全副勁裝，出現在大門口。

但他們後面却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並有人高聲稟告，道：「啓稟顏姑娘，朱仙鎭有緊急飛鴿傳

書。」

顏如玉沉聲喝道：「呈上來。」一名勁裝漢子，雙手遞上一個密封的紙卷兒。

顏如玉打開紙卷，目光一掃之下，臉色爲之接連變了好幾變。距她最近的胡天訝問道：「出了什麼岔子？」

顏如玉一面將那張飛鴿傳書納入懷中，一臉苦笑道：「一宗很嚴重的意外。」

胡天問道：「究竟是什麼事？」

顏如玉道：「宋軍已經發動黃昏攻擊。」

胡天道：「這不是意外，應該是意料中的事情。」

「你少自作聰明。」顏如玉瞪了他一眼道：「雙方一接觸，我軍則連連失利，這也是意料中事嗎？」

胡天一楞道：「這個……」

丁一心祇好代胡天解圍，道：「如玉，勝敗乃兵家常事，初期的失敗，實在算不了什麼。」

顏如玉道：「話是不錯，但我却有一種預感……」

「什麼預感？」

「辛一刀的銀彈攻勢收了效，很可能……唉！不提也罷。」

在場這幾位都不是笨蛋，自然都能領會顏如玉那不會說出來的話意。

這也就是說，顏如玉已經預感到，辛一刀已經獲得了金兵眞正的兵略部署圖。

因此一時之間，誰也沒有開口。

半晌，丁一心才首先打破沉寂道：「我想，妳的預感未必可靠。」

顏如玉苦笑了一下道：「但願如此。」

略爲停了一下，喝聲道：「走！咱們按原定計劃，分頭巡視……」

顏如玉口中的「原定計劃」，是什麼計劃？

其實，那根本不能算是一個計劃，因爲，她祇是防止欽、徽二帝被辛一刀救走而已。

欽、徽二帝，雖然不過是兩位「過了氣的皇帝」，但他們目前的重要性，却是無可比擬的。

也因爲如此，他們被軟禁處戒備森嚴，自是不在話下，而其地點之隱蔽，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顏如玉下令分頭巡視時，最先離去的是胡天和上官正，其次是丁一心。

當這三位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顏如玉才一挫銀牙，頓足怒哼道：「匹夫，我準教你現出原形來。」

她口中的「匹夫」是誰？

難道說，她已經知道內奸是誰？並已經暗中有所部署了嗎？

＊　＊　＊

更鼓聲報出已是三更。

儘管夜還不算太深，也儘管朱仙鎭前綫的宋金兩國大軍，可能正殺得如火如荼，但開封城却早已整個進入了夢鄉。

而且，好像比平常睡得更甜、更香，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萬籟俱寂中，一道幽靈似的人影，正沿街踽踽獨行。

那是一身玄色勁裝的顏如玉。

此刻的顏如玉，一點也不像是一個能夠叱咤風雲，炙手可熱的女魔王。

她，好像是那麼孤獨，也那麼楚楚可憐。

「沙，沙，沙！」

一串不徐不疾，很有規律的脚步聲，由遠而近。

那是一隊五人小組的巡城兵勇，當他們經過顏如玉身前時，爲首的隊長還向她擧手行了一個軍禮。

但顏如玉連點頭都沒點一下，好像是視而不見。

「好大的架子，」辛一刀的語聲，由拐角處傳來，道：「丁丫頭眞是長大了，居然有這麼好的涵養功夫。」

話說完時，人已到了顏如玉身前。

顏如玉笑了一下道：「這開封城似乎太小了一點。」

辛一刀也笑道：「不錯，才一轉身，咱們又碰頭了。」

「不過，開封城雖小，却是夠咱們兩個週旋的。」

「我同意。」

「方才，你說丁丫頭什麼的，難道那個隊長就是丁丫頭？」

「不錯。」

「是丁一心的女兒丁美玉？」

「唔……」

「其餘四個又是誰？」

「古大年、杜倫、妙妙，珊珊。」

「三女二男，似乎有點陰盛陽衰的味道嘛。」

「這也是妳們女人的光榮啊！」辛一刀笑問道：「妳好像一點也不驚奇？」

顏如玉含笑反問道：「我爲什麼要驚奇？」

「也不問問他們爲什麼要假扮你們的巡城兵勇？」

「不問我也知道。」

「眞的？」

「難道他們不是爲了去解救那兩個過氣的皇帝嗎？」

「高明！」

「彼此。」

「也沉得出奇！」

「這倒不算稀奇，」顏如玉嫣然一笑道：「因爲，那兩個過氣皇帝的住處很秘密，戒備也很森嚴，他們不可能找到，即使幸運的找到了，也沒法救走，所以，我非常的放心。」

接着又笑問道：「難道你是爲了那兩個過了氣皇帝的地址，來向我投石問路？」

「沒這個必要。」辛一刀咧嘴一笑道：「顏姑娘，妳笑起來好迷人，怪不得丁一心願意爲妳犧牲一切。」

「不笑的時候就不迷人？」

「也一樣。」

「你也動心嗎？」

「我也是血肉構成的人。」

「看來你也夠老實。」

「我本來就是老實人。」

「對了，這一段時間中，我還沒有聽到你稱過一聲老子。」

「在美麗動人的姑娘面前，總該保持一點紳士風度呀！」

顏如玉「咭」地一聲嬌笑起來，道：「現在，你就是爲了表現紳士風度而來？」

「不！」辛一刀笑道：「老實人不說假話，此行是爲了向你報告佳音而來。」

「是你自己的佳音？」

「當然是。」

「那就是你已獲得我方兵略部署圖的消息嗎？」

「不錯。」

「胡天、上官正兩人提供給你的？」

辛一刀一怔，道：「高明！」

顏如玉苦笑着一嘆，道：「高明的是你那虛實莫測、撲朔迷離的手段，我已經慚愧了，如果連事後都不知道紕漏出在什麼地方，這豈非更加罪該萬死了？」

辛一刀沒接腔。

顏如玉又道：「你好像還有一點沒告訴我？」

「是嗎？」

「胡天、上官正那兩個匹夫已脚底揩油了？」

「那是當然！」

「也已經走脫了？」

「應該是的。」

「我說不是的。」

辛一刀臉色微變，沒接腔。

顏如玉沉喝一聲：「成侍衞，將胡天、上官正兩人的人頭送給辛大俠。」

「是。」

「雲中雁」成准應聲由暗影中走出，並扔出兩顆血淋淋的人頭。

那果然是胡天、上官正兩人的人頭。

辛一刀輕嘆了一聲，將兩顆人頭掛在腰間。

顏如玉注目冷笑道：「這兩顆人頭，本來是準備派成侍衞專程送給你的。」

辛一刀回答道：「多謝，現在可以免了。」

顏如玉笑道：「辛一刀，你應該還有佳音向我預報的。」

辛一刀道：「不錯，像朱仙鎭宋軍大捷，欽、徽二帝脫險回朝……」

顏如玉截口冷笑道：「這兒不是說夢話的地方，我老實告訴你，辛一刀，你絕對見不了明天的太陽。」

辛一刀也冷笑道：「老子也斷定，見不了明天的太陽的人一定是妳。」

說完，長身飛射而去，並沉聲說道：「老子少陪了。」

顏如玉沒有追截，祇是揚聲嬌笑道：「又是老子，你的紳士風度不能多保持一會兒嗎？」

雖然是含笑而說，但是她的笑容是苦澀的，也有一點兒凄涼的味道。

＊　＊　＊

當辛一刀跟顏如玉在街頭碰頭的同時，一名臉色青慘的勁裝漢子，昂然走進一幢顯得頗爲神秘的巨宅中。

那幢巨宅位於開封城中高級住宅區的中心，那是屬於一般殷商巨賈的住宅區。

那位臉色青慘的勁裝大漢走入的那幢巨宅，由外面看來不見一絲燈火，但朱漆大門前却有一名短裝漢子在守衞。

其實那名短裝漢子也不像是一個守衞的。

因爲，守衞的人必須有警戒意識，也必須是站着的。

但目前這位短裝漢子却是倚門而坐，而且是雙手抱膝，將下巴擱在膝頭之上，閉目養神。

也由於這樣奇特的現象，使得這幢大宅本來不怎麼神秘的普通巨宅，看起來有點神秘兮兮的。

那臉色青慘勁裝的漢子進入那巨宅之前，曾與那門口的短裝漢子低語了幾句，那短裝漢子執禮迎恭，並代其將大門叫開之後，才重新倚門而坐。

其實，那幢外表看來有點兒神秘兮兮的巨宅，裡面卻別有洞天，比起它的外表看來，也更爲顯得神秘。

因爲，那根本不像是住家的住宅，而是間成一個一個的小房間。

而且，門窗都加上鐵柵，裡面雖然有微弱的燈火，却被厚厚的窗帘遮住，所以，由外面看起來，見不到一絲燈光。

當然，那些小房間中，都有人，一些已經失去自由的人。

不難想見，這兒是關人的監牢，不過是一個特別的監牢，關的也是特別的犯人！

這兒的犯人，也好像頗受優待，不論是男、女、老、幼，都是衣服清潔，牢房中也收拾得很乾淨。

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儘管外面祇有大門口一名坐着養神的警衞，但裡面却是三步一崗，五步一暗哨，顯得十分森嚴。

而且，一個個都是人高馬大的彪形大漢，加上那刀光劍影，更別具一種肅殺氣氛。

那名臉色青慘的勁裝大漢，顯然是一位很有權威的人，不但門外的守衛對他執禮甚恭，裡面的人也是一樣。

當他進入大門之後，立刻有一名青衫文士匆匆迎了上來，並滿臉堆笑道：「金爺，您好，是什麼風把金爺夤夜吹了過來？」

金爺就是四太子金兀朮行轅的總文案金克。

據說，金克是大金國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

所以，這個總文案不過是掛名，實際上是金兀朮身邊最親信的侍衛。

金克扯着略為沙啞的嗓音笑道：「是朱仙鎮吹來的，帶有血腥氣的腥風。」

那青衫文士楞了一下道：「聽說宋軍已發動了黃昏攻擊？」

「不錯。」

「戰況如何？」

「別多管閒事，老兄祇要管住這兒不出紕漏就行了。」

「是……金爺夤夜前來，是……」

「代替顏姑娘前來看看，你知道，顏姑娘是大忙人，尤其前方發生戰況，她更是忙得不可開交。」

「是！是！卑職知道。」

金克含笑說道：「同時也代顏姑娘傳令，要你老兄放走四位客人。」

那青衫文士說道：「是不是『雲夢四義』？」

原來「雲夢四義」被招待在這等場所。

金克道：「不錯，要不要我交出顏姑娘的手令？」

那青衫文士道：「金爺親自前來，還要什麼手令，何況，顏姑娘也有交代過，那四位客人，隨時都可以放走的。」

金克道：「那就帶他們出來吧！」

「是。」

「還有，他們所有的東西都發還給他們。」

「遵命！」

不過是片刻工夫，劉超、周武、鐵牛、安平等四人，在那青衫文士前導之下，到達了金克面前。

金克首先歉笑道：「委屈各位，請多多海量包涵。」

「雲夢四義」同聲一哼，沒人接腔。

金克又笑問道：「四位被制穴道，仍未解開？」

劉超搶先答道：「祇是『氣海』穴被封閉了。」

一個練武的人，如果「氣海」穴被封閉，雖不影響行動，却是眞氣沒法運行，形同普通人一樣。

金克含笑說道：「這個，在下可以聊效棉薄……」

說完，凌空揚指，在對方四人身上各點了一下，道：「好了！」

劉超漠然地道：「多謝！」

金克道：「別客氣！」

鐵牛咧嘴笑道：「妙得很，方才我背上的銅人，比棺材還要重。」

金克笑問道：「現在呢？」

「現在却比燈草還要輕哩。」鐵牛也笑問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吧？」

金克道：「且慢！」

周武冷笑道：「難道還要排儀仗隊恭送？」

安平也冷笑道：「丁一心那個老小子，怎麼沒來？」

金克探懷取出四個紅紙包，分別遞給他們四人，道：「這是顏姑娘送給四位的程儀，小意思，請莫嫌棄。」

大門早已打開了。

劉超又搶先說道：「多謝。」之後，隨即大步走了出去，其餘三人則魚貫相隨。

「雲夢四義」走後，金克也相繼離去。

劉超等四人走出那幢神秘巨宅之後，周武首先掏出那個紅紙包打開來。

裡面除了四張一兩重的金葉子外，還有一紙寫了十來個字的便箋。

他就着星光，看了一遍之後，安平搶先問道：「老二，怎麼說？」

周武道：「走到前面十字路口向左拐，自有人接應。」

剛好，前面十字路口有人探出頭來向他們招手，並低聲喝道：「快！」

劉超一怔，道：「是一名金兵。」

安平接口道：「聽口音，像個女的。」

周武笑道：「錯不了，是自己人。」

不錯，那名金兵是自己人，也就是丁一心的女兒丁美玉。

當劉超走到十字路口時，以丁美玉為首的那五個巡城小組，正煞有其事地在執行巡城任務哩！

一見面，丁美玉立即分給他們每人一套金兵的號衣，要他們立即

換穿，並催促道：「快！約定的時間已快到了！」

劉超等人一面快速換上金兵號衣，丁美玉却乘機替雙方介紹。

* * *

那五個巡城小組加上「雲夢四義」之後，變成九人小組。

仍然由丁美玉領頭，大模大樣地拐入一條小巷，再一折轉，已到達一幢有着一片廣大後花園的巨宅後面——也就是「雲夢四義」被困的那幢神秘的巨宅後花園旁。

丁美玉舉手一揮，停下來，悄聲說道：「就是這兒。」

古大年向「雲夢四義」補充道：「四位可能還沒有想到過，會與兩位太上皇帝有一段短時間的同窗之誼。」

安平含笑說道：「簡直做夢也沒有想過，祇可惜同的是鐵窗。」

「老四，別廢話。」劉超精目環掃道：「各位有沒有感覺到，好像有點不對勁。」

杜倫點點頭道：「不錯，這兒平靜得有點兒反常。」

周武也接口道：「而且，咱們也好像進行得太順利了。」

古大年道：「各位不必多疑，這兒是絕對秘密的臨時監獄，表面上是平靜，也是正常的表現。」

丁美玉道：「其實，裡面却是危機四伏，勝過龍潭虎穴。」

古大年道：「至於咱們進行順利，那是由於辛大俠的巧妙好安排。」

丁美玉道：「當然，目前咱們這金兵的身份，也給了咱們很好的掩護。」

古大年道：「總而言之一句話，咱們必須絕對信任辛大俠的安排。」

劉超連連點頭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的。」

鐵牛也笑道：「如果不信任辛大俠，咱們也就不會到這兒來了。」

「這就好了！」丁美玉含笑接道：「前頭右拐，就是這巨宅的後門，各位請隨我來。」

一行人又以齊整的步伐，沿着圍牆繼續巡行。

約莫五十六丈處，一個右拐，果然出現一道絕不起眼的柴門。

那道柴門既小又窄，而且還被長青藤垂遮大半，僅能勉供一人俯身出入。

丁美玉停下來，向後隨的古大年打了一個手勢。

古大年舉手在柴門上「砰砰砰」地敲了起來。

少頃，門內有人沉聲叱問道：「什麼人？」

「巡城小組。」

「巡城小組？為何驚擾民間私宅？」

古大年沉聲說道：「咱們是奉顏姑娘之命，前來加强在這兒的警戒。」

那門內人也沉聲說道：「此地無銀三百兩。」

古大年道：「對門李四不曾偷。」

很顯然，這是出入這度柴門的聯絡暗號。

那小柴門「呀」然而啓，一名手持鬼頭刀的精壯漢子探頭察看一下，然後退回門內，道：「請交出顏姑娘手令。」

「喲，接着。」

古大年手中當然沒有顏如玉的手令，但他那偽裝交出手令的右手，飛快地晃動兩下，那名壯漢已像中了邪似的，變成了呆立不動的活死人了。

「失禮！」

古大年歉笑一聲，舉步跨入柴門。

丁美玉順手關上柴門，一面游目四望，悄聲說道：「大家都戴上了這個，快！」

黑夜之中，他們又是穿上金兵號衣，為免混戰中誤傷自己人，所以這幅白布，是非常重要的。

這後花園一片漆黑，看不出有多大面積，也看不到一個人，祇有百來丈外，透着微弱的一點燈光。

丁美玉抬手向那燈光處一指，悄聲道：「那就是『二聖』被軟禁的地方。」

古大年道：「由我開道，其餘八位，兩人一組，間隔五丈同時向目標推進。」

劉超悄聲笑道：「古老弟指揮若定，儼然有大將之風。」

不遠處的花叢中，傳來一串陰惻惻的語聲道：「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自我標榜！」

古大年藝高膽大，不等對方說完，已經冷笑一聲，循聲飛撲過去。

「刷」地一聲，花叢被一劍掃得枝葉紛飛，却不見人影。

那陰惻惻的語聲却到了三丈開外。「大爺在這兒。」

話聲未落，鐵牛已飛撲過去，並沉聲喝道：「古兄，由我來……」

別看鐵牛人高馬大，又帶着一具五百七十八斤重的銅人，却一點也不影響他的靈活和快速。

「噹」地一聲，不！祇是半聲，外加半聲慘哼！

很顯然，那發出陰惻惻語聲的人，已死在鐵牛手中銅人的雷霆一擊之下。

毫無疑問，武林中能接下鐵牛那獨脚銅人雷霆一擊的人，絕不會多。

鐵牛一擊得手，立即振臂高

呼，「大家隨我來！」

「對！隨他去送死！」

接口的是另一個語聲蒼勁的人。

本已向有燈光撲去的鐵牛，又立即回身飛撲發聲處，而且故技重施——銅人高舉，當頭砸下。

「蓬」然巨震聲中，那蒼勁語音却又來自鐵牛背後。「死笨牛！」

「你是一條死老狗！」語聲與三節棍同時到達。

使三節棍的當然是劉超，他的對手使刀，是一個年約半百的老者。

鐵牛回身笑道：「老大，你怎麼搶我的生意？」

這時，羣俠方面，除了鐵牛暫時輪空之外，其餘的人都有了對手，而且大半是以一敵二，也都佔了優勢。

一時之間，祇聽到金鐵交鳴與叱喝聲，慘呼慘叫之聲連綿不絕。

眞箇是殺聲震天。

當然，鐵牛之暫時輪空，是他方才那雷霆的一砸，砸寒了對方的苦膽，全部有意避免跟他交手。

但其實，目前羣俠方面的九位，都是一時俊彥，沒有一個是省油之燈。

所以，雙方交手才半刻，金人方面已是五死八傷，災情慘重。

劉超沉聲喝道：「別廢話，快向前闖。」

「得令！」

「得令」聲中，鐵牛獨脚銅人一掄，一個新趕來的冒失鬼，已經當場畢命。

不遠的丁美玉嬌喝一聲，「鐵大哥，殺得好！」

跟丁美玉交手的兩個勁裝大漢之一笑道：「妙極了，原來是雌的。」

雙戰妙妙、珊珊的四人中，也有人笑道：「這兒也有兩個雌的，咱們的艷福不淺啊！」

鐵牛怒叱一聲，「兔崽子，你娘才是雌的哩！」

獨脚銅人左右橫掃，「噗噗」兩聲，又有兩個死於非命。

鐵牛手中的獨脚銅人，沾滿了殷紅鮮血，他本人也好像殺紅了眼睛，祇要見到右臂沒有纏上白布的人，就是一記「力劈華山」，或者是一記「橫掃千軍」。

自混戰開始以來，死於他手中的敵人，至少已有十個以上。

他們個個都是被一砸喪命，眞箇是勇不可擋。

又有一道人影向他飛身撲來。

鐵牛怒喝一聲，「吃我一記！」

「呼」地一聲，獨脚銅人向來人橫掃，却被來人輕巧地長劍一點獨脚銅人，借力避開，並苦笑道：「鐵兄，是自己人啊！」

那來人是古大年，當然是自己人。

古大年不待對方接腔，又悄聲道：「鐵兄，咱們避開敵人，向裡闖。」

「闖到枉死城去！」

接口的是金克——但不是那位不久之前，傳顏如玉之命，將「雲夢四義」由巨宅的前門放出的金克。

鐵牛一楞，道：「你……」

金克冷笑道：「我怎麼樣？方才有人冒充我，將你們四人放出來，就該遠走高飛才對……」

鐵牛截口問道：「原來你才是眞的金大爺哩……」

金克道：「方才那個冒充我的辛一刀，爲何還沒有來？」

鐵牛冷笑道：「別急，他會來的。」

金克道：「好，既然你們活膩了，大爺我就送你們到枉死城……」

話落招隨，寒芒一閃，一劍向當胸刺來。

鐵牛揮動獨脚銅人，硬接硬架。

但金克的長劍是虛招，他本來使的是一式「卡莊刺虎」，但招發一半，却改爲「玉帶圍腰」，而且人隨劍轉，避過鐵牛銳鋒，順勢一掌，拍在獨脚銅人的頭上，借力打力，使得鐵牛不由自主地竟然向對方的長劍撞了過去。

這一撞，如果撞上了，那還得了！

危機一髮之間，一旁的古大年以身劍合一之勢，攻向金克的左面。

這是「圍魏救趙」之計。

因爲殺敵固然要緊，但自己的性命絕對更爲重要。

但金克對古大年的攻勢，竟然出人意外的就如不見。

他手中的長劍，仍然是橫掃那不由自主地迎撞上來的鐵牛，僅僅左手反掌一拍，竟然將古大年攻來的長劍反蕩過去。

這情形對鐵牛來說，眞是險到了極點。

但結果鐵牛竟然沒死，不但沒死，也沒有受傷。

千鈞一髮之間，救下鐵牛的，當然是辛一刀。

辛一刀仍然是右手持刀，左手握着一把鐵算盤。

而且，他那把鐵算盤中用去的算盤珠子，也都全部補充好了。

他一刀架住金克的長劍，口中却向古大年、鐵牛喝道：「這番鬼由我來收拾，你們協同大夥兒向預定目標推進。」

原來就在這片刻之間，附近戰況已經中止，所有金人方面高手，

除了死傷的以外，都已自動撤退。

鐵牛、古大年兩人恭應一聲，立即向那有燈光處疾奔而去。

金克冷笑一聲，「辛一刀……」

辛一刀截口笑道：「老子不是辛一刀。」

這意外的答覆，使得金克一怔之下，幾乎吃了大虧。

原來他們雙方刀劍相架，正在互相較量着內力。

試想，像他們這樣的絕頂高手，互較內力之間，又怎能發怔分神？

因此，金克一怔之下，當場被逼退三大步才穩住劣勢。

辛一刀又笑道：「別緊張，老子決不乘人之危。」

金克注目問道：「你……你不是辛一刀？」

「不！老子也是辛一刀。」

「你……吃錯了藥？」

「沒有。」

「那麼……爲何說起話來，顚三倒四的？」

「老子說的話，一點也不顚三倒四，祇因你的腦子是豆腐渣，才聽不懂。」

「好！在下敬謹請教。」

「事情簡單得很，辛一刀另有其人，老子不便奪人之美，所以，老子不是辛一刀！」

「唔……我有點明白了，有時候，你也代表辛一刀出面，所以，你也算是辛一刀？」

「不錯，所以老子可以勉勉強強算是一個副牌辛一刀。」

「那麼，你本來是誰？」

「呂萬財，天香酒樓的老闆。」

呂萬財笑問道：「還有疑問嗎？」

「有，」金克接口問道：「你代表辛一刀出面時，使用人皮面具？」

「不錯，我們使用同樣的人皮面具，同樣的緬刀。」

「這是說，眞的辛一刀出面時，也不是本來面目？」

「唔……」

「眞的辛一刀又是誰？」

「你馬上就可以見到。」

「辛一刀爲何還沒來？」

「因爲，你們的主將顏如玉也還沒有來。」

金克沉思了一下，道：「你們的武功路數，也好像是一樣？」

呂萬財道：「我們本來是師兄弟，老子還忝爲師兄。」

「本來是師兄弟的，難道現在就不是了？」

「是的，按武林規矩，現在已不是師兄弟。」

「爲什麼？」

「老子年輕時候不學好，已被逐出師門！」

「現在學乖了？」

「是啊！」

「可惜不識時務！」

話落，抽劍進擊，「刷刷刷」地，片刻之間，一連攻出了二十四劍。

呂萬財一點也不示弱，硬接硬架，接完對方二十四劍之後，也回敬了二十四刀。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雙方勢均力敵，絕招迭出，令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不過，儘管看起來雙方勢均力敵，難分高下，但實際上金克是落了下風。

金克雖然落了下風，却顯然不是功力遜於呂萬財，而是呂萬財左手的鐵算盤，在精神上給予他的莫大威脅所影響。

因爲，在刀來劍往，生死一髮之間，還要提防對方那不發則已，一發就要命的算盤珠子，精神上的負擔是很沉重的。

也幸虧金克不但功力奇高，臨敵經驗也豐富，所以儘管略爲落了下風，暫時還能維持一個有攻有守，難分難解的局面。

目前這兩位，固然是殺得如火如荼，那發出燈光的地方，也傳來激烈的殺伐之聲。

由於擔心那邊羣俠的安危，呂萬財似乎有點沉不住氣了。

祇見他接過三招快攻，將金克逼得連連後退的同時，「嘩啦」一聲，八粒算盤珠子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射向金克。

儘管金克早已知道，並已提防到這一着，他還是鬧了個手忙脚亂，雖然沒有受傷，却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當然，由於這一陣的手忙脚亂，金克早已先機盡失，祇能盡力採取守勢。

呂萬財自然是加緊搶攻，以利速戰速決。

旁邊忽然傳出顏如玉的語聲，「我不想倚多爲勝，給我住手！」

呂萬財冷笑一聲，「倚多爲勝，老子也不在乎……」

說歸說，但他還是虛晃一招，退過一旁。

顏如玉冷然的道：「你們方才的對話，我都已聽到了。」

呂萬財道：「妳早已到達這兒了？」

「也不算早，祇是剛好聽到你們的對話。」

「妳很沉得住氣。」

「我勝券在握，爲什麼不能沉住氣。」顏如玉居然媚笑道：「呂萬財呂大俠，別擔心，你那些同伴不會死，你也不會死。」

這妖女眞夠精明，居然看出了呂萬財擔心同伴安危的心事。

呂萬財冷笑道：「自古邪不勝

正，咱們的人當然都不會死。」

顏如玉道：「別說廢話，你們的生死操在我手中，我要你們生就生，要你們死就死，信不信？」

「老子不信！」

「成侍衛，給點顏色給他們看看！」

「是。」

祇聽得「噗」地一聲，暗影中一道火舌射向花園的一角，火舌所到之處，立即燃起熊熊的烈火。

顏如玉笑道：「這是來自天竺國的火器，這周圍一共安了十二具，呂大俠，如果我要你死，你能活着離開嗎？」

這時，有燈光的那邊殺伐聲中已經停止，祇見人影飛閃間，以丁美玉爲首的九人，先後射落當場。

旁邊的火光照耀下，可以看得很清楚，丁美玉等九人都完整無缺，儘管他們都是全身浴血，但大都是敵人濺上去的血，他們本身即使負有外傷，也決不嚴重。

呂萬財臉色微變，精目橫掃，沉聲問道：「人呢？」

他口中的「人」，自然是指被軟禁的欽、徽二帝。

丁美玉苦笑道：「咱們上當了。」

「怎麼說？」

「那裡面的二帝，是兩具蠟像。」

冒着生命危險，費盡心機，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祇救出兩具蠟像，這是多麼令人喪氣的事。

呂萬財長嘆一聲。

顏如玉嬌笑道：「饒你奸似鬼，還是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呂大俠，現在你服氣了吧！」

呂萬財臉色鐵青，沒接腔。

顏如玉又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呂大俠，還是棄暗投明，替咱們大金國效力吧！我保證既往不咎，還有意想不到的榮華富貴……」

「閉嘴！」呂萬財截口一聲怒叱道：「妖婦，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吧！」

顏如玉笑道：「我的手段那有你的高明！你們師兄弟倆，一搭一擋，表演得好雙簧，過去的不說，就說今宵吧！你率領九個小輩明攻，他却在暗中弄鬼……」

「妳……妳已經知道眞的辛一刀是誰了？」

「難道不是丁一心？」

「高明。」

「高明二字，祇能增加我的慚愧，老實告訴你們，我還是黃河渡口所受的教訓，才領悟過來的。」

「哦？」

「本來，聽到你方才跟金克的對話之後，對手以往的一切，已經大致瞭解，現在，我祇想向你查證其中一個疑點。」

「好，問吧！」

「當時，最初出現黃河渡口的辛一刀就是丁一心，當時的丁一心却是你所扮的，是嗎？」

「不錯。」

「當你們雙方交手時，丁一心假裝不支，且戰且走退入濃霧中，藉濃霧遮掩互換衣服，於是，你這個假丁一心變了辛一刀，而原先假辛一刀的丁一心，就恢復了丁一心的本來面目？」

「正是，正是。」

「多麼高明的技巧，多麼高明的嗓音變化！」

「過獎。」

顏如玉幽幽的一嘆，喃喃自語道：「辛一刀，辛一刀，倒過來唸，不正是丁一心的諧音嗎？」

呂萬財道：「本來就是。」

顏如玉道：「但我却一直到昨天午後才想通。」

「那已經夠聰明了，」呂萬財接口道：「既然妳昨天午後就已想通了，爲何不對他採取行動？」

「因爲我還是存有萬一的希望，希望我的猜想是錯誤的。」

「好像很有點痴心女子的味道。」

「用不着諷刺我。」顏如玉秀眉一揚道：「過去，我雖然上過當，但却也有足以自豪的地方，想不想知道？」

呂萬財笑問道：「妳指的是眼前這個讓老子上當的陷阱？」

「難道還不夠高明嗎？」

「是不夠高明，因爲炎黃子孫，多的是不甘心做亡國奴的熱血兒女，退一步說，即使妳的詭謀得逞，將我們全部消滅在這兒，也必然還有千千萬萬的人，繼承我們未完成的事業，一直到救回二聖，將你們金國人驅逐出境爲止，妳信不信？」

「……」顏如玉默然無語。

「何況，老子自信，咱們這些人，今宵都絕對不會死……」

「你以爲還在暗中搞鬼的丁一心，能夠獨力回天？」顏如玉冷笑着接道：「除非他是無所不能的玉皇大帝。」

丁美玉忽然插口嬌笑道：「我爹雖然不是無所不能的玉皇大帝，但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有辦法幫我們安全撤退。」

「恐怕未必！」顏如玉冷笑道：「妳的父親居然不是漢奸走狗，現在，妳該開心了吧！」

丁美玉嬌笑道：「是啊！過去，他老人家瞞得我好苦。」

她的笑容好開朗、好美、好甜！

不錯，目前的丁美玉，是最開心的人了。

世間上還有什麼事情比她此刻所聽到的一切，更値得開心和興奮的呢？

也由於她實在太開心、太興奮了，所以，儘管她是美得那麼甜、那麼美，美目中却有着淚珠兒在滾動着。

顏如玉仰面喃喃自語道：「連自己的女兒都瞞得那麼緊，這個人該算是天下第一號的忍人。」

呂萬財正容接口道：「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最偉大的非常人。」

顏如玉長嘆無語。

「顏姑娘，方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呂萬財侃侃地接道：「如果妳眞夠高明，就該勸導妳的主子，立即退回金國去，既可免去生靈塗炭，又可不傷兩國和氣，又何樂而不爲？」

顏如玉冷然一哂道：「可惜我沒有那麼高明。」

這時，方才那道火舌所引起的熊熊烈火的餘光，已經全熄滅了。

現場中又出現了一片漆黑。

也就當現場中忽地一黑之刹那，四週忽然傳出一串此起彼落的慘呼聲和人的倒地聲。

這突然而來的聲音，來得快、去得也快。

於是，現場中又恢復了一片寂靜。

情況已很明顯，顏如玉安排在現場四週的十二名火器手，已被消滅掉了。

由火光中轉爲漆黑，現場中人的視力一時之間還沒法適應，不能看清楚顏如玉姑娘臉上的表情。

但可以斷定，顏如玉那張平常可以迷死天下男人的俏臉，此刻一定很令人害怕，也很難看。

聽！她一咬銀牙，正在「格格」作響哩！

就當顏如玉的一口銀牙「格格」作響中，一道幽靈似的人影，悄然飄落在她身前丈遠處。

那是丁一心。

這位曾經以「中州大俠」的名號享譽武林，也曾經以漢奸走狗的身份受盡唾罵的丁一心，居然還有一個比「中州大俠」更令人尊敬的「辛一刀」的身份，如非事實證明，誰會相信呢？

有着這片刻緩衝，羣雄們的視力已能適應了。

朦朧的星光下，祇見顏如玉的俏臉一片鐵青，丁一心却是一片冷肅神情。

「爹……」

一聲嬌呼，丁美玉像乳燕投懷似地，投入乃父懷中。

丁一心右手持劍，左手輕擁愛女纖腰，臉上肌肉不斷地抽搐着，虎目中有淚珠兒在滾動，嘴唇也掀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多少委屈、多少辛酸，一切盡在不言中。

爲了防止這一對「劫後重逢」，正陶醉於濃郁親情中的父女受到顏如玉的突然暗算，呂萬財身形微閃，與丁一心父女，顏如玉成犄角之勢，虎視眈眈地注視着顏如玉。

但顏如玉仍然木立當場，冷冷地注視着丁一心，俏臉上的肌肉，也在輕輕地抽搐着。

半晌，丁一心抽出右手，拍着愛女的香肩道：「孩子，這些日子來，可委屈妳了。」

「不！您受的委屈，比我多得太多了，爹，現在讓我好好地看看您……」

丁美玉仰起頭來，雙手捧着乃父的雙頰，一片嬌憨神情。

「痴兒，痴兒，」丁一心溫柔的低喚着，將愛女推向一旁道：「退開去，爹還要辦正經事……」

丁美玉雖已退過一旁，却是禁不住訝問道：「爹，您的臉色像很蒼白……」

丁一心截口笑道：「兩夜沒睡，當然臉色有點蒼白呀！」

顏如玉却幽幽地一嘆道：「這是天意……」

丁一心正容說道：「顏如玉，現在什麼都不用說了。」

「是的，什麼都已成廢話了。」

「但妳必須交出二聖來，我可以保證，絕對不難爲妳。」

顏如玉却是答非所問道：「難道你沒聽懂我那句『這是天意』的話意？」

「是沒聽懂。」

「也不知你已經中了毒？」

「知道。」

「爹……」丁美玉驚呼出聲。

其餘羣俠，也齊都臉色一變。

丁一心振聲大喝道：「小玉，不許過來打擾我，你要是不聽話，就不是我的乖女兒！」正待飛撲過來的丁美玉不勝驚惶，也不勝委屈地道：「玉兒聽話，可是您……中的毒……」

「妳該相信，區區的毒藥，毒不死爹的。」

顏如玉注目問道：「你在用內功逼毒嗎？」

丁一心道：「不錯。」

「那沒用的。」

「與你不相干！」

「哼！你知不知道，毛病出在什麼地方？」

「現在我才知道，是那碗參湯。」

「不錯，參湯中有特製的毒藥，藥量的多少，可以影響發作的時間，這也就是說，用量多，發作得快，反之則發作遲，如果在發作之前施以解藥，是可以解救的。」

「現在，已經沒法救了？」他冷

笑。

「是的，我本來沒打算要你死的，儘管我也斷定你九成是辛一刀，但我還存着萬一的希望，希望你不是辛一刀。」

「現在，妳失望了？」

「我早就失望了，我也打算過，即使你是辛一刀，祇要你還有一點情意，我還是會救你的。」

「我不會對一個像妳這樣的女人有眞情的。」

「我知道，你也來得太晚了，即使我想要救你也無能爲力，所以方才我才說過是天意。」

丁美玉滿臉愁容地向顏如玉問道：「妳身邊眞有解藥嗎？」

顏如玉點點頭道：「是的。」

丁美玉道：「那麼，請快點拿出來，祇要我爹有救，我願誠心誠意，尊妳爲阿姨。」

丁美玉是眞有誠意的，此刻，她的臉色中，充滿了惶恐和誠摯。

顏如玉苦笑道：「我知道妳是誠心誠意的，但……但太晚了，即使妳願意尊我爲娘親，現在，我也無能爲力了。」

「那就死馬當活馬醫吧！」

「也不行，那祇有增加他的痛苦，難道妳忍心讓妳爹在死前還要多活受罪。」

丁一心忽然怒喝一聲道：「小玉，不許再說！」

丁一心的臉色本已蒼白，經過這一聲怒喝之後，更是白得沒有一絲血色，豆大的汗珠滾滾而落，身形也搖搖欲倒。

丁美玉又一聲驚呼，與古大年兩人雙雙趨前加以扶持。

丁一心振臂一揮，道：「站住，不用扶我！」

丁美玉、古大年雙雙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丁一心强振精神，挺挺胸，道：「師兄，請附耳過來。」

呂萬財一臉肅容，以耳就在丁一心的唇旁，連連點頭道：「我知道……」

丁一心又是搖搖欲倒之勢，當呂萬財伸手相扶時，也給他甩脫，並沉聲喝道：「走開！」

他身體搖了搖又挺立着，他仰首夜空，長嘆出聲，然後凝注顏如玉，苦笑道：「眞想不到，妳我之間，是這樣的結局！」

顏如玉沒答話，兩行清淚，順腮滾滾而落。

丁一心道：「我已獲得消息，朱仙鎭我軍大捷，金兀朮僅以身免。」

顏如玉道：「我知道。」

「金兀朮事後必檢討失敗原因。」

「是由於你以銀彈攻勢取得了兵略部署圖？」

「他會原諒妳嗎？」

「不可能。」

「那妳作何打算？」

「你能不能給我安排一下？」

她居然又笑了，但笑得好淒涼。

丁一心沉思一下道：「好！我給妳安排。」接着，扭頭向呂萬財道：「師兄，您還呆着幹嗎？」

呂萬財沒答話，祗見他身形電射而起，冷不防朝三丈外的金克飛身疾撲，人未到，算盤珠子已有三粒擊中了金克前胸的三處要害。

以金克的身手之高，本來是沒有這麼容易被制住的，但由於呂萬財行動太意外，也太快速，而金克又因爲丁一心與顏如玉，那聽來令人似懂非懂的對話分了心，所以呂萬財得以一擊奏功。

呂萬財一擊奏功之後，拍拍金克的肩膀，笑道：「別害怕，老子不會殺你，祗不過是勞駕你送咱們這些人出城。」

顏如玉微笑道：「心哥，時間不早了呢！」

丁一心微笑頷首道：「是的，咱們也該上路了……」

話落手起，寒芒一閃，長劍射中顏如玉左胸，劍光透背而出。

「謝謝你，心哥，」顏如玉雙手捧着劍柄，含笑道：「我先走一步，莫讓我痴痴地等……」

說完，人也仰身栽倒。

丁一心淒涼地一笑，身子又搖了搖，向呂萬財、丁美玉、古大年等三人招了招手，道：「別哭，英雄流血不流淚，你們都是英雄……」

說到這裡，他的身子又搖搖欲倒，但他還是拒絕身邊的人扶持，强振精神，失神的目光環掃自動圍上來的其餘英俠，笑道：「所有辛一刀的夥伴，全都是英雄……師兄，我沒完成的千斤重擔，全部交給你了……」

話落，人也含笑而倒，倒在他那泣不成聲的愛女懷抱中。

壯志未酬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全文完）

圍剿紅毛賊

二老下毒　盜匪搶糧

魔風血雨故事之五／金　戈・文
可　飛・圖

夕陽墜山時，春風吹着嫩葉深林，這時正是暮色蒼茫，歸鴉噪空。

女俠黑牡丹與周通、牛大壯三人就在此時，棄舟登岸而來到荊紫關，他們找到藥舖的方大夫，那方大夫見女俠囘來，心中大是高興，問起象山灣的南宮年，女俠悲凄的說了一遍。

不料方大夫却對女俠驟然離開南宮年，大不以爲然的直對女俠抱怨道：「去年他把妳遠從臥虎山莊背來我這裏，焦急的要我救妳，以後又聽南宮賢姪說妳是他師妹，言下歡愉之情，溢於言表。我年紀雖大，但看得出妳二人是天造地設一雙，還正在替你二人慶幸呢！怎麼的，他在危難病痛中，妳却棄他而去，難道就不能等他傷癒妳再走嗎？」

這時牛大壯與周通二人目瞪口呆的坐在一旁。

女俠目中淚水滾動，凄凄然的道：「方大夫責備的是，我是不該在他重傷時候離開他，只是師兄身邊尚有一位杭州表妹，長得又十分可愛，每日不離師兄左右，有她照顧着，我也放心了。」

方大夫大不以爲然的道：「這是甚麼話，南宮賢姪也不缺他那杭州表妹侍候，我相信妳在他身邊，他的傷一定好得更快呢！」

女俠已在拭淚，聞言又道：「可是師兄老母對於我這攜劍殺人的女子，直覺裏有些敬謝不敏呢！這是我無法再留下來照顧師兄的另一原因。」

方大夫更是搖頭道：「傻孩子喲！妳怎麼不多想一想呢！只要你師兄妹兩情相悅，有一天成爲連理，能住在南宮家自然更好，如若我那南宮大嫂心底窄狹，你二人俱有一身本事，何不仗劍江湖，做那除暴安良的俠義之事，嘯傲於山林之間，這也未嘗不可呢！」

方大夫一頓，又道：「妳實不該遽爾離去，給他那杭州表妹有可乘之機，須知妳這一走，眞的傷了我那賢姪的心了呢！」

周通見女俠傷感，不由自告奮勇道：「既然方大夫這般說，不如我轉囘象山去一趟。」

女俠含淚微笑，道：「是我負他，不過我還有大仇未報，那棋盤山的李大鼻子與赤眉紅毛賊，兩邊勢力又大，我得設法專心去對付呢！」

她拭去淚痕，又道：「如果有緣，師兄或會再來，如若無緣，又何必强求？」

這天女俠三人就住在方大夫後院的客房，第二天一早，女俠三人就要上路，方大夫知女俠報仇心切，挽留不住，吩咐伙計把女俠三

人座騎牽出店門口外，隨着女俠來到大門外面。

方大夫以極爲沉痛的心情道：「我那南宮賢姪此生若失去妳，他必然悔恨終生，我老頭子不見你二人比翼雙飛，也是我一生中最大憾事！」

女俠緩緩跨上驢背，勉强擠出個笑意，但當調轉頭往鎮外面去的時候，方大夫清楚的看着女俠的背影，她正在雙肩聳動，顯然在哀傷呢！

女俠三人馳出荊紫關，決定先往南陽府去，因爲過了年以後，赤眉賊紅毛子在附近府縣鬧得十分厲害，南陽府守備曾決定過了年要圍剿紅毛子，而女俠也答應過完年就趕到南陽府衙幫着官兵，殺上羅漢嶺呢！

他們三人從荊紫關往東南走，沿路發現不少災民返回中原去的，女俠一則以喜，一則更憂，因爲災民們終於重又返回家園，只是新朝代却現出盛世來，這往後又不知……

就在距離何家集尚不足二十里時候，春陽已快中天，雖說騎着牲口，也有些熱悶，三人全換上夾衣，女俠甚至連她的黑披風也收入包袱裏，顯得一身輕快的樣子。

三人馳上一座松樹崗，前面路旁邊，一株虬莖盤根，葉茂根深的老松樹下面，兩個老夫婦守住一個涼粉擔子，那老者生得濃眉大眼，大手大脚，手上端了一個烏黑發亮，足有三尺長的旱煙袋，銅嘴銅煙鍋，正「叭嘰叭嘰」的閉目抽煙呢。三個人上得崗上，就快到松樹下面了，他才把眼睛睜開來，立刻露出一片驚喜的樣子！

這時女俠見擔子旁邊坐的老太婆，她頭髮稀疏花白，腦後結成一個小髻，還用一塊天藍布包起來，大扁嘴巴上面的小鼻子，好像是生長的肉疙瘩，滿面皺紋，這時她見女俠三人來到，咧嘴一笑，露出殘缺不全的幾顆黃牙道：「三位，下馬來吃些井水涼粉吧！扁豆做的，吃了擋飢又擋渴呢！」

女俠一見，回頭問牛大壯道：「咱們要不要吃一些再走？」

周通道：「還是先趕到何家集再說，晚了怕趕不上吃晚飯呢！」

牛大壯離開山區兩個月，乍見涼粉，一抹嘴巴道：「吃一碗也耽擱不了甚麼！」

這時那老者直不楞的望着女俠，道：「姑娘可是傳說中在這八百里伏牛山區行俠仗義，追殺幾處大盜的女俠？」

女俠笑笑，早聽得牛大壯道：「一些不差，我們這就是去南陽府呢！」

老者一聽哈哈狂笑，道：「眞是老天有眼，終於讓我們老倆口看到了，哈……」

就在他一陣大笑中，忙對老太婆道：「妳聽到沒有，咱們敬仰的人到了，妳還不快些把大碗涼粉送上去！」

老太婆鼠眼上翻，邊忙着用一個帶孔鐵杓，在一塊涼粉上刮，那一條條似筷子粗細的涼粉，剎時被她刮了一大碗，又見老太婆忙着把蒜汁薑汁，醬油米醋香油澆在上面，更伸手從籮筐中取出個小罐來，邊問道：「要鹹多放鹽。」

只見一杓精瑩透體的「碎鹽」全放入涼粉裏，一面交給老者，端向最前面的女俠。

女俠見老者對自己恭敬，只得先翻身下驢，走至驢前，笑着接過一碗涼粉。

一面接過一雙筷子在碗裏拌攪，大蒜油香，涼沁沁的使得女俠嚥了一口唾沫，正準備張口吞吃呢！

就在地上老太婆正叨弄第二碗，女俠就要吃的時候，不防小黑驢突發野性，驢嘴狂抬猛仰，正巧把女俠手中一碗涼粉掀翻地上，「叭」的一聲碗破了，涼粉也洒了一地！

女俠已久未騎小黑驢了，以爲牠在發脾氣，不但不生氣，反倒拍拍小黑驢，道：「原來你也想吃，好，地上的就由你去吃吧！」

這時兩個老的對望一眼，老頭兒舉着旱煙袋直想打過去，罵道：「你這畜牲，恁般野性，想是要討打了。」

原本是第二碗要送給牛大壯的，這時老太婆笑道：「沒關係，沒關係，這一碗姑娘先吃！」

不料怪事又見發生，原來老太婆的一碗涼粉尚未遞給女俠，小黑驢又是一揚脖子，一碗涼粉又被掀翻在地！

老者不由怒罵一聲：「好畜牲，找打！」

喝聲中，烏龍出雲，挾着嘯聲，一閃而擊向黑驢頭上，女俠一看，橫裏拍出一掌，雖把老者旱煙銅鍋擋偏一邊，但覺老者似非常人，再說自己的黑驢向有靈性，可能這對老夫婦有問題，難道……

心念間，黑牡丹跨前一步，對面前一對老夫婦道：「兩碗涼粉能值幾何，怎可出手傷我座騎！」

老太婆顫巍巍的站起來，戟指小驢對女俠怨恨道：「吃的東西，怎可令這畜牲一再糟蹋，這種座騎，就應該一頓皮鞭抽的！」

女俠却盡量把聲音壓低，道：「老大媽，我這座騎已爲我代步萬里，從未這樣呢！」

這時就見老者濃眉一皺，冷冷對老太婆道：「算了，算了，快重

新再弄吧，完了他們就上路呢！」

只老者一句話，突然女俠靈感一動，她想起馬二娘的黑店來，難道……

想着想着，她把黑驢拉向一邊，一個人先走到涼粉擔子前面，冷笑的接過一碗涼粉來，邊調和着，口中低聲的對面前的老者道：「老丈剛才的火氣太大了，幾碗涼粉，多少銀子我全照出，另外我請老丈吃一碗，吶！接着吧！」

老大娘瞪着眼睛不說話，直拿小眼瞧着老頭看，他那乾癟的嘴閉得只剩一條線，衣衫內的胸膛起伏不停，另一面老者陡然露出一臉橫肉，兩條濃眉成了雙刀眉，接過一碗涼粉，重重的往擔子上一擱，「砰」然聲中，他直起腰桿道：「不吃算了，各位請上路吧！不要仗着腰裏有幾個，就要橫着行了！」

周通一聽大怒，道：「你這是怎麼說話？」

女俠早伸手攔住，笑對老者道：「老丈誤會了，我可是很誠意呢！」

也不知何時，女俠手裏已握了一根銀簪，笑着又把一碗涼粉端起來，銀簪已巧妙的插入涼粉裏面，而兩個老者還以爲她要吃呢，老太婆忙笑着遞上一雙竹筷來。

不料女俠手腕一翻，插在涼粉中的銀簪已被她舉在手中，銀簪烏黑發亮，而兩個老夫婦雙目更亮，只聽老者怒指女俠道：「原來妳……妳早已看出來了！」

牛大壯與周通二人不等女俠吩咐，早拔出刀來，周通罵道：「好可惡啊，年紀一大把，竟還有害人心。」二人一縱橫攔，已把兩老人圍在中央。

女俠黑牡丹道：「說吧，你們爲何要下毒手，從毒性看，這顯然是無藥可救的砒霜吧！」

這時老太婆一聲桀傲長笑，攤子下面抽出兩把短刀，跨步站在老者一邊，道：「等了這麼久，好不容易被咱們兜上這女的，可不能放走他們，拚着老命不要，也要替咱們一雙兒女報仇。」

女俠三人正感奇怪，就聽老者道：「兀那黑衣女子，常同妳一起的兩個年輕漂亮男子呢，他們到那裏去了？」

老者這話一問，女俠三人更見驚訝，黑牡丹心想，這才眞叫活見鬼了呢！當即反問道：「你們說是要爲兒女報仇，那就說說看你的一雙兒女是幹甚麼的，又是死在何人之手？」

老者一聽，全身顫抖不已的道：「他們是死在常跟妳攪混在一起的那兩個年輕人手裏的，如今我們到處打聽，知他二人常與一個黑衣姑娘一起，另外尚有兩個大個子，大概就是他們二人了吧！」

說着，戟指牛大壯與周通。

「老頭兒，想不到咱們已把魚兒釣上鈎，竟然會被逃去，眞是功虧一簣，令人可惜！」

女俠一聽，心明如水，兩個老人準指的是南宮年與邱太冲二人，不用說他二人一定殺了這對老人家的兒子，但如果他兒女爲盜或爲害地方，殺之那是應該的，自己也相信南宮師兄絕不會濫殺無辜，他們的兒女不用說準不是甚麼好人！

心念間，强忍一腔怒火，一面攔住周通、牛大壯二人衝動，邊問老丈，道：「你說你們一雙兒女被殺，一定有原因，說說看你們的兒女何人，怎會被我師兄他們殺死的！」

老頭兒濃眉突的上揚入鬢，雙目凸出的沉聲道：「我兒子名叫常香玉，女兒常香姑，二人原本是一雙玉一般的人兒，就在上集附近的洞賓山呂仙道觀學道，已快有一年了，平日裏對我老夫妻二人諸多孝敬，不料年前竟被殺死在道觀裏，幾經打聽，才知道是兩個年輕人所殺，後來我們又在夏館打聽出，他二人原來常同你三個在一起，今日遇上，豈能輕易饒過！」

老太婆也怒接道：「只不知他二人躲到那兒去了，我們已踏遍伏牛山，爲的就是要殺他二人報此大仇呢！」

這件事南宮年並未同周通或牛大壯二人提過，但却對女俠詳述過呂仙道觀之事，如今聽得老者一提，心中瞭然，不由冷笑，道：「原來是那回事，虧得你們這種父母，竟還有臉出來爲這一雙無恥之徒報仇呢！」

老者一聽大怒，道：「你說甚麼？他們出家人在呂仙道觀修行，人在亂世，各有不同求生方式，合着是他們招惹你們了，要你們多管甚麼閒事，想在伏牛山區揚名立萬，難道就得把我兒子女兒全殺死呀，這事要是妳，那又該怎麼說？」

一篇歪道理，說得女俠氣往上衝，道：「出家人應該心正，身正，口正，做事以求普化大千，廣施慧德，行諸方便，心無罣礙，善惡不生，以愛處世，可歸正道，然而你們一雙兒女，女的以姿容媚人，殘害許多年輕路人，使得白骨一堆，男的却又不男不女，污染道觀聖地，且又把我師兄二人全誘到地下機關，百般引誘，殺之正是爲地方除害，爲佛門除妖，這事誰遇上也不會放過的。」

周通怒道：「原來他的一雙兒女是一對荒淫道姑呀！」

老太婆突然怒喝道：「你們不必說了，今天我們不是來數說我那

一雙慘死在你們劍下的兒女，除了替他二人報仇之外，說別的全是放屁！」

老頭兒形態忽然凶悍，全身殺氣騰騰，雖然看上去極爲老態，但在他雙目似噴出的火焰中，那眞似一頭凶殘的老斑豹！

另一面，女俠又見那似鄉巴村婦的老太婆，一瞬間雙手握刀，猶似母夜叉一般邁着一雙大脚向她逼來，她那種笑瞇瞇的和顏悅色，全走了樣，變得恁般的令人可憎可怖！

她因嘴巴門牙脫落，說出話來帶着「咐咐」聲，陰凄凄的話聲中咬字不清的道：「老婆子活了六十整，八百里伏牛山區裏也混了不少日子，一向只幹我老兩口該幹的事，今日原本送你們三人每人一碗涼粉，叫你三人不渴又不餓的同赴酆都黃泉，不想竟被那畜牲壞了我們大事，等收拾了你們三個，再拿那黑畜牲剝皮！」

牛大壯心想，多虧頭一碗送在女俠手中，她是位女的，吃東西多少秀氣，這才慢條斯理中被黑驢掀翻，要是先遞在自己手中，只怕自己迫不及待的吞吃下肚了。

牛大壯越想越氣，這時又見老太婆揮刀逼向女俠，不由怒喝一聲，道：「老幫子，好可惡！」喝聲中，金背砍刀拔在手中，大踏步直欺而上，「咻」的一聲，迎着老太婆砍去！

另一邊周通也橫刀攔在女俠前面，道：「女俠且退一邊，看我周通收拾這老傢伙！」

女俠黑牡丹一笑，緩緩走向黑驢，邊撫摸着一雙驢耳，邊低聲道：「虧得從小我就沒把你當畜牲看待，你已救過我兩次了呢！」

說着把臉貼在驢頭上磨蹭不已，露出一副愛憐樣來！

便在這時，一雙尖刀圈刺有致的罩向牛大壯，寒光閃閃中，老太婆的一雙毒眼正露出怨毒，逼視着牛大壯的金背刀芒。

牛大壯雙手握刀，這些天來他在這把刀上漸漸體會出許多心得。

牛家刀法的紮實處，也被他在多次對敵中領悟不少，這時見老太婆的雙刀圈刺快捷，立刻拖刀劈削如電，且只刀走中途，立刻回斬，也只是「叮噹」數聲，老太婆已披髮如厲鬼般尖叫連連，老太婆的尖叫聲越高亢，他的刀法越快。身子變換的方位也更見變化多端，只見牛大壯人高馬大，刀刀有力，一路刀法使完，從頭再來，穩紮穩殺，絕不急躁，一時間直把個老太婆氣得連連尖叫……

另一面，周通迎着姓常的老者，兩個人一上來，周通就被老者在肩上着實敲了兩下子，只是周通皮粗肉厚，只是顧着腦袋，因爲周通原本是使哨棒的，如今以棒法用刀，多少有些不大習慣，然而周通却厲烈的咬牙狂砍。

姓常的就被周通這種氣勢所壓，不敢與周通硬拚，僵持下去，老者明白，必是個慘敗之局，因爲聽人傳說，那個一旁冷冷守着的黑衣女子，本事可大着呢！

心念間，老者手中旱煙袋一緊，立現漫天黑影，周通右手握刀，左臂上格，準備承受一記狠的，右手一刀足可劈死老者，就在這勝負即將立現的時刻，一旁女俠突然道：「退左脚，揮刀下削！」

周通不由抽退左脚，上身一斜，右手刀往下面砍去，就聽「猴」的一聲，老者暴退不迭，立刻漫天煙袋桿影消失於無形！

老者破口大罵，道：「鬼丫頭，只等常老爺把這毛大個子扯橫，立刻就要妳好看！」

周通大怒，道：「就看咱們誰把誰擺倒吧！」

邊說着，周通霍然錯步，上身一挺又閃中，砍刀泰山壓頂般的直劈而上！

烏黑的煙袋桿，快不可言的滑過刀芒，老者竟不可思議的貼着刀鋒游向周通身邊來！

在這種情況下，恁誰都會旋身擺脫老者糾纏上身的，然而周通似是豁上了，他不但不旋身，而且也不暴退，反而一個大敞門，那麼歡迎的讓老者投懷送抱！

於是慘烈的一幕出現了，老者絕想不到面前這個猛張飛般的黑大個子，性子是如此的烈，就在他那銅煙袋鍋「叭」的一聲敲在周通肋骨上的時候，周通已拋刀於地，奮起雙臂，把老者抱了個結實！

剎時間，老者雙脚離地，口中哼咳不斷，右手煙袋就在周通的攔腰狠箍中，落在地上，周通狂力收起雙臂，老者四肢亂顫不停，於是！先見老者口鼻出血，再聽得一聲脆響，「啊！」老者已雙目凸出眼眶外，而周通尚自緊摟住老者死不放手！

另一面，牛大壯與常大娘一場狠拚，似乎是棋逢敵手，只是當老者被周通死命的攔腰摟斷脊骨，凄叫聲把老太婆驚得回頭要撲殺過去，周通豈能放過，就在老太婆打橫剛要斜身而起時，牛大壯刀閃如輪，踏步有聲，「咳」的一聲，正掃劈在老太婆的大腿上，一蓬血雨中，老太婆仍不顧自己的傷勢，依然如故的向周通那邊撲去！

只見牛大壯追之不及，而老太婆的尖刀已距離周通的後背不足三尺！

一旁的女俠黑牡丹一見，也不及攔截，遂高聲大喝道：「旋身！」

這是一種自然本能，也是女俠話出威嚴，周通「親熱過火」的死摟住老者那軟巴巴的身子，聞聲突的一個大旋身，就聽「噗」的一聲，老太婆的一把尖刀，狠狠的扎入後背，只是她插入的是他丈夫常虎的後背，而常虎却早已死在周通的懷裏了。

就在老太婆一怔之間，周通却及時的把老者常虎推擲向滿腿是血，一臉驚悸，張口結舌的老太婆。

老太婆雙手急抱，不料周通用力過猛，老太婆抱住老伴常虎，蹬蹬蹬連退五七步，一屁股跌坐在她那涼粉擔子前面，只見她又扶起老者，惡狠狠的望着跌坐在地上的周通！

牛大壯掄刀緩步逼向老太婆，口中冷喝道：「自稱活了一甲子，又說害死無數人，今日留你不得！」

不料牛大壯尚未揚起金背刀，就見老太婆忽然抓起攤子上一碗涼粉，呼嚕嚕全吃下肚子裏，摔去手中大碗，夜梟般的凄厲長笑着道：「阿虎！香姑！香玉！你們等等我，一家人就快團圓了哇，格……」

慘烈的景象，令人怵目驚心，不旋踵間，老太婆悶嗥如號，臉孔由青變紫，由紫變黑，七竅出血，倒在他丈夫常虎的懷裏，一雙帶血的眼珠子，有一半凸出在眼眶外面。

周通坐在地上，氣喘如牛，左手撫着左脅，光景眞的被常虎敲斷一根肋骨，加以他用力過猛，一時間還眞有虛脫的感覺。

牛大壯不由自己怨恨的道：「都是我嘴饞，要是不吃涼粉，也不會害得周大哥這般受傷。」

女俠取出幾顆丹藥，叫周通服下，邊對牛大壯說道：「就算咱們不吃他們涼粉，他們也不會輕易的放過咱們，因爲那老者不是說過嗎，他們找咱們好久了呢！」

半個時辰以後，周通已覺得好多了，於是女俠對二人道：「咱們今晚先趕到何家集去，到何家集歇上兩天，等周兄身體好些，咱們再往南陽府趕去。」

牛大壯扶着周通騎在馬上，回頭一脚踢翻涼粉攤，恨恨的「呸」了一聲，這才騎馬跟在後面。

何家集在內鄉縣城以北，那地方原是一片綠川，大山裏能有這麼一片肥沃地，還眞不容易，如今春暖花開，一片綠意盎然，鳥語花香中靠近一座小山坡前一大片房舍。

走近一看，才知是個半里長的小街，這兒沒有城牆，但却又相當恬靜，逢單歇市，逢雙趕集，附近村上的人也只在雙日來到這何家集，不論是交換牲口，販賣豬仔，甚至買布買鹽交換糧食，全都集在雙日。

前兩年何家集也來了不少災民，如今年一過，全都轉回中原去了。

因爲有許多災民全是家中有田產的，只要地上潮濕，種的東西能長出苗，人就餓不着，比之逃難在外可好多了。

從松樹崗過來的女俠黑牡丹與周通、牛大壯三人，過午不久已翻過霸王山，東南面何家集的一片房舍盡在眼底。

就在綠油油的一大片麥田中央，兩條路像條銀線般把何家集南北串起來，北面這條路正是女俠三人走的，南面的可是通往赤眉鎭的，記得去年夏末秋初時節，女俠黑牡丹就是碰到何家集的賑糧車隊，才知道曹大鬍子窩在赤眉寨，如今想來，那次也眞夠險的。

女俠三騎緩緩的往何家集馳去，漸漸的，女俠三人已可以看到何家集的街道了，只是除了幾條野狗外，沒有一個人，女俠不由皺眉道：「何家集不是雙日趕集嗎？今天二十四怎麼市上一個人也看不到呢？」

周通與牛大壯二人直着脖子看，只是沒有說話。

蹄聲「得得」的敲在石子地上，就在距離何家集尚不到半里地的時候，斜刺裏人影閃晃連連的，打從那片矮林中竄出十二個灰巾包頭手持鋼刀壯漢，團團把女俠三人圍在中央，其中一個大圓臉三角眉粗鬍子直拖到胸膛的粗漢，直把個女俠看了個眞切，邊呵呵笑道：「我的乖，別看穿的一身黑不溜秋衣裳，模樣兒長得可眞不賴，我的大姑娘，你們這是要上那兒呀！」

周通與牛大壯大怒，正要拔刀，早被女俠阻止，就聽女俠冷笑一聲，道：「這兒可是何家集？」

大圓臉壯漢雙目上吊，十分乾脆的道：「是啊！」

女俠望望遠處市集，道：「你們可是何老爺子的人？」

大漢左手食指點着自己鼻尖，嘿嘿笑道：「何老爺子的人？嘿……」緊接着一衆人全笑起來。

女俠回頭望望周通與牛大壯二人，笑道：「咱們來得可眞是時候，正趕上何老爺子忙的時候。」

迎面壯漢肩上砍刀抓在他左手上，大嘴巴幾乎笑得咧到耳根下面，猛吸着氣，道：「妳可眞靈光，看一眼就知道何老爺子在忙忽呢！」

女俠臉無表情的問道：「各位是那裏的人馬？」

壯漢胸一挺，沉聲道：「你要知道我們是那裏的？那就把耳朵挖

乾淨，脚步站穩，可別等我說出來以後嚇了妳，我們全是羅漢嶺來的好漢，到此何家集來，找何老頭幫忙的。」

一聽是紅毛子赤眉賊，女俠還眞的一震，旋即笑道：「我們也正有事要找何老爺子，各位可否允許我們過去？」

砍刀杵在地上，壯漢左手搔着一大片胸毛，斜眼望着女俠與牛大壯、周通，似是在思忖，半天未開口，女俠又道：「可是不方便？」

齜牙一笑，壯漢道：「方便，怎會不方便呢，不過妳得告訴我崔大鬍子，找何老頭甚麼事？」

女俠道：「那你得先說說看，你們找何老爺子幫的甚麼忙？」

「徵糧，何家集這地方出糧食，三家大糧行，有兩家是何老頭開的，羅漢嶺上五六百人，每天都得幾百斤，過年以後就知會何老頭送糧，他連理都不理，只好找到他門口要了。」

女俠點頭道：「這事容易，只要我去一說，何家集的糧食盡着你們搬，頂着你們扛。」

壯漢一聽，一拍腦門，道：「我的乖，妳怎麼不早來，從晌午磨到現在，兩個時辰了，也折磨死好幾個人，怪可憐的！」

女俠一聽有人被害，急又道：「那就快吧，咱們找老爺子去！」

只見那壯漢高聲對其餘十一人道：「你們好生在這兒看守，我領他們進去，弄了糧食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趕呢！」

於是，又見壯漢把砍刀扛在肩上，大敞步走在女俠三騎前面，進到何家集的小街道上。

就在何家集街中間，有個大空場子，場邊有個城隍廟，迎面還有個戲台子，如果今日趕集，何家集最熱鬧的地方就是這城隍廟前的大廣場上。

只可惜今天來了一羣羅漢嶺上强人，場子上連個人也沒有。

突然間，一聲似是從地獄發出來的淒厲慘叫，使得女俠與周通、牛大壯一驚，早見前面扛刀壯漢回頭「嘖」的道：「又是一個完蛋了。」

繞過城隍廟，又見一個大場子，女俠三人抬頭看，不由痛心疾首得肝腸欲裂。

只見高牆下面，黑鴉鴉坐了一大片人，少說也有兩百個，男女老少全擠坐在一起，就在這些人的周圍，近百名羅漢嶺强盜，抱着砍刀密密的圍着，高牆的另一面，有個小土台，台子附近一溜的停了三十多輛雞公車，其中十輛車上已載了滿車糧食。

女俠三人穿過高牆拱門，只見又是三十多個强盜，各人手持砍刀正衝着一個大高門樓喝罵。

高門樓下高台階，大門關得十分緊，門樓牆頭上冒出許多人頭，敢情是與一羣强盜成了對峙局面。

再看門牆附近，地上躺了幾具屍體，如今正有兩個强盜抓着一個老頭兒，死拖活拖的按在地上，光景是要開刀呢！

女俠等緩緩進入場子上，細看高牆下面躺的屍體，全是强盜，身上並非刀傷，却是腦袋開花，顯然是被鐵棍砸死的。

不遠處，地上也死了幾個，全是老年人，兩個强盜把那老者拖按地上，大門正面有個穿豹皮嵌肩的大漢，粗聲高叫道：「何老頭，你聽着，這是第五個了！」

說罷，他正要揮刀呢！

就聽女俠高聲道：「等等！」

猛回頭，大漢「嗯」了一聲，見是個女子，不由咧嘴一笑，露出兩隻大虎牙，大個子說話有些大舌頭，模糊不清却惡狠狠的道：「妳是那兒冒出來的？」

早見那個叫崔大鬍子的忙趨前對大漢道：「三當家的，他們要見何老頭，這個女子說何老頭會聽她的，準定幫着咱們弄到糧食。」

大漢雙目一瞪道：「哦，妳有辦法嗎？」

女俠點頭道：「應該不成問題吧！」

大漢突然哈哈一笑，道：「妳大概還不知道呢，那何老頭可眞頑固不化，他說就算何家集的人被殺光，他也不開倉，糧食寧可餵狗，也不給爺們塡肚皮。他狠，老子比他也不差，咱們豁上幹，我這裏一個一個殺，殺到他開糧倉爲止。」

說着，他又上下仔細看了女俠一眼，接道：「我不信那個老頑固會聽妳的話，妳又是他的甚麼人？」

女俠道：「這你就別管，反正我叫他們開倉就是了。」

大漢手一甩，輕點着頭，道：「好，老子且看看妳有甚麼道行！」

女俠對一旁的地上老者一指，道：「這老丈你們暫時不要殺了。」

擺擺手，大漢道：「暫且拖回去！」

這時女俠三人緩緩來到高門樓前面，牲口拴在一旁的木樁上，三個人才登上台階，大木門已拉開一邊，女俠三人才走進去，只見何老爺子領着他的兩個兒子何仁豪、何仁傑迎上前來，女俠這才發現高牆下面幾十人守着。

何浩然把女俠讓進屋裏，立刻問道：「三位怕還未吃飯吧。」

一面命人送上飯來。

女俠問道：「羅漢嶺上强盜也太大膽了，他們竟繞道摸到何家集來搶劫。」

何浩然一嘆，道：「我不說，只怕女俠還不知道呢，最近南陽府傳出消息，不久要兵打羅漢嶺了，不知爲甚麼，他們還不出兵，我們眞認爲，那一定是『光打雷不下雨』，說說算了，那想到消息傳到紅毛子耳朶裏，他就派下人馬，四鄉遠近的去搜括糧食，爲的是一旦被官兵包圍，他們就不怕餓肚子，可是我這兒距離羅漢嶺七八十里，想不到他們照樣派出人來，一定要我們何家集捐出五百擔糧食，場子上已被他們搜去一百擔，那是他們挨家搶的，如今又要叫我開倉，這是要我何家集數百口人餓肚皮。」

一旁的何仁豪也道：「本想同他們一拚，可是那個帶頭的大個子發出狠話，要是我們反抗，他立刻要對那些老少開刀，我們眞的成了投鼠忌器。」

女俠三人隨意吃了半碗湯，兩個饅頭，突又聽場子上那大漢吼叫道：「答不答應，快回話，老子們要開刀了！」

女俠忙對何仁豪道：「快去說，他們要的糧食我們照給。」

何仁豪望望老父，何浩然點點頭。

於是，何仁豪立刻往外跑去！

女俠望着何浩然，發覺老人家蒼老多了，緩緩的，女俠對何浩然道：「如今何家集的人全被强盜捏着脖子，只要咱們殺出去，那些牆邊的老少，首當其衝，就算他們一人殺一個，只怕也有近百人被他們殺死，這種犧牲太大，那會傷了何家集的元氣。」

何浩然道：「姑娘說的不差，所以我一直未同他們拚命，就是因爲這一層。」

女俠回頭對周通、牛大壯道：「看樣子今日咱們來得眞是時候，只是周仁兄受傷，怕不能同强盜一拚了。」

周通忙道：「這點傷算甚麼，別說是只斷裂一根肋骨，就算斷條胳膊，也不妨事！」

這時何浩然接納女俠建議，立刻着人去後面開倉，一下子扛出五十袋麥子，全送上雞公車，只把個羅漢嶺上三寨主「要命刀」佟鐵柱笑得臉上五官全擠到一塊兒。

「那個姑娘是幹甚麼的，只那麼一會兒，糧食全有了，眞他娘的比老子還行！」

說着，早吩咐手下綑車子，這時何老爺子的人把糧食往車旁一送，立刻又退回門樓裏面，何老爺子在牆頭上高聲道：「羅漢嶺上的人全聽着，只此一回，沒有第二次，各位裝車上路吧，不要再在何家集多生事端了。」

三寨主佟鐵柱衝着牆頭吼道：「何老頭，算你醒得早，不要說你這何家集只三兩百人，就算再多，也不夠老子祭刀的，要不是南陽府想同老子們玩硬的，今天就血洗你這何家集！」

可眞夠快的，三十幾個嘍兵，三把兩把就把糧食綑在雞公車上，立刻每輛車子兩個人，一人推一人拉，吱吱嚀嚀的往何家集北南推去，那兒可不正是女俠來時走過的路。

這時候三十幾輛雞公車後面，一系列的跟着一衆嘍兵。臨走，「要命刀」佟鐵柱高聲對牆頭上的何浩然道：「我這手下被你們砸死五個，就煩你何老頭給他們弄副上好壽材，造個風水絕佳地方掩埋，也好叫他們入土爲安，下輩子別再幹强盜，哈……」

一陣脚步聲，早從何家集南面林中跑出十二個拎刀强盜，跟着車後，朝北面走去，遠遠的還聽到有人唱山歌呢！

一衆强盜走出何家集，女俠早把何家集的年輕人全集中起來，算算也有六七十人，有些老者也要跟去拚，却被女俠攔住，其中不少年輕人見過女俠，對女俠深具信心。

何仁豪、何仁傑兄弟二人各領三十五人，大家扛着長矛拎着刀，直等到遠遠的看着一衆强盜推車往北邊山上爬過去時候，才在女俠的招呼中，快步追上去！

就在距離老松林尚有一箭之地，前面的雞公車聲已可聽到，女俠對一旁的周通道：「我還是以爲周兄應該留下來。」

周通道：「我覺得全好了，女俠只管專心對敵吧！」

牛大壯也道：「有我牛大壯在，我不會叫周兄吃虧的！」

雷一般的脚步聲，使得前面一衆强盜吃驚的回頭望，何家集衝來了一羣人。

三寨主佟鐵柱一個大旋身，手中大砍刀一掄，破口罵道：「他奶奶的，死還要撿地方。」

就在他的喝罵中，一衆嘍兵操刀迎在路當中，連推車的也全把雞公車停在一邊，各自握刀圍過來。

女俠與何家集的人來到一衆嘍兵前面，早聽佟鐵柱喝罵道：「幹甚麼，眞要老子領人血洗何家集嗎？」

女俠冷冷一笑，道：「怎麼，你們就這樣推着車子走人？」

佟鐵柱道：「不走人你管飯？」

女俠臉色一整，道：「閣下不要忘了，我只能叫何老爺子開倉，但却不是白白的把糧食送給你們呀！」

佟鐵柱冷凜一笑，道：「難道還要爺們花銀子不成！」

女俠一字一字，着地有聲的道：「按照市價，一個蹦子兒也不能少。」（未完・一）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無形魔王

無形散花針　與風亂少林

深夜，四週靜寂。

少林寺的藏經閣竟然是燈火通明。

一個皓首白眉的老和尚，正是少林寺的住持朗月禪師，左四右四，八隻蒲團上，坐着八個形態各異的老僧，有藏經閣首院天見、韋陀院天修、達摩院天清、僧療院无靜……

然後是无、智、妙三輩之長輩高僧，看來是有甚麼要事商議。

朗月禪師雖說是年已八十開外，平時，少林二三輩弟子，想見其一面也難，但是德高望重，依然無法擺脫住持之重職。

老禪師想付托重任，想獨自清修，推了大概有十次了吧！推得老禪師自己也覺得太煩了，唉！從百提不理，至少這少林門戶，好在尚有不少分院之首座，再說，也不會發生甚麼非得驚動大和尚之事，老禪師只不過算是擔了個空名而已。

但是，今晚，在這個深夜時分，老人家還召集了這麼多和尚開會，看來，事非尋常了。

朗月禪師緩緩的說着話：「唉！玄聖八魔，銷聲匿跡將近廿年了，不想，竟然找上了少林門，說甚麼我們浪得虛名，道甚麼包庇奸邪……老衲不得不有所表示……少林門之法，不可毀，少林門之清譽，更不容侮辱，爲此，請列位師弟、長老前來，詳加研究，我聞謠言止於智者，可是，也得先詳加考覆，所謂樹大有枯枝，族大有敗兒，少林門之是否浪得虛名，是否包庇奸邪，須得我們細細調查，列位師弟，可有善策，以清本門之辱否？」

啊！這就是老禪師之老謀深算……

謠言止於智者，這是不錯的。

但是，先清理本門，更是最有力的反擊。

如果，由於人多品雜，果然有少林弟子，瞞了師長，在外惹事生非，甚或有玷清譽之事發生，那麼，自己清理門戶，總好過爲外人指責。並且，更可博得個少林門不愧爲少林門的稱讚。

不想，老禪師的話，却引起了不同之意見。

天清大師首先哼了一聲道：「師叔，是甚麼人說我少林寺門？是玄聖八魔？是魔崽子？是我們少林門下的漏網之魚，我們又何必當眞，常言道，邪正不能並立，分明是魔崽子意圖報復，或者別有陰謀，弟子之見，非但不必理會甚麼浪得虛名、包庇奸邪那些虛無飄渺之罪名，還得全心全意全力的注意這些魔頭的行爲動靜。」

天清大師的說話尚未完，已引起不少人的同感。

事實俱在，玄聖八魔頭與少林寺根本是冰炭不同爐，正邪不相容的兩個極端，佛門子弟豈可爲魔崽子的評語而自亂陣脚？

可是，朗月禪師是沉聲哼了一聲，身形起，雙手分開，微微作勢下壓了壓，神態莊嚴的掃視了一週，然後吐出了緩慢的說話：「古語有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可因人廢言，嗯！少林寺之所以享譽天下，就是因爲列代祖師之道德感人，而無懈可擊而已，欲求無懈可擊，必須本身示人以不可擊，至於如何不容輕侮就得憑仗本身之必不可侮而已……八魔雖說與佛法互走極端，可是，以前，少林門可不曾有眞憑實據，證明彼等窮兇極惡且必誅之罪嫌啊……列位，少林之清譽，不是外人所能破壞，老衲所怕的，正是少林門自己破壞啊！

「我聞佛與天魔惡鬥，雖說佛法無邊，魔法難求奏功，然而，天魔不可誅，天魔不可壞，天魔憤然立誓，千年萬代，必求壞我佛法爲最終目的！

「佛言：我具無邊佛力，修無邊善緣，爾必不能壞我法，亦無從令爾等有壞機敗隙之地。

「天魔應言：『我着爾袈裟，壞爾法……』我佛當時流淚，因爲，我佛已感到，任何魔法難抵佛法，可是，着僧衣而作惡行，引使外界嫉恨佛法，試問，如何解救？

「必不可令少林門戶，自貽伊戚？必不可令少林門，爲少林門子弟有玷門戶……」

這是一個具大智慧的說法，令在場者，個個有着內疚之意，朗月禪師是訓斥了不少人，也教導了不少人，至少，令他們對佛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我佛慈悲……」人羣中，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和尚來，他五體投地，拜伏在朗月禪師座下。

此人是十分恭敬，也表示了他萬分的心悅誠服。

「无音師弟，爾乃我門中之長才，唉！想必明白老衲之心意。」

「弟子理會得。」无音大師誠懇的又叩頭。

「老衲年邁了，唉！如何善保清譽如何防範未然，該得爾等共商善策，以免少林寺，陷入了火宅嚴關之中，无音、天見、天修、天清！爾等得好生在意啊！」

「敢不從命！」異口同聲的說着，而幾個和尚已離座出拜……突然……

「咦！」是朗月禪師的哼聲，並且，從老禪師的臉色看來，有着淡淡的一絲驚愕之色，而一手按住了心口。漸漸的，老人家臉色大變，額頭有汗淌出了，老人家想開口了，可是，突然一個極詭異的念頭，籠罩了這位當今第一高僧的心頭，他啊啊啊了幾聲，他明白了，他比任何人明白，爲自己估中了，少林門中眞的出了個惡魔，而這個惡魔披着僧衣。

「住持……當家……」亂成了一片，人頭湧湧中，少林寺僧看住了朗月禪師，一瞬時臉色灰敗……突然，他眼中發出了異樣的光芒，射住了右手邊。

右手邊有幾個寺僧，全是寺中有地位、有名望的高僧，其中有天見、无塵、浮漚、西來……无音、天清，他們個個面色鄭重、焦急、關心的望着朗月禪師！

其中武功、醫術最高的是西來子，他一手扶住了朗月禪師，一手按住了朗月禪師的腕間！

「師叔……師叔……」是西來子的痛苦語聲：「是惡魔的暗算，是無形散花針！」

轟的一聲，大院中亂成了一片。

無形散花針是玄聖八魔齊名的天南魔祖的獨門暗器啊！他來到了少林寺？

天南魔祖早已毀了啦，爲濁世神龍天罡，會同了史維君蕭龍女所誅戮，並且，連他手下八個尊者，一併毀了。

但是，有幾個前輩仍記得，天南魔祖有個獨生女是走漏了，這個魔女可是永沒有聽人提起過。

難道，目下邪魔又猖狂了，難道，玄聖八魔的出現，引使天南魔祖的後人，也來興風作浪了？

突然，藏經閣中有神秘的氣氛。

這層氣氛，令在場人個個不寒而慄。

難道，天南魔祖之後人，藏匿在少林寺中？並且，還在藏經閣內？

朗月禪師的說話，已經在他們心中打下了個根，最可怕的是，着了僧衣的魔頭！

可是，誰是這個魔頭？

誰可能是這個魔頭？

可惜，誰也無法指出這個魔頭，證實這個魔頭！

這就是令藏經閣爲這股詭秘、可怖的氣氛所困擾，使得人心惶惶，個個手中揑了把汗！

朗月禪師現在是坐定了，他閉目，他盤膝而坐，八十開外的老人，又怎能支持得住這個惡魔的毒手？

無形散花針，聽說是天南魔祖獨門傳授，不是暗器，乃是一種武功，一股勁力，而這股陰毒無聲的勁力，却具有獨特的五毒之性，傷人於無形，却又令受害人極難發覺對頭的踪跡。

可是，浮漚是個十分心細的

人，他默思剛才的一切，他一絲一絲的記憶、分析，他明白這個無形惡魔，一定尚在藏經閣，絕對是在老住持的左右。

他不動聲息，因爲，他明白，這個極厲害的對手，自己一定分析出這個惡魔，揭穿這個惡魔。但是，絕不能打草驚蛇，絕不能使其有所發現，而來個先下手爲强。

他努力追憶前情，連一絲細節也沒放過……

突然，他身邊响起了我佛慈悲，他想，這兒，心中豁然開朗了，暗中叫了一聲是他！

不想，胸口一悶，「啊」這個字剛剛提到喉間，浮漚已發覺自己失了聲，而全身已爲一股怪極詭極的熱力束住了眞氣！

他睜開了眼。

他糊塗了，他看到无音大師背對着自己，他還在拚命的救護朗月禪師。

自己疑心是他，可是……這股勁力是在前邊，他突的與一張樸實、沉默的臉對了面，他看出了此人的詭笑，是他，如果眞的是他，那麼，少林寺將會有更大的災難，他不禁流下了淚。

「浮漚師兄，浮漚師兄……」

幾聲急躁的叫聲，令所有人轉移了目標。

現在，所有人的注意力轉到浮漚的身上。

浮漚是十分明白，這分明是魔頭的分散人心的巧計，而當衆人發現浮漚也莫名其妙的，爲這種怪異、詭秘的無形散花針所傷時，衆人越覺得驚慌莫名！

「是魔頭的毒計！」

「是魔頭的示威！」

「少林門就怕了不成？」

「不！不！」

「得報仇！」有幾個僧人在高聲喝叫着。

天見禪師莊嚴的喝了一聲。

「各運護身巧罩！」

對！這時候應該運功自衞。

無形散花針雖說是陰狠厲害，但是，如果各人運功護身，是可阻止這股陰毒熱力之侵入。

浮漚暗罵自己的糊塗，計不及此，可惜如今是事已至此，也不必吃這劑後悔藥了，現在他所關心的是，天見大師有何善策，來安定人心，然後，揭出這個魔頭。

「方丈師叔，如今……」天見大師在詢問朗月禪師。

可惜，方丈禪師是萬分的可憐，他運功、調息，無論如何他是無法將這股陰毒之氣逼出來，非但如此，漸漸的，他發覺越是用力强束、强壓，自己本身的純陽力越易被侵蝕！

他是廢然一聲長嘆，睜開眼睛對天見大師看了一眼，想開口說話，可憐的是，無形散花針第一厲害，就是將受害者的口封住，他想以目示意，但是，又有誰能明白他的眞正意圖。

事實俱在，他已發現了這個陰謀的可怖，他更看清楚了兇手的面目！

可惜，他出不了口，叫不出聲來。

他想引起寺僧注意，注意着僧衣的惡魔，不想，寺僧所關注的是自己的傷勢。

他對天見大師看看，然後，微微的將眼光看看右邊，他多麼希望天見能明白自己的用意。

他更希望天見大師能循自己的眼光走……那麼，他會在這個惡魔身上停住，然後他相信，他會盯緊了這個兇手，逼使他低下頭來！

那料到天見大師在向自己流淚，還有些哽咽，唉！六十開外的老人了啊！不想想，在這個時候，豈是哭可以解決了事的！老禪師只能咳嗽，可憐的是，漸漸的，他感到咳也咳不出聲來！

「我們只能暫且送方丈回房，然後，請西來師父盡量照顧方丈之傷病，現在，看來，魔頭已暗中注意我們少林寺，我們就該豁出去！爲保護少林清譽而戰，爲誅滅江湖惡魔而戰！」

衆人對无音大師之提議，個個叫好，並且，開始行動！

首先扶持朗月禪師入禪房去。

然後來看顧、料理浮漚，可是，浮漚想說話，他與方丈一般，連咳嗽也難出聲，他明白，自己已成了一個廢物，而惡魔決不會就此罷手，或者，還會有其他的折辱與磨難，他不禁心中嘆了一口氣，道：「方……與……未……艾！」

＊ ＊ ＊

少林寺形成了羣龍無首的局面。

朗月禪師、浮漚的傷，將少林寺弄成了個風聲鶴唳，幾個有地位職責的高僧，却爲這無形散花針毒所煩，雖然，下邊的弟子依然有寺規所管制着，有心人是可以看到了這一股無形的紊亂之風氣。

第三天了！

亂了三天，束手無善策的三天！

在深夜，一間西配殿的僧舍中，有着人……

僧舍中是無燈無火，却有人聲私語：「好手法！」

「不！我可是冒了絕大的險，更幸得你，看出了浮漚的動靜！」

「三師兄，可眞目光如電，浮漚只不過是眉頭稍開，他已看出了端倪，送了他一針！」

「老大，那可算是補漏。」

「不！是個絕妙的高着，」那個被稱爲老大的接了口：「如果不是老三這一着，眞可能壞了事！」

「老大，」是那個被稱爲老三的開了口，他說話是沉着的，但是，也顯示了他的陰狠：「現在，可不是你恭維我，我稱讚你的時候，我們該分頭走啦！」

「是該走了，但是，還有三部最重要的秘經，無法查出個頭緒來！」

「是那三部秘經啊？」

「達摩易筋、天元解、韋陀訣！」

「老大，易筋、天元，咱們全明白，實在是少林寺鎭山之寶，可是韋陀訣……」

「老三，我且問你，二字伏虎拳、少林神抓、降魔杖法、瘋魔棍訣、沙門十三鏈、大小擒拿手，我們早已有了，但是，從藏經閣中所出示之秘本，有着多大的差別，難道，這還不能引起了你的注意？」

「喔！」幾乎異口同聲的在驚呼着，而老三是顯得有些愧惶難堪的，對那個老大直認不是：「老大，你不愧爲老大，我錯了！」

「唉！」老大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茲事體大啊！老三！」

「看來，還不能毀了那些禿驢。」陰狠的老三在說。

「如果我變成了少林住持，又該如何？」

「啊！」又是異口同聲的驚叫……不過，這一次的驚叫，其中包含着驚嘆、興奮、讚佩，還有欣然之意。

「對！老大，你該成爲少林住持！」

「讓他們受老大的指揮！」

「那比毀了中原所有武林道更强！」

「好，姑不論如何，定將少林門中所有的秘笈眞訣，全部入我邦中，我們不可稍有疏忽而貽誤軍國大事！」

「是！」

這一聲「是」，聽來有肅殺之感，並且，令人感到了別有股味道！

這所謂「邦」中，究竟是「帮」中，還是……

可是，這軍國大事……

武林門戶之事，又那會牽涉到軍國大事？

姑不論他們說甚麼，但是，從現在開始，他們越說越沉，漸漸，變成了是竊竊私議。

很久，很久……僧舍門打開了。

有人出現，出來了五個灰袍的僧人，可是，才欲出門口，步入庭階！

「阿彌陀佛……」一聲佛號，出現了十八個手執不同兵刃的和尚來，而五個灰袍僧人是理也不理他們，依然走着他們的路。

「阿彌陀佛……」那十八僧人的爲首一個，向走近前的灰衣僧人，打了個問訊，「无隱師兄，你往那裡走？」

這個被稱无隱的灰袍僧人，唱喏、問訊，可是，當他聽到後面傳來急驟的叫聲時，他的臉色倏變，而雙眼精芒四射，向那爲首一雙和尚，冷冷笑了一聲道：「空澄、空曉，看！」

這一雙和尚雖說有極高深的武功修爲，更且，不同禪悟之識，却不通人情，不明世故的天眞人，至於江湖旁門左道，心狠手辣之行，更是莫名其妙，他倆那裡知道，眼前的那個看來相識，其實，一無所知的江湖煞星，已對他倆動了殺機！

一個猝然而來的招呼，又叫他倆看，兩個儍和尚莫名其妙的放棄了戒備，順了无隱的手指看……

一股勁風，其重如山，其疾如箭的，向兩個和尚當胸壓到。就算空澄、空曉兩個和尚功力不弱，又且是羅漢陣中主角，那想到是人家有心欺無心，而空澄、空曉是不明就裡就此中了計了。

兩人本能就一展羅漢陣中的波羅密諦神功，可憐兩人的出手向前，那裡想得到，一個强而有力、陰而狠惡的魔頭，早已覷準了兩人，向前出手，勢必身後無備，出手的，又是個深明羅漢陣中秘的魔星，悄無聲，加用重勁，一招六三絕陰指，可憐，羅漢陣中的兩主者，莫名其妙的在明爭暗鬥中，雙雙中了魔頭的偸襲，連聲哼也沒有，跌翻在地，空澄、空曉還想有所反抗，但這個魔頭，可又是狠又是沉，兩人只覺得雙眼一陣劇痛……一聲慘叫中，分明已爲人毀了雙目的經穴。

「師兄……師兄！」兩人聽得有人叫師兄，但是，他們兩人却都是萬分驚駭，這師兄的叫聲，兩人依稀感到有某種不祥之兆。

一聲又一聲極悶的嘶叫聲，一聲又一聲的「噗噗」聲，墮地聲此起彼落，空曉大叫道：「十二弟、十五弟……」但是，他幾乎叫遍了所有的羅漢陣中的同伴，沒有半個人的回音……反而在另一邊却傳來了陰惻惻的語聲：「快救人，快救空澄、空曉兩位師兄！」

一會兒又有人在叫：「甚麼人？是甚麼人敢夜闖少林寺？別走！別走！」

哼哼，這一來少林寺是亂了套。

事實俱在，少林寺幾曾經過這些事，享盛譽到數百年而盛名不

替，而今夜……竟然有了江湖人到了武林中第一門戶來放肆！

有多少人來了這個西配殿！

少林寺僧立即看到了這一幕驚心動魄的圖畫，地下縱橫的是屍體！

「快來救人，快來救人！」是另一處傳來了驚叫聲。

當少林寺看到了奄奄一息的空澄、空曉時，有兩個輩份較高的少林寺僧在探視、研究，所發現的是，兩僧是中了極古怪的截脈手法。

而這種手法，與天南魔祖的出手，大有近似之處。

少林寺又開始紊亂，這天南魔祖既然是魔教中的別支，並且，在三天前的藏經閣中陰使毒手，令少林名宿耆老，當今方丈受了莫名其妙的暗算，並且，浮漚大師也中了這無形散花針之毒……而今……又來對付十八個羅漢陣中的空澄、空曉，還有毀了十六個羅漢！

到底賊從外來，還是賊在寺中？

更可怖的是，是外賊與內賊已有默契，作有計劃的侵入。

遠處又傳來了驚叫聲，這兩位少林高僧再也忍不住了，各展身法，向驚叫聲之處撲了過去，這可以看出這兩位少林高僧之功力，快而勁，並且，內息的週流，竟然引起了四外的氣流，微有灼熱之感。

兩高僧之內外功行，顯然是造詣極深，亦於此可見，少林寺之所以領袖中原武林數百年，實在，有其不可輕侮之處！

但是，兩高僧來到了呼喚聲處，而東北角，近後山門處又傳來刺耳尖嘯！

好個少林寺僧，兩人互相視了一眼，冷冷的道：「想不到苗疆一兇，敢來中原門庭搗亂，更自認爲強者，何不現身一晤，用這鬼嘯示警，吹簧擾人之技倆，却也不至於令老衲亂了方寸，如不出現，老衲本不再理會，如若重敢暗中傷人，老衲倒要看看，惡孽滿身的藍大山，究竟有甚麼別的高招，而能闖得個偌大的聲譽！」

果然，兩寺僧發話之後，半晌，不再聽得有人，或者其他的怪音示警，可是，少林寺僧却是十分明白，事情越來越令人煩惱了，少林寺已陷入了陰謀、恐慌之中，突然兩寺僧想到了一個住持之重要！

少林寺執武林牛耳數百年，住持非但得武功蓋世，還得有極高的德望！

朗月禪師才受傷了三天，唉！少林寺已落到了這個地步，如果再有甚麼變化，難道，少林寺就得毀了？

遠處有人招呼：「天慧、天冲兩位師叔！」

「是无音！」其中一僧接了一句。

「正是，天冲師叔，時已深夜，在此作甚？」

漸漸，看清了无音的身形面貌。

天冲微微一笑道：「无音，你從那裡來的？」

「從坐寮中來。」

「來此作甚？」

「心有所悟，或者，可代住持方丈，解除陰毒！」

正大光明，看來无音還不知西配殿發生之事，天慧却微微一嘆道：「難爲你了，无音，少林寺中，也只有你，天資穎悟，根骨特厚，且又將少林十三奇技之一，金光伏魔杖悟透，看來，方丈之毒，也只有你……」

奇怪，說到這裡，天慧突的語音一窒，而月光之下，只見天慧的臉色萬分古怪。

天冲發覺不對，而心中突有所悟，一回頭，只見无音面帶微笑，可是，現在，天冲看着這笑，有着心驚肉跳之感，而一聲怒斥：「原來……」可憐，「是你」兩字沒出口，而面前有股說不出熱力傳了過來，而天冲禪師已覺得四肢百骸有說不出的慵懶之感，可是，他心中是十分明白，自己在猝然不及防之下，已中了這個包藏禍心的魔頭暗算，而暗算自己的正是苗疆一兇的天蠶網！

「兩位，好好的睡吧！」

无音在撫慰着兩位少林寺天字輩之高僧，可是，他的撫慰分明是別有打算，摸到那裡，天冲與天慧就可以看到一蓬白色的烟霧，從身上發出，果然是這個慘毒無比的天蠶網！

无音在消滅罪證。

可是，无音是少林寺中傑出之士，他從小出家，爲天聞禪師的唯一弟子，除了收得五個與他有些關連的親誼弟子外，他是萬分的安詳，十分的用功，躭於經典，那會是個殺人的兇手。

並且，他是個用毒的好手！

啊！如果可以叫出聲，天冲眞想叫出來，他是豁然有所知，着僧衣的惡魔，原來是他。

「是啊！是啊！」无音在笑，在柔聲的說着，聽他如此說話，你簡直不相信，他是個如此狠毒的魔頭。

「師叔，從你倆眼中，已看出來，我是個兇手，並且，我更清楚，如果由你倆追查，憑你倆的淵源，一定會追查出這個兇手來，我不得不冒險，唉！其實，我根本不想殺人，常言道得好，總有些香火之情，至不濟，我在少林寺中也寄

身了十年了！」

轟的一聲，天冲大爲糊塗，无音從小出家，在少林寺怎止十年？難道，他不是眞的无音？難道……

他想到這兒，不禁又再看了幾眼。

「師叔，你看出來了？唉！我可是不輕易易容啊！」

无音一說不輕易易容，天冲幾乎想撞牆而死，少林寺焉得不毀，少林寺怎可當得中原武林之長，一個無形魔頭，殺了不少少林寺的高僧，然後，喬裝改扮，十幾年來，聲息不露，試問，豈不值得愧死？

突然，一股癢癢之感，漸漸的襲上心頭，天冲禪師是少林寺中號稱通才大師，他已發現了，這苗疆奇毒，已開始要他的命了。

死！根本不在這位大師的心上，出家人，尤其是精通學理的高僧，生與死的研究，數十有年，早已悟化生死之大道，但是，他不忿的是，如此惡魔，怎能令其成功？

還有少林門，護法事大。

可惜，漸漸，他已不克支持。

依稀，聽得了无音的笑聲，是如此的得意，又是如此之囂張，一會兒在近，一會兒變得極遠！

无音走了，大概，他認爲成功了，或者，他還有其他的陰謀，天冲想揭發，想起身，可惜，他已全身無力，而且，死神依稀已與他接近了。

＊　＊　＊

四外是驚人之沉寂！

山路崎嶇，並且，深夜無月，照例，這是個極不利於趕夜路，放夜站的時分，由於夜深更靜，四外無聲的原故，這就稍有聲息，清晰可聞。

這裡是離登封有卅里地的小店集。

雖說宋、金之戰已近尾聲，而大金王朝也開始由興盛而趨於低潮，不過，民間之仇恨、民間之暗中刺殺，依然是免不了。

此地是金、宋兩國比較忽視的小地方，所以，顯得比較寧靜些，想不到，在今夜如此難走時分，有着五個人，走着相同的路，速度相仿，而五人渾然一體。

是五天罡……不錯，是五天罡！

閃閃星光。

遠處傳來一點火星，可是微微一爆，四外爲之光亮，照耀得四週清楚，連五天罡的黃衣黃褲，面容神色都看了個清清楚楚。

五天罡稍有延遲之時，面前，突然的多了一個冷面的怪人……白衫却鑲了黑邊。

五天罡互相對望了一眼。

四外有火光移動，一色的宮燈，慢慢的，慢慢的，將六人所站之地，圍成了一個圓圈。

車聲轆轆！

五天罡突然記起了三年前青陽觀這一戰！

地聖魔母又出現了，殺人不見血梅娉婷，依然扶住了椅背。

至於前面那個少年，難道就是令天地風雲門心驚膽跳的天魔郝鏡之後人，禽獸不如！

三年來，自從風塵子、雲九思爲那些人鬧了個七零八落後，門中唯一眞正主者，天龍子已開始了極壞的準備，撤出中原，作保存實力，再清洗、整理組織，捲土重來……但是，三年來，他們全失踪了！

好吧，解決了少林門再說，或者，那些中原武林道，依然無法清查出，天龍子的眞正面目，眞正意圖爲甚麼？

三年中，練功有成，現在，開始行動，可是，他們出現了，五天罡是難得的人才，並且，心思縝密，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向深處推究。

「不必裝模作樣了，更不必東張西望，今夜，是你們畢命之期。」少年是冷冷的、木然的說話。

遠處也傳來了地聖魔母俞飛虹的嘆息聲：「本來，我還有一念惜才之心，想不到，焦氏五雄，原來是金狗之奴才，哼哼，這就令我恨透了自己！」

「師父，今夜，你就看他們的報應吧！」秀姑，這個樸實無華的鄉村少女，却已吐出了他們的心意！

五天罡心神大震。

爲甚麼？這金狗奴才四個字，豈不是已說明了一切，還有，以前，五天罡在地聖魔母之心目中是好漢，是具有左右天地風雲門的硬手，現在，她可是放棄了，因爲這民族之仇怨，令這批中原武林道，與自己形同水火。

五天罡爲西域能手，其所以對天地風雲門之如此忠心，就因爲他們是金邦人，並且參與密謀，今夜，他們是奉有極大的使命，想不到，爲地聖魔母他們扣住了！

姑勿論如何，五天罡是別有秘密，他們希望，無論如何，這個秘密尚可保持，那麼，即使自己五人死了，依然另有成功之道！

不料，那冷面的少年緩緩伸平右手，對五天罡看了一眼道：「拿來！」

「甚麼？你想要甚麼？命？我兄弟已準備妥當，就看你可有本領來取！」五天罡之首，焦大峯也是冷冷的，說着令人心怵之言。

「『羅漢十八陣』、『少林三譜』、『六經卷』……」

這幾句話，算是打中了五天罡

的要害了。

五天罡所希望保持的秘密，就是這些了。事實俱在，天龍子是個不世之奇才，他之組織天地風雲門，他之挑起一個又一個江湖風波，甚至於對玄聖八魔也敢挑衅，就是有着某種的野心。

他所求的，並不是震撼武林，號令江湖那麼簡單，他所求的是，基本上賣了少林寺，賣了中原所有武林門戶。

由少林寺以降魔誅邪為名，毀一個門戶，奪去一個門戶的拳經秘訣……然後，希望用這些事改頭換面，暗算別的江湖門派。

但是，眞正的目的，謀奪少林寺之一切。

玄聖八魔之沉着厲害，令天龍子先挨了個悶棍，好，對付史維君夫婦。

風塵子安排之巧計，用易容術，由第二號頭子藍靈姑化裝成蕭龍女……攝心移魂大法令史友靜上了床！

史維君痛斥蕭龍女，他那知是假的？

史家一門是毀了，狠心的風塵子，再將殉夫的蕭龍女，除了衫褲，放在漸將清醒的史友靜身邊，坐實了史友靜的弒父、淫母之罪！

然後，搜逼天魔郝鏡出面。

史、蕭二人為了救護郝鏡，落得個蒙垢而死，如果天龍子不操之過急，郝鏡即使是老謀深算，多謀善斷，也難推析出這個陰謀之中心，當你們一再緊逼時，對不起，在郝老魔的潛形匿踪，再加上明探暗訪之情形下，老天魔是明白了天龍子急於得到大修羅、不動身法之心意。

不過，郝老魔尚未追究到少林門，也被陰謀所中。

傳天佑之死，却已有所醒悟天龍子之本來面目，楊馥華之不屈，甘子興之出現，死剩種的玄聖八魔，再加上南海一鳳、桑仙童夫婦，在俠士們的再三研究下，甘子興竟然獨走太行，進入金京！

而地聖魔也眞能忍，暗中查探，天地風雲門之眞正立壇之地，強忍三年！

今夜，他們找上了五天罡，可以說他們是有必勝把握，還有，他們是有心來挽救這乾坤。

早已說過，五天罡並非庸才，當禽獸不如史友靜說出了這些少林拳譜與名稱時，五天罡已明白了這個秘密，已難守了。

尚幸三年來，老龍頭已精習了天南魔祖的獨門放毒法……如果，這般人只顧對付自己，或者與其他壇主糾纏不清的話，那麼，老龍頭的計劃，依然可以成功了。

將來武林道，重心勢力必移至在大金邦手中了。

事到如今，看來多言無益，五天罡是互相對望了一眼，刷刷刷，黃衫翻滾，快是快到了極點，而狠也狠到了難以形容。

五天罡戳魂鋒在黃影翻滾下，每人已連下五招，而史友靜這個天魔心法之傳人，已為五條黃影所困。

怪也怪到了不可思議，史友靜在五天罡如此狠勁、厲害的出手，依然紋風不動，而五天罡的出招，莫名其妙的，會在半途中打岔，有幾次，幾乎是自己人打了亂章那樣，你咬住我，我鎖住你。

五天罡出道以來，縱橫江湖廿多年，在其手下也不知毀了多少成名英雄，天地風雲門中的翦除中原門派，十之七八，都由五天罡主持，至於玄聖八魔中第二地聖魔母兪飛虹，也直認五天罡該排第五，除了天、地、風、雲四主者之外，就得數五天罡為最難鬥！

那想到，今夜，五天罡竟然會碰上個如此的能手，而大修羅、不動身法，非但詭異莫名，更且令五個一等一的好手，陷入了僵局中。

五個天罡心意如一，五天罡出手發招，全按玄武陣法發動，五人渾然一體，五星聯珠，一氣呵成，照理是，饒你是武林尊者，能手中能手，在五人聯鋒如一，招式渾然，天衣無縫的攻擊下，即使不手忙脚亂，也得有所行動，或相阻、或相架，甚或以功力、罡氣作抵擋，那能如此的泰然自若，一動不動，而將五人之出手，抖亂得如此狠猾的？

五天罡是不明就裡，地聖魔母却已看清了史友靜的不動身法的來龍去脈。

突然，她面前出現了老大的面形！

她明白，自己是無法悟透這份心法，即使是郝鏡，也難以參透而練到火候，因為他們全老了！

四十歲前不能習成大天魔心法，不可強習！

她更明白了郝鏡之救史友靜，輸功於史友靜，這是天魔的一片苦心，也只有史友靜，身負如此血海深仇，又安於如此的惡名之下，加上家學淵源，史維君之柔如眞訣正可助史友靜內外同修。

史友靜是成功了，可是，她聽到楊馥華的解說，還有郝鏡諄諄善誘、苦心孤詣！

今夜，看到了史友靜，就等如老大在自己面前，向她解釋，他之所以不將天魔心法公開之苦心！

照八魔之心意，他們誰也不會怕誰，誰也會狠練猛攻，而後，唉！好的，走火入魔，就如自己那樣，一個不巧，毀了全身功力，落個練功倒退，慘遭畢命之禍！

傳天佑的話又在耳邊响起：「老前輩，你尚有多少年好活啊！」

「師父，你哭了！」秀姑一直在留意着魔母，當她看見師父眼中有淚，她萬分關心的問了一句。

「是啊！我心中高興，你看，你師伯收得個好弟子！」

五天罡却莫名其妙的被困在一個無形的禁網之中，五人誰也想得到，打不過，走，一個人追五個人，分五處走，至少可脫三個人，也可能完成了使命之一半，但是，五人如果想倒退十步，對不住，後面宛如有一股勁力，擠住了他們。

即使五天罡是江湖上第一的好手，即使他們多經戰役，可也讓這樣的打法，打得他們心驚膽戰，幾乎令他們失去了戰鬥的自信。

「這就是你們的主子，不惜傷天害理，而求得到的大修羅不動身法……」

五天罡讓這少年的話震了個頭昏腦漲，而依稀的，他們可發現了史友靜這卸、彈之訣眞諦，說甚麼不動身法，分明是最高的卸、彈眞訣，不過，這一股擠壓人的無形炁，又是怎麼一回事？

突然，焦大峯首先發覺不對，而胸口，莫名其妙的有一股勁力突入，五天罡的戳魂鋒，即使再不濟，也不該為人破圍直入，並且，又是直擊中宮、前胸！

心中一凜，一股又冰又冷的炁力，令焦大峯渾身亂戰，而再一着，自己剛剛跌翻在地，老三莫名其妙的，會補住自己的方位，又聽得一聲哼，也是跌翻在地，就算掙扎坐起，也只有抖戰的份兒。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又一個的，好，五天罡成了兩雙半，只剩得坐在地下，篩糠似的渾身亂戰。

「交出來吧！」依然是冷口冷面，冷聲冷氣。

「何……不……殺……我！」

「狗奴才，我又何必殺了你們，讓你們慢慢的毀功，然後你們有你們的報應！」

啊！慢慢毀功，五天罡心頭大震，並且，他們也有所驚悟，分明，這戰抖，抖得心神俱空，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自己數十年的苦練，滿功滿力，天罡眞氣，通貫全身，幾時有過心神俱空之感覺的，現在，一邊抖，一邊戰，而心頭浮，眞氣流……不好，讓這史友靜毀了功穴，令自己五人毀功！

越來越覺出，每一抖動，是在消耗他們的功勁，這股寒氣，是消耗他們功力的主兇！

「是修羅冷燄！」史友靜是冷冷的說了一句，五人全感到這五個字比眞正的冷燄更冷。

「老……龍……頭，我們，我們有負……所託了！」

雖然五人抖戰得如此厲害，如此可憐，功力在一分、一滴的消耗，可是，五人依然咬牙、出手，五柄匕首，五人各口咬住了黃色衣的綢帶，看來是用牙拔出匕首，但是，五個人突然面容帶笑，不抖不戰了，坐在地上，五人以背相抵不動了！

地聖魔母尚未看出端倪，梅娉婷是第一個看出了苗頭，道聲不對，飛步上前，五個人僵住的笑容，已給了她個答案，五天罡已死了！

史友靜還想取刀在手，梅娉婷叫了一聲道：「不可！」

史友靜不禁一怔，而另二個字，令史友靜更為吃驚。

「有毒！」

是有毒，並且是劇毒，毒在匕首之飄帶上。

即使是金狗奴才，但是五天罡之視死如歸，他們的武功，依然令在場人有所敬佩，所謂「各為其主」，所謂死而後已，五天罡並不有辱於作武林中的佼佼之士。

* * *

天色開始轉明了。

在少林寺後門門外，走出了兩個大和尚。

這一雙和尚看來慈眉祥目，並且，年紀也不少了，可是，從他倆的走路身法看來，兩僧的武功不凡。

走得極從容，但是，速度極快，分明是施展的是少林神行步法。

一晃眼，走出了少林寺範圍外，而鑽入了左側一個樹林中，這兒看來是一個山僻幽徑，因之，顯得少有行人，而具寧靜之趣！

兩和尚來到此地，尋到了一個小斜坡，在一棵大樹根下，袍袖微拂，一股柔和勁風，清理了些落葉土塊，兩和尚相對的坐着。

四外是微風穿林，偶有幾聲山鳥鳴聲，兩位大和尚却不知搞甚麼鬼，一坐下，就似打坐那樣，難道在此地靜修佛法？

來時，太陽移宮……約在未時之中，而一坐，坐到了太陽西沉，看來，申未酉初了，兩個和尚坐了有一個時辰有餘，嘿！難怪人說，和尚別的『功』難明所以，這坐功，却是有目共睹，堪稱一絕！

是和尚個個都善於坐，所謂坐禪。

可是，坐禪不坐在禪房中，來到這山下樹林中，這未免有些怪了。

太陽落在西山下，暮靄開始升起了。

秋末冬初，日短夜長呀！這天色可算是說黑即黑，兩位大和尚，

該走了吧……或者……

一個背靠着大樹的和尚，睜開了眼睛，臉上略帶驚奇之色，看了看面前的同伴道：「奇怪！」

對面那位可更是怪，只是用鼻子出聲，算是回答了靠樹的和尚問話。

「該怎辦呢？去找？去看，或者回山門？」

一連串的問話……可好，對面的那個和尚啊！只是搖頭，待靠樹的和尚再說一個字：「等」時，他才點點頭，看來，他倆還得等。

天色越來越黑！

「嘩！」的一聲，西北角有千里火的燃燒，嗨嗨，這個清靜的所在，看來還眞有些古怪，不簡單呢？這兩個少林和尚是在等人啦！

有人持千里火走來，尚未來到這兩個和尚所在的那棵大樹前，兩個和尚忽然的長身，身形動，向少林寺那一邊竄去。

「兩位大和尚，甚麼，要我們追上少林寺？然後倒打一耙，說甚麼有人闖山門，鬥少林？這步棋子不太高啊！」

兩和尚聽來人的語聲，突然的又站定了身子，因爲，他倆發現，來人是個女的！

千里火移動得很慢，可是，當他倆看清了爲甚麼慢的時候，這兩個和尚可就目露兇光了。

怪不得等不到來人，原來，已爲人殺了！

而那個手執千里火，一手拖了個屍身來的女子，可生得挺美，從其臉上神色看來，十分冷，更帶上七分厭惡之情。

兩個和尚還未打定主意，而那少女却已一揚手，一股勁風，將那個屍身當面擲到！

這一對和尚一揚左袖，一揚右袖，好瀟洒的身法，這一雙鐵袖，宛如流水般的抖動，而這一具屍身，竟然讓他們的鐵袖托住。十分安詳的，手放在兩個和尚的面前——就聞得兩人異口同聲的念了聲：「阿彌陀佛！」

「你們還在這裡惺惺作態啊！唉！」那女子是沉聲說了一句，分明，她已吃準了，這兩個根本不是佛門子弟，而是着了僧衣的壞和尚也！

「女施主，須知多造殺孽，血怨纏身，這就會誤了你西行之路。」

「啊呀呀，興弟，你聽聽，魔頭也會講佛法了！」

兩和尚一聽女子在招呼人，兩人心頭一凜，而露出某些緊張的神色。

老實說，他倆乃是難得的好身手，尤其是耳音極佳，在這百步之內，此地那怕只有綉花針落地，他倆俱可準確的指出地點，他倆來此有不少時候，少女的出現，尚可推說人在遠處，可是，抱了個沉重屍體，就算遠，依照兩僧的耳音，勢必早已發覺，可已經直入禁圈之內，兩僧已算是吃了個大虧，現在，她又仰天呼人，分明在自己附近，而此人的功力，簡直駭人聽聞。還有，令兩僧不自覺的有了個心怯之感。

「鳳姊，難道你忘了，他們是喜歡藏頭露尾的？」半空中，傳來了一陣清脆的語聲，就在不遠處的樹頂上。

「啊呀呀，對了，兩位，今夜爲何不包住個頭？記得三年前，我們見過一面！」鳳姑娘還未說完話，半空中又接了口：「並且有五人之多！」

兩個和尚可算是有了醒悟，記得那一次的金剛禪唱，在山洞中意圖毀了那個主者認爲心腹大患的史友靜，依稀記得，有這個女子在，事後，更聽說，此女正是有名的南海一鳳。

此地是對外的通訊站，是個隱蔽的所在，那想到，竟然會給他們發現了。

是死者引鬼上門？

抑或是自己的疏忽？

如果，兩般皆不是，這就更加可擔心。

「阿彌陀佛……」傳來的兩聲佛號，令這兩個和尚心神俱震，因爲他倆已聽出來，這兩聲佛號，分明是失了踪的屍身，天慧與天冲。

少林寺自從朗月禪師爲無形散花針所傷後，三天後，又發生了件大事，就是護寺的十八羅漢死了，還有，失踪了兩位高僧天慧、天冲……

主者是發覺不妙，可是，却無法追索原因，不過，他却是相信，兩高僧是中了自己的毒，一定難逃一死，反正只要引來了門下士，假作攻打少林寺，由主者出面，護住山門，那麼，少林寺住持之位就可以坐定了，然後，再憑仗這個名號，蠶食鯨吞，讓少林寺代其背黑鍋，而少林寺門中所有經籍、書譜、秘笈，全由其暗中運出！

爲了這個原故，他倆是奉命前來通消息，也可以說，誰也不將失踪之事，放在心上。

那想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天慧、天冲，並且，這大可以令主者的陰謀破產。

兩個和尚再不猶豫，極快的由手指彈出了兩顆火星，這火星是十分快，並且，爆音極繁、極密，這乃是兩人通知主者的暗號！

一聲長笑起，一蓬極大的白影，在黑夜中顯得特別注目，一個白衣少年，帶起這一蓬白影，在半

空中一網一兜，兩個和尚所抖出的火星，竟然給他網了個實，耳邊隱隱聞得兩聲極悶的爆聲，這分明已將通訊火花訊號，在半空當中被遏住了。

天慧與天沖已站在兩和尚面前，突然，兩和尚看到了兩張十分憔悴，却帶着無名慈祥的臉，這令兩個和尚心神大震，照道理，天慧與天沖已有所明白，至少，兩個少林高僧是劫後餘生，他倆當然清楚兇手是誰，現在，應該極恨自己才是，可是，這兩個少林高僧身受重創，這眼神、這容色，還是這樣的慈祥、關切！

「想不到无本、无寧，你兩個也與无音結黨！唉！佛法有云，因果在緣，可能，你我前世結下了這孽緣，也可能……老衲欠債，必須償還，不過，兩位師侄，佛家重解重化不重結……你倆至不濟，也在我佛座下，聽經多年，習靜多年，何苦死鑽這塵網殺孽之中！」

可憐，天沖禪師還在談佛理、談禪機，和尚那想到，面前的无本、无寧根本不是眞正的出家人，他倆之所以入少林寺，全是別有所圖，而現在，你同他講佛理，眞個是對牛彈琴，並且，還是亂彈琴！

果然，南海一鳳幾乎笑出聲來，她是搶步上前，對天沖大師道：「唉！少林寺中的大師啊！到現在你還看不出，他們是別有心機，別具陰謀，你妄想以佛門戒律、規範來說服他們，那可白費心機！」

「對啊！天沖師叔，你是白費心機！」是无寧的回答，還有，七點紫瑩瑩的火花，突然由无本的袍袖中飛出。

南海一鳳一見无本抖出了如此陰狠、毒辣的涵虛火花，她是不敢怠慢，身形已越過了天沖與天慧，而抖手一片黑光，這實在是紫火之反映，才顯示了這東西的顏色，不過，這道黑光依然毫不起眼，但是，此物看來不顯眼啊！却已是天南魔祖的十三件異寶之一，涵虛火花兜了個實，无本尚未看清，甚麼東西網了自己的涵虛火花時，面前勁風已臨，南海一鳳的潛龍羆，已將個无本束住了！

无本再一看，好！无寧已脫出重圍，果然見機快，判斷靈，對啊！就該走得一個得一個，至少，得讓主者有個知會，主者足智多謀，如果有所耳聞，早作準備，那麼，甚麼樣的難題，他是會有本領搪塞過去的。

自己已爲南海一鳳束住了，這又算得了甚麼？哼！從自己掩入少林寺，就有着死的準備，當然，自己又不是省油的燈，憑自己的功力，即使無法勝得了對方，可也不至於眞正的束手無策。

无本啊！你可算是打錯了算盤，南海一鳳乃是龍母宮中的眞正傳人，又何況在這三年之中，她更得到了金麟劍客甘子興的提說，兩人可說是截長補短，也可以說是，互相研究發明，這功力比對雲九思時更進一步。

當年，她只有逼令雲九思不敢輕舉妄動，現在，她已具有十足把握，毀了那個「雲」字門的壇主。

龍母訣已抖開了，即使无本是個武林巨擘，更且有不少功夫，得自主者，今夜，他却給個女子纏了個暈頭轉向，不知所謂。

而後面又傳來了无寧的叫聲！淒厲、悠長……

无本的心頭一凜，无寧分明已爲人所傷，或者，受了重創，甚至，送了命也不一定，但是，他還是這樣的高聲嚎叫，這不是他怕痛，怕死，怕甚麼？他依稀想通知主者，希望有人，有援救者的出現，而他是通知這些人，立即通知主者，讓主者好有個安排！

但是，來的究竟是那一個？他倆曾經出過一次少林寺，在山洞中，困住禽獸不如，他倆也見過江湖上的朋友……突然，他記起了，一張英俊的面孔，一個年才廿二三的英雄人物，那個單劍阻白骨神君的金麟劍客甘子興來。

三年來，不聞音訊，而今，突然出現，嗨嗨，分明他們是謀定而動啊！

无本是個機智深沉的人，也是個善於分析事理的人，當他想到這兒，突然，他感到一陣寒戰，看來，主者是有着這個可能！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好個无本，心頭思潮起伏，他依然是全力出手發招，雖然，他越來越感到出手被阻、被擋格，並且，有不少出手，根本在未出全力，未展全招，已讓對方阻煞在前，這是封殺，可以說，這是武林對手中最可怕的情形，也等於說，你在對頭的眼中，只不過是個小學生，幼稚、淺薄得可笑！

无本想走，老實說，他根本不懂甚麼叫江湖體面，更不理會羞耻二個字，在他們民族中是：打得過，作威作福，然後，殺。打不過，逃。想當年，大金朝國勢似日中天之時，完顏宗弼——即通俗小說中的金兀朮，爲武穆公所敗，他非但逃，並且，再三叮囑手下親信大將，想降也可以，不過，等到岳元帥打到，你們降吧！

也就是說，投降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不過，別自己未打先降，如此而已。

无本現在想一走了之。

但他的四週越來越可感到有堵無形牆，並且，這堵牆還是活的，

他走到那裡，這堵牆就會堵到那裡，明明，這是南海一鳳的鬼主意，而自己，已變成了個可憐蟲了，爲甚麼不殺自己？

把自己當作了貓爪下的老鼠？

遠處有着幾聲呼嘯。

无本心中一凜，甚麼，有人來？

一定是主者派人來接應，對，自己與无寧出來的時間太長，他不放心，所以派人前來接應自己了！

對！他精神一振，可是，當他看到了三個同門趕到之時，他的心中又轉開了另一個念頭，糟糕！中了計了，自己之所以不死，分明將自己當作了釣魚的餌啊！

* * *

待到无本有所發覺，當他的形勢有變，三條灰影已疾如飛鳥般投入，无本還想說明，此地陷阱密佈時，南海一鳳已開始了她的龍母絕學，饒是无本學有專長，並且已具一代宗師的風範，那裡想得到，甘子與與南海一鳳是經過縝密的擬定，有意前來阻截，還有，將那魔頭的爪牙，有計劃的鏟除。

甘子與早已將无寧困殺，並不前來合鬥无本，就是有意的，在等候這五個魔頭認爲心腹之助的好手。

事實俱在，三年來，他們遠走幽燕，尋根窮源，就是想弄清楚這件武林大陰謀之眞正來龍去脈，當這些英俠人士，眞正看清了那個無形魔頭之眞正身份時，他們立即怕少林寺會變成修羅殿。

少林寺是堡壘森嚴的武林巨擘，如果自己以江湖人身份，貿貿然上門，那麼，非但會引起少林寺衆的誤會，更有打草驚蛇之弊。

玉玲瓏楊馥華是女中的諸葛，她死去的丈夫——槍王傅天佑更是一代英傑，雖說，他死了，但是，他提供的綫索，令楊馥華有了極大的啟發，在傅天佑的遺言中，她找到了無形魔頭之關鍵性的罪證，然後，她擬了一個「反陰謀」之計劃，這計劃就是「黃雀在後」，縝密的監視着少林寺的一舉一動，並且，更伏下了一隻妙棋，那個七巧星桑仙童是混入少林寺的後廚房。

前殿的住持出事，少林寺鬧得蜚蜚揚揚，桑仙童雖說事後得知，但是，他已發現了，魔頭已自動招了供，天南魔祖的無形散花針之出現，令桑仙童留了心！

無形魔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已爲人暗中監視，爲了要求由外發難，先將消息外傳，希望引來徒衆，騷擾少林寺，一面，渾水摸魚。

消息之外傳，首先引來了甘子與的重視，神訣、秘笈的外送，爲楊馥華一個將計就計，由史友靜的出面，毀了五天罡，截下了這些少林門中的秘笈，更且，救下了兩個少林寺天字輩的高僧，現在，在楊馥華、桑仙童之商議下，應該有所反擊了！

* * *

這由桑仙童的故佈疑陣下，引來了無形魔頭手下，其他的三個好手。

此地是少林僧舍。

爲少林寺衆認爲第一能手，並且，素得衆心的高僧——无音大師，正在看着一張字條上面寫：「事急，本、寧被困，消息外洩堪虞……」

无音大師臉色不變，冷冷的將字條放在燭光之上，燒了，然後，是沉默。

走出僧舍，抬頭看了看天色，他是微皺眉頭，一瞬即逝，依然是心平氣和的，走着他十分寧靜的路，漸漸的，他轉過達摩院，經水榭，來到了前殿。

這是晚課時分，无音大師是虔誠地拜倒，五體投地式的，叩着禪門之禮。

他起身，他行香……奇怪，爲何不見「他」？

近來，有不少事情，令他大失預算，屍首失踪，還有，應該得到的消息，宛如石沉大海，出於不得已，他將自己認爲王牌的雙僧遣出，可是，又傳來了警報，照例，應該在大殿上，再作詳細的報告啊！那麼，怎會不見了人？這可是……

禮佛讚唱了幾遍，依然不見人，他得找到他，問個一清二楚。

奇怪，在他們聚合、交談之處，依然是不見踪影。

更奇怪的事，自己的心腹「五魁」本來遣出兩個，現在連其他三個也失了踪跡，他們到那裡去了？

突然，一個念頭升起，莫不是由「他」代拆代行，將其餘三個也引走了，憑仗五龍五煞大陣，金剛禪唱作拚鬥，如果眞的如此，无音大師不禁皺了眉頭，事實俱在，目前的江湖上，要逼使「五魁聚首」的，簡直寥若晨星，萬一，眞的有如此之厲害的人物出現，自己又那會毫無所覺！

再想深一層，如果眞的「五魁聚首」，分明，有着個極厲害的人物出現，與自己過不去了。

現在，可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無論如何得與這幾個心腹人物照面、計劃，如果自己的徒衆依計行事，哼哼，自己正了位，那麼，甚麼事也不用怕了。

可是，奇怪，一直到深夜時分，依然不見他們的面，一個也不見，這又是爲了甚麼？

出了事？遭到了打擊？

无音大師可就有些心神不安了。

有人推門，无音大師一凜，一看清，原來是藏經閣首院天見大師，无音是詳細的，留意着天見大師的臉部表情，依然是這樣的隨和，平易……還有是有某些愁苦之意。

无音大師起身合什：「師叔，深夜了，還未安息？」

天見大師是嘆了口氣道：「住持之傷，越來越……」

「啊！老方丈，他，他怎樣了？」

「看來，很難挨過今夜了，八十開外，又怎能抵得住苦難，无音……」

「弟子在！」

「這是少林寺之不幸，還有，這幾日，寺中迭出異事，十八羅漢，連天慧、天冲兩位師弟，莫名其妙的失了踪，據天清師弟估計，寺中，眞的有了穿僧衣的魔頭在！」

无音聽到這兒，即使他臉上無表示，可是這心中却跳了一跳。

「无音……後患……方興未艾，而你肩上有着副重擔，老衲希望你能挑起來，這少林寺麼？以後，就得由你來承繼宗系了！」

「弟子何德何能，再說師叔伯們……」

「无音，少林寺數百年來，有不少肝膽漢子，也有不少高僧大德，但是，少林寺却偏多的自了漢，至於這住持之職，非得耐煩得俗務，有領袖之才，實在不論輩份之高低，事實俱在，在十年前，我寺已有定議，由你出掌少林，只因朗月師兄尚在……」說到這兒，天見大師難免有些傷感之色，因爲，他是心有感觸。

如果十年前，不是自己對无音尚有幾分顧忌，那麼朗月禪師是大可卸肩爲長老，也不至於鬧到今日這地步，他對朗月禪師之傷奄奄垂危，心中有着內疚，所以，今夜，他是十分鄭重的說出這番話來。也可以說，他是有着贖罪之意，也因此，他不希望无音再有推托之辭，事實上，少林寺這一個月來，自從傷了住持之後，實在有太多的災害了。

誰也明白，一個門戶，決不可以羣龍無首的。

目前的亂境，就是因爲少林寺無主。

天見大師是有着內疚，他自認爲，目前之不幸，是該由他負責的。

无音是裝出愕然、惶恐、慚愧之色，但是，他心中却是十分之滿意，滿意自己，終於取得了預期之效果。

如果，他眞的承繼道統，那麼，就算再有不利之事發生，那麼，他已成了不死之身，至少，剝奪他掌門之位，就得大費思索。

又何況，從天見大師的說話表示：「今夜，就得由十三首院在內殿宣佈。」

從現在開始，无音已被當作未來的住持看待，廿七個「无」字輩的高僧開始被選爲拱衞，「龍寧」兩字之法號已由黃綾寫就。

明天開始，新的少林掌門人，音龍寧禪師將接替朗月禪師之位了。

朗月禪師即使憑仗七十年來之純陽功力，在西來子之全心全力醫治下，苟延了廿來卅天。可是，這無形散花針實在太過厲害，如果不是老禪師之素性淡泊，那麼，在如此滅絕人性之强毒熬煎之下，早已求死多次了。

而今，他已魂遊太虛了。

外面是梵咒陣陣，涅槃示寂之梵咒已起……誰，也在代這一代的宗師，作最後的示敬。

突然，有兩個身材高大的和尚由後殿突出。

是天慧、天冲，暗影中，却又有兩個少年，不，看清楚，一個面容枯槁，却有一着一對綠色的眼光的漢子，白衣却鑲了黑邊，而還有一個年才廿五、六歲的英俊劍客。

由於天慧、天冲兩位大和尚是少林寺中的高輩人物，實在，失踪在先，否則，他倆在今夜之職責，勢必選入了十三長老之中，也因此，他倆的出現，引起了輕微的震動，但是，由於有大事在身，每個人不敢離隊離列。

也因爲无音在別室中，坐待接位之舉，他不知這個突來的變化……其實，這分明是有計劃的步驟，而這個佈置，將是對這個眞正的無形魔頭的致命一擊。

四個人是直闖靜室。

西來子一見天慧、天冲兩師叔，不禁臉色微變，而那個看來容貌枯槁的漢子，已搶步上前，扶起神智已趨昏迷的朗月禪師，只見他在老禪師背後，貼住了他的前心，兩手托住了禪師之腋下，禪師兩隻手臂軟軟的垂下，西來子莫名其妙，但是，他可以看出的是，此君是來助禪師驅毒的。

天慧與天冲是低聲對西來子道：「快去扶浮漚進來。」

可惜，當天慧見到西來子目中有淚，且搖了搖頭時，心中明白，浮漚可能已抵不住這苦難之魔擾，超生西方了。

天慧與天冲是臉色愀然地，看着朗月禪師。

突然，看到老禪師的臉色在變，本來蒼白、死灰的臉色，現在

竟然變得黯，黯中微泛出一片綠。

漸漸，綠轉爲碧綠，綠得發光，光得……簡直令人可怖，宛如這面容的表皮能滴出油來的。

時間在過去。

綠色竟然不褪。

那個容貌枯槁的漢子，臉色也大變，變得萬分奇怪，一陣紅、一陣白、一陣青、一陣綠，一刹那間，這四種顏色在臉上泛現了七次，然後，看到他……在抖……在咬牙……

嗆，嗆，嗆，幾聲金鈸聲。

咚，咚，咚！幾聲皮鼓聲。

禪室門突然無風自開。

「第廿三代，少林住持音龍寧禪師，向退隱長老朗月禪師致禮示敬！」

「不可！」是天慧、天沖同時發出的喝阻。

「啊！是兩位師弟！」天見大師微覺驚訝之色。

「是魔頭前來，找少林騷擾，擺護法大陣！」

一聲震人的呼斥聲中，而禪室中，突然多了幾十條紅影，分明是少林寺之授位盛典時，那些穿法衣的大師，爲命令的指揮而守住了這禪室。

「不可妄動！」天沖沉聲說話，而身形已起，還想有所解說。

突然室外傳來了森嚴的語聲：「原來這兩個乃是披着僧衣的魔頭，少林寺弟子，誅滅降魔，義不容辭！」

話聲中，兩道金虹如勁箭般射入，那想到一條白影，一泓金色磷光，一帶一彎，好厲害的功力，少林寺中出了名的神力金剛，所飛出的兩柄黃金杵，所帶起之勁風神力，怕不每柄具有千斤之力，而一柄長劍後發而格的，非但格阻住，並且能引去揮出，此君之功力豈是言語所能描述的，但是，出劍者露了這一手，可就引使少林寺僧的紊亂，兩柄黃金杵由外投入，尚可照顧到室中的和尚，可是，你阻格引帶，就不如發者那麼隨意從容了啊，也所以，這兩柄黃金杵，鬧了個雞飛狗走。

天沖大師還想有所解釋，可惜，一張嘴又如何能控制得住目前如此混亂的場合。何況朗月禪師被人扣住，看來實在爲人所扣，試問，又怎能消除少林寺僧的疑忌，又何況，還有人假借掌門人之權威在一邊亂施發號令，這越發難以說明了。

「搶救朗月禪師！」

此言一出，個個動心！

但是，少林寺僧啊！你們也不乏才智之士，你們那會如此之衝動？

來人是救人，決不是來害人！

如果，你們搶下老禪師，那麼，你們就算是殺害了老禪師了。

事實俱在，現在，正是救護療傷之重要的關頭。

這綠影之不褪，說明了，這散花無形針之根深蒂固，難以拔除，人家正在强運功力，在驅除逼這惡毒出來。

如果，你們搶去老禪師，就變成了運毒返臟，老禪師就非死不可了。

在混亂中，這一聲陰狠厲害的號令，令有心人個個面無人色。

「放暗器！」

糟糕！如果，眞的發放暗器，那麼，這禪室中人，會因此而死了個無存。

事後，有些會恍然大悟中了計，然後愧憤而死！

而有些，當然得死在這暗器之下。

就在此時，一聲厲嘯，幾聲巨響，禪室中突然天光大亮起來，而幾面又長又高的青光閃爍的長盾，竟然圍成了個長陣。

「乙木宮中的青靈盾！」

「果然是邪魔外道！」

「奮勇前闖！」

「殺！」

一刹那，可就更亂了，但是，少林寺僧却有苦說不出，爲甚麼？禪室中，地方太小，又何況是，十三面乙木靈盾，嚴絲合縫，就如築了一道城牆，三年來，乙木主者得到不少好友相助，這乙木訣，更加上了戊土宮中的神訣相輔，乙木之力得到了相生相輔之發展，再加上地勢之利，少林寺竟然形成了老鼠拉龜，無從下手之苦，首尾相應，你輔我弼，今夜，乙木宮竟然在少林寺中，大顯神威！

但是，無形惡魔還在指揮，還在發施號令，目前，誰也不會相信，少林寺的住持，竟然是少林門中的大對頭。

佛聞天魔言：「歷千災萬劫，我必懷爾法，我看佛衣壞爾法！」佛垂淚。

智者是有所懼，具大智慧者，更怕這個故事。

今夜，發生在少林門中。

少林寺更陷入混亂中。

於此可見，領袖人物之難能可貴，你選了個有德有才，具大智大慧的領袖，他會帶你走向光明，成功之大道。

選一個庸才，他不可能有所發展，也不至於威靈顯赫，他也不會引導你們步入滅亡。

選一個有野心，而無德望的，有濟惡之能、有傾邪之才的領袖，那麼，你們會得意一時，或者，天不亡爾，還可以保住門戶，不過，至少會令你們元氣大傷，甚或，步

入死亡、消失……

但是，最可怖的是，選了個可怖的魔頭，他是有計劃的，將你們出賣了個清光。

也就是佛口中的着僧衣的惡魔！

而這個惡魔，還是無形的……却是深深的潛伏在你的身邊、心底……

外面傳來了震人的霹靂聲。

是玄門八魔的紫電雷珠……

少林寺爲羣魔圍攻了，少林寺僧衆發了狂，想不到新住持才接權杖，立即發生了這樣的離奇古怪的事，這豈不是大大侮辱了少林門。

後殿天井中，出現了地聖魔母，竹蔑魔母，還有梅娉婷、李秀姑，以及乙木宮中的弟子。

「无音賊禿，你這個魔頭，還不現出本來面目？」

「天龍子，天龍子！」

乙木宮中人大叫，有人在號……

少林寺僧忙成了一片。

少林寺僧是拚了命，不想地聖魔母已將天蠶羅扯起，將少林寺衆扣在天蠶網外，分明，她不想對付少林寺衆，分明，她是等候時機，等候另一方面的成功。

一聲長笑由禪室中內傳出，一條紅影，由少林寺僧衆突出，衆人尚未看清，也尚未清楚事情之眞相前，這條紅影已越牆而去，身法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但是，少林寺僧突有大批人跪拜在地上。

一個白眉皓首的大和尚踏着鄭重的步子，臉上帶着苦痛、愀然的顏色，他的出現，阻止了雙方的決鬥。

「不幸中的大幸！」朗月禪師看了看四週，他是淒然地說了這一句話，然後，他對天修、天見、天清等天字輩的和尚掃視了一眼，而幾個長老，立即齊集在老方丈之左右。

「唉！請小施主出來！」

那個着白衣，鑲黑邊的枯槁漢子出來了，但見他神態落寞，步履不穩……老禪師是十分的關心着，握住了他的手：「小施主，你……你尊姓大名？」

「禽獸不如，史友靜！」

又亂了套，誰不知史友靜是武林公敵，是江湖梟獍，是……但是，還有令他們震驚的，禽獸不如更加了一句「玄聖八魔傳人！」

「你助老衲驅毒，所用的……」

「就是大修羅、不動身法！」

「大天魔心法？」

「對！大天魔心法！」

「唉，小施主，這是佛祖座下，羅睺羅尊者的無相煉魔訣，煉魔訣啊……也只有這一部煉魔訣才可以逼出這無形散花針，天見，你可清楚了，無形惡魔是那個？就是无音，是這個着僧衣的惡魔！」

衆人可更亂了套……但是，他們突然發現了，果然，這個新住持不見了！

无音，他在人們十分混亂時，他當機立斷，挾帶了九環禪杖、毘盧法帽、百衲法衣走了！

現在，他得恢復了他的本來面目：天龍子，他得來到了天地風雲門的總壇。

積翠崖的總壇，三間瓦屋，毫不起眼，可是，這裡面却有着七曲八折的地道，也因爲這個原故，這四個武林巨擘的聚會，是不必太多的手下，或者佈置來顯示他們的身份，他們全有自己的徒衆，反而分壇的佈置，比這兒更爲引人注目。

就因爲這原故，沒有人眞正得觀天地風雲門的總壇的眞面目……但是，今夜无音——天龍子的出現在此，他是無論如何想不到，他已爲人狠狠的扣住了！

无音的來到，一直未露面，但是，在十天後，積翠崖出現了一個婦人，這婦人生得極美，雖說有些老態，依然眉目如畫，風韻不凡……第八天，先後來了兩人，赫然是雲九思，還有只剩獨臂的風塵子。

天龍子與地府主母見面時，天龍子說了些所以失敗的原因，不過，由其言辭之中，他却是有些怪責地府主母的魔府三參的不是，隱隱然指着這毒篇中，有些不盡不實，地府主母只微笑不答！

待到風、雲兩主者到，天龍子是首先提出了暫時偃旗息鼓的主張，並且，更說明了，他得遠走他方一段時間，地府主母只對天龍子笑，笑得極媚，風塵子木然無表情，雲九思却有着不滿之色，他提出了「分」的意見，分甚麼？十幾年來，他們巧取豪奪的一切，還有，雲九思心目中的秘笈，少林寺中的三大秘笈。

天龍子看了風塵子一眼道：「道友，你的意見如何？」

風塵子是慘笑了一聲道：「貧道是明白，目下，我與你勢不匀，力不敵，我尚有甚麼要求？不過，老龍頭啊，我是只求圖個下半輩子的平安，而今我只得一臂，功力大不如前，而對頭！哼哼，越來越多，總得照顧我這下半輩子吧！」

雲九思一聽風塵子如此說話，不禁大爲不滿，甚麼？自己先洩了氣，以後，哼哼，還有甚麼好的了？不行，如果老大帶走了全部秘笈，將來，又會變得如何一筆賬？一直來，四人你我相尅，如果爲其一人獨强……不得了！自己也難免受制於人，因此，他要風塵子，地

府主母與自己聯合，不料地府主母一聲媚笑道：「老四，我可不喜歡你，還有，你難道不知道老大是我的相好？」

「甚麼？老大，你要這個賤貨？她姘上了小史，還有，她有多少面首？啊！你要這隻破鞋？」

「哈哈，如果說我去勾引小史，我不冒充他的娘，老史會氣暈了頭，死了啊，我是代老大辦事，我立了大功，不如此，也不會成全老大混入了少林寺，你呷甚麼乾醋，哈哈，嗯！你還是想那個梅娉婷，可惜，她是不要你了！」

「哼！爲了這件事，你就該處死！」是无音的聲音。

梅娉婷的反擊天地風雲門，實在是個關鍵性的大失着，如果，早日發現了史友靜未死，天龍子當時還以无音大師之面目出現，他是大可以教唆武林人士，追殺了事，可是，今日，却逼使自己到這個地步！

「你們不必窩裡反了！」

聲到人到，史友靜那張枯槁面目，已出現在他們四人面前。

「阿彌陀佛」佛號四起，聲震四壁，天見大師苦痛地看着无音——天龍子。

「完顏慶紇，老衲佩服你，可惜你……」

无音一聽見天見大師說出了他的姓名時，他怔了眼，自己憑大金皇室中人，來到了中原創立天地風雲門，可說是費了卅年之苦功，收買了天南魔祖之女、風塵子，還有雲九思，他暗中佈置了五天罡——自己族人，監視着天地風雲門，更伏下了五無敵，做了少林和尚，他的最大原意是敗了中原武林門，移花接木的，爲大金皇朝建立更多的武林流派……他自以爲直到今日，無人可知道他眞正的本來面目，但是，「完顏慶紇」四個字一出，他的全部陰謀暴露無遺，是誰拆穿了自己的西洋鏡？

是傅天佑，還有那個繼承夫志的楊馥華，少林寺之清楚无音的底細，是甘子興扣擒的五無敵口中吐出！

地府主母原來是天南魔祖之女，也是毀了史維君夫婦的眞正兇手！

大修羅、不動身法已狠狠的扣住了這個殺父毀母的大仇，玄聖八魔僅餘二人，會同了梅娉婷，出了手，圍攻風塵子、雲九思……天龍子爲少林寺十三長老所困。

楊馥華淚流滿面向天默祝：「大哥，你在天英靈不遠，你該看到了報應！」

南海一鳳與甘子興，桑仙童與東雲琳看着這一場惡鬥，心中思潮起伏。

天地風雲門威靈顯赫，毀了多少武林門戶，也奪了多少武林秘笈，但是，最後又如何？

一聲苦笑傳來，風塵子首先爲地聖魔母俞飛虹之七煞環所殺，他突有所悟的叫了一聲「維君大哥……我妒忌你……」他說出了心中的秘密，爲了蕭龍女，他甘心爲天龍子幫兇，毀了史家大門！

史友靜一咬牙，不動身法中的羅睺神罡展開，一股股反壓反擊之力，將個地府主母活生生的壓死在這無比罡氣之下。

雲九思想逃，竹蔑魔母的碧靈罩，再加上梅娉婷的紫電雷珠，這一次雲九思是被炸中了……左邊身子炸了個血肉橫飛……可是，臨死時，他依然看着梅娉婷笑，笑得如此之可卑，可憐……天龍子在少林寺十三長老之圍攻下，他已處於必敗之地，無形散花針只能暗算，必不可在對方運功之下施展，天南魔祖之所以無能取得領袖之地位，他的弱點就在此，奇怪的是，十三長老並不逼其走絕路，當史友靜毀了地府主母之後，他們分散了，並且，說了聲：「恭請少林尊者清理門戶！」

禽獸不如成了少林清理門戶之主持人！

天龍子成了大修羅、不動身法下的弱者，在羅睺羅滅絕煉魔神燄之下，天龍子被煉得魔燄盡消，在十三長老的禪唱下，史友靜施展了煉魔滅魂，清寧三才決，可憐天龍子——无音大師十三重穴爲佛火所穿，成了個廢人！

史友靜跪地三呼父母，三號不孝，然後，他盤膝打坐，佛號聲中，他由天見大師代其剃度，並且，代傳朗月禪師之命，賜以法名是謂：无恩。无恩入佛門，无音被囚少林。

少林門依然是少林門，而朗月老禪師的說話，依然留在武林。

「必須注視無形魔頭，就如着了僧衣的和尚，他們才是眞正的魔頭！」

（全文完）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龍生無悔

上文提要： 歐陽寒劍等人暗算龍生無悔與李三幾人，燕無爭與燕七郎中毒鏢，龍生無悔李若仙兩人追出，與歐陽寒劍等人搏鬥，爲討解葯，兩人力追……李三夫婦發現房間內的兩具屍體是戚人傑與唐向東，但燕氏師兄弟却失踪了，這是個謎。龍、李兩人狂追中毒鏢倒下，當歐陽等人欲取他兩人性命時，林中出現江湖雙怪……長孫有我爲証明自己醫術高明，拿兩人作實驗……

試驗療毒　出千詐賭

上官有我道：「這當然荒謬，我們與這小子和這妞兒毫無關係，更素未謀面，也素不相識，總不能讓他們佔我們這許多便宜的。」

長孫忘我甚是苦惱地坐在草地上，雙手托腮，喃喃的道：「又不能讓他們佔我們這許多便宜，但又不能讓他們冷死，怎麼辦？無論如何該想個辦法解決這棘手的問題。」說完在苦苦沉思。

上官有我氣極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們丟回原處！」

長孫忘我好像聽不到，仍在雙手托着腮的苦苦沉思。

上官有我見了他的樣子，心中有氣，回轉身再也不理他，打算回床睡覺，但一回身才想起兩張床都被龍李二人霸佔了，更加氣上了心頭。

長孫忘我忽然大喜地直跳起身子，道：「我想到了一個絕好的辦法。」

上官有我喜道：「是不是把他們丟回原處，然後我們好好的上床睡覺？」

長孫忘我正色道：「那是臭辦法，不是絕妙辦法。」

上官有我相當失望，道：「你想到了什麼臭辦法？」

長孫忘我喜道：「這辦法一點也不臭，我們讓這小子和這妞兒合睡在一張床，我們再合睡另一張床，那麼他們所佔我們的便宜便大大減少了，這辦法絕不絕？妙不妙？」

上官有我不屑地道：「一點也不絕，一點也不妙，因爲他們還是佔了我們的便宜。」

長孫忘我又皺眉道：「這也是，他們到底也佔了我們的便宜。」

上官有我道：「你知道就好了，我們的便宜豈能讓人白佔的！」

長孫忘我又喜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什麼事？」

「我們從來不讓毫無關係也素不相識的人佔便宜是不是？」

「是。」

「但我們也從來不去佔素不相識的人的便宜是不是？」

「是！」

「我們這兩張床是如何得來的？」

「偷回來的，若不偷些棉被會把我冷死，我這人最怕冷，熱倒不怕。」

「我們在那家客棧偷了這兩張床，那客棧老板與我們素不相識是不是？」

「是！」

長孫忘我道：「我們因爲怕冷才被迫偷了這兩張床，但總算已佔

了那個與我們素不相識的客棧老板便宜了，是不是大大的不對？」

上官有我道：「當然是大大的不對，所以我現在的心有點兒不安樂，但想到總好過冷死，又有點兒安樂了。」

長孫忘我道：「今晚我們讓了一張床給那小子和那妞兒睡，豈非分享了那老板的便宜，也分擔了我們的不安樂？」

上官有我想了想，道：「這也是道理。」

長孫忘我道：「當然有道理，今晚讓他們兩個睡一張床，也讓他們佔了人家便宜，好教他們心中不安樂，這不是妙得很嗎？」

上官有我道：「這樣一來，他們只不過佔了客棧老板的便宜，並不是佔我們的便宜了，我們也沒有損失啊！」

長孫忘我道：「當然當然，快把他們搬到同一張床上，然後我們馬上採藥去。」

上官有我道：「搬那個男的到女的床上去，還是搬那個女的到男的床上去？」

長孫忘我想了想，道：「搬男的到女的床上去。」

上官有我道：「為什麼搬男的？」

「這世上只有男的相就女的，那有女的相就男的的？」

「有道理之極。」

於是，「江湖雙怪」合力把龍生無悔搬去與李若仙同睡一床。

這個安排，二人已感相當滿意，但長孫忘我忽然道：「不行不行，我們剛才太愚蠢了。」

上官有我皺眉道：「是嗎？」

長孫忘我煞有介事的道：「我們該把女的搬到男的床上去才對，不該把男的搬到女的床上去。」

「為什麼？」

「因為女的體重較輕，男的較重，我們搬男的，豈非無故花多了氣力，不是太愚蠢了嗎？」

「對，實在是愚蠢之極，也荒謬之極。」

「我們再搬一次，這次要把女的搬到男的床上去，因為只有這個辦法才又絕又妙。」

「好，動手吧。」

於是，「江湖雙怪」又把龍生無悔搬回原來的床上，然後再把李若仙搬到與龍生無悔同睡一床，這才好好的替他們蓋上了被。

可憐的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在昏迷中被玩弄於股掌之間。

可是，「江湖雙怪」卻感到相當滿意，他們認為作了這個「絕妙」的安排之後，這才拿着火把放心到附近林邊採藥去了。

* * *

「江湖雙怪」在附近林邊採了大批草葯返回「住處」，上官有我早就渴睡得要命，深夜的寒氣更把他冷得直顫，甫一採葯回來，連忙把手上火把往地上一丟，便迅速鑽進被窩裡去，而且大被蒙頭。

長孫忘我見狀，把他身上的被揭開，喝叫道：「你在幹甚麼？」

上官有我甚氣，坐起身道：「我當然是在睡覺，難道蓋着棉被在拉屎？」

長孫忘我正色道：「睡不得。」

上官有我更氣，道：「為甚麼睡不得？」

長孫忘我道：「拿着火把照着我搗葯，我不睡你也不能睡。」

上官有我大大不滿道：「師兄，我和你相處了四十多年，一直以來你對待我還不錯的，怎地今晚為了這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卻這樣待我？太不成話，也太荒謬啦！」

「你說完了沒有？」

「剛巧說完了。」

「說完了就替我拿着火把。」

上官有我雖大大不滿，但仍乖乖的拿起火把坐在長孫忘我面前。

長孫忘我把採回來的草葯分成兩堆，口中喃喃的道：「一堆是治刀傷用的，另一堆是療毒用的，千萬別弄錯。」

然後他搬起一塊又平又滑的大石放在面前，再把一堆草葯放在石上，拿出隨身攜帶的單刀便開始搗起葯來了。

上官有我拿着火把呆坐着，心中氣憤之極，不其然抬頭望了龍生無悔與李若仙，想起諸般折騰皆由龍李兩人而起，心中也難免遷怒於他們。

長孫忘我把一堆草葯搗成了糊狀，再拿另一堆草葯放在石上，便又用心的搗起來了。

上官有我見他做事從沒有如此投入過，今次卻為了兩個垂死的陌生人大大地轉了性，更加心中有氣。

不一會，另一堆草葯也給他搗成了糊狀，正打算把葯物敷在龍、李兩人傷口上，但此時他卻慌張地大叫道：「不好，大事不好！」

上官有我被他的大叫嚇了一跳，一跤跌躺在地上，重新坐起身來道：「甚麼事不妙？是不是現在才發覺你今晚的行為太愚蠢了？現在才發覺不遲，我們把那兩個娃兒丟掉，讓我們好好的睡覺吧。」

長孫忘我眉頭緊皺，道：「一時忘了那一堆葯是療毒，那一堆葯是療傷的，眞太大意了。」

「隨便替他們敷上去算了。」

「混帳，你總不能把屎和飯隨便吞下肚吧？」

「當然不能。」

「知道就好了。」

「那怎麼辦？」

「該想個絕妙辦法出來解決這棘手問題不可。」說着又雙手托腮地在苦苦沉思。

上官有我怔怔的看着他在想辦法。

長孫忘我沉思了一會，忽然喜道：「我想到了一個絕妙的辦法。」

上官有我喜道：「是不是隨便把兩種葯敷在他們身上，然後我們馬上睡覺去？」

長孫忘我道：「當然不是。」

上官有我洩氣道：「那你想到甚麼臭辦法？」

長孫忘我道：「這辦法一點也不臭，而且絕妙得很。」說完又以右手捲起左手衣袖，再拿起刀在左手重重劃了一刀，中刀處登時血流如泉。

上官有我見了，雙眼瞪得大大的，頓時看得呆了。

長孫忘我好像不感痛楚，還好像做了一件很愉快的事一樣，只見他把刀放下，然後拿起一些已搗成糊狀的葯物敷在傷口處。

過了一會，再把葯物拿開，一看傷口已然止血，大喜過望，叫道：「我試出來啦，這是治刀傷的葯，我眞聰明，這絕妙辦法也給我想出來了。」

上官有我見他如此辨別葯物，簡直感到匪夷所思。

長孫忘我既然已分辨出療傷與療毒的葯物，便打算開始替龍李兩人治傷，但此時忽然想起一件甚麼大事一樣，叫道：「我剛才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上官有我皺眉道：「是嗎？」

長孫忘我道：「我剛才為了分辨兩種葯而割了自己一刀是不是？」

「是啊。」

「太愚蠢啦，我為甚麼割自己一刀？」

「是的，實在極之愚蠢，也愚蠢之極，要試葯還有很多辦法，為甚麼要割自己一刀？」

長孫忘我道：「這就是了，為甚麼割自己一刀？那一刀該割在你身上才對。」

上官有我登時怔住了。

長孫忘我再不說話，也不理會自己手上的傷，便小心翼翼的把兩種葯分開，然後拿到龍李兩人的床邊。

上官有我只好乖乖的拿着火把亦步亦趨的跟着。

長孫忘我先把龍生無悔扶起身，再把他衣衫撕開，然後自他身上拔出兩支淬毒的鋼鏢，接着把療毒用的草藥敷在中毒鏢的傷口處，再以龍生無悔的破衣把傷口包紮了，接下來就是把療傷用的草藥敷在刀劍所傷的傷口處，又用破衣包紮好，一切都進行得極之仔細，也極其投入，仿似進入了忘我境界般。

上官有我冷眼旁觀，他四十多年來哪裡有見過師兄做事如此用心過？想起眞的氣炸了心肺，但又不敢作聲，啞忍得甚是辛苦。

長孫忘我替龍生無悔料理了傷勢之後，小心翼翼的把龍生無悔安躺下來，然後以刀在棉被的被套上割下一條布條走到上官有我面前有所行動，上官有我奇道：「什麼事？」

長孫忘我道：「替你幪起雙眼。」

上官有我更奇，道：「為什麼把我雙眼幪起來？」

長孫忘我道：「我現在要替那妞兒療傷，我會把她的衣服全都脫下來，這妞兒這麼一個花樣年華，如花似玉的黃花閨女，大姑娘的身體怎能讓你這臭王八看見？」

上官有我氣道：「我那裡有想過要看那個什麼年華，什麼閨女的大姑娘的身體？」

長孫忘我道：「你想不想看是另一回事，總之我要把你雙眼幪着我才放心。」

上官有我道：「好，你替我幪眼吧，我幪你也要幪。」

長孫忘我怪叫道：「混帳，我把雙眼幪起了，怎生替她療傷？」

上官有我一想不錯，只好乖乖的就範，也乖乖的拿着火把動也不動的坐着。

長孫忘我扶起李若仙，先把她上身衣服全部撕破，然後開始替她療傷。

李若仙上身赤裸，身段美好之極，雖然肌膚因中毒已深而呈紫黑色，到底仍是一副誘人的軀體，沒有男人見了不垂涎三尺，但長孫忘我卻歪念全無，只專心一致的作他的醫術試驗。

這樣忙了一段時間，終於把兩人的傷料理好了，然後坐在二人身邊，嘴角發出滿意的笑容，眼神出奇慈祥的望着龍、李二人。

長孫忘我坐着動也不動的，只目不轉睛的望着龍、李二人，就好似父母關心受傷的子女一樣，而且有一直悉心照顧下去的意思，實際上，他只關心自己的「醫術試驗」能否成功。

上官有我仍幪着雙眼拿着火把，石像般的呆坐着動也不動，但又不敢開聲打擾師兄作試驗，這樣過了很久，才忍不住叫道：「你弄妥了沒有？」

長孫忘我如夢初醒般，道：「早就弄妥啦。」

上官有我大大不滿，道：「既然弄妥了，為什還不把那見鬼的布解開？」

長孫忘我笑道：「我忘了。」便

替他除下幪眼的布條。

上官有我望着他，道：「爲什麼還不睡覺？」

長孫忘我道：「不能睡，我要視察試驗品的傷勢變化，若睡着了，傷勢惡化怎辦？」

上官有我點點頭，便放下火把，走到床邊，便躺在床上，然後幪頭大睡。

長孫忘我見了，叫道：「你幹什麼？」

上官有我道：「睡覺嘛！」

「誰叫你睡覺？」

「我自己叫自己。」

「睡不得，我不睡你也不能睡。」

「爲什麼？」

「我要視察我的試驗品。」

「試驗品是你的，又不是我的，你一個人觀察好了。」

「我要你陪我坐着，所以你也不能睡。」

上官有我氣憤地道：「師兄，你太過份啦，爲什麼好沒來由的叫我陪你呆坐？」

長孫忘我怪眼圓睜，正色道：「你陪是不陪？」

上官有我堅決道：「不陪，我要睡覺，我渴睡得要命啦。」

長孫忘我怒道：「好，你去睡覺吧，從今以後，這一輩子今生今世永遠也不許你叫我師兄，我也沒有你這個師弟。」

上官有我吃驚道：「這麼嚴重？」

長孫忘我神氣地道：「當然。」

上官有我見他說得認眞，大大地慌張起來，連忙從溫暖的被窩鑽了出來，並迅速的盤膝坐在長孫忘我身邊。

長孫忘我咧嘴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師弟嘛！」

上官有我見他有了笑容，試探的道：「你剛才說得這麼嚴重，是不是認眞的？」

長孫忘我收起笑容，不望他，也不回答他的問題。

上官有我不敢追問，只是有點茫然，不其然的望了望龍、李二人，想起無緣無故被折騰了整晚，又不能安睡，一切皆由龍、李二人而起，端的恨得牙癢癢的。

長孫忘我盤膝呆坐在龍、李二人的床邊，上官有我只好被逼也陪他呆坐着。

長孫忘我坐得如老僧入定般，甚是安靜。

上官有我冷得全身抖顫，牙齦「格格」作响，狀甚可憐。

這樣過了一會，長孫忘我忽然响起如雷般的鼻鼾聲，顯然是睡着了，但身體卻仍坐得筆直，上官有我聽了他的鼻鼾聲，大喜之極，連忙以閃電般的速度鑽進被窩，也閃電般的睡着了，而且也發出比長孫忘我輕不了多少的鼻鼾聲。

* * *

天已亮，太陽也從山頭冒昇起來了。

長孫忘我忙了一整晚，睡得甚甜，他筆直着身體盤膝坐着而睡，整晚的姿勢竟沒有變。

上官有我躲在溫暖的被窩內也睡了個痛快，這時他醒過來，睜開雙眼一看，見已是日上三竿，大吃一驚，連忙又以閃電般的速度坐在長孫忘我身邊，見他仍兀自發出鼻鼾聲，這才稍覺放心。

過了不久，長孫忘我也悠悠醒來了，睜眼一看，見上官有我仍坐在身邊，說道：「你也坐了整晚啦？」

上官有我道：「是啊。」

長孫忘我道：「你現在去睡吧。」

上官有我道：「不必了，打坐了一整晚，現在精神很好。」

長孫忘我奇道：「只打坐不睡覺也可以令人精神奕奕的嗎？爲什麼我昨晚卻睡着了？」

上官有我心怕被揭穿眞相，連忙改口道：「快看看你的試驗品吧！」

長孫忘我仿似被提醒了般，精神一振，連忙走到龍李二人床邊，一看，只見龍李二人臉上的紫黑色已大爲退減了，心中大喜，再伸手探兩人氣息，只見二人的胸口起伏有致。

龍李二人雖仍昏迷未醒，但長孫忘我已大喜過望，喜叫道：「我的試驗初步成功啦。」

上官有我一點也不開心，還露出一臉不屑神色。

長孫忘我道：「我要替他們換藥。」說完，在身邊拿起以布包着的兩包藥。

上官有我拾起地上的火把，以火摺子點着了。

長孫忘我先扶起龍生無悔，正想替他拆去舊葯，然後換上新葯，但瞥眼一看，卻見上官有我拿着火把貼在身邊，奇道：「你點着火把幹嗎？」

上官有我道：「就像昨晚一樣，你作試驗，我負責拿着火把替你照明。」

長孫忘我沒好氣地道：「笨蛋，臭王八，現在太陽也出來啦，還照什麼？難道你的臭火把比太陽還要亮？」

上官有我甚感沒趣的把火把丟在地上。

長孫忘我又道：「待會我又要替那妞兒脫光衣服，不準你偷看，快給我滾得遠遠的。」

上官有我氣憤之極，拿起單刀，便往草原走去，然後在草原上

練起刀法來。

長孫忘我開始替龍李兩人換藥，而且一樣的極之仔細，也極之投入。

深秋時節，四週都是枯草，上官有我隨手丟下的火把在不知不覺間竟把週圍的枯草燒着了，而且火勢一路在蔓延，正全神作「試驗」的長孫忘我竟還沒發覺。

長孫忘我已替龍李二人換了新葯，也重新包紮了傷口，這時才謹而愼之的把餘下的草葯以布包着，他一邊包葯，只覺熱力逼人，卻原來火勢已從他身後一路蔓延過來。

長孫忘我正自做得入神，被火熱逼出了滿頭大汗仍兀自不知，口中喃喃的道：「這是什麼鬼天氣？冬天也就快來了，卻忽然間比六七月還要熱？」

這時身後燒得「啪啪」作響，長孫忘我卻渾然不覺，忽覺屁股一陣灼痛，奇道：「爲什麼我的屁股忽然痛得好似被火燒似的？」回轉頭一看，這才發覺身後正燒得火光熊熊，登時嚇了一驚，然後再發覺屁股被火燒着了，連忙以手把火拍熄，再定睛一看，四週火勢已把自己包圍，叫聲「乖乖不得了」，便欲衝離火場，再扭頭一看，見大火已燒着了蓋在龍李二人的棉被。

長孫忘我連忙把棉被丟到老遠之處，在地上拾起兩包草葯掛在頸上，把單刀插在腰間，便一手抱起昏迷中的龍生無悔，另一手則抱着李若仙，拚命的奔離火場，一路向草原上奔去，而大火則一路向樹林燒了過去。

上官有我在離樹林不遠處的草原上練刀法，轉頭一看，看見樹林正燒得旺盛，而長孫忘我則兩手各挾着一人，沒命似的跑了過來，情形相當狼狽。

上官有我停下來，離遠叫道：「師兄，什麼事？」

長孫忘我慌張地道：「失火啦，快走快走。」

上官有我道：「失火就失火，跑這麼快幹嗎？」

長孫忘我邊跑邊道：「我給火追啦。」

上官有我叫道：「那有火追你來着？」

長孫忘我回頭一看，見果然沒有火從後追來，又邊跑邊叫道：「你說得對，果然沒有火追來。」仍跑得甚快。

上官有我又叫道：「既然沒有火追你，爲什麼仍要跑？」

長孫忘我倏然止步，自話自說道：「對，既然沒有火追過來了，即是已很安全了，爲什麼還要走？實在太愚蠢啦。」說完便把龍李二人放在地上。

長孫忘我已六十歲了，左右各挾着兩個成年人在快速奔跑，到停下來時，竟連氣也不喘一口，就好像根本沒有動過一樣，這份能耐也的確不簡單。

上官有我走了過來，奇道：「師兄，怎地無緣無故失火啦？」

長孫忘我道：「現在不是說這些廢話的時候。」

上官有我道：「對，該到附近鎮上找點東西吃了，我肚子餓啦。」

長孫忘我不滿地道：「吃什麼東西？現在該想辦法解決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的兩張床都給火燒啦，今晚我們睡什麼？難道睡草地？你不怕冷嗎？」

「當然怕，我什麼也不怕，就怕冷。」

「知道就好了，床都給燒了，如何安置這兩個娃兒？」

上官有我憂愁起來，道：「那如何是好？」

長孫忘我道：「非想個絕妙辦法出來解決這棘手問題不可。」說完在草地上坐下，豈料甫一坐下，隨即痛苦萬狀的大叫，而且整個身子筆直的彈了起來。

上官有我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正想開口問他何事，但話未出口，瞥見他褲子在屁股部位燒了個大洞，還露出一個燒得赤紅的屁股。

上官有我想笑，但又不敢，忍得甚是辛苦。

長孫忘我摸着屁股「雪雪」呼痛。

上官有我見狀，忍得更辛苦。

長孫忘我忽然大叫道：「妙極妙極，我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解決這棘手問題了！」

上官有我終於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而且笑得前仰後合，世上恐怕沒有人比他的笑態來得更誇張了。

長孫忘我怔住了，道：「你笑什麼笑得如此開心？」

上官有我腦海中只浮現出長孫忘我的褲子在屁股上破了個大洞，還有他那個赤紅色的屁股，想起來就收不住笑聲。

長孫忘我見他仍在狂笑，怒叫道：「不准笑！」

上官有我霍地停了笑聲，還露出一副極嚴肅的臉孔，相信也難再找一個臉上表情變得如此快的人了。

長孫忘我怒瞪住他，道：「你到底見了什麼鬼？竟笑得猶如一個臭王八般？」

上官有我若無其事般道：「你說已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解決棘手的問題，所以開心得笑了出來。」

長孫忘我微笑道：「原來如此，我想出了一個解決我們食住問題的辦法，的確値得開心，也難怪你控制不了自己。」

「那我們住什麼地方？」

「客棧，而且是上好的客棧。」

上官有我吃驚道：「客棧，而且是上好的客棧？」

長孫忘我道：「是啊，有何不妥？」

「我們身上的錢只夠今天塡肚子，那裡有錢住客棧？而且是上好的客棧？」

長孫忘我氣道：「混帳，我剛才不是說過已想出個絕妙的辦法來了嗎？」

「你到底想出了什麼臭辦法？」

「這辦法一點也不臭，到長春鎭去再說吧！」

「離這裡幾里路不是有個武隆鎭嗎？爲什麼去長春鎭？那裡離這裡足有四五十里路的。」

「你知個屁，武隆鎭地方太小，也只有一家像樣的客棧。」

「那家客棧好像也不差。」

「你難道忘了，前天晚上我們偷了那家客棧的草蓆、棉被和枕頭，那老闆見了我們不跟我們算帳才怪！」

「這也是。」

「當然是，而且我這兩個試驗品一定要住最好的客棧。」

「但長春鎭這麼遠，我們帶着兩個試驗品走路豈非很辛苦？」

長孫忘我伸手向草原另一邊一指，道：「你看那是什麼？」

原來草原上不遠處有兩匹馬正在吃草，上官有我見了，道：「馬。」

長孫忘我道：「我們不可以騎馬去長春鎭嗎，那用走路如此蠢鈍？」

上官有我呱呱怪叫道：「不妥不妥，極之不妥，也不妥之極。」

長孫忘我皺眉道：「什麼不妥不妥，又極之不妥，也不妥之極？」

「那兩匹馬不是我們的，這樣好沒來由的騎人家的馬一走了之，豈非佔了別人大大的便宜？這如何說得過去？所以我說不妥。」

「你放心，這兩匹馬不是別人的，是昨晚我這兩個試驗品騎來的，這兩頭畜牲溫馴得很，也愚蠢得很，來了就不懂得走。」

上官有我喜道：「既然這樣，這叫妥之極，也極之妥。」

當下，上官有我便拉過兩匹馬，然後上官有我與龍生無悔合乘一騎，長孫忘我則與李若仙合乘一騎。

長孫忘我由於屁股灼痛，不能坐在馬鞍上，只好被逼伏在馬背上，屁股盡量不接觸馬鞍，否則痛得要命。

上官有我見了他的騎姿本已滑稽之極，再見了他赤紅色的屁股翹得高高的朝着天，幾乎笑得滾下馬來。

長孫忘我不知他又笑什麼，也不理會，只一再鄭重的警告他要好好照顧馬上的試驗品，若有什麼差池，會在他身上砍七八十刀。

上官有我見他說得認眞，只好謹愼的照顧昏迷中的龍生無悔了。

當下二人開始騎馬上路，長孫忘我走在前頭，上官有我則從後跟着，但一路行走間，上官有我從後見了長孫忘我的赤紅色的屁股隨着馬匹行走而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搖擺，已笑得流出了眼淚，但又不敢太大聲，生怕激怒了長孫忘我。

上官有我見長孫忘我那高高翹起的屁股就離自己眼前十來尺，已然笑得甚是辛苦，再也不想笑下去，便拉馬越過長孫忘我，改爲走在前頭，再也不想看他的屁股，但長孫忘我一則不知他笑什麼，二則以師兄身份自居，堅持師兄必定在前走，上官有我無法，只好被逼返回原來的位置，最要命的，還要一路上在欣賞長孫忘我的屁股，更要命的是長孫忘我又不準二騎距離得太遠，要一路上距離十多尺而行。

＊　＊　＊

「江湖雙怪」騎着馬一路上不快也不慢的前行，約莫個多時辰之後，二人便抵達了長春鎭的鎭邊，而上官有我也一路上欣賞了長孫忘我的屁股整整個多時辰。

兩人在鎭邊近郊處找了間破廟，便把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兩個試驗品搬進廟內，安頓了龍李二人，再拴好馬匹，長孫忘我再脫下上衣，把上衣綁在腰間，以遮掩屁股上的破褲子，便上身穿着素服往鎭上去。

長春鎭較大，也較繁華，雙怪便到鎭上進行他們擬定好的「絕妙方法」。

兩人把身上所餘無幾的錢拿了出來，首先買了一塊約八尺長，五尺闊的木板，再買了一匹鮮紅色的下價布料，然後買了筆墨，再買一隻海碗，最後買了一副骰子和幾口鐵釘。

把所需的都買齊了，二人便往僻靜處走去，走了一會，長孫忘我忽然大叫道：「太愚蠢啦，剛才我們實在太愚蠢啦。」

上官有我又被他的大叫聲嚇了一跳，皺眉道：「是嗎？」

長孫忘我道：「剛才我們買了這幾樣東西是不是？」

「是啊，這全是你的主意，現在所有錢全都花光了，今天連吃飯也成問題，大大的問題。」

「剛才我們買東西的時候，首先買了這塊又大又重的木板，接着買筆墨，再買布匹，然後買海碗、骰子，最後買鐵釘是不是？」

「是啊，有什麼不妥？」

「眞笨極了，我們應該最後才買這又大又重的木板，怎地一開始就買下這見鬼的木板，還要拿着四處跑，若果最後才買的話就省了很多氣力了，不是太愚蠢了嗎？」

上官有我恍然道：「是啊，實在極之愚蠢，也愚蠢之極。」

長孫忘我看着上官有我提着木板，咧嘴笑道：「幸而一路上拿木板的是你，不是我。」

上官有我一怔，登時極不開心。

雙怪走到一條僻靜的胡同盡頭，首先把那塊木板以刀在旁邊割下了一塊約莫一尺闊，五尺長的小木塊，再以筆寫上「方便賭坊」歪歪斜斜的四個大字。

然後，長孫忘我以刀在大木板中間離邊緣數寸處割了個三寸見方的圓形破口，再在破口兩邊以碎木做了兩個活扣子，再把割下來的三寸圓木板放在活扣子上，形成了一個活塞，接着在圓形活塞邊緣上以黑墨畫了一條粗黑線……

＊　＊　＊

街上行人熙來攘往，熱鬧得很。

在一條街的街角牆上出現一塊牌匾，匾上寫着「方便賭坊」四個大字，這四個字雖然寫得歪歪斜斜，仿似出自小孩子初學寫字時的手筆，但也卻相當搶眼。

在牌匾之下竟有一張賭桌，賭桌上一邊靠牆，其餘三邊都被鮮紅色的布匹圍着，長孫忘我就靠牆而站。

他竟然在街上公然開賭，還做起庄來，但卻不見上官有我。

只見賭桌上左右兩邊各寫上一個「大」字和一個「小」字，中間則分別寫上四至十七的點數。

長孫忘我在庄位處劃上一個黑色的圓圈，圓圈上放着一隻海碗，碗上有三粒骰子，看來這隻海碗就是他的「骰盅」了。

在圓圈頂部寫上「大公無私」四個歪斜的字，圓圈兩邊則分別寫着「全色通吃」和「翹骰不算」八個字。

長孫忘我已身無分文，不但開賭局，還做起庄來，確是妙事。

他手上拿着骰子，來回的擲在碗上，發出「叮噹」之聲，口中則向來往行人叫道：「方便賭坊，方便賭坊，誰人要發財的就馬上過來，千萬別遲疑。」

他這一叫嚷，加上骰子擲在碗上發出「叮叮噹噹」之聲音，頓時吸引行人注目，只一會兒，果然有十多人精神大振地圍了過來，看樣子，看表情，不是標準賭徒才怪。

那十多個賭徒圍上來後，長孫忘我心中暗喜，叫道：「下注啦，下注啦，下得大，賠得大，各位可隨意押大或押小，押點數也可以，無任歡迎。」

長孫忘我說完，把骰子擲在碗中，拿起碗搖了幾搖，再一個巧妙的反手，海碗便蓋着骰子放在「庄位」的圓圈內。

賭徒們果然都爭相下注，注碼全都押在「大」和「小」之上，點數則無人下注。

長孫忘我往賭桌上一看，見注碼大多押在「小」上，「大」的一邊則注碼有限，這一局若是開「大」，則有所收穫了。

長孫忘我見賭注已下定了，便把右手垂低到枱底處，並握了個拳頭。

這賭桌向着人的三邊都以布圍着，賭徒們卻哪裡知道桌下另有乾坤！

原來上官有我就藏身在賭桌之下。

桌下的上官有我看見長孫忘我垂低手握着拳頭，當即會意，便有所行動。

原來長孫忘我的拳頭是個訊號，上官有我得了訊號，便在桌底打開活塞的扣子，扣子打開，那個三寸見方的圓形活塞便拿在手上，而骰子也放在那活塞上，上官有我一看，見骰子的點數是「二二四」，這本是「小」，於是把骰子改爲「四五六」，變成了「大」，然後再把那活塞放回原來的破口處，扣上了扣子，便以手扯了扯長孫忘我的褲子。

上官有我扯了長孫忘我褲子一下，這顯然也是訊號，長孫忘我收了訊號之後，叫聲，「下定了注就開啦。」說完，把權充「骰盅」的海碗揭開。

衆賭徒一看，見開了「四五六」，即十五點大，押中的，當然臉露笑容，不中的，就木無表情。

這一局，由於押「小」的注碼多，押「大」的注碼少，所以最大贏家則是庄家了。

由於桌上那個黑色「圓圈」只有三寸見方，而那作骰盅用的海碗口徑足有四五寸見方，足可以蓋着那「圓圈」，上官有我在桌下做手脚，賭徒們那裡知道？而桌上的黑色「圓圈」，賭徒們更以爲是骰盅的定位，更加沒有人留意了。

長孫忘我繼續擲骰子，擲罷，賭徒們繼續下注，這一局，注碼大部份押在「大」的一邊，「小」的一邊注碼甚少，長孫忘我見了，又垂下右手在桌下，這一次不是握拳，而是攤開一隻手掌，原來拳頭表示開「大」，手掌則表示開「小」。

上官有我收了訊號，便又做手脚，手脚做完，扯了長孫忘我褲子一下，表示已弄妥了。

長孫忘我收了訊號，叫聲「開」，便揭開骰盅，這一局開了個「一二三」，六點「小」，自然失望的人多了。

一路賭下去，此時賭徒們已越聚越多，注碼也越下越大了。

這一局，由於下注的人多，注碼也大，除了「大」和「小」押了不少注碼外，連下在點數的注碼也不少，長孫忘我一看，也分不出到底押在「大」的注碼多，還是押在「小」的注碼多，總之注碼甚是平均，這一局不知該開「大」好，還是開「小」好，再往點數一看，見「十二點」沒有人下注，便向桌下的上官有我來回三下伸出四隻手指。

上官有我收了訊號，便迅速做好了手脚，然後向長孫忘我回以訊號。

長孫忘我收了訊號之後，口中叫聲「開」，便把骰盅揭開。

賭徒們引頸往骰子一看，登時四周罵聲四起，原來這一局開了三粒都是四。

這一局是全骰，大小通吃，點數照賠，三粒骰是四，即十二點，但十二點無人下注，這一局大獲全勝的，自然是庄家了。

長孫忘我開了這局全骰之後，粗略估計共贏了幾百兩銀子，也感心滿意足了，便朗聲對賭徒們道：「各位，今天到此爲止，明天請早吧。」

賭徒們大多是輸家，聽他說了，大都不滿，登時起了一陣哄聲。

長孫忘我不理會賭徒的噓聲夾雜着罵聲，便一意孤行的結束賭局，賭徒們見翻身無望，都相繼一哄而散了。

人羣去後，上官有我才在桌下鑽了出來，往桌上一看，見堆滿了銀子，大喜，但隨即收起笑容道：「這樣好沒來由的使千術佔人便宜，好像有點不妥。」

長孫忘我道：「十賭九騙，就算我們不千他們，他們也一樣會給人家千光了，有什麼不妥的？」他見枱上堆滿銀子，不自圓其說才怪。

上官有我想了想，道：「好像有點道理。」

長孫忘我理直氣壯地道：「當然有道理，何况我們今次出千也不是全爲了自己，只是爲了那兩個試驗品才逼得這樣做，就算不對，也是那兩個試驗品不對，與我們無關。」

上官有我笑道：「好像更加有道理。」

雙怪找到了藉口原諒了自己的出千行爲，頓感心安理得，當下扯下賭桌上的圍布，再以布把贏回來的銀子包好，然後長孫忘我以刀把那張賭桌劈得稀爛，口中說道：「以後也不做這些勾當了。」

上官有我也拿刀向掛在牆上寫着「方便賭坊」的牌匾砍了一刀，那牌匾即斷爲兩截，「賭坊」兩字飛到老遠，「方便」兩字則仍掛在牆上。

雙怪包起銀子便離開，二人去後，行人見牆上掛着「方便」兩字，還以爲這裡是讓人「方便」的地方，竟有不少人在這裡「方便」，以致「方便處」臭氣薰天。

* *

且說歐陽寒劍與「神煞星」司空揚，二人帶着斷了一臂的雷浪及受了重傷的「鬼煞星」司空彪一路趕路，次日來到「滄海帮」的總壇山下。

山下的小嘍囉認得「神鬼雙煞」，見四人中有兩人受了傷，當即不敢怠慢，連忙引領各人上山。

一路上山的道路離不遠即有一個崗亭，每個崗亭都有人站崗，而每個崗亭的守衛都認得「神鬼雙煞」，所以一路上都很順利。

這山並不高，「滄海帮」帮主方競天索性把此山改名爲「滄海山」。

歐陽寒劍初到滄海山，上到山上，放眼望去，只見山上是個偌大的平原，平原四週蓋了不少以木材搭建而成的房屋，這四週的房屋都被高二十多尺的粗大木柵團團圍住，形格就好像一個城牆，向着下山道路的是正門，門前是一個偌大的廣場。

守在廣場大閘的守衛早已獲得通傳，所以把大閘打開了。

歐陽寒劍師徒及「神鬼雙煞」進入大閘，穿過廣場，在司空揚的帶領下，便向一系列的房屋走去。

廣場盡處有另一出口，穿過閘門，四週是一排的房舍，好像與進入城鎮沒有分別，所不同的是這些屋全是以木材搭建。

四人來到一條「街」的盡頭，盡頭是一間以綠竹搭建而成的精緻房子，房子門頂上寫着「迎賓樓」三個鐵劃銀勾的大字。

司空揚領着歐陽寒劍進入「迎賓樓」，屋內小嘍囉見有賓客來到，連忙恭敬的相迎。

司空揚請歐陽寒劍入了座，再扶着雷浪和司空彪坐好，才對小嘍囉道：「快稟報帮主，歐陽寒劍弟兄已到了，還有，馬上叫大夫替兩位受傷的弟兄療傷。」

小嘍囉領命退出了「迎賓樓」。

歐陽寒劍見大弟子雷浪斷了一臂，恨得咬牙切齒，道：「燕獨風，你弟子傷了我弟子，我歐陽寒劍勢要剷平你獨秀山莊。」

司空揚也恨恨的道：「我這位兄弟被龍生無悔所傷，雖然龍生無悔中了我的毒鏢，又給我們打至重傷，看來已必死無疑，但這個帳我還要跟燕獨風算個一清二楚。」

臉色蒼白的雷浪也怒道：「最好把燕獨風所有弟子的性命都交給我，我非把他們殺個屍橫遍野不可。」

歐陽寒劍忽然憂心地道：「不知向東和人傑如何？」

司空揚道：「我們求帮主派人到武隆鎮打探一下吧。」

雙方交談了一番，再過不久，一名小嘍囉進入「迎賓樓」，恭敬地道：「帮主有請歐陽弟兄和司空弟兄面見，至於兩位受傷的弟兄則請留步，大夫很快就會來了。」

歐陽寒劍聽說帮主召見，喜極而立，當下由小嘍囉引路，便與司空揚跟着而行。

一路前行間，歐陽寒劍被週圍的環境吸引住了，這裡週圍的面積、房屋數目竟不弱於一個城鎮的規模，他若不親歷其境，眞不敢相信一個江湖帮會竟有如此氣勢，心想「滄海帮」不愧爲江湖第一帮會，同時再也不敢懷疑方競天要統領江湖的能力，更想起方競天取名「競天」，意即是「競賽於天」，也不由聯想到他的野心來了。

這裡表面不但與一般城鎮沒有分別，甚至有街道，每條街道也有名稱，歐陽寒劍眞有大開眼界之感。

在街上穿插了一會，不多久，來到山上的東首，這裡遠離了一般帮衆居住的房屋。向前望去，只見前面地勢較高，亦是滄海山最高之處，但只是個三四十尺高的山丘，山丘之下是個廣場，廣場盡頭處有條石階通往山丘之上。

歐陽、司空二人拾級而上，很快上至山丘之頂，初來到的歐陽寒劍向前一望，只見這裡自成一角，週圍環境又與先前所見不同。

只見山丘之上也是一個偌大的廣場，這廣場比山丘之下的爲大，但比大門前的廣場爲小，廣場四週以比人身還粗大的木柵團團圍住，而且一共圍了三層，這些木柵足有三十尺高，在木柵以外的四週是一道闊三十多尺，深二十尺的深溝，若要進入廣場，首先必以吊橋橫放在溝面，經過吊橋通過廣場大閘方可進入。

歐陽寒劍抬頭一看，只見廣場大閘門樓上以蒼勁的筆法寫着「霸業坊」三個大字。

木柵以內的廣場居中有一間三層高的大屋，這大屋的門樓以同樣筆法寫着「競天樓」三個大字，這明顯是帮主方競天之居所了。

「競天樓」正門前是廣場，其餘三邊各有五間屋包圍住，一共十五間，這十五間屋面積較小，而且每間屋門樓上都各有名稱，有「傲天樓」、「紅影樓」、「賽天樓」、「射日樓」、「射月樓」、「傲世樓」等等，除了「傲天樓」與「紅影樓」是以方競天一對子女命名外，其餘名稱皆是霸氣十足，可見方競天不把世事萬物放在眼內。

這十五間皆有名稱的樓房卻比方競天的居所「競天樓」都高出了兩層。

原來這「霸業坊」是滄海帮的重要地帶，除了是帮主居住所在之外，亦是帮中商議大事的重地，這十五間屋也是負起保衛帮會的任務。

歐陽寒劍抬頭一看，只見這十五間屋的屋頂就有如城樓一般，屋頂站了不少手執明晃晃兵器的守衛。

這些守衛分佈四週，全都憑高處向山下四週張望。

由於附近高山不多，屋頂守衛可以清楚看見山下四週的情形，在此放哨。

歐陽、司空二人被帮主召見，廣場大閘的守衛早已得悉，所以大閘早已爲他們打開。

二人走到深溝邊緣，歐陽寒劍向深溝下望，只見深溝之下佈滿了數尺長的竹筒，這些竹筒全都削尖了，尖銳的一端向上，在溝底還佈滿了毒蛇，這些全都是劇毒無比的毒蛇，蛇羣在溝底蠕蠕而動，有些在昂首吐信，發出「嘶嘶」之聲，歐陽寒劍見了，也不由心中發毛，心想，若果不愼墮下溝中，就算不被尖竹插死，被這些劇毒無比的蛇噬上一下，想活命也難了。

歐陽寒劍當然明白，這裡是「滄海帮」的重地，一切設施都是爲了保護帮主而設，敵人要是入侵，或加害帮主，非首先進入廣場不可，但廣場四週都被深溝圍住，沒有吊橋不能進入，若要强攻根本不可能，因爲被深溝隔着，即使輕功再高，也不能飛越三十尺闊的深溝，即使可以越過深溝，還有一道木柵隔着廣場，這些木柵每條木都比人身還要粗大，一共有三層，要攻破也非易事。

歐陽寒劍心想，以方競天在江湖上的勢力，那還有人敢惹他？又何需把保護網設得如此嚴密？但後來他明白高處不勝寒之道理，才覺得方競天有這個必要了。

歐陽寒劍正自看得入神之際，廣場大閘前的吊橋已徐徐放下，橫放在溝面，負責放橋的守衛朗聲道：「歐陽弟兄，司空弟兄，帮主有召，請上樓。」

歐陽、司空二人走過吊橋，吊橋隨即收起，然後二人通過廣場，向「競天樓」走去。

「競天樓」門前早已有四名小嘍囉恭敬相迎，歐陽、司空二人走到門前，小嘍囉便引二人進入。

進入「競天樓」是個天井，通過天井是個大廳，小嘍囉引領二人經過大廳進入內廳，歐陽寒劍第一個感覺是這內廳氣氛有點陰森，因為這內廳並沒有窗，只是四面牆壁各插着一個火把，把室內照得半明不暗，有點恐怖，但這毫不光明的內廳偏偏卻名叫「光明堂」。

廳上兩邊各放着兩排木椅，廳的盡頭居中搭着一個高約五尺的高枱，枱上正中置有一張虎皮大交椅，這明顯是帮主的座位，但刻下卻是空着的。

四名小嘍囉引領二人進入「光明堂」之後，便分兩邊嚴肅地站着。

歐陽、司空二人則面向虎皮交椅肅立在廳中央。

過了一會，虎皮交椅後有一道門徐徐打開了，接着有兩個身形高大，神態威猛的大漢走了出來。

這兩名大漢三十多歲年紀，臉上都充滿殺氣，二人隨即肅立在門的兩邊，緊接着一個身披鮮紅色抖篷的人走了出來。

這人就是滄海帮帮主，江湖上人稱「霹靂狂魔」的方競天。

這方競天約莫五十歲年紀，他身體雖被一件抖篷包着，但可以肯定是個相當健碩之人，高度更比站在門邊的兩個大漢還要高出一個頭，威武之極，也氣度不凡。

雖然室內燈光昏暗，但隱若可見他臉容有一股懾人的氣勢，是個不怒自威的人物，尤其一雙眼就彷似餓鷹一般銳利，教人看上一眼都會生出恐懼，是個極之不簡單的人物，難怪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也令正派武林人物成立「統一盟」，聯成一氣防範未然了。

方競天氣派十足的走到虎皮交椅，然後從容坐下，眼睛向歐陽與司空二人輕描淡寫的掃了一眼，這輕描淡寫的一掃，足令歐陽與司空二人懾服，甚至眼光也不敢與他接觸。

方競天坐下之後，那兩名大漢才走到虎皮交椅兩旁，然後一人一邊的肅立着。

原來這兩名大漢是方競天手下的兩大護法，左手邊的是左護法，名叫做伏殘紅，有個綽號叫「催命郎君」，右邊的是右護法，名叫凌耀飛，綽號叫「奪魄郎君」，二人都是方競天的得力左右手，更為方競天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對方競天更是忠心耿耿，因此甚得方競天器重及信任。

歐陽及司空二人見了帮主，連忙單膝下跪，司空揚朗聲道：「屬下司空揚稟見帮主，願帮主千秋萬世，統領江湖。」這些都是拍馬屁之言。

若論拍馬屁，歐陽寒劍是個中高手，只聽他接口道：「屬下歐陽寒劍稟見帮主，願帮主萬壽無疆，雄霸中原，羣雄懾服，天下人皆敬仰，屬下願為帮主效犬馬之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絕無怨言。」

司空揚聽了，不禁打了個寒噤，更忍不住向他斜望了一眼。

方競天君臨天下，早已聽慣了恭維之言，淡然地「嗯」了一聲，隨即道：「兩位弟兄，請起。」

歐陽、司空便站起了身，但眼光仍不敢望神聖不可侵犯的方競天。

方競天道：「兩位弟兄一路上辛苦了，本座聞報歐陽弟兄的徒弟受了傷，司空弟兄的兄弟也受傷不輕，到底道上碰着什麼硬手？」

歐陽寒劍想起，心中恨意加深，垂首道：「稟帮主，屬下劣徒及司空彪弟兄為燕獨風弟子所傷。」

方競天目光一閃，道：「『奪命旋風』燕獨風的弟子？」

歐陽寒劍仍不敢望方競天，還是垂首道：「正是，這燕獨風的大弟子名叫龍生無悔，和燕獨風一樣，是個目中無人之輩，更不把千秋基業的滄海帮放在眼內，這龍生無悔不但公然地侮辱屬下的寒劍門，更公然砍斷屬下劣徒一臂，也把司空彪弟兄公然打至重傷。」

司空揚聽了，心道：「這歐陽寒劍為人有點陰險，講的多半不是事實，明明是我們向龍生無悔一班人施暗算，怎地說他公然砍斷雷浪一臂和公然打傷二弟？這『公然』兩字如何說得出口？」

方競天聽了，臉上殺氣暴現，道：「好一個龍生無悔，實在太狂妄自大，本座非好好領教一下不可，他在那裡？本座派幾個高手去把他擒來，留給你好好折磨一下。」

歐陽寒劍正想說話，司空揚搶着道：「龍生無悔已給我們殺了。」

歐陽寒劍接口道：「但燕獨風和另外十五名弟子尚未死。」

方競天道：「歐陽弟子放心，只要大事一了，本座會替你出這一口氣，絕不會讓你白吃這個虧的。」

歐陽寒劍恭敬地道：「謝帮主，但屬下有一不情之請。」

方競天淡淡道：「說吧。」

「屬下尚有兩名弟子，一名叫唐向東，一名叫戚人傑，在道上碰上燕獨風另兩名弟子，後來交上了手，但現下卻是音訊全無，屬下懇請帮主派人去武隆鎮打探一下。」

「好，本座就派狙擊部隊為你打探一下吧。」

（未完・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秋水芙蓉

佈下假局　謊言奉命

上文提要：袁坤山被百里雨殺掉，獅子宮宮主查天祿欲救不及，他們這次奉命來監視瞎眼佛婆，是和蕭家莊蕭清宇的疑案有關的，既遭百里雨干預，便和他鬥到底，百里雨不敵，幸得弟婦瞎眼佛婆協助，卒將查天祿殺掉，此戰役經過全被君簫看在眼內，他是奉師命來找佛婆婆的，取了証物要去找磨刀老人，俾能半途阻止七星會的人往孝女庵，却惹來麻煩……

左首漢子氣黃了臉，一聲不作，放開馬頭，和對面漢子兩人合騎一匹馬，縱身上馬，疾馳而去。

君簫得意一笑，認為自己至少替瞎眼佛婆擋開了一場過節，但他那裏知道他離開孝女庵的當晚，瞎眼佛婆也離開了孝女庵，而他自己，却反而因此惹上了很多麻煩。

當天，傍晚時光，君簫趕到杭州府，他因次日一早急於趕路，因此就在城外拱宸橋附近一家招商老店投宿。

他剛一下馬，店裏伙計趕緊奔了過來，替他接過馬匹，殷勤的道：「公子住店，請到裏面坐。」

不待君簫吩咐，替他提了包裹往店裏讓去。

君簫只當客店伙計本來就該如此殷勤，也並未在意，隨着他進入店堂。

伙計急匆匆走進櫃頭，跟坐在櫃上的賬房先生低聲說了兩句。

那賬房慌忙站起身，迎了出來，朝君簫連連拱手道：「公子光臨小店，小老兒失迎。」

君簫道：「掌櫃不用客氣。」

賬房道：「公子一路鞍馬勞頓，請先到上房休息。」

他居然走在前面，親自替君簫領路，伙計提着包裹，跟在君簫身後而行。

走到上房，賬房推開房門，陪笑道：「這是小店最好的房間，公子看看是否滿意？」

君簫點點頭道：「多謝掌櫃，這間很好。」

賬房陪着笑，躬躬身道：「公子爺言重，只要公子滿意就好。」一面回身吩咐道：「快去替公子爺打臉水，泡一壺上好的龍井茶送來。」

伙計放下包裹，很快退了出去。

賬房又道：「公子爺要什麼，只管吩咐，小店招待不週之處，公子爺多多包涵。」

君簫道：「掌櫃不用客氣。」

「公子爺如無吩咐，小老兒就告退了。」

這回君簫發覺了，客店裏的掌櫃似乎太謙恭了些，當下就含笑道：「掌櫃只管請。」

賬房鞠躬如也的連連彎腰，才退了出去。

接着伙計打來了一盆熱水，連面巾都是新的。

君簫洗了把臉，伙計又泡上一壺上好的龍井，還巴結的替他斟了一盅，放到几上，才行退去。

君簫喝了一口，果然滿口清香，是最好的龍井茶。

天色未黑，伙計已經掌上燈來。

君簫提起長形青布囊，說道

：「伙計，我要出去一下。」

伙計聽得一怔，忙道：「公子爺，掌櫃已經吩咐過厨下，替你老準備了酒菜。」

君簫暗暗覺得奇怪，心想：「他們對我如此殷勤，莫非認錯了人？」但繼而一想，也許是他們在拉生意，這就淡淡一笑道：「不用了，我要出去走走。」

伙計聽他這麼說，只好連聲應是。

君簫出了客店，隨便找了一家館子，用過晚餐。

這拱宸橋附近，正是商業集中之處，此時夜市正盛。

君簫發覺方才出門之時，客店門前，似有一個黑衣人遠遠尾隨着自己，如今走出館子，又見那人就在左近徘徊不去。

心頭不禁有些犯疑，故意在街上走了一圈，回頭看去，那黑衣漢子果然一直跟在身後，只是有些遮遮掩掩的，敢情怕被自己發現。

莫非他會是七星會的人？

他們居然盯上了自己。

他雖是初出江湖，但藝高膽大，那會把此人放在心上？當下再也不去看那黑衣人一眼，從容回轉客店。

剛跨進房門，伙計已經跟着進來，巴結的道：「公子爺，你老貴姓君吧？」

君簫聽得一怔，點頭道：「不錯，我正是姓君。」

伙計陪笑道：「這就是了，你老剛走，就有人送來了一封信。」

他手中果然拿着一封信柬，恭敬的遞了過來。

「是我的信？」

君簫接過信柬，果見信柬上寫着「送呈君公子親展」字樣，這就抬頭問道：「送信的人呢？」

伙計道：「走了，他把信交到櫃上，掌櫃的還問他要不要等公子回來，他說不用了，公子爺看了信，自會知道。」

君簫點頭道：「好，沒你的事了。」

伙計哈着腰退出，隨手替他帶上了房門。

君簫手裏拿着信，暗暗覺得納罕，自己本來姓蕭，單名一個俊字，這次出門，是替師父辦一件重要之事來的。

師父曾說：自己初次出門，江湖上人心險詐，不可露了身份，才要自己把姓名倒過來，化名「君簫」，免得引人注意。但自己見到孝女庵瞎眼佛婆時她就一口說出自己姓君，那也許是師父早和她約好了的！

但杭州府，自己可並無熟人，這人怎會知道自己姓君的呢？心中想着，隨手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書奉君公子，今宵二更，在三里外茶亭候駕，幸勿爽約，李如流敬訂。」

李如流？

這李如流又是誰呢？

他約我今晚二更，到三里外的茶亭去做什麼？

君簫心頭猛然一動，想到了方才跟踪自己的黑衣漢子，暗道：「是了，這李如流一定是七星會的人，在蕭山遇上的兩個漢子，吃了自己的虧，心有未甘，他們使用飛鴿傳書，當然要比馬匹要快得多。」

「既然下書訂約，自己自然非去不可！」

收起書信，看看時光還早，就熄去燈火，在床上運氣調息，練了一回功夫。

時近二鼓，君簫一躍下床，佩好簫劍，穿窗而出，然後又輕輕掩上窗門，長身掠起。

穿越過幾間民房，找了一處陰暗之處，飄身落地，已在長街梢頭，這時夜市雖闌，街上還有疏疏落落的燈火，和疏疏落落的行人。

君簫向一攤賣餛飩的老者拱手問道：「請問老丈，離這裏三里，有一座茶亭，不知如何走法？」

賣餛飩的老者道：「有，有，那要往南行，只是那裏很冷僻，相公……」

他忽然看了君簫腰間佩着長劍，就倏然住口。

君簫一拱手道：「多謝指點。」舉步奔行而去。

三里路，當然不需多少時間。

茶亭，是從前當地居民替過路客商準備茶水的地方，大路邊蓋上一間茶亭，可以歇足，遇上颳風下雨，也可以稍避風雨。

今夜月色甚佳，石板路上，就像鋪了一層輕霜。

君簫踏月而來，奔近茶亭，就看到一棵高大的樹影下面，已經有個人靜靜的站在那裏。

那是個年輕人，錦帶束髮，身穿一襲錦衣，腰束玉帶，懸着一柄長劍，一手正按在劍柄上，看來極為挺拔蕭洒。

他明明知道君簫從大路上奔來，依然仰首望天，連頭也未回。

正因他側着身子，並未回頭，君簫無法看到他的面貌。

奔行的人，已經停下步來。

錦衣少年還是一手按着劍柄，仰首向天，冷峭的道：「你可是赴約來的君簫麼？」

那副神態，簡直倨傲已極！

君簫聽得有氣，也冷傲的道：「你可是約我到這裏來的李如流麼？」

這話是學着對方口氣說的，但很尖銳。

錦衣少年突然長笑一聲，緩緩轉過身來，兩道冷厲的眼光投注到君簫臉上，冷峭說道：「閣下果然狂得很。」

他這一轉過臉來，月光底下，兩人都看清了對方的面貌。

錦衣少年約莫二十三四歲，臉型瘦削，但生得劍眉星目，人品極俊，只是神色冷峭，眉宇之間，隱隱透着一股冷肅的煞氣！

尤其是他緊閉着嘴唇的時候，眞使人看在眼裏，有不可一世之感。

君簫瞥了他一眼，冷冷的道：「閣下難道不狂？」

錦衣少年雙眉軒動了下，臉上也有了怒意，哼道：「你可知我為什麼把閣下約來這裏的麼？」

君簫道：「君某應約而來，已經站在閣下面前，閣下沒有說，君某怎會知道？」

錦衣少年道：「你不會問？」

君簫大笑道：「閣下應該說的不說，何須君某動問？」

錦衣少年把劍柄握得緊緊的，沉哼道：「你不問，我就不說。」

君簫道：「是閣下約我君某來的，君某已經來了，閣下不說約我何事，君某不想浪費時間，那就失陪了。」

轉身欲去。這兩人都很倔強！

錦衣少年氣黃了臉，大喝一聲道：「站住！」

君簫回身道：「君某若是要走，誰也攔不住我。」

「鏘」！錦衣少年右腕一抬，劍作龍吟，已然拔出了長劍，寒芒吞吐，冷厲的道：「你看看李如流能不能把你留下？」

他當然就是下書邀約君簫的李如流，但直到此時，才報出姓名來。

君簫輕哼一聲道：「閣下要和我動武？」

李如流道：「我約你來，就是要和你比試比試。」

「你終於說出來了！」

君簫微微一笑道：「君某和閣下素昧平生，你為什麼要找我比試？」

李如流道：「我高興。」

君簫道：「閣下大概是七星會的人吧？」

「不錯！」李如流道：「你知道就好。」

「這就是了！」君簫徐徐說道：「今天中午，君某確曾遇上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七星會匪徒，我教訓了他們，閣下找上我，那是想替他們翻本了？」

李如流道：「可以這麼說。」

君簫道：「那很好，閣下要如何比法？」

李如流道：「閣下身佩寶劍，咱們自然比劍了。」

君簫從腰間摘下色如古銅的洞簫，說道：「閣下只管發劍，在下以此簫奉陪。」

江湖上有一句話，叫做一寸長一寸強，是說兵刃長一寸的，總比短一寸要佔便宜。

君簫手中那支洞簫，只有一尺八寸長，但李如流手中的長劍，卻有三尺三寸。

兩件兵器，足足差了一尺五寸。

李如流看了他洞簫一眼，說道：「你為什麼不使劍？」

君簫明明佩着寶劍，難怪他有此一問。

君簫淡淡一笑道：「在下和人動手，很少用劍。」

李如流道：「為什麼？」

君簫道：「出必傷人。」

這話說得夠狂！

李如流目中冷芒飛閃，默然怒笑道：「你敢輕視本公子？」

君簫道：「在下並無絲毫輕視閣下之意。」

李如流嘴角露出一絲冷峭的微笑，緩緩說道：「你可知道本公子的長劍，也出必傷人麼？」

話聲中，人已緩緩逼進。他腳下逼近雖然緩慢，但手中冷森森的劍光，已如毒蛇般飛來，眨眼之間刺出了七劍。

這七劍，手肘以上，沉穩得一點不見搖動，但劍光卻像毒蛇亂閃！

說他劍如毒蛇，這比喻當眞最恰當也沒有了！

因此他出手劍招，絲毫不帶花梢，一劍接一劍，發得又急又快，兇狠毒辣，極為實用，每一招幾乎都可置你死命。

這是殺人的劍法！

劍，本是殺人的利器，在他手中使出，似乎更為有效。

他刺出七劍的時間，旁人差不多只能刺出一劍。

君簫連退七步，才掄起了一朵簫花，向李如流的劍勢上迎去。

但聽一聲清脆的金鐵交鳴，簫、劍一觸即分。

君簫收回簫勢。

李如流也同樣後退了一步，他臉上不禁流露出得意之色，冷然道：「本公子的劍法，還值得你使劍吧？」

原來方才的七劍，只是給君簫看看顏色而已。

「七絕劍法」，七劍同發，江湖上沒有人能快得過他，七劍之中，別人能夠封解的，不過一招。

君簫道：「閣下果然高明得很！」

李如流道：「既然如此，閣下還不收起短簫，取出長劍，咱們可

以放手一搏。」

他是個極爲自負的人，方才聽君簫說過和人動手，很少使劍，因此就非和他比劍不可。

君簫覺得此人雖然狂傲自大了些，但人還不算壞，這就抱抱拳道：「李兄原諒，在下奉家師之命，不遇窮兇極惡之人，不到萬不得已時，不准使劍。」

李如流放聲笑道：「使劍還有這許多規矩，那好，本公子今晚倒要看看你是否不會有萬不得已的時候？」

突然騰身發劍，比方才七劍更急更快，但見一縷縷的劍光，從他手中刺出來，簡直比閃電還快，沒有人能瞧得清他的變化。

君簫這回不再後退了，手中洞簫搖動，如鳳展翼，翩然起舞，幻起一片光影，簫影錯落中，擋開了李如流急攻而來的劍勢。

李如流大笑道：「想不到閣下也高明得很！」

喝聲中，又是七劍，接連刺出。

君簫簫勢展開，一個人盤旋遊走，翩若鳳翔，蔚若鳳藻，李如流毒蛇般的劍光，盤空匝地，糾纏着他，但却始終沾不到半點衣角。

李如流七劍出手，緊接着又刺出七劍，七劍之後，又是七劍，劍勢狠毒急驟，已經快到像是一連串爆射的火花，銀芒流動，無跡可尋。

「七絕劍法」，七劍一組，施展開來，一組比一組兇狠，你只要一劍漏接，就得一連挨上七劍。

這是天下最快最毒的劍法。

但是君簫使的「鳳簫九式」，也是武林曠世奇藝，洞簫招式奇幻，變幻玄奧，左手配合簫勢，忽拍忽划，如鳳展翼，輕靈已極。

不論對方攻勢如何急驟，只要遇上簫招，就像春風解凍，不解自化，始終攻不到君簫的身上。

兩人這一戰，劍光、簫影，閃電般交相飛閃，雖然聽不到一點兵刃擊撞之聲，但簫、劍所帶起的嘶嘯勁風，和森寒的劍氣，却佈滿了一丈方圓。

雙方各出奇招，以求克敵制勝，自然不像一般江湖武師在動手過招之時，口中不斷的發出庸俗的叫嘯喝叱！

茶亭前面，除了嘶嘶風聲，不聞半點聲音，甚至連兩條人影，此時都已杳不可見。

這時，大路上另有一條人影，飛一般朝茶亭奔掠而來。

那條人影，在皎潔的月光底下，起落如飛，輕捷得有如紫燕掠波，足不點地。

現在人影漸漸接近了，雖然還看不清面貌，但身法起落，婀娜美妙，多麼苗條的人影。

就在此時，激戰的兩人中，突然有人悶哼了一聲！

劍光、簫影，倏然盡斂，兩條人影霍地分開。

君簫手橫尺八洞簫，神定氣閒的站在那裏。

李如流疾退數步，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一條右臂廢然垂下，再也擧不起來！

原來君簫一簫點在他右肩之上，這還是君簫簫下留情，及時收招，不然的話，李如流這條手臂算是報廢了。

李如流負傷後退之際，苗條人影正好像燕子抄水一般掠到兩人之間，一根玉管似的手指指着君簫，口中氣呼呼嬌叱一聲：「你敢傷我哥哥！」

喝聲出口，從她指縫間，射出一縷極細的銀光，直奔君簫咽喉。

這一下，當眞快得如同閃電，人到聲到，一縷銀光，也跟着射到。

君簫一記簫招，點傷了人家，不知李如流傷勢如何？心頭感到有些歉然，因爲他還是第一次使用簫招傷人，他只聽師父說過：「九簫一劍，九傷一死。」

他目光望着李如流，正待開口，苗條人影掠到他側面，他幾乎連人影都沒看清，嬌叱入耳，一縷銀光已經奔到咽喉！

他初出江湖，總歸對敵經驗不足，更沒料到來人出手會有這麼快法，心頭陡然一驚，急忙側身閃避，已是遲了一步。

他躲閃不算慢，但那縷銀光來勢太快了，雙方距離又近，躲開了咽喉要害，却被射上左肩！

銀光一閃而沒，肩頭就像被蚊子叮了一口，感到微微一痲！

中了人家一針，君簫才看清楚。

苗條人影是穿着一身銀紅衣衫的妙齡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生得杏眼桃腮，還帶點稚氣。

不，這時她柳眉兒挑，杏眼兒瞪，一張小嘴，翹得像水紅菱一般，還掛着冷笑。

銀針出手，苗條人影也看清楚了對方，這個被自己銀針打中的人，竟然是唇紅齒白的英俊少年。

這時他一雙亮晶晶的星目正朝她望來，目光之中似是微含怒意，那自然是怪她出手太以毒辣。

這一刹那，她紅唇上掛着的冷笑不見了，代之而起的一片紅暈和驚詫、歉疚神色，口中不自覺地「啊」了一聲，嬌呼道：「你……」

君簫已經轉過身去，長身掠起，朝大路飛射而去。

苗條人影顧不得自己少女的矜持，急忙追上幾步，嬌急的叫道

：「喂，你等一等，你中了我的……」

君簫去勢極快，她話才喊到一半，他一道人影已在十數丈外，宛如浮矢掠空，轉眼間，就在夜色中消逝。

她後面的話自然咽住了，但一個人却怔怔的站在當地，望着遠處發楞。

李如流臉色鐵青可怕，直到此時，還是手臂痠軟若廢，抬不起來，俯身從地上拾起長劍，冷冷的道：「妹子，咱們回去。」

* * *

夜色漸深，月色漸冷。

南屏山西麓，一叢新篁間，掩映着這兩間茅舍時，正有一道人影踏月而來，那是一個駝背的老人，別看他駝背，他肩頭上還搭一個人，居然步履如飛，輕若無物。

駝背老人奔近茅舍，擧手在柴門上輕輕叩了兩下，叫道：「巧兒，快開門。」

門內響起一個甜美的聲音應道：「爺爺，來了。」

屋內沒有燈，但柴門很快開啓，甜美聲音迎着問道：「爺爺，這麼晚了，你老人家到那裏去了？」

柴門開啓，駝背老人迅快的跨進門去，慈祥的道：「巧兒，不用多問，快去點上燈來。」

甜美聲音啊了一聲問道：「爺爺，這人是誰呢？」

她口中問着，人已翩然掠動，走近桌邊，點起一盞油燈。

駝背老人早已逕自朝左首房中走去，燈光亮了，你可以看到嬌美聲音是一個穿着花布衣袴的大姑娘。

姑娘家今年不過十八九歲年紀，兩道彎彎的柳眉，配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紅菱般薄唇，笑起來就露出又白又細像編貝似的牙齒，前額還留着疎朗朗一排劉海，兩條辮子垂在鼓騰騰的胸前，嬌憨模樣，和她聲音一樣嬌美。

這時，花衣姑娘手裏掌着油燈，跨進左首廂房，美目一瞥，爺爺已經把那人四平八穩的放在床上。

那人是個身穿藍衫的年輕人，此刻雖然緊閉着雙目，臉色白中透青，但只要看他面貌輪廓，就是個英俊少年。

床前站着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老人，鬚髮如銀，雙眉微皺，一雙烱烱目光，盯注着藍衫少年。

小几上，還擱着一個長形青布囊，露出雪白的長穗，只是沾到了露水，還沾着不少泥沙。

另外還有一支古銅色的簫，那是藍褂老人從藍衫少年腰間解下來的。

花衣姑娘掌着燈，站在藍褂老人身後，睜大一雙俏目，低聲問道：「爺爺，他……負了傷？」

她說到「他」字，嬌靨忽然飛起一絲紅暈。

藍褂老人微微搖頭，說道：「這年輕人不像內傷，像是中了毒，爺爺已經給他餵了兩顆『解毒護心丹』，還須仔細查一查。」

花衣姑娘道：「爺爺，他還是個會家子呢！」

他身邊帶着劍，自然是會武的了。

藍褂老人哼了一聲，笑道：「名師出高徒，這還用說？」

「名師出高徒？」花衣姑娘睜大了美目，訝然道：「爺爺，你老人家認識他麼？」

「不認識。」

藍褂老人隨口說着，目光却在仔細的察看藍衫少年身上，接着笑道：「傻丫頭，妳沒看到几上放着的那支銅簫麼？」

「銅簫！」花衣姑娘俏目一轉，看了几上那支銅簫一眼，問道：「爺爺，這支銅簫很有名麼？」

「當然……」

藍褂老人目光突然凝注到藍衫少年左肩之上，沉哼一聲：「在這裏了！」

那是一個比針尖還細的小孔，如非藍褂老人目力過人，極難發現。

花衣姑娘道：「他中的是細小暗器！」

「唔。」藍褂老人口中「唔」了一聲，立即解開藍衫少年的衣襟，把衣衫從肩頭褪下。

只見藍衫少年肩窩上有點極小的黑血凝結的血珠，最多也只有針頭那麼細一粒，但四週的皮肉還是好好的。

傷口四週，皮肉沒有發黑，顯然不是餵毒暗器了！

花衣姑娘道：「是梅花針！爺爺，你說他名師出高徒，怎麼會連人家一支『梅花針』都避不開？」

藍褂老人看到黑血珠，不覺變了臉色，急急說道：「巧兒，快去拿吸針石來。」

花衣姑娘道：「一支梅花針，爺爺還要用吸針石？」

藍褂老人道：「妳懂什麼，這是七花娘的『花鬚透骨針』，劇毒透骨，外面如何看得出來？」

花衣姑娘聽爺爺說得這麼嚴重，不覺「啊」了一聲，急急轉過身去，走近窗前一張橫桌，拉開抽屜，取出塊黑黝黝的東西，迅快送到爺爺手中。

藍褂老人接過吸針石，用指甲剔去藍衫少年肩頭上黑血珠兒，把吸針石輕輕放在上面，然後掌心用力，緩緩吸氣。

這口氣，吸得很長很長，等他吸到最後，猛然用勁往外一收，翻起掌來，吸針石上，赫然吸住了一支細如牛毛的銀針，通體雪亮，不帶一點血絲。

藍褂老人緩緩吸了口氣，才道：「果然是七花娘『花鬚透骨針』，今晚差幸遇上了我，不然，這年輕人一條小命，豈不送得寃枉？」

他把吸針石放到几上，回頭吩咐道：「巧兒，去把『八寶祛毒散』和『百草解毒丹』拿來。」

花衣姑娘答應一聲，又轉身走到窗前横桌上，打開抽屜，取了兩個瓷瓶，送到爺爺面前。

藍褂老人接過「八寶祛毒散」，打開瓶塞，用指甲挑了些粉紅色藥粉，撒在藍衫少年傷口上，蓋好瓶塞，隨手遞過。

接着又取起「百草解毒丹」，傾出三粒藥丸，又把藥瓶遞給了花衣姑娘，一手捏開藍衫少年牙關，把藥丸送入他口中，隨手拉過一條薄被，蓋到他身上，回頭含笑道：「總算好了！」

花衣姑娘把兩個藥瓶放回抽屜，她心頭有着許多疑問，這就望着爺爺問道：「爺爺，七花娘是誰？」

藍褂老人取過旱煙管，裝上一筒煙，打着火絨，連連吸了兩口，笑道：「七花娘就是七花娘。」

花衣姑娘扭動了下身子，不依的道：「爺爺，人家說正經嘛！」

藍褂老人含笑道：「爺爺難道說的不對？」

花衣姑娘道：「人家問你老人家七花娘是不是很厲害？」

藍褂老人道：「不厲害，爺爺會花這麼大的力氣，才把針吸出來？不是爺爺誇口，天底下能把中了七花娘『花鬚透骨針』的人，救回一條性命，除了她的獨門解藥，大概只有爺爺一個人。」

花衣姑娘道：「她的透骨針一定很毒了？」

藍褂老人道：「不錯，七花娘不但武功極高，最厲害的還是她的『花鬚透骨針』，此針共分七種花粉奇毒，如果七針齊發，中人透骨，極少有救，她七花娘之名，也由此得來。」

花衣姑娘道：「爺爺，她七針齊發，咱們的『百草解毒丹』也不能救麼？」

藍褂老人呵呵一笑道：「百草解毒丹，能解天下奇毒，自然能救，但也只能在毒發之前，如在毒發之後，劇毒入骨，藥力無法到達，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了。」

花衣姑娘道：「她有這麼厲害。」接着「哦」了一聲，側着頭又問道：「爺爺，那管銅簫是什麼人的？你老人家還沒告訴巧兒呢！」

藍褂老人「唔」道：「銅簫鐵劍，九傷一死，這是昔年一位名震江湖武林的玄門奇人之物，不知怎會在這年輕人的手中？」

「銅簫鐵劍，九傷一死？」

花衣姑娘越聽越奇，張了張口，正待問話。

藍褂老人忽然「噓」了一聲，大袖一揮，熄滅燈光，低聲道：「有人來了。」

花衣姑娘一怔道：「半夜三更，還會有什麼人來呢？」

藍褂老人側耳聽了一陣，壓低聲音道：「來人似乎不止一個，唔，這可能和這年輕人有關，唉，果然惹上了痲煩……」

花衣姑娘目中閃起一絲冷芒，哼道：「難道爺爺還怕了他們不成？」

藍褂老人站起身，叮囑道：「巧兒，爺爺平日如何教妳的？咱們不怕事，但也決不能惹事，如果有人來了，自有爺爺應付，妳守在這裏，爺爺沒叫妳，就不用出去。」

花衣姑娘悄聲問道：「他呢？」

藍褂老人道：「爺爺已經點了他睡穴，妳把銅簫和劍囊快去收起來，再放下帳子，如果有人進來，妳就躲到床上去，等爺爺叫妳，妳再出來。」

花衣姑娘聽得大羞，紅着臉道：「爺爺要我……」

藍褂老人道：「沒關係，妳只要在床上坐着就好，不說是妳的臥房，如何瞞得過來人？」

剛說到這裏，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已經走到門口，藍褂老人身形一閃，便已掠出房去。

接着只聽有人以手拍門，大聲叫道：「喂，裏面有人嗎？」

藍褂老人在屋後響起了一陣嗆咳，接口問道：「是什麼人？半夜三更還來敲門？」

門外那人道：「快來開門，別嚕嗦。」

「來了，來了！」

藍褂老人又是一陣嗆咳，在廳裏面「察」「察」的打着火石之聲，茅舍中才亮起了燈光。

接着一陣沉重的脚步聲由屋後走出，接着響起拔啓門閂之聲，柴門終於呀然開啓，藍褂老人佝僂着身子，一手掌着燈盞，在門口出現。

大門開啓，三個腰插雪亮鋼刀的黑衣漢子迅快的闖了進來。

藍褂老人畏縮的後退了兩步，陪笑問道：「三位好漢……」

他裝作得很像，好像很怕事。

為首漢子道：「你就是賣藥的方老兒？」

藍褂老人連連躬身道：「是，是，老漢就是靠賣草藥為生……」

那漢子道：「你不用怕，咱們

是奉命查一個人來的。」

藍褂老人道：「老漢家徒四壁，只有一個小孫女，相依為命，沒……沒有第三個人了。」

那漢子道：「好，我問你，你在這一帶賣草藥，會治毒蛇咬傷，和跌打損傷？」

藍褂老人陪笑道：「是，是，老漢的草藥，專治毒蛇咬傷、跌打損傷、五勞七傷、半身不遂、瘡痔諸症、小兒驚風、婦產血症，和一切疑難雜症……」

那漢子沉着臉道：「我沒問你這許多。」

藍褂老人道：「是，是，那麼好漢……」

那漢子道：「我要問你，今晚可有人來找你治病？」

藍褂老人陪笑道：「沒……沒有，今天只有一個病人，是上午來的，下午就沒有人，老漢和小孫女，天一黑，就睡了。」

那人目光轉動，問道：「你小孫女呢？」

藍褂老人望望他，才道：「小孫女已經睡熟了。」

為首漢子道：「叫她起來。」

藍褂老人陪笑道：「三位請坐，老漢去叫她起來。」一手擎着燈，走近左首廂房，在門上拍了兩下，叫道：「巧兒，巧兒，妳快起來。」

花衣姑娘在裏面應了一聲，很快就開出門來。

她故意把房門敞開着，口中才叫了聲「爺爺」，就吃驚的退後一步，怯生生道：「他們是什麼人？」

為首漢子迅快的朝房中瞥了一眼，大姑娘的房裏，當然不會藏着大男人，他看到的只是低垂的布帳。

藍褂老人忙道：「巧兒，別怕，三位好漢只是來查一個人的。」

為首一個問道：「後面那間房，是誰的？」

藍褂老人道：「那是老漢住的，三位不相信的，只管去搜。」

其實後面那間房，才是花衣姑娘的，房裏當然沒有人，樂得叫他們去搜。

為首漢子哼了一聲，朝另外兩個漢子抬手道：「走！」

三個人正待退出，突聽一聲「哈哈」，從門口傳了進來，接着但見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黃臉漢子踱着方步，從外走入。

這人臉色蠟黃，雙顴突出，雙目如鼠，嘴上還留着兩撇鼠鬚，手搖一柄鐵骨摺扇，面帶詭笑，生成一副陰險模樣，像個師爺。

那三個黑衣漢子看到此人，一齊躬身為禮。

青衫人臉上笑容一斂，哼道：「瞎了眼睛的東西，誰要你們到這裏來的，你們知道這位老爺子是什麼人？」

為首漢子一楞道：「回總管，他是賣藥的方老兒……」

「啪！」青衫人舉手一個巴掌打了過去，喝道：「混賬東西，你們眞是瞎了狗眼，連大名鼎鼎的神手華佗萬老爺子都認不出來，滾，滾，還不給我滾出去！」

三名黑衣漢子連聲應「是」，急步退了出去。

青衫人臉上又堆了笑容，朝藍褂老人作了個長揖，陪笑說道：「萬老爺子息影於此，下人們多有冒犯，還望老爺子恕罪，在下告辭了。」

說完，目光溜了左廂一眼，拱拱手，正待退出。

藍褂老人沉笑一聲：「這位請留步。」

青衫人聞聲停步，拱手道：「萬老爺子可有什麼吩咐？」

藍褂老人微微一笑道：「老漢還未請教閣下尊姓大名，不知如何稱呼？」

青袍人抱抱拳道：「萬老爺子太客氣了，請教不敢，在下薄士祿，江湖末學，萬老爺子自然沒聽人說過了。」

藍褂老人道：「薄老哥現在何處得意？」

薄士祿陰沉一笑道：「萬老爺子這稱呼在下更不敢當了，在下忝任風雲莊總管。」

藍褂老人點頭道：「原來薄總管是李大莊主派你來的了？」

「不，不！」

薄士祿連說了兩個「不」字，陪笑道：「你老誤會了，在下是奉少莊主之命，找尋一個人來的。」

藍褂老人並未問他找的人是誰？一手摸着銀髯，含笑道：「那麼薄總管如何認出老漢來的？」

薄士祿陪笑道：「萬老爺子名滿天下，在下就算沒見過你老，總聽人說過。」

藍褂老人依然一手撚鬚，點頭道：「原來如此。」不待薄士祿開口，接着道：「老漢聽說李大莊主如今榮任了什麼宮主，薄總管可知其事？」

薄士祿道：「是的，敝莊主新膺七星會巨蟹宮主。」

「哈哈！」

藍褂老人突然仰天長笑一聲，雙目精芒陡射，逼視着薄士祿，含笑道：「薄總管，你可知老漢是什麼身份麼？」

這句話，顯然大大的出人意外！

不，他兩道目光森寒如電，直看得薄士祿心頭發毛，怔得一怔，陪笑拱手道：「萬老爺子隱世高

人，德隆望重，在下江湖末流，譬如尺澤之鯢，豈能量江海之大？」

藍袿老人沉哼一聲，回頭道：「巧兒，妳去把那卷錦筒拿來。」

花衣姑娘答應一聲，轉身朝左廂走去。

薄士祿對這位神手華佗本來就有些顧忌，這一來，更感莫測高深，只好恭身而立。

花衣姑娘很快從房裏走出，手中果然拿着一個錦褾圓筒，送到爺爺手裏。

那錦筒褾裝考究，不知裏面貯放的是什麼東西。

藍袿老人接過錦筒，隨手揭開筒蓋，取出一卷綾褾的貢紙，打了開來，口中沉聲道：「薄總管，你不妨過來瞧瞧。」

薄士祿看見他說得鄭重，心裏自然想看，這就連聲應是，湊過身去。

他這一瞧，不由得變了臉色！

原來那張用宮綾褾得方方正正的貢箋，赫然是七星會總宮的聘書！

上面寫着：「玆敦聘萬遇春老英雄爲本會總宮護法」字樣。

總宮護法，身份相等於十二宮宮主，這叫薄士祿如何不驚？他不待藍袿老人開口，慌忙一躬到地，惶恐的道：「原來老爺子還是總宮的老護法，小的有眼不識泰山，還望老護法恕罪。」

藍袿老人徐徐捲起聘書，依然收入錦筒之中，一手交給花衣姑娘，微笑道：「薄總管現在知道了？」

薄士祿連連打拱道：「知道，知道，你老身份崇高，小的怎會不知？」

藍袿老人摸着垂胸銀髯，徐徐說道：「老漢在此煉藥，不希望有人打擾。」

薄士祿道：「是，是，別說你老是總宮老護法，就憑你萬老爺子的字號，小的也不敢驚擾你老人家。」

藍袿老人點點頭道：「好，不過老漢煉藥之事，並無人知，若是洩露出去，薄總管應該知道如何自處的了？」

薄士祿道：「是，是，小的不敢，小的決不敢洩露隻字。」

藍袿老人一擺手道：「好，你可以走了。」

薄士祿躬着身，匆匆退了出去。

花衣姑娘跟着過去，關上了大門，不以爲然的道：「爺爺，你怎麼拿七星會的聘書給他看呢？」

藍袿老人道：「薄士祿外號白鼻狼，是李從善的心腹，他既然認出爺爺來了，咱們這裏還能躭得下去麼？」

花衣姑娘道：「李從善又能把咱們怎樣？」

藍袿老人道：「他自然不敢對爺爺怎樣，只是那年輕人……」

「他……」花衣姑娘想起方才和他躲在一張床上，不覺粉臉驟然紅了起來，靦覥的道：「他怎麼呢？」

藍袿老人道：「他身中奇毒雖解，還需三天才能復原，爺爺方才看薄士祿的眼色，似已看出房中有人，爺爺不拿出他們聘書來，能唬得住他麼？」

花衣姑娘咭的笑道：「看他對你老人家那麼畏懼模樣，一定不敢再來了。」

藍袿老人道：「這很難說，至少他已有顧忌，唉，只是咱們也無法在這裏躭下去了。」

＊　＊　＊

天色漸漸露出魚肚白。

花格子窗上，開始有了熹微晨光。

君簫忽然睜開眼來，發覺自己平穩的躺在一張木床上，還低垂着藍花布帳子。

他懷疑自己並不是躺在客店床上，客店裏的木床，沒有掛布帳。

一時不覺大奇，自己不在客店，那麼在那裏呢？心念一動，要待翻身坐起，那知上身一抬，陡覺左肩骨疼痛欲裂，一條左臂幾乎動彈不得，口中忍不住輕「哼」了一聲！

他輕哼方起，布帳帳門，已被五根修長似玉的纖指輕輕掀起，掛上銅鈎。一個身穿花布衣衫的少女，睜大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略現靦覥，低聲說道：「你醒過來了。」

只說了這麼一句話，雙頰就驟然紅了起來。

君簫驚訝的問道：「姑娘是誰？在下……這是什麼地方？」

話聲出口，他發現床前放着一張木櫈，花衣姑娘敢情就坐在這裏守着自己，他自然更覺得無限驚異。

花衣姑娘臉上嬌紅未褪，嫣然一笑道：「爺爺說，你針傷及骨，在傷勢未愈之前，不可掙動，等你醒過來，就該服藥了。」

說完，很快轉過身，從几上拿起茶盅，和一粒朱紅的藥丸，走近床前，說道：「你只管躺着，我餵你……」

說到「我餵你」，她一張粉臉羞得快像紅緞子一樣，但她兩隻纖纖玉指，指尖拿着硃紅藥丸，已經送到了君簫嘴邊，含羞道：「這是爺爺煉製的補骨丹，你快張嘴吞下去，中了七花娘的『花鬚透骨針』，針傷肩骨，如果不用補骨丹，以後肩骨時常痠痛，就再也無法用力了。」

她說得又嬌又快，也很認眞。

兩人距離極近，君簫隱隱可以聞到她吐氣如蘭的幽香，俊臉一紅，囁嚅說道：「在下怎好……」

花衣姑娘道：「別說話了，爺爺說，你一醒就得服藥，快把藥丸吞下去了。」

君簫看她拿着藥丸，已經送到面前，只得張開口來。

花衣姑娘很快把藥丸投入君簫口中，一手把茶盅湊近他嘴唇，低聲道：「再喝一口水。」

君簫昂起頭，喝了一口，把藥丸吞下，才道：「多謝姑娘。」

花衣姑娘低頭一笑道：「不用謝。」

君簫忽然想起來了！

昨晚自己和李如流動手，一簫點中對方肩頭，後來有一位身穿銀紅衣衫的姑娘，打中了自己一針！

她叫七花娘，那一縷銀光，叫做「花鬚透骨針」，無怪她出手毒辣，光聽名稱，就是歹毒無比之物。

他望望花衣姑娘，問道：「是姑娘救了我？」

花衣姑娘道：「是爺爺把你救回來的。」

君簫問道：「姑娘令祖呢？」

花衣姑娘道：「快回來了，爺爺是到山前採藥去的，爺爺說，你服了藥，需要休息一會。」

她每一句話，都要帶上爺爺。

君簫道：「不要緊，在下除了肩骨有些疼，別無感覺。」一面望着花衣姑娘問道：「令祖醫道高明，一定是個名醫了。」

「你猜對了！」

花衣姑娘餵他服藥之後，就好像和他熟悉多了，甜甜一笑道：「你自然也是武林中人，一定聽說過神手華佗吧？我爺爺就叫神手華佗。」

「神手華佗！」

君簫初出江湖，那裏聽說過神手華佗？但他看花衣姑娘笑得很得意，想來神手華佗一定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只好點點頭道：「是的，在下好像聽家師說過令祖。」

花衣姑娘笑得更甜，睜大一雙亮晶晶的眸子，口中低「哦」一聲，問道：「是了，我聽爺爺說，你身邊有一支銅簫，是很有名的，你師傅是誰？」

君簫道：「家師是全眞道士，姓王，道號白山。」

花衣姑娘低聲的唸着，心中不禁有些奇怪。

爺爺沒事的時候，也和自己說些武林中的掌故，和當代有名的人物，可從來沒聽說過「王白山」這麼一個人，但爺爺昨晚說到他身邊的銅簫時，似乎對銅簫的主人，十分推崇。

她想着，想着，不覺偏頭道：「你呢？你叫什麼……」

話問出口，她忽然臉紅了，覺得有些礙口，就沒再往下說。

君簫道：「在下姓君，單名一個簫字。」

花衣姑娘咭的笑道：「所以你身邊帶着一支銅簫。」

君簫道：「那不是銅的，是一支竹簫。」

花衣姑娘不信道：「明明是銅的，怎會是竹簫？」

君簫道：「在下聽家師說，這是銅竹，產在慈母山，三百年以上的銅竹，看去就和銅一樣了。」

「原來是竹的。」花衣姑娘心中暗自忖道：「這就是了，他師父叫做王白山，從來也沒聽人說過，大概不是很有名氣的人，只怕是爺爺看錯了，把竹簫看作了銅簫，那麼銅簫鐵劍，一定另有其人。」

君簫望着她，問道：「在下還沒請教……」

花衣姑娘粉臉一熱，低垂着頭，赧然道：「我叫巧兒。」

君簫道：「在下是請教姑娘貴姓？」

花衣姑娘忽然抬起頭來，嗔怪的白了他一眼，才道：「我不是已告訴過你了，我爺爺叫神手華佗，你還不知道我們姓什麼嗎？」

她這一眼嬌嗔之中，憨態橫生，也含蘊着無限情意。

君簫俊臉一紅，囁嚅的道：「在下只聽家師說過神手華佗，醫道極精，卻不知道令祖的姓氏名諱。」

花衣姑娘道：「告訴你，我們姓萬，爺爺的名諱，上遇下春，爺爺說，只要遇上他老人家，無不着手回春！」

她長年跟着爺爺，聽到的，就是爺爺的話，因此說起話來也常帶着「爺爺」，「爺爺說的」了。

就在她話聲方落，只聽門口傳來一個蒼老聲音，呵呵笑道：「巧兒，妳又在背後編排爺爺了。」

萬巧兒喜道：「爺爺回來了。」一陣風似的迎了出來，說道：「爺爺，君相公醒過來了。」

神手華佗把採來的一把草藥往外面桌上一放，笑道：「這些草藥，妳拿去熬汁，傷口要洗幾次，才能痊好。」

神手華佗看了他孫女一眼，臉上不禁綻出微笑，緩步朝房中走去。

君簫昂起頭，感激的道：「在下多蒙老前輩賜救，大恩不敢言謝……」

「不用客氣。」

神手華佗搖手道：「你老弟傷在肩頭，動不得，快躺下來。」

（未完・三）

上文提要：霍元伽對迷踪谷的人宣佈許小旦會在迷踪谷長住，慰勞衆人，每晚會陪迷踪谷的一人睡覺，眞正的目的是收買人心。首先接到令牌的是鍾一豪，跟着是余亦樂，但兩人都沒有「赴會」，衆人都以爲下一個必定是麥小明，却不料接到令牌的却是王大康，鍾、余兩人爲免霍元伽懷疑，要求王大康「赴會」，王大康只好答應……

妙絕天香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接令會美人　棄之如敝屣

不想看了？」

豈知王大康只是瞥了一眼，冷冷笑道：「俺看跟別的女人也差不多，實在沒什麼特別，既然如此，俺就走啦！」邊說邊站起身來。

許小旦做夢也沒想到憑着自己的一身「本錢」，居然會招致這樣的後果，氣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

好在似乎又有轉機，王大康剛走出房門，却又轉身回來。

許小旦氣得全身發抖道：「你……你還是回來了，可見老娘還是有吸引力！」

王大康笑道：「俺好不容易來了，總該留點紀念。」

許小旦聽對方語意曖昧，只道王大康已回心轉意，忙道：「那你就上來！」

王大康道：「要留點紀念，何必那麼麻煩？」一張嘴，一口濃痰，不偏不倚，正吐在許小旦兩條大腿中間，接着冷哼道：「這就是紀念，妳懂了吧！」說完話，將令牌扔在床上，大步下樓而去。

此刻的許小旦，氣得豈止發昏，簡直是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昏天黑地了半晌，才向窗外大聲喊道：「王三快來！」

一陣樓梯聲響，王三出現在房門外道：「啓稟仙子，有什麼吩咐？」

許小旦狠聲道：「去把盟主請來！」

王三乾咳了兩聲道：「啓稟仙子，小的不敢去。」

「爲什麼不敢去？」

「盟主的身份地位不同，只能他叫別人去見他，別人不能叫他來見。」

「我是仙子，身份地位也不同。」

「妳雖然被稱爲仙子，實際上也是普通人，總不可能比盟主還大。」

許小旦只好穿了衣服下了床，哼了聲道：「你不去我就自己去！」

王三道：「要見盟主，本來就該仙子自己去。」

許小旦忽然問道：「你剛才是否看到我光着身子？」

王三道：「看見有什麼用？仙子也不是不知道，小的那個早就沒有了！」

許小旦道：「早知如此，盟主就不該給你們兩個閹掉，下樓去吧！」

王三聽不懂許小旦話中之意，楞楞地下樓而去。

許小旦一逕來到霍元伽的住處，經過門口警衞嘍兵的通報，在一所佈置豪華的房間會見了霍元伽。

霍元伽因須履行苗素蘭的百日

之約，目前仍是單人獨房。

時間已是一更過後，即將二鼓，霍元伽早已就寢，此刻正是披着衣服，從床上爬起來的。

許小旦一進門就沒好氣的道：「盟主，你究竟搞的什麼名堂？」

霍元伽被弄得猶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眨着三角眼道：「妳說什麼？」

許小旦道：「我說的是話，你連話也聽不懂？」

霍元伽在床前椅上坐下道：「有話好好講，何必發脾氣？老夫也不是不講理的人。」

「你今晚把令牌發給了哪一個？」

「發給了王大康，難道他也沒去？」

「他去了。」

「他去了就好，妳還氣呼呼的來找老夫做什麼？」

「就是因爲他去了，所以我才來找你！」

「妳先前跟老夫說過，希望找個能幹的，老夫料想王大康在這方面必定很能幹，所以才決定把令牌發給他。是否他動作太粗暴，讓妳受不了，才來找老夫出氣？」

「他若是在辦事的時候粗暴，本仙子歡迎還來不及，可惜他粗暴得不是地方。」

「到底怎麼回事？妳先說明白！」

許小旦隨即把方才的經過，毫不隱瞞和盤托了出來。

霍元伽緊皺眉頭道：「有這種事？王大康這樣做究竟是什麼意思？」

許小旦撇嘴道：「你問我，我問誰？我若知道是怎麼回事，就不來找你了。」

霍元伽摸着鬍子沉吟了半晌道：「妳準備怎麼辦？」

許小旦咬了咬牙道：「宰了他！」

霍元伽搖頭道：「王大康是勞山三雄之一，在膠東一帶，名頭十分響亮，在迷踪谷也是重要頭目，不是想宰就宰得了的。」

「你可以找個罪名辦他。」

「他只是對妳無禮，這種罪名，只怕不太妥當。」

「難道你就不能栽他一個別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妳別急，讓老夫慢慢處置，將來總會給妳出這一口氣，時間不早，妳就回去睡吧！」

許小旦一扭屁股道：「不成！你跟我講好了今天有男人到東海院陪我睡覺，現在又落了空，這一晚讓我怎麼熬？」

霍元伽嘿嘿笑道：「那就由老夫陪妳睡怎麼樣？馬上上床吧！」

許小旦又把屁股一扭道：「也不成，我自己有現成的東海院迴旋樓，何必上你的床。」

霍元伽道：「沒關係，老夫情願到妳那裏去！」

許小旦搖頭道：「還是不成。」

霍元伽楞楞地道：「這樣不成，那樣也不成，妳究竟打的什麼主意？」

許小旦道：「咱們兩個已經有過好幾次臨床經驗，我要換換口味。」

霍元伽垂頭喪氣吁了口氣道：「妳別鬧！明天老夫一定能找個眞正能幹的發令牌給他，如果再出問題，老夫情願把腦袋割下來交給妳！」

許小旦吼道：「不成，我今天晚上就要！」

霍元伽强抑着性子道：「現在已經快到二更，何必爲這種事去驚動人，妳就忍一忍吧！」

許小旦道：「我已經忍了好幾個晚上，早就忍不住啦！」

霍元伽道：「這不是存心給老夫爲難嗎？老夫要陪妳妳又不肯，難道將就一晚上也不可以？」

「這種事哪能將就？」

「好吧！妳先回去，老夫馬上就派一個人去向妳報到。」

「不要你派的，我要自己選。」

「妳要選誰？」

「那姓麥的小子！」

「我不是早就對妳說過嗎？那小子的脾氣比王大康還壞，連王大康妳都受不了，怎能受得了他？」

「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如果再鬧出事來，妳可不能找我。」

「我自己選的，當然不找你。」

霍元伽皺眉搖了搖頭道：「好吧！老夫就依妳，可是令牌還在王大康身上。」

許小旦掏出令牌道：「那姓王的臨走時已把令牌扔在床上，我帶來了。」

霍元伽接過令牌，喃喃自語道：「老夫原以爲成立東海院是件好事，哪知剛開張就惹來這麼多麻煩，三更半夜發令牌，像什麼話？」

許小旦催促着道：「你別囉嗦，快派人把令牌送給那姓麥的小夥子！」

霍元伽哼了聲道：「老夫這就派人送，妳回去等着吧。」

* * *

雖然柏齡院所有的人已經上床就寢，但王大康的回來，却又把衆人驚醒，爲了知道是怎麼回事，再度齊集在小客廳，圍着王大康問長問短。

只有苗素苓因已風聞不是什麼好事，一個人仍躲在房間裏。

當下，王大康主動把經過說了

一遍。

笑面佛鮑超道：「老三，你幹嘛玩出這麼一手名堂來？」

王大康道：「若說玩女人，俺也不是沒玩過，何必一定找她。」

鮑超道：「那女人的身材不是很好嗎？」

王大康道：「那種身材滿街都是，男人找女人，至少該找個有女人味的，看她脫衣表演是個新鮮，若和這種女人上了床，不倒胃口才怪，更何況俺還有顧慮。」

鮑超道：「顧慮什麼？」

王大康道：「她連身上都有毒，那地方當然毒氣更深，如果弄成一身楊梅大瘡，迷踪谷哪裏找大夫去？」

鮑超頷首道：「很難得，你還顧慮得這麼週到。」

王大康口沫橫飛道：「這是切身大事，當然不能不顧慮，還有就是俺想起一句話來。」

「哪句話？」

「開頭是齊魯兩個字，下面是……」

王大康說着望向老二鬼諸洪澤道：「你給俺接下去吧！」

洪澤道：「是不是齊魯爲禮義之邦那句話？」

王大康猛一拍手道：「對！就是這句話，俺雖然說不上來，意思却懂，俺們那地方出過孔聖人，又出過一個兵聖孫子。如果俺得了那種病，被那種病折磨死，怎能對得住死去的兩位聖人！」

就在此時，柏齡院門外的警衛嘍兵奔進來報道：「稟副盟主，盟主身邊的一位韓頭目要進來，小的不敢作主。」

鍾一豪一楞道：「這種時候，他來做什麼？」

那嘍兵道：「小的問他，他不肯講。」

余亦樂道：「既是盟主派人來，那就放他進來吧！」

那嘍兵行了一禮而去。

那名韓頭目很快便走了進來，向鍾一豪施了一禮後，兩眼却滴溜溜的往每人臉上亂轉。

鍾一豪道：「你是做什麼來的？爲什麼不講話？」

原來霍元伽想到麥小明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對男女之間的事必定還是臉皮甚薄，爲恐他當衆因羞而拒絕，所以特別交代這名送令牌的心腹小頭目韓龍要在人不知鬼不覺的狀況下把令牌交給麥小明。

此刻韓龍見客廳內這麼多人在場，自然不便開口。

鍾一豪見韓龍仍不說話，喝道：「你可是個啞巴？」

韓龍只得期期艾艾的道：「小的想單獨跟麥小俠講幾句話！」

鍾一豪道：「是誰派你來的？爲什麼要單獨見麥小俠？」

韓龍臉色憋得赤紅，囁嚅着道：「小的……小的……」

只見麥小明雙眉一挑，叱道：「我麥小明和霍盟主之間從沒什麼暗地往來，你小子若現在不肯講，乾脆就滾回去吧！」

韓龍見已沒辦法將麥小明引出，只好從懷裏把那塊令牌掏出，雙手恭恭敬敬的送到桌上道：「盟主要小的把令牌交給麥小俠。」

頓時，客廳內所有的人皆爲之一呆，不約而同將視線投向麥小明。

麥小明臉上一熱，立即把令牌往地上一擲，罵道：「王八蛋！這算什麼意思？快帶回去交還霍元伽！」

鍾一豪擔心因而鬧出禍來，連忙吩咐韓龍道：「你回去吧！令牌就留在這邊。」

韓龍走出兩步，又硬着頭皮回頭道：「副盟主千萬勸勸麥小俠，要他一定去。」

韓龍走後，鍾一豪撿起令牌，放回桌上道：「麥老弟，這是何苦？去不去在你，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若韓龍回去把剛才的情形告訴霍元伽，霍元伽心胸狹窄，豈不給咱們惹來麻煩？」

麥小明憤憤地道：「好漢做事好漢當，絕不牽連衆兄長，若明天霍元伽找上我，我就大鬧一場給你們瞧瞧！」

鍾一豪一皺眉頭，道：「麥老弟到底去是不去？」

麥小明馬上兩眼一瞪道：「當然不去！」

却聽余亦樂慢條斯理的道：「爲了顧全大局，我勸麥老弟還是去的好。」

麥小明道：「你爲什麼也這樣講話？」

余亦樂道：「當然我是爲了大局着想，何必一定要鬧出事來？」

「爲了不去嫖女人就鬧出事來，你未免太小題大作了吧！」

「話不能這樣說，事情可大可小，何必惹得霍元伽不高興呢？」

「那就換一個去怎樣？」

「不成，令牌是發給你的，若霍元伽查問起來去的不是你，豈不又是一個罪名？」

鍾一豪也緊跟着道：「去了要不要碰那女人，一切由你。反正霍元伽只是要你到東海院過一夜，只要過了夜，就算交代了差事。」

麥小明在七嘴八舌的勸說下，總算同意了，他站起身取起桌上的令牌道：「我去啦！你們都回房睡吧！」

＊　＊　＊

麥小明來到東海院門前，負責警衛的還是原先那嘍兵。

他眼見王大康出去，又見麥小明進來，雖覺得怪怪的，却也不敢再盤問，不過心裏却在暗自嘀咕道：「這位仙子眞是了不起，一晚上竟要換兩個男人才過癮！」

本來這時候東海院的大門應該關着的，因許小旦事先有交代，因之此刻只有虛掩着。

在麥小明的想法裏，許小旦必定已經睡着了，那知當他揭簾入內，只見這女人正披着一襲薄紗，擁被坐在那裏。

驟見進來的是麥小明，這女人的雙眼頓時一亮，因爲她等的就是這一刻。

麥小明也和王大康一樣，一進門就在椅上坐下。

許小旦雙眸秋波閃轉，面泛桃花，嗲聲嗲氣道：「你怎麼現在才來！」

麥小明不動聲色道：「霍盟主才剛把令牌交給我，我不現在來什麼時候來？」

許小旦嫵媚一笑道：「時間不早啦！快上床吧！」

麥小明道：「妳總該讓我先休息休息。」

許小旦道：「上床躺下休息不是更好嗎？」

麥小明搖頭道：「上床以後就不能休息啦！」

這句話不知麥小明是否有意而發，但聽在許小旦耳朵裏，却樂在心裏，爲了讓對方多養養精神，只好强忍着打心底向上直衝的慾火，暫時保持鎭定。

豈知麥小明不但久坐不起，連眼睛也閉了上去。

許小旦再也忍不住，搭訕着問道：「你怎麼也不睜開眼看看我？」

麥小明依然不開眼道：「閉上眼去，才是眞正的休息。」

許小旦又是一喜，暗道：「這幾夜的空虛，待會兒這小傢伙一定能給我補償上去。」

想到這裏，慾火更熾，情不自禁低聲道：「你只管睜開眼來看看，我這裏有好看的，可以替你養眼。」

她本來只披了一襲薄紗，薄紗之內，完全中空，這時把被子一推，再肩膀一抖，已脫落下來。那油光光的身子，已完全一絲不掛。

可惜這般旖旎風光，麥小明還是沒睜眼一瞧。

「小夥子，你怎麼還不睜眼？」

「妳叫誰小夥子？」

「當然是你。」

「我老啦！老夫今年已九十有九。」

「你開的什麼玩笑？」

「誰跟妳開玩笑，老夫連眼都睜不開啦！老成這樣子，還是回去吧！」

「你……你眞要走？」

「老夫偌大的年紀，若在妳這裏睡一晚，非翹辮子不可，我雖然老了，還不想現在就死。」

麥小明說罷起身，順手把令牌放在桌上，直到走出房門，才睜開眼來。

許小旦因沒穿衣服，不敢追下樓去，急得大叫道：「麥小俠，你別走，快回來！」

麥小明下了樓，跨過天井，推開門，不覺一楞。

月光下，只見江南四怪的山魈毛越、水鬼海登、地虎包通、林魔苗强竟在門外一字排開，阻住去路。

原來江南四怪今晚輪值巡夜，當巡到總寨的霍元伽住處附近，正趕上霍元伽送走許小旦尚未回房。

霍元伽因曾對許小旦說過若今晚再出意外他情願賠上腦袋，爲策萬全，便吩咐江南四怪到東海院門外守著，絕對不能讓許小旦今晚的客人再溜掉。

江南四怪領命之後，那敢怠慢，迅速來到東海院門外，暫時隱身在暗處。

當麥小明進入東海院時，他們都已看見，方才聽見樓梯響，心知麥小明可能要走，於是迅速地在門口阻住去路。

麥小明略一沉吟，心裏已有了數，當下在門外止住脚步，不動聲色道：「你們四位這算何意？」

四怪中的老大山魈毛越道：「在下弟兄四人，奉命守住東海院門口，在天亮之前，不准任何人出去！」

麥小明道：「你們是奉什麼人之命？」

山魈毛越道：「當然是奉的盟主令諭！」

「把令牌拿來我看！」

「盟主的口諭，那裏有什麼令牌？」

「在下也有盟主的口諭。」

「麥小俠奉的什麼口諭？」

「東海院今晚隨意進出。」

「毛某不信！」

「不信就去問盟主去。」

只聽水鬼海登道：「老大別聽他這一套，這傢伙最會耍滑頭，別人被他耍了是別人的事，咱們可不吃他這一套！」

地虎包通道：「這傢伙的武功很高。」

水鬼海登道：「他武功雖高，難道咱們四個聯起手來還怕了他？」

地虎包通立刻轉頭道：「老大，你看怎麼樣？不能放走他是盟主的諭令，咱們必須達成任務，否則拿什麼向盟主交代？」

這江南四怪早就對麥小明看不

順眼，只因麥小明武功太高，只能恨在心裏，此刻見對方手無寸鐵，而自己方面四人都攜有兵刃。

再加自己人多，又有霍元伽的諭令，趁此殺殺麥小明的銳氣，倒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即便結果了麥小明，也毫無罪過可言。

山魈毛越想到這裏，冷冷一笑道：「麥小俠，毛某勸你還是乖乖回到東海院的好，免得傷了和氣。」

其實以麥小明的輕功，根本不須交手，騰身由江南四怪頭頂飛過，絕非難事。

但他却不肯這樣做，也決定趁這機會給江南四怪一個教訓。

山魈毛越見麥小明仍站在那裏不理不睬，不由沉下嗓門道：「麥小俠，毛某的話你聽到沒有？」

麥小明道：「在下耳朵不聾，你講的也不是外國語，當然聽到了。」

「聽到了爲什麼還不回去？」

「在下的兩條腿只能向前走，不能往後退。」

「若再不理，毛某就不客氣的了。」

「本來就用不着你們客氣，在下倒要看看你們哪一個攔得住我。」

「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不錯，在下就有這個毛病，你們是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單挑？」

麥小明的這句話，反而使得四怪不便聯手合搏，水鬼海登搶著道：「老大、老三、老四，你們只管暫時別動手，我先來會他一陣，試試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

水鬼海登說完話，手中的短柄月牙鏟早已亮了出來。

四怪不但綽號怪，連使用的兵刃也怪，除水鬼海登用的是短柄月牙鏟外，老大山魈毛越是蠍子鈎，老三地虎包通是八鈎鷄爪鐮，老四林魔苗强是狐齒鋸，稱得上是怪上加怪。

麥小明穩站當地，紋風不動，淡淡一笑道：「只管進招，別老楞在這裏。」

水鬼海登明知麥小明未帶兵刃，却故意道：「小子，你也亮出兵刃來吧！」

麥小明道：「在下今晚是東海院的嫖客，嫖客哪有帶刀帶槍來的，何況對付你們這種貓頭狗耳，何勞動用傢伙？」

水鬼海登喝道：「放肆！仙子怎麼可以說是嫖的？應當說是陪駕！」

麥小明反而耐住了性子，笑道：「嫖她是抬舉她，那種女人比妓女還要賤三級。」

「大膽！仙子豈是容你侮辱的？憑什麼說她比妓女還賤三級？」

「妓女只是關上房門給一個人看的，那女人却敢當衆脫褲子，她何嘗比得上一名妓女？」

水鬼海登暴喝一聲，騰身疾撲而上，短柄月牙鏟閃電般照準麥小明心窩刺下。

這江南四怪身手雖無法和嶺南二奇相比，但在江南綠林中，也是叮噹響的人物，尤其出手狠辣，招式怪異，對起陣來，很令對方頭痛。

麥小明依然穩站當地，直到月牙鏟臨近前胸不足半尺時，才驀地旋身滑步，劈出一掌。

這一掌威力足可開碑裂石，生生把月牙鏟蕩偏一尺有餘，也掃中水鬼海登的左半身。

水鬼海登悶哼一聲，忍痛在打個踉蹌之後，竟又斜身疾撲過來，月牙鏟再度刺出，而且力道比先前竟然絲毫不減。

可見這怪物不但耐力大，韌性也頗驚人。

這一來終於把麥小明激出眞火，脚下未動，上身迅速向左方一側，俟鏟鋒由胸前掠過，倏忽間左手向對方握鏟右腕上扣去，緊跟着右手再拍出一掌。

只聽水鬼海登一聲慘叫，右臂一麻，短柄月牙鏟已掉落地上，接着一聲暴響，左頰也挨了重重一摑。

麥小明摑出一掌後，扣住對方右腕的左手五指趁勢鬆開之前，猛力向一側甩去。

水鬼海登立刻被抛起一丈多高，落地之後，衝勢仍未停住，連打三、四個滾翻，才算穩了下來。

當他掙扎着勉强爬起，滿面已被撞得鮮血直流，尤其因脖子擰傷，腦袋歪歪斜斜的搭拉在一邊，當眞變成了一個怪物。

山魈毛越、地虎包通、林魔苗强一見水鬼海登被打得如此狼狽，一聲呼哨，立刻從三個不同方向齊齊攻了上來。

這三人聯手的威力，自是非同小可，一時之間，鈎影閃閃，鐮光交錯，齒鋸翻滾，夾雜着嘶嘶咻咻的利刃破風之聲，把丈餘方圓之間，籠罩得密不透風。

麥小明赤手空拳，在這種情形下，不能硬拚，對方兵刃未到，他已凌空而起，頭上脚下，雙臂交揮，連環劈出掌力。

三怪見此情形，齊齊仰首向上攻襲。

在他們的預料，麥小明在空中不過支持頃刻工夫，只要一落下，在三種兵刃的交錯攻擊下，縱然不粉身碎骨，也必難逃活命。

但奇怪的是，麥小明居然能歷

久不墜。

其實一個人縱然輕功出神入化，高得不能再高，也絕不可能凌空蹈虛歷久不墜，麥小明只不過是藉着三怪兵刃向上攻襲的潛力而托住了身子，若三怪此時停手不攻，他立刻就會由空中墜下。

偏偏三怪雖然無比靈光，却沒想到這種道理。

事實上麥小明在空中俯身下擊，照樣也攻勢凌厲，三怪縱然想到這一層，也不敢罷手不攻。

激戰中，突聞林魔苗强發出一聲慘呼，隨即倒摔而出，仰臥地上，半晌爬不起來。

原來林魔苗强已被麥小明一掌擊中肩頭。

麥小明見已只剩兩名對手，壓力頓減，隨即躍退丈餘，落下地來，然後再撲身攻去。

山魈毛越和地虎包通此刻已有些心驚膽顫，開始手忙脚亂，但處此情形下，仍必須全力迎戰。

大約七、八招過去，突見麥小明一個大旋身，閃電般飛起一脚，正踢在地虎包通的左肩。

地虎包通一聲悶哼，直摔出兩三丈遠，落地之後，動也不動，想必閉過氣去。

山魈毛越一見不妙，哪裏還敢再戰，轉身拔腿便向總壇方向狂奔。

麥小明豈能容他逃脫，剛要騰身追去，只聽耳際響起一聲冷喝道：「豈有此理，自家人哪裏容得你們胡鬧！」

麥小明聽出是霍元伽的聲音，凝目望去，只見數丈外的一棵大樹下，果然正站着霍元伽。

在霍元伽身後，更有嶺南二奇搜魂手巴天義和拘魄索宋天鐸。

巴、宋二人身後，仍有幾個人影，只因樹蔭甚濃，月光無法射進，又遠在數丈之外，所以難以認出是誰。

麥小明只好不再追襲山魈毛越，穩站原地，以待霍元伽如何處置。

這時霍元伽已緩緩舉步而來，身後緊隨着巴天義和宋天鐸。

霍元伽直走到距麥小明不足一丈遠才停下脚步。

他未向麥小明問話，却回頭高聲道：「毛越過來！」

山魈毛越此刻有霍元伽作主，當然不再懼怕，應聲奔了過去，並向霍元伽恭恭敬敬行了一禮。

霍元伽不動聲色問道：「方才怎麼回事？」

其實霍元伽對方才的情形，早已看得清清楚楚，連原因也全有數，此刻明知故問，只是要擺出他綠林盟主的派頭而已。

山魈毛越躬身答道：「屬下四人奉盟主之命，不准任何人進出東海院，偏偏姓麥的不遵盟主令諭，非要闖出去不可，屬下四人被迫不得不出手攔阻。」

霍元伽冷笑道：「你們把他攔下沒有？」

山魈毛越羞紅滿臉，乾咳了一聲，道：「屬下們武功不濟，攔不住他，可是他不該把自己人打成這樣子，屬下們是奉命行事，弄成這種後果，還望盟主作主！」

霍元伽叱道：「武功不如人，只怨你們學藝不精，還有臉在老夫面前申冤，簡直豈有此理。」

山魈毛越被駡得哪裏還敢開口。

霍元伽這才視線轉向麥小明道：「麥老弟辛苦了！」

麥小明冷聲道：「收拾這四名怪物，還算不得什麼辛苦！」

霍元伽呵呵笑道：「麥老弟會錯意了，老夫是說你在許仙子那裏辛苦了。」

麥小明道：「對付一個女人，更沒什麼辛苦。」

霍元伽暗喜道：「你眞對付過仙子了？」

麥小明道：「若沒對付她，我怎會離開東海院。」

忽然傳來一個嗲聲嗲氣的聲音道：「霍盟主別聽他的，他根本什麼事都沒做！」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許小旦已披著一襲薄薄的黑紗，站在東海院門口。

霍元伽哦了聲道：「他眞沒辦過事？」

許小旦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霍元伽嘿嘿笑道：「麥老弟，許仙子天生麗質，別的男人想都想不到手，你爲什麼反而進門不辦事？」

麥小明弄不清什麼叫「辦事」，哼了聲道：「你別聽她胡說！我雖然走了一趟東海院，却並非服侍她的人，既然不是服侍她的人，還替她辦的什麼事？」

霍元伽笑道：「那服侍仙子的兩個人，想辦事也辦不成，只有像你這樣的人，才辦得成事！」

麥小明道：「那麼你能不能辦得成事？」

霍元伽臉上一熱道：「老夫當然辦過事。」

麥小明道：「在下沒學過，從來不會辦事。你既然會，就由你辦吧！」

霍元伽雙頰抽搐了幾下道：「麥老弟，老夫是看得起你，賞識你是位人才，所以才慰勞你到東海院來過夜。你怎麼不但不知感恩圖報，反而對老夫心存惡意，語帶諷刺？」

麥小明冷哼一聲道：「因爲你根本是胡搞，叫我怎麼感激你？」

霍元伽楞了一下道：「老夫怎麼在胡搞，你給我說清楚！」

麥小明道：「你既然是慰勞我，我來到東海院後，就該舒舒服服，什麼事也不做。爲什麼却又要我辦事？辦事當然很辛苦，你假藉慰勞之名，却要逼我辦事，豈不是胡搞？」

霍元伽弄不清楚麥小明究竟是故意氣他還是眞不明白辦事的另一用意，被問得一口濃痰憋在喉管裏，連咳了幾聲，才掃清嗓門道：「你就是不想辦事，老夫也不勉强，現在只要你聽老夫一句話。」

「你要說什麼就說好了！」

「馬上再回東海院去陪許仙子。」

「應該是她陪我，爲什麼要我陪她？」

「不管誰陪誰，只要你回東海院就好。」

「我不回去！」

「爲什麼不回去？」

「大丈夫只能前進，不可回頭。我既然已經出來了，就絕不回去。」

「難道你連老夫的話都不肯聽？」

「我已經聽過你的話了，你發令牌要我到東海院來，我半夜三更爬起床什麼話都沒講就來了。至於現在離開東海院，那是我個人的事，你雖然是盟主，也無權過問！」

「老夫爲什麼無權過問？」

「你只規定我來，並沒規定我什麼時候走。」

「你是一定不回東海院了？」

「不回去！」

霍元伽再也難抑怒火，正要發作，却聽許小旦氣呼呼地叫道：「霍盟主，你該給我一件東西了！」

霍元伽茫然道：「妳向老夫要的什麼東西？」

許小旦道：「你的腦袋！」

霍元伽摸了摸頭：「這個……」

許小旦冷聲道：「別這個那個的了。你先前說過，若今晚沒有來，就賭上你的腦袋，身爲天下綠林盟主，總不能說話不算話吧？」

霍元伽道：「他不是已經來過了？」

許小旦道：「他來了沒辦事，而且馬上就走，這算什麼來過？」

霍元伽再轉向麥小明，沉下臉色道：「你當眞不肯回東海院去？」

麥小明道：「在你盟主之前，我還開的什麼玩笑？」

霍元伽殺機陡生，左右回顧了搜魂手巴天義和拘魄索宋天鐸一眼道：「這小子如此目無法紀，竟敢在老夫面前公然抗命，把他拿下！」

搜魂手巴天義並未亮出兵刃，却向身後數丈的那棵大樹下招了招手道：「盟主有令，過來！」

立刻一條人影，猶如電光石火般由大樹下一掠而至。

這人赫然是張敬安，左右雙手各扣著一枚光耀燦爛的金環。

麥小明心頭暗凜，想不到霍元伽已事先安排下對付自己的殺手。

張敬安是麥小明的師兄，上次霍元伽爭奪武林盟主，就是以張敬安來對付麥小明的。

但麥小明却一直弄不清張敬安爲何能被霍元伽所用，連霍元伽因何能弄到「向心露」也毫無所知。

張敬安因已服下「向心露」，理智盡失，完全以霍元伽之命是從，來到面前，呆呆的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麥小明的武功，本來就比張敬安稍遜一籌，此刻又未攜帶兵刃，若雙方交上手，連他自己也知道毫無疑問必定吃虧。

當下，麥小明强自鎭定，抱拳一禮道：「張師兄，可還認識小弟嗎？」

張敬安依然兩眼發直，渾似不覺。

麥小明再道：「我是麥小明，咱們師兄弟一向感情最好，師兄千萬別受人利用！」

只聽霍元伽冷笑道：「麥小明，老夫對你已算仁至義盡，現在你是自尋死路，怨不得老夫心狠手辣！」

就在這時，兩條人影由另一方向急掠而至，竟是鍾一豪和余亦樂。

原來鍾一豪和余亦樂在麥小明走後，因擔心他在東海院鬧事，兩人經過一番商議，便隨後而來。

當他們到達東海院附近，正趕上麥小明制服過江南四怪，不想却又來了霍元伽。

兩人隱身暗處，原不打算現身，此刻見霍元伽已動殺機，而且召來張敬安，爲衞護麥小明，便只好和霍元伽一見。

霍元伽一見斜刺裏冒出鍾一豪和余亦樂，冷冷一笑道：「鍾副盟主和余先生來了正好，國有國法，幫有幫規，咱們綠林總寨豈能毫無法紀？老夫今晚就決定把這叛逆之徒按律處置！」

鍾一豪抱了抱拳，故作茫然道：「盟主說的可是麥小明麥老弟？」

霍元伽臉色如罩霜道：「迷踪谷內上千弟兄，除了他誰敢如此目無法紀，簡直是無法無天了！」

鍾一豪道：「他已經遵照盟主令諭到過東海院，不知盟主認爲他還有什麼不當之處？」

霍元伽道：「他提前離開東海院，就大大不該。老夫命他回去，他又抗命不遵，尤其和老夫講話的語氣，一派蠻橫無禮，根本沒把老夫這綠林盟主放在眼裏，老夫是在忍無可忍之下，才決定把他拿下治罪。」

鍾一豪道：「那好辦，屬下可以勸勸他。」

霍元伽沉聲道：「這是老夫的令諭，何必用勸的！」

鍾一豪來到麥小明面前，低聲道：「麥老弟，聽我的話，既然盟主要你再回東海院去，你回去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麥小明語氣斬釘截鐵地道：「我已決定不回去，誰逼我回去都沒有用！」

鍾一豪情詞懇切道：「這是何苦，何必因一時意氣用事而傷了和氣，回柏齡院和東海院又有什麼分別？」

麥小明冷笑道：「分別可大了，住在自己家裏和出外宿娼狎妓難道沒有分別？」

「人家是仙子，怎可拿娼妓相比？」

「我看她連娼妓還不如，娼妓可有不要臉到當衆脫衣的？」

鍾一豪大感爲難道：「麥老弟，無論如何，聽我這次話！」

麥小明似是有些不耐煩，朗聲道：「鍾副盟主，你走開，我要看看姓霍的要怎樣處置我！」

余亦樂爲顧全大局，正要過去苦勸，只聽霍元伽喝道：「你們兩人閃到一邊，即使現在他回心轉意，老夫照樣還是饒不了他！」

鍾一豪臉色一變道：「這話令人不解，他如果聽從勸告肯回東海院，盟主憑什麼還要懲處他？」

霍元伽兩太陽穴抽動了幾下道：「他如果聽從你的話，那表示老夫這盟主在他眼中還不如你們，更何況他已抗命在先。」

鍾一豪道：「盟主眞的要以張敬安來制服他？」

霍元伽道：「老夫手下既有張敬安，當然用不着自己動手。」

余亦樂見事情已不可轉圜，忙轉頭道：「麥老弟，你快走！離開迷踪谷，青山永在，綠水常存，咱們後會有期！」

霍元伽冷笑道：「余先生別枉費心機，他能走得了嗎？」

麥小明也冷笑道：「姓霍的，若在下現在走，豈不表示怕了你？在下當然要走，但却不是現在！」

一旁的鍾一豪，不能眼見麥小明手無寸鐵和張敬安動手，立即拔出自己的佩劍拋向麥小明道：「接住！」

麥小明接劍在手，雙目射光，朗聲道：「姓霍的，你就吩咐對付我的人出手吧！」

霍元伽轉頭向張敬安喝道：「把這小子給老夫拿下！」

張敬安一言不發，騰身向麥小明疾撲而下，雙手金環猶如電閃雷奔，挾着懾人心魄的破風之聲，罩向麥小明全身各處大穴。

麥小明武功既略遜於張敬安，又不便將對方刺傷，自然打得礙手礙脚，三、五招過後，便已被逼得連退二三步。

張敬安的一對金環雖是短兵器，但因施展開來有着無比的奇詭靈活，尤其金光閃閃，風馳電掣，不論什麼人，只要一交上手，必定眼花撩亂，甚至頭昏目眩。

麥小明接連刺出幾劍，都被那金環蕩偏。

鍾一豪和余亦樂此刻表面雖在屛息靜觀，內心却爲麥小明揑一把汗，不過他們已有默契，只要麥小明一有不支現象，兩人便立刻出手相助，縱然惹惱了霍元伽，也在所不惜。

轉瞬間，麥小明和張敬安已是四、五十招過去，麥小明雖然稍稍落入下風，但劍招依然章法不亂，預計在百招之內，足可自保。

此刻的霍元伽和嶺南二奇，也在一旁聚精會神的觀戰。

他們眼見麥小明如此難纏，使得張敬安無法在短時間內取勝，難免十分着急。

只聽一陣「波波」之聲，麥小明的劍尖和金環，眨眼間便撞擊了十幾次，依然是誰都傷不了誰。

霍元伽禁不住在旁大喊道：「張敬安，快攻！」

張敬安果然像聽得懂霍元伽的話，頓時攻勢越發加快起來，一口氣把麥小明逼退五六步。

就在鍾一豪和余亦樂互遞一個眼色，準備出手相助時，突聽「噹」的一聲震響，張敬安的左手金環，竟被麥小明一劍擊飛出去。

這情形不但觀戰雙方所有的人大感意外，連麥小明自己也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張敬安只剩下一枚金環，等於威力減去一半，麥小明的壓力也隨之大減，很快便搶佔了上風，反而逼得張敬安步步後退。

但麥小明念在彼此同門之誼，穩住之後，僅把張敬安逼退幾步，便不再搶攻。

雖然如此，張敬安只憑一枚金環，照樣仍是難以招架，僅支持了十幾招，右手的金環便又被麥小明的劍招擊落。

張敬安僅餘的金環被擊落後，竟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有如木雕泥塑一般。

（未完・十四）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上文提要：曹雄負傷獨自離開祁連山，毫無目的走到了一個地洞，忽聞地洞裡有歎息聲，身體又被一股力道吸了進去，地洞的人原來是靈遠和尚等的師父，却被靈遠等人廢了他的四肢，挖了雙眼關在洞中……那和尚收了曹雄爲徒弟，傳他武功，曹雄在洞中住了半年，想得到「拂穴錯骨手法」的秘笈，在一次與師父的切磋中動了殺機……

思念情切切　病勢離奇癒

曹雄右手早已蓄勢相待，覺愚向後一仰，立時隨勢一掌直擊過去。這一掌，是他全身功力所聚，傷疼正烈，又毫無防備的覺愚，如何還能當受得住，但聽一聲悶哼，耳、目、口、鼻間同時湧出鮮血。祇見覺愚身子搖了兩搖，長髮無風自拂，慘笑一聲，喝道：「孽徒……你好啊！你比你三位師兄更陰毒，更狠辣了。」說完，全身躍起，一頭向曹雄撞去。

金環二郎見他連受重創後，仍能躍起撞擊，不覺心頭一震，知他這一頭，力道必然不輕，急急向旁一閃，順手一招「撥雲見日」，把覺愚撞來力道，用滑字訣向旁一撥。覺愚急痛交加，神志早已不清，那裡還知道收住衝勢，這一頭直撞在石壁上。

此時但聽砰然巨响，碎石和腦漿齊飛，慘叫聲中，祇見覺愚身子抽動一陣後，氣絕死去。

曹雄細看覺愚屍體，腦袋已片片碎裂，散飛滿洞，琵琶骨間仍被鐵鍊穿着，死狀凄慘至極。

他望着覺愚屍體，摸着懷中拳譜，心中暗自忖道：我如再經數年苦練，當今武林中，能和曹雄對手之人，恐怕很難找得出來了……突然，他腦際中閃起自己遭人打傷的種種經過，登時心頭怒火湧起，咬牙切齒的想道：「暗中傷我之人，必是那崑崙三子，此仇不報，何以立足在天地之間。」報仇心念一動，立時縱身躍出地洞。

這時候，已經是十月中旬天氣，祁連山中早已開始飄着大雪，淺山峻嶺，盡都被積雪覆蓋，獨目瓊瑤，茫茫無涯，變成了一片銀色世界。

這當兒的曹雄，身手武功已非昔比，祇聽他仰臉一聲長嘯，施展開「踏雪無痕」輕功，舉步如飛，向右邊一座山峯上奔去。

峯頂上山風更大，寒風砭骨，但金環二郎却絲毫不覺寒意，站在峯頂極處，四外張望，好一陣工夫，突然捏唇作嘯，力發丹田，嘯如龍吟，空谷傳响，直達數里之外，一聲甫落，一聲接起，和遠山回音混合，祇聽萬山千峯中盡是嘯聲。

突然間，那不絕嘯聲之中，夾雜一聲馬嘶傳來，不過聲音極小，非有很好內功的人，不易聽得出來。

曹雄臉上驟現喜色，嘯聲忽然一變，隱隱含着節奏，這正是他以往招呼靈馬的聲音。

果然，不大工夫，正西方遙現一點黑影，快似飛矢，踏雪而來，祇聽嘶叫之聲，已知是那赤雲追風駒了。

曹雄遙見寶駒無恙，而且守在此地，半年不肯離開，果是通靈之物，心中高興至極，飛一般向寶駒迎去，馬如電奔，人比流星，一來一迎之勢，更是快速無倫，瞬息之間，已經相近，曹雄縱身一掠，赤雲追風駒忽的一聲長嘶，驟然把急奔之勢收住。

金環二郎細看靈馬，雄勢依舊，鞍鐙之物，無一不全，連馬鞍上扣掛的金環劍，仍然斜垂鞍側，祇是雪打露浸，鞍鐙劍身都結了很多堅冰。

曹雄翻身躍下，拂去鞍鐙上積冰，仰天大笑道：「我曹雄有此神駒相助，再練好那拳譜上所載武功，當今之世，誰還能和我一爭短長。」說罷，狂笑不止。

突然間，他停住笑聲，兩個嬌艷無比的少女倩影，同時在他腦際閃過。

這兩個人都留給了他無法磨滅的印象，一旦想起不知先去尋找那個才好。他扶鞍佇立，仰面望天，心中暗自忖道：鳳師妹是從小和我一塊兒長大，才智絕人，貌若春花，祇是她那冷若冰霜的性格，却使人難以捉摸，李青鸞才貌比鳳師妹不相上下，溫柔和婉，却非蘇飛鳳能及萬一……但她一顆芳心，早已寄托馬君武。

他忖思良久，仍是難決行止，突然他又憶起崑崙三子傷害之仇，登時心頭衝上一股怒火，不再考慮猶豫，縱身躍上馬背，逕奔崑崙山去。

曹雄縱馬西進，兼程急趕，這一段僻處邊陲的荒蕪旅程，本極艱辛難走的，但那赤雲追風駒走起來，仍是快速若飛。

這一日，到太陽快落時候，已到了崑崙山下，抬頭望去，但見奇峯拔地，排嶂入雲，重重叠叠，高接天際，曹雄想道：人說遊過崑崙不見山，當眞非欺人之談，這座名山，果然雄偉無比。當下縱馬登山，爬上了一座高峯，流目四顧，祇見前面一峯比一峯高，不禁心中發起愁來。

縱馬緩行在一片松林旁的小徑上，忽見右側拐角處，晚霞中閃起一片白光，曹雄久在江湖，一望即知是有人在練劍，當下精神一震，翻身躍下馬背，施展輕功，向右邊林角奔去。

繞過林角，隱身望去，果然見一個三旬左右的大漢，和一個妙齡道姑各執一把長劍在對手過招。

曹雄默察兩人劍法，均以快捷爲主，祇是那大漢快中帶穩，功力要比那道姑深厚得多，如是眞的動手，那道姑恐怕早就敗在那大漢劍下了。

突然間，那道姑施出絕招，寶劍左刺右點，刷、刷、刷，疾攻三招。

那大漢却不慌不忙的長劍舞起一圈銀虹，把道姑三劍快攻封解開去，反手一劍，把道姑迫退一步，收劍笑道：「妳的劍招，功力已有很大進步，祇要再下兩年功夫，當有極高成就，幾位同門師妹，都無法和妳抗衡。」

那道姑笑道：「再練習兩年時間，又有甚麼用呢？這兩年時間中你還不是一樣的增長功力，算來算去，我這一輩子是永遠打不過你了。」

那大漢笑道：「你如不肯下功夫，不要兩年時間，眼下就有人要超越你的前面了，你追隨三師叔時間最長，也是她老人家最器重的弟子，但近兩月來，似乎已有人比你更獲得三師叔的寵愛了，本來都是同門師兄妹，不應有所猜忌才對，但我這兩天中聽得消息說，師伯、師傅和師叔三位老人家，在丹室中曾作密談，決定每人選出一個門下弟子，傳授追魂十二劍招，要知那追魂十二劍，才眞正是本門中絕學，聽說，大師伯門下祇有一個弟子，而且已學得了那追魂十二劍的絕學，你如不用心力爭上進，祇怕難以入選三師叔衣鉢弟子，無法學得那追魂十二劍了。」

大漢言畢，一聲長歎，神態間，對那道姑能否入選師傳衣鉢弟子，甚爲關心。

那道姑雖然穿着一件肥大的道袍，但仍難以掩蓋她嬌美氣質，嫣然一笑，答道：「掌門師伯嫡傳弟子雖然有九位之多，但能入選衣鉢弟子，自非大師兄莫屬了，你是掌門座下大弟子，也是我們崑崙派中下一代首座師兄，論成就，十多位師兄妹無人能趕得上你……」

那大漢聽道姑盡是頌讚自己之詞，不覺臉上一熱，搖搖頭，道：「妳說了半天，但却沒有一句說到肺腑之中……」

道姑搖搖手，截住了大漢話兒，接道：「我知道，你完全是擔心我不能入選師傳衣鉢弟子，對嗎？」

那大漢點點頭，沉默半晌，才抬頭問道：「我常聽三師叔和師傅談起大師伯門下弟子，是一位武林中極難遇得的天賦奇才，心中渴望一見，但他却遲遲不回崑崙山來。」

那道姑歎息一聲，答道：「大師伯門下弟子，的確聰慧絕倫，才氣縱橫，外表又溫文爾雅、瀟灑……」話到這兒，那大漢嗤的一笑，接道：「妳倒是對他非常留心。」

道姑亦覺自己說溜了嘴，臉上一紅，嗔道：「你不要瞎說亂猜，當心我去告訴師傅。」說罷轉身向

前跑去。

那大漢拔步追趕，兩人施出輕功，愈跑愈快。

曹雄隱在暗處，把兩人問答之言聽得甚是清楚，知他們都是崑崙派門下弟子，心下極是高興，隨在兩人身後向前跑去。天色逐漸的黑了下來，山勢景物，都被夜籠罩，曹雄怕追失兩人，祇得加快脚步，縮短和兩人相隔距離。

那大漢和道姑久居此處，地勢山態，均甚熟悉，黑暗中仍是放步急奔。

曹雄追在兩人身後，越過幾個山嶺，眼前境界突然一變。

祇見四面綿連山勢，環抱着三座併立的山峯，中座特別突出，曹雄極盡目力，才看出山峯上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心中暗想：這廟宇可能就是傳言中的三清宮，這座山峯也必是金頂峯了。

就在他略一忖思間，那大漢和道姑已消失了行踪。

曹雄縱身幾個飛躍，到達中間峯下一看，原來峯下長着一片松林，想兩人必是進了林中。

越過松林，出現一道通上山峯的小徑，曹雄心細膽大，看到小徑盤繞而上，走起來躭誤時間不少，恐怕還有埋伏，乃提一口丹田眞氣，從那峭壁間攀登而上。

這座山峯，大約四五百丈高低，曹雄攀躍峭壁間，祇停下緩了兩口氣，已然登上峯頂。

借繁星微光看去，祇見數丈外矗立着一座廟宇，房舍綿連，殿脊重重，不下數百間。

曹雄心中暗道：這樣大的規模，裏面道士定然不少。

正待飛身躍入，突見左側數丈外人影一閃，直向廟中撲去，身法快速絕倫，眨眼間消失不見。

曹雄吃了一驚，暗道：這人身法比我高出很多，除非是崑崙三子之一，料他們門下弟子也難有這等功力。但如是崑崙三子，何不堂堂正正的從大門進去，這樣越房翻屋做甚？難道我曹雄今夜碰上了同路之人不成？

心中轉了幾轉，已料定所見人影決非崑崙三子，如不是崑崙派的仇人，夤夜前來窺探，定是武林高人造訪。

這一來，增加了曹雄幾分戒心，當下一挫腰施出「蜻蜓三點水」身法，一連三個飛縱，已到廟外，縱身躍上圍牆。

圍牆裡面，是一座三畝大小的院子，院中綠篁矮松，經人工修剪得十分齊整，一道用白色碎石舖成的甬道，由修竹矮松中盤繞而入，直達二門石階前面。

曹雄不走甬道，却從那松林竹林中穿過，二門前面是九層石級，左右兩邊都是毗連房間，兩扇紅門大開着，似是毫無一點防備樣子。

曹雄從觀門闖過二重大殿，直入後園，連一個當值的弟子也未看見，這樣一座宏大的道觀，靜蕩蕩的，好像無人居住一般，這就使他更覺得高深莫測。

曹雄看天色，已是三更過後，但始終未見李青鸞露面，放眼看去，到處是房舍聳立，如果盲目搜尋，勢必要驚動崑崙派門下弟子，一露行踪，事情就更難辦，不如暫時退出三元宮，在金頂峯附近藏起，慢慢的等待機會下手。

他思忖一陣，定了主意，立時悄然退出了三元宮。

曹雄在金頂峯附近一連守候了十幾天，三度冒險入觀，但始終沒有遇得李青鸞。因爲他行動謹愼異常，潛伏金頂峯附近十幾天，竟未被發現行踪。不過，這十幾天來，他生活也確夠艱苦，隨身携帶的乾糧，早已食用完，再加上數日不停的大風雪，鳥獸絕跡，就是想打點飛禽走獸充飢，也難如願。

到了第十二天，金環二郎已自覺再難撑持下去，決定入夜後，暫時離開金頂峯，出山去休息幾天再來。

這座金頂峯，也就不過有百畝大小，三元宮就佔去了大半地方，所幸山峯四週，滿生着千年古松，和嶙峋的怪石，曹雄十幾天來，不是藏身在古松枝葉密茂之處，就是躲在嶙峋怪石之間，再加一連七八天不停的大風雪，其苦可知，但這七八天風雪之困，却使他武功精進很多，把那「拂穴錯骨法」中十二式奇奧變化，思索通達。

就在曹雄打算離開金頂峯的夜裡，一連七八天不停的大風雪，突然雲散雪止，重叠山峯，捧托出一輪明月，雪光月華交映成一片銀色世界。

曹雄攀上了一株巨松，極盡目力，搜尋下山之路，他不願在金頂峯上留下一點痕跡，因爲那痕跡如被崑崙派的人發現了，必然要提高警覺，加强戒備，那對他再來金頂峯的妨礙太大了。

突然間，由三元宮中躍出兩條人影，聯袂飛奔而來。

曹雄看兩人身法雖快，但並不比自己高明，已知非崑崙三子，心中暗自笑道：我正愁着這厚積雪，下山時必將在峯上留下脚印痕跡，有他們兩個替我開路，踏着他們留下脚印，倒是不錯。心念轉動之間，兩人已到了他藏身的巨樹下面停住，曹雄細看兩人，都穿道裝，背插長劍，祇聽右面一個年紀小一點的笑道：「四師兄，三師叔新收了一個俗家弟子，你見過沒有？」

左面一個年齡較大的搖搖頭答

道：「人說三師叔新收的弟子嬌艷如仙，可惜我沒有見過。」

那年輕的歎口氣，接道：「三師叔新收的弟子，我倒見了兩次，果然秀美絕倫，過去我們一般師兄弟和師姊妹間，女的以龍師姊武功最好，人也最美，男的以大師兄人最英俊，武功成就最高，兩人也最受師傅和三師叔器重，能承繼師傅和三師叔衣鉢的，也非他們兩人莫屬，但自三師叔收了那位新師妹，和大師伯回到三元宮後，這種情勢好像有些轉變了，第一是三師叔對新收弟子寵愛日深，龍師姊還能否承繼三師叔的衣鉢，已成了難定之局，這件事究竟如何，祇不過是龍師姊個人的事情，最重要的還是大師兄的首座弟子名位，也發生了問題。」

那年長的似是受很大的震動一般，急聲問道：「怎麼？大師兄的首座弟子名位，有了變更麼？」

那年輕的點點頭，接道：「一個月前，師傅、師伯和三師叔在丹室中議事，正好輪到我守値，因而聽得了三位師長一點談話內容。當時聽到，還不盡瞭然，但事後一經推想，我就完全明白了。」

左面道人聽得甚是入神，連聲催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快點說給我聽。」

那年輕的道人又長長的歎了口氣，道：「四師兄，你大概知道，我們崑崙派這一代掌門人，是應該大師伯接掌，但大師伯性若閑雲野鶴，不願接掌門戶，所以在師祖歸眞後，大師伯也留書出走，書中明示讓師傅接掌門戶，因此，師傅才能以非首座弟子身份，接掌了崑崙門戶，現在大師伯既然回到了三元宮來，而且門下也收了弟子，下一代接掌門戶的弟子，就有了問題。師傅既是掌門，大師兄自應被列爲崑崙派首座弟子，再說大師兄武功、才智、魄力，在我們九個師兄弟中，也沒有人能與之比擬，名列崑崙派首座弟子，實在是當之無愧。」

那年長的道人點點頭，道：「大師兄才氣縱橫，天賦異稟，大師伯門下就是收有弟子，料也無法和大師兄一爭短長……」

話還未完，那年輕的道人突然冷笑一聲，答道：「這件事大師伯已是早有預謀，他已把那追魂十二劍私授了門下弟子，我聽大師兄談過，追魂十二劍才眞正是我們崑崙派絕學，大師兄追隨師傅，已有十六寒暑，可以說盡得了師傅眞傳，但他也未學得那追魂十二劍招，據說，師伯、師傅、師叔，相約有言，非經三人同意，都不能把追魂十二劍傳授門下，可是大師伯獨違約言，已把追魂十二劍私傳了門下弟子。但最大的麻煩，還是三師叔的一力推薦，她說：大師伯門下弟子，天生奇骨，才足重任，他將來必能把崑崙派發揚光大。以後的事怎樣決定，我沒有再聽下去，大師兄那首座弟子名位能否保住，實在難以預料。」

那年長的縱目四顧了一陣，問道：「你聽得這些話，可曾對大師兄說過麼？」

年輕的道人點頭答道：「說過了。」

年長的道人又急聲追問道：「大師兄怎麼說呢？」

那年輕的道人搖搖頭，歎道：「大師兄對此事好像漠不關心，祇淡淡一笑，甚麼表示也沒有。」

年長的道人突然一把拉住他，低聲說道：「九弟，這些事，你以後千萬別再對別人談起，要知道私傳師長們談話內容，是違背門規……」話到這兒，三元宮中突然又飛出一條人影，疾如流星，眨眼間，已到了兩丈餘遠處。

那年輕道人由黑暗中一躍而出，問道：「甚麼人，深更半夜，還要出去？」

來人停住步笑道：「是我，到後山去看看李師妹。」

年輕道人看清楚了來人後，笑道：「原來是龍師姊，李師妹可是三師叔新收的那位弟子麼？」

龍玉冰點頭笑道：「不錯。」口中答應着話，人已縱躍飛起，向後山奔去。

兩個道人也同時聯袂躍起，向東巡視而去。

隱身在巨松上的曹雄，不但聽得崑崙派中部份秘密，而且還意外的聽得了李青鸞的消息，當下精神一振，躍下巨松，尾隨着龍玉冰追去。

金頂峯後面，是一道五六丈深的斷崖，崖底一片黑漆，景物難辨，如非有龍玉冰引路，曹雄還眞不敢冒險下那斷崖。

下了斷崖後，即轉入一道狹谷，兩邊峭壁夾峙，仰臉一線天光，當眞是名副其實的狹谷，兩壁之間，祇不過一尺多點，勉强可以容一人通行。

這條狹谷，雖然很窄，但並不很長，大約有一里左右，已到盡處。尚未出谷口，先聞到一陣陣撲鼻清香，沁入心脾，頓使人精神一爽。曹雄擔心行踪被人發現，不敢過於逼近了龍玉冰，隱身在谷口暗處，打量谷外形勢。

祇見四面高山環抱着一塊盆地，千萬株含苞梅樹，密佈其間，四週高山積雪，中天一輪皓月，雪光、月華，映照着一片含苞梅樹，香風陣陣，景物清絕。但曹雄却無心情鑒賞這幽美如畫的風景，略一

打量谷外形勢，目光又落在龍玉冰的兩丈左右處前進。穿過梅林，到一座斷崖下面，緊靠斷崖有三間新建的茅舍，竹籬半掩，燭光滿窗，屋中人似尚未安歇。曹雄藏身在一株梅樹後面，看着龍玉冰穿過竹籬，向那座茅舍中走去。

且說龍玉冰走入竹籬後，連叫了數聲李師妹，不聽有人答應，又連呼幾聲師伯，亦不聞相應之聲，不禁心中發起急來，緊走幾步，到了房門外邊，伸手一推，房門應手而開，原來兩扇門都是虛掩着的。

她一躍入室，燈光下祇見悟空大師的鐵禪杖，和李青鸞的寶劍，都好好的放着未動，心中鬆了一口氣，暗道：這半月來風雪未停，難得今夜放晴，又有這樣好的月光，也許他們出去賞月了。

她在茅舍中坐了一會，靜想一陣，又覺得事情不對，因天色已快三更了，就是去賞月，也早該回來了。

心念一動，霍然離座，一個縱身飛出茅舍，剛剛脚落實地，驀聞一聲大喝道：「甚麼人？三更半夜來此做甚？」隨着那大喝聲，竹籬外流矢般射進一條人影。

龍玉冰已聽出那是悟空大師聲音，急忙向旁邊一閃，答道：「師伯不要誤會，晚輩是龍玉冰，奉了師傅令諭，來接李師妹回去。」

老和尚來勢快，收勢亦快，僧袍拂處，急撲的身軀突然收住，長長的歎了口氣，道：「妳是來接鸞兒的嗎？」

龍玉冰定神看去，月光下，祇見悟空慈眉愁鎖，滿臉憂愁睏倦，不覺大吃一驚，道：「師伯，你……你老人家怎麼啦？李師妹呢？」

老和尚搖搖頭，又一聲的歎息，道：「待我取點東西，再帶妳去看鸞兒。」說完，向房中走去。

龍玉冰心中焦慮，但她却不好追問，祇好耐着性子等待。片刻工夫，悟空吹熄房中燭，肩橫禪杖而出，杖柄還掛着一個小包袱，龍玉冰心頭一震，問道：「師伯，你不是帶我去看李師妹麼，怎麼連兵刃衣服都帶上呢？」

老和尚苦笑一下，道：「我要到括蒼山去一趟。」

龍玉冰又是一楞，問道：「師伯到括蒼山去幹甚麼？」

悟空大師突然一瞪雙目，仰臉望着天上一輪皓月，大笑一陣，道：「我要去找馬君武回來。」

龍玉冰聽悟空大師笑聲中充滿悲忿，登時感到事態不同尋常，略一沉吟，說道：「師伯先帶晚輩去見李師妹再說。」

悟空黯然笑道：「自然要帶妳見她，我才能走。」說完，轉身向外走去。

龍玉冰默默的跟在悟空身後，心中疑竇重重，一時間極難想出原因何在，出了竹籬，穿梅林向東而行，老和尚心中發急，越走越快，龍玉冰祇好施出飛行功夫，隨後緊追。

一陣工夫，到了一座高峯下面，悟空停住步回頭問龍玉冰道：「妳能不能從這斷崖攀登上去？」

龍玉冰仰臉望去，祇見當前山峯，是環抱四週的羣峯中最高一座，峭壁陡立，滿積冰雪，所幸峭壁面有很多矮松突石，可以接脚，估計借那突石之助，還可勉強攀登，點點頭道：「晚輩大概能夠上得。」

悟空心惦李青鸞，也不再多問，縱身一躍，當先向上攀去。這一陣攀登峭壁，耗盡了龍玉冰全身氣力，到達峯頂，已累得她全身是汗，嬌喘不息。

她緩了兩口氣，再看悟空時，老和尚已奔到峯中一塊數丈高的大石下面。

龍玉冰猛提一口氣，連着幾個縱躍，也到了那大石下面，這座山峯雖是附近羣山中最高的一峯，但峯頂却是不大，而且到處是積雪堅冰，直似玻璃造成一般，放眼一色銀白，月光下晶瑩透明。祇有峯中那座獨立的山石，沒有被冰雪掩蓋，抬頭望去，祇見一個全身白衣的少女，刺骨山風，吹得她衣袂和長髮飄飛。

龍玉冰心頭一酸，尖叫一聲：「李師妹。」一縱躍上巨石。

那巨石上站的白衣少女，正是李青鸞，她似乎已失去了知覺，僵直的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對龍玉冰那聲充滿着驚恐的尖叫，渾如不覺，連頭也未轉一下。

龍玉冰慢慢的繞在她前面，月光照射下，看她流在腮間的淚水，已凍結成了兩道水痕，白色的衣裙上，大都也凝有冰屑。她仍是那樣呆呆的站着，像一座用美玉雕刻成的觀音神像，是那樣聖潔、莊嚴。

龍玉冰緩緩伸出右手，輕輕的握着她一隻玉腕，祇覺如握到了一塊寒鐵般。

這時，龍玉冰再也忍不住一腔悲痛，低喚了兩聲道：「李師妹……」熱淚已奪眶而出。

轉臉見悟空肩橫禪杖，滿臉傷痛的站在一側，這位皈依三寶的佛門弟子，眼眶中也含着一片晶瑩的淚水。

祇聽老和尚黯然一聲長歎，道：「她站在這峯頂大石上，到現在已經是兩天一夜了，沒有哭，也沒有言語，就這樣站着，挺受着風吹雪打，我陪她站了兩天一夜，替她拂拭着身上的積雪，兩天一夜中我進

用了兩次食物，但仍是難以熬受這峯頂酷寒，她却滴水未進，眞不知是一種甚麼力量支撐着她……」老和尚話到這兒，雙目一閉，滾下兩行淚水。

龍玉冰自和李青鸞相見之後，對她甚是憐愛，現下見她這等神情，心中極是痛惜，聽完老和尚幾句話，不及思索，就脫口責道：「那你爲甚麼不把她强留在茅舍中，却放她跑到這峯頂之上，受寒風侵襲之苦？」

悟空老淚縱橫的答道：「前天寅時光景，不知怎的，她突生奇想，告訴我說，武哥哥快要回來了，她要到最高的一座山頂上去看他。我初聞之下，心中甚覺奇怪，難道精誠所感，果能靈犀相通麼？後來我細鑒她臉色神情，果是若喜若愁，但瞬息間又是一臉茫然，忽而輕輕歎息，忽而又作微笑，經我一番思索後，知是她半年來日夜相思，愁懷難解，陷入了一種幻覺之內，我雖明白了她是幻覺所惑，但却不敢去攔阻揭破，祇怕一旦揭破，支撐她的精神潛力陡然消失，一病倒療治不易，祇好隨她心念，來到這座峯頂上，她問了括蒼山方向之後，就這樣的冒着風雪，面東站着，兩日一夜，動也未動一下。幸好我佛見憐，今夜雪停雲開，我才能趁機會暫離峯頂。」

龍玉冰咬牙切齒，恨聲說道：「可恨馬君武負心忘情，害得鸞師妹這等模樣，我一定要懇求師傅請命掌門師伯，傳下令諭，按派規治馬君武一個死罪。」

悟空大師突然慈眉軒動，雙目圓睜，面現殺機，冷笑一聲道：「不用妳稟請師傅，老衲也饒不了他。此次東行，如尋得馬君武，必要他濺血杖下……」

悟空話未說完，突聞身後，一個熟悉宏亮的聲音接道：「武兒要當眞背棄了師門訓誡，不用你動手我也不放過他，不管他走避到甚麼地方，踏遍了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追殺劍下。」

悟空回頭望去，不知何時，玄清道人已到了他們身後兩丈左右，月光下，祇見他道袍飄飄，長髯拂動，緩步對着三人站立的大石走來。

龍玉冰驟見玄清道人現身，不禁呆了一呆，躍下巨石，迎上去跪拜雪地，道：「龍玉冰叩見大師伯，弟子剛才一時氣忿，出言無狀，師伯……」

玄清道人搖搖頭，接道：「妳馬師弟如果眞的忘情負心，違背了派中戒律，那自然是該以派規治他，我不怪妳，起來吧。」說着一縱身躍上巨石。龍玉冰尚未站起，玄清道人已飄身躍到了李青鸞身側，細看李青鸞僵立模樣，也不覺一陣感傷，長長歎息一聲，道：「這孩子恐怕已受傷不輕，咱們得先救了她再說。」

玄清道人緩緩伸手，輕輕觸在李青鸞額角，祇覺如觸冰雪，當下心頭一涼，道：「你怎麼能放任她在這峯頂上呆站了數日夜之久，要知這峯頂上的冷風，含有萬年積冰的陰寒，就是功力比她再深厚些，也難抵受得住，現在連我也不敢貿然下手推活她的血道了。」

悟空沉思一陣，突然對玄清道人道：「我們去找你徒弟馬君武回來救她。」

玄清道人皺皺眉，奇道：「我沒有把握，他如何能救得了呢？」

悟空苦笑道：「那就讓他親手把鸞兒治死，總比你我治死她好些。」

玄清道人呆了呆，才想通悟空話中含意，看他神情激動，臉色沉重，一時間也想不出適當的措詞回答，祇好長長歎息一聲，抱起李青鸞返回茅舍。

這時玉眞子也隨悟空大師來到茅舍中去看李青鸞。

玉眞子已近月未見李青鸞了，她心中對這位美如嬌花的徒弟，却有一種特別的偏愛。

玉眞子把李青鸞看成了自己的化身，她本身已經忍受了數十年情感的磨折，親身體會到個中的痛苦，所以，她不願再讓自己心愛弟子，重演恨事。

她心中掛念着李青鸞病況，當下直奔茅舍，匆匆穿過梅林，推開半掩籬門，直向李青鸞住房闖去，玄清道人和悟空大師這時都默默的跟在她後邊，進了左邊兩間靜室。

房中高燃着一支松油巨燭，熊熊光燄，照得室內通明，李青鸞閉着眼睛，靜靜躺在床上，龍玉冰蘊含着兩眶淚水，坐在床沿。

玉眞子急走兩步，到了床前，龍玉冰起身迎接師傅，盈盈拜倒地上，玉眞子一揮手，急聲問道：「妳鸞師妹傷勢如何？」

龍玉冰起身揮淚答道：「她……她傷得很重。」

玉眞子慢慢的走到床邊，臉上無限凄涼憐愛神情，伸出手摸着李青鸞額角，祇覺觸手冰冷，不禁心頭一跳，一股寒意由心底直泛上來。

她微帶怒意的望了龍玉冰一眼，問道：「妳師妹傷勢這等嚴重，爲甚麼不早告訴我呢？」

龍玉冰默然答道：「弟子奉命來探看鸞師妹，可是她早已不在，悟空師伯帶弟子到那絕峯上面，才見到鸞師妹，可是她被風雪凍僵了，悟空師伯告訴我說，鸞師妹已

在那峯頂上凍了二天一夜。」

玉貞子聽完經過，心中登時涼了半截，她知峯頂冷風中，挾帶着萬年冰雪的陰寒，絕非李青鸞所能抵受得住，心中傷感萬千，不禁泫然淚垂。

玄清道人低聲勸道：「她已經大哭了一場，胸中積存幽傷悲忿，早已發洩出來，現在祇要把侵入她身上的陰寒除去，就可無事了。」

玉貞子回頭望了他一眼，問道：「鸞兒是你推薦入我的門下，要是她死了，怎麼辦呢？」

儘管玄清道人心中震驚，但外表却裝得十分鎮靜，因爲悟空和玉貞子都很感傷焦急，如果他再驚慌，事情就更棘手，當下故作輕鬆，微微一笑，道：「她在山峯上站得過久，雪打風吹，再受那萬年冰雪陰寒侵襲，身上血脈和幾處穴道，都被寒風侵傷，祇要設法先把血脈推活，並非無可救藥。」

玉貞子看玄清道人神情輕鬆，心中覺得寬慰不少，立時默運內功，雙手在李青鸞身上各處要穴推拿，約有頓飯工夫，玉貞子臉上已見了汗水，但李青鸞仍然是閉着眼靜靜躺着，動也沒動一下。

玉貞子停下手，望了玄清道人一眼，又繼續運功推拏李青鸞各處穴道。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千道曙光由窗子透射進來，照着躺在床上的李青鸞，照着玉貞子臉上滴滾的汗水，照着悟空大師焦急、悲痛混合的異常神態。

汗水濕透了玉貞子的道袍，滴在靜躺着的李青鸞臉上，三清觀主一面留神看李青鸞的反應，一面暗中調息眞氣，以便玉貞子停下手時接替。他心中明白，以玉貞子和自己精深的內功，雖無法替李青鸞除去侵入體內陰寒，但至少可以使她醒轉過來一陣工夫，祇要李青鸞能蘇醒一次，就暫可使悟空和玉貞子平靜下來，然後再慢慢想法子替李青鸞除去體內陰寒。

又過了一陣工夫，突聽得李青鸞長長的吁了口氣，身子轉動兩下。

玉貞子不顧滿臉大汗，雙手越發加速推拏，龍玉冰急拿一條絹帕，替師傅擦着頭上汗水。

祇聽李青鸞輕微的歎息一聲，慢慢的睜開了眼睛，凝望了玉貞子一陣，凄惋一笑，道：「師傅，我剛才看到武哥哥了。」

玉貞子未及答話，李青鸞已閉上雙目，身子略一轉動，又似沉睡過去一般。

悟空大師一臉凄傷，望着玄清道人問道：「鸞兒略一蘇醒，即再沉昏，看情形，恐怕她內傷很重了。」

三清觀主見李青鸞略醒即告沉昏，已知挽救之望十分渺茫，但他又不願據實說出，那將使老和尚心肝痛碎。所以，他不得不故作鎮靜，伸手摸着李青鸞額角，笑道：「不要緊，她不過是受凍過久，血脈一時間難以暢通，先讓她安靜的睡半天，再設法打通她閉塞血道。」

三清觀主一席話似是而非，玉貞子知他素不輕言，功力又比自己深厚，雖覺仍有可疑，但已相信了八成。

悟空大師此時早已亂了方寸，他根本就沒有心情去想玄清道人的話，是不是有着可疑，當下三人便一齊退出了李青鸞臥室。

李青鸞病房中祇留一個龍玉冰，她坐在床沿上，呆望着閉眼靜躺的小師妹，心底泛上無窮感傷。

她想起半年前一件往事，那晚上她和李青鸞同宿在浙東客棧，李青鸞問她是不是喜歡武哥哥，當時她反問小師妹，要是馬君武變了心她怎麼辦，一句閒話，害得李青鸞兩腮淚滾，半夜裏要去找馬君武問他會不會變心，她說：要是馬君武一旦移情別戀，她勢難再活人間……難道這一句閒話，竟當眞不幸而言中？

龍玉冰想了一陣，腦際中浮現出馬君武的音容笑貌，而且那樣明晰清楚，短短月餘小叙，她在不知不覺間心底深處竟也刻下馬君武的影子。

她祇感到一陣酸楚，忍不住兩行熱淚奪眶而出，好像胸腔中藏了萬千委曲，剪不斷，理還亂，千頭萬緒，她說不出心裏頭是一種甚麼滋味，祇想好好的大哭一場。

一陣山風，送來了陣陣梅香，龍玉冰抬頭望去，不知何時玉貞子已到了室內，當門而立，兩道眼神凝注着她，似乎要看透她心中的秘密。

龍玉冰悚然一驚，由深沉的感傷中清醒過來，霍然站起，盈盈拜倒。

玉貞子一把扶起她，輕聲問道：「妳剛才在哭甚麼？」

龍玉冰答道：「弟子想那馬師兄實在可恨，害得李師妹這等模樣。」

玉貞子輕聲一歎，緩步踱到床側，右手輕按李青鸞胸前，祇覺她心臟跳動緩慢，氣息異常微弱，不禁一皺眉頭，問道：「妳師妹一直沒有翻動一下麼？」

龍玉冰剛才迷迷糊糊的想了半天心事，李青鸞是否翻動過，她根本就不知道，呆一呆，搖搖頭，答道：「沒有。」

玉貞子歎道：「妳也一晚未睡了，快去休息一會。」

龍玉冰道：「弟子毫無倦意，我還是在這裏守着李師妹吧。」

玉貞子看她精神很好，不再勉强，慢慢退出淨室。

龍玉冰送走師傅後，突覺一陣內急，隨着也退出房去。

兩人剛走不久，後窗人影閃動，躍進來金環二郎，他尾隨悟空、龍玉冰到那山峯上面，隱在暗處，把峯上一切經過，盡都看到眼中，到了梅林茅舍，藏在李青鸞臥室後面斷崖間的松樹上。

玄清道人、玉貞子、悟空大師都爲李青鸞的事鬧得分了心神，竟都未發覺茅舍外有人隱伏。

他一直耐心的等到龍玉冰離開了房中，才由斷崖間溜下來，從後窗躍入。

這時，太陽已爬過了山嶺，朝暉由窗中透射進來，照到靜躺在床上的李青鸞，過去那艷紅的嫩臉，此刻已變得十分蒼白，長長的秀髮，散亂枕畔，黛眉輕顰，星目緊閉，已不見那經常顯現在嘴角間的嬌媚微笑。

曹雄毫無顧忌的伸手在李青鸞身上按摸一陣，祇覺她身上幾處重要脈穴，都已僵硬，氣若游絲，情勢十分危險，如再延誤下去，傷穴擴大，血道閉塞，縱有起死回生靈丹，也難救得。

他自得覺愚傳授武功後，本領已精進很多，近來又經常研究三音神尼手繪拳訣，更是獲益不淺。他按摸一陣後，找到了李青鸞傷源是被峯上萬年冰雪陰寒之氣，侵傷了體內經脈，陰寒凝滯幾處要穴不散。因爲她傷的是體內脈穴，所以一般的推宮過穴手法，不能奏效。

曹雄慢慢的仰起頭，心中暗自忖道：我如以本身功力，打通她體內經脈，雖然能救了她，但自己功力還淺，此舉必然大損元氣，爲救人性命，消耗本身眞氣，實在大不該爲。

他心念一轉，數月來思念李青鸞之心頓時一變，低頭望望李青鸞憔悴蒼白的容色，已不復過去的嬌艷，正待轉身退出，突然一段歷歷往事，電光般在腦際中閃過。

那是在祁連山中，李青鸞被大覺寺的和尚打傷，他救了她，騎着赤雲追風駒，跑到一座幽靜的山谷，丢下了馬君武一個人拒敵羣僧。

那時李青鸞傷勢不輕不重，神志半醒半迷，誤把曹雄當成了馬君武，偎懷呻吟，嬌柔無限，一種少女甜香，使曹雄無法再抗拒，正當他想入非非時，却被人用「透骨打脈」手法打傷，醒來時李青鸞已經不知去向……

曹雄回憶往事，歷歷如繪，這時重在他腦際展開，他已移動的身子，忽的又靜止下來，細看李青鸞，雖然容色蒼白憔悴，但那緊閉櫻唇，若畫的黛眉，以及那纖纖的玉指，臉形輪廓，依然是那樣美麗，人清瘦了，另有一種凄楚動人的神韻。

曹雄陡然間由心底泛出一陣憐惜，暗自責道：「曹雄啊，曹雄！如果放過了李青鸞，難道當今之世還會有比她美麗、更溫柔的女人麼？」

當下潛運功力，右手瞬息間連走李青鸞身上十二大穴。要知曹雄從三音神尼拳譜上，研得了人身體內經脈分佈之處，是以他出手極準，祇是功力還淺，又是初次出手動人體內脈穴，不免精神緊張，耗消眞氣過多，所以，他祇把李青鸞奇經八脈其中之三脈打通後，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出了一身大汗，不得不停下手來休息。

他明白這樣損耗的眞力，至少需三至七天的時間，才能調息復元，在眞力未復前，無法再動手替李青鸞療傷，此刻正值筋疲力盡之時，如果被崑崙派的人撞上，祇有束手待縛，所以，他略一休息後，立時又從後窗躍出。

曹雄剛走不久，龍玉冰就推門進來，她是個心思異常縝密之人，在離室前，室中一切東西放置所在，均能詳細默記心中，所以她進門第一眼就看到李青鸞的被子，似是被人動過，不覺驚叫了一聲，一個縱身，躍到了床邊，見李青鸞靜躺無恙，才放下心中一塊石頭。

她略一定神，細看小師妹臉色已然好轉不少，不禁心中大喜，正待轉身跑去告訴師傅，突聽李青鸞夢囈似的叫道：「武哥哥，我們去捉魚玩吧？」說着話，翻了個身，又沉沉睡去。

龍玉冰怔下神，收住剛剛要舉起的脚步，伏下身子叫道：「鸞妹妹，鸞妹妹。」但李青鸞又昏迷如夢，不動不應，龍玉冰伸手輕推師妹兩下，仍不見她反應，心中陡然一驚，暗道：她莫不是迴光反照吧？立時轉身奔向悟空大師臥室。

老和尚正坐在一把竹椅上，仰着臉發呆，神情木然，慈眉愁鎖，玄清道人和玉貞子對面而坐，閉目養息。

悟空大師雖然大睜着兩隻眼睛，但他像未看到龍玉冰一般，仍然靜坐不動。

玄清道人仍然微閉雙目，忽的睜開，問道：「是不是妳師妹傷勢有了變化？」

龍玉冰道：「鸞師妹剛才醒來一次，說了兩句話，又昏迷過去，我看她臉色好轉了許多，所以，我擔心她是……」

玉貞子截住了龍玉冰的話，問

道：「她剛才說了兩句甚麼話？」

龍玉冰莫名奇妙的臉上一熱，答道：「她說，要與馬師兄去捉魚玩。」

玉眞子冷笑一聲，望着玄清道人道：「你那寶貝徒弟不回來，祇怕她的病永難醫好。」

玄清道人苦笑一下，起身答道：「我們先去看看她再說。」

當下幾人一齊向李青鸞房中走去。

玄清道人細看李青鸞臉色，果然好轉了不少，心中暗感奇怪，其中原因難解，不便妄作推論，潛運功力，推拿了李青鸞幾處要穴。

要知李青鸞奇經八脈，祇被曹雄打通三脈，尚有五脈未通，是以清醒不久又告昏迷過去，玄清道人推宮過穴手法，不能動及體內脈穴，自然毫無作用。

三清觀主停下手，搖搖頭，道：「看她情形，傷勢確已好轉不少，怎麼陡然又會昏迷過去呢？」

玉眞子亦是束手無策，想不出李青鸞傷勢惡化原因。

三人思索良久，仍難找出原因，祇好暫退出李青鸞臥室。

靜室中，又祇餘下了心思縝密的龍玉冰，她對小師妹陡然好轉，忽的惡化情形，十分懷疑，她已守在李青鸞身側三四個時辰以上，而李青鸞傷勢轉好，却在她離開靜室的一刻工夫，她剛才爲李青鸞的傷勢的突變，驚、喜得亂了方寸，現在細細一想，覺得個中疑竇甚多。

突然，她目光接觸到後窗木框上一塊冰屑，心中登時一跳，一縱身從後窗穿出，但見白雪皚皚，梅香撲鼻，那有半點人跡，她細心的查尋半晌，仍未再發現可疑之處。

原來曹雄也是異常細心之人，偷入李青鸞臥室之前，已看好進退之路，繞道由梅林而入，並未在茅舍附近雪地上留下脚印，但他百密一疏，沒想到會在後窗木框上，留下一塊冰屑。

龍玉冰雖然再找不出其他的痕跡，但她並未稍減心中懷疑，她認定那後窗冰屑和小師妹的傷勢轉變，有着密切的連帶關係，不過，在未尋獲確切証明前，她不願去告訴師傅。

龍玉冰一直守護在李青鸞身側，她就在小師妹床邊，搭起一張小竹床，陪守伺候，玉眞子白天來看李青鸞，晚上返回三元宮，玄清道人留住茅舍，和悟空同室而居，這僧、道兩人，過去在一起時，常常剪燭夜話，通宵不眠，這一次却大大不相同，老和尚爲李青鸞的傷勢，焦慮得快要發瘋，日夜長吁短歎，玄清道人雖然從旁勸慰，但仍難解悟空愁懷。

龍玉冰漸漸的發覺了李青鸞昏迷、清醒，都有一定的時間，十二個辰之內，總要清醒三次，她默記了李青鸞清醒時間，在她醒前把吃的東西備好，待她醒來時就服侍她吃下。

轉眼五六天過去，李青鸞逐漸的又轉趨沉重，每天雖仍醒轉三次，祇是清醒的時間愈來愈是短暫，龍玉冰心中的疑竇，也隨時間逐漸的淡下來。她數日夜留心查看，始終未再發現可疑線索，自然慢慢的心灰意冷了。

這一日悟空大師向李青鸞臥室走去，進門一看，登時把老和尚驚得目瞪口呆。

祇見龍玉冰手握劍把，倒臥門側，看樣子，似是剛剛進門，就被點了穴道。悟空楞怔一下，急向李青鸞床邊奔去，低頭一看，祇見李青鸞睡得十分香甜，蒼白的嫩臉微泛紅色，傷勢又似輕了許多。

這突然的變故，使得老和尚如墜入五里霧中，心中重重疑竇，百思莫解。轉身走到門邊，扶起龍玉冰，仔細察看，果然是被人點中了右後肩的「風府穴」，所幸來人下手並不太重，老和尚運功一陣推拏，龍玉冰立時悠悠醒轉。

她神志恢復，立時向李青鸞奔去，看師妹酣睡無恙，才放下心中一塊石頭，這才轉身走到悟空大師身邊說出經過。

原來玉簫仙子和玄清道人相約比武時，龍玉冰也跟着他們出了靜室，當她復返靜室時，那知剛一進門，突覺背後風生，人還未及閃避，已被人點中右後肩「風府穴」，昏了過去。

悟空大師聽完經過，皺起兩條慈眉，心中暗自忖道：點制龍玉冰穴道的人，這人作爲非敵非友，用意難測，實使人大費疑猜。

龍玉冰看悟空祇管埋頭沉思，知他正在用心思解個中原因，隨即轉身，走到李青鸞床邊坐下。

李青鸞忽的睜開眼睛，手脚伸動一陣，笑道：「冰姊姊，我很累呢。」說完話，掙扎着要坐起來。

龍玉冰急忙伸手按住她，搖着頭道：「不要起來，快給我乖乖的躺着。」

李青鸞長長的歎口氣，問道：「冰姊姊，武哥哥回來了沒有？」

龍玉冰搖搖頭，道：「還沒有。」

李青鸞道：「妳說他還會不會回來看我？」

龍玉冰勉强一笑，答道：「我想他會回來看妳的，所以妳要好好的養息着等他。」

李青鸞臉上露出來一絲笑意，道：「嗯！姊姊說的不錯，武哥哥不是被黛姊姊留住不放，就是在路上遇到了事情，所以他這麼久還沒

有回來，但他終歸是要回來的。」

龍玉冰心中一動，暗道：糟！這一段時日之中，大家都在抱怨馬君武負情忘義，把他在旅途上可能遇了厤煩的事給忘了，他如果眞在路上出了甚麼差錯，我們這樣背地裏責怪他，實是太寃枉他了。

她一想到馬君武可能在路上遇到厤煩，莫名其妙的發起急來，連聲說道：「不錯，不錯，他可能是在路上出了事啦。」

李青鸞看她發急神情，不禁也發起急來，忽的坐起來，大聲叫道：「師伯！師伯。」

悟空大師正在用心推想李青鸞傷勢突然好轉的原因，心無二用，並不知李青鸞已清醒過來，剛剛想出一點眉目，却被李青鸞的叫聲打斷思緒，回頭望去，祇見李青鸞擁被而坐，兩眼圓睜，神情十分緊張。說不出悟空的神情是驚是喜，一縱身躍到床邊，兩眼滴着熱淚，嘴裏却又呵呵笑着，叫道：「鸞兒，妳的病好了麼？」

李青鸞不答悟空問話，顰着柳眉兒，反問道：「武哥哥還沒有回來，一定是在路上出了事啦，我們趕緊去接應他。」

悟空大師聽得一怔，激動的神情逐漸平復下來，暗道：鸞兒說得不錯，馬君武不像負心忘情之人，他這樣長的時間還未回到崑崙山來，恐怕當眞是在路上出了毛病……

突然另一個新的念頭在腦際中掠過，回憶起半年前祁連山中一段往事，白雲飛拒敵受傷，馬君武送她回括蒼山去，悟空冷眼旁觀，發現了白雲飛對馬君武鍾情極深，要不然她決不會追到祁連山助陣，想起來這件事，老和尚心中不無愧憾之感，他和玄清道人聯袂赴祁連山聳雲巖大覺寺，欲求雪參菓替玉眞子療治蛇毒，那知雪參菓未求到，反着了人家的道兒，誤飲了一杯藥茶，被人家關在石牢中，白雲飛夜到大覺寺，破牢門放出兩人，算起來白雲飛對他有救命之恩，但她却又是李青鸞的情敵

馬君武送她回括蒼山時，兩個人同乘一鶴，括蒼山和崑崙山遙距萬里，白雲飛決不會放心讓馬君武走路回來，既是能一鶴雙乘，爲甚麼她不能遣靈鶴把馬君武送來西域？這一想，登時把馬君武在旅途出事之念，完全推翻了，搖搖頭對李青鸞道：「他可以乘白雲飛的靈鶴歸來，絕不會在旅途遇了厤煩……」

悟空大師話未說完，李青鸞突的仰身躺下，接道：「那一定是黛姊姊留住他，在那裏玩了。」

說完一句話，臉上神情一變，瞪着一對大眼睛，望着屋頂出神。

老和尚看得心中極是難過，伏下身子，輕輕拂着她秀髮說道：「鸞兒，快些閉上眼睛好好休息，等妳病好了，我帶妳到括蒼山去找他。」

李青鸞嘴角間浮動着凄涼的笑意，點點頭，閉上了眼睛。

悟空大師呆呆站在床邊，看她臉上自憐自惜的神情，心頭如被一支利劍洞穿。

悟空想自己是遁身世外的人了，怎的却無法斬斷這愛情煩惱，李青鸞的娘因誤會移情李士郎，創碎了他一顆心，使他看破紅塵，遁世逃避，那知數十年面壁苦修，仍無法把一縷情絲斬斷，收養李青鸞，無非是舊情難忘，那知十餘年日夕相處，竟又對李青鸞產生了無限慈愛，名雖師徒，情逾父女，老和尚舊創未復，又被捲入下一代情愛煩惱，看來一個人如眞想做到無我無相，太上忘情，實在不易。

他一直呆呆的在床邊站着想着，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直待李青鸞沉沉入睡，他才緩步退出病室。

龍玉冰隨後追出來，叫道：「師伯請慢走一步，晚輩還有話稟告。」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花滿樓爲了躲避南北城主之羅致利用，更爲了成全師弟王侯、師妹白雲飄的婚事，離開了師門，隱居荒地，以爲可以避過江湖人的干擾，日子只過了五個月，却被人找到了。花滿樓只好再次逃避江湖人的糾纏。此時江湖上同時出現了酒鬼、旋風俠等遊戲風塵的異人，使人矚目，而使江湖人對花滿樓和這幾人引起聯想……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不同流合污　受關懷備至

少女娥眉深鎖，思緒如潮，在酒鬼、花滿樓、旋風俠、小神童、孫飛虎幾個人的身上打轉。

酒鬼是誰？

旋風俠是誰？

小神童又是誰？

花滿樓生死如何？

孫飛虎爲何淪爲別人的奴才？

如果說酒鬼就是花滿樓，旋風俠是花滿樓的化身，怎未見魔鞭的踪影，鞋子上爲何纖塵未染？

小神童技深若海，彷若天人，究竟是何來歷？

鞘是什麼鞘？

刀是什麼刀？

怎會如此銳利，無堅不摧？

莫非已經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不然，張勇的快刀怎會斷裂？

少女剪不斷，理還亂，百思不解，頻頻搖頭。

* * *

同一家客棧。

另一間客房。

被一名小偷悄悄地撬開了。

住在裡面的客人乃小神童。

小神童折騰了大半天，夠累的，蒙頭大睡，比酒鬼更沉，更死，有人潛入房內仍渾然未覺。

這小偷的來頭可不小，是江湖上第一名偷仙鬼不覺的得意門生——聖手侯達。

侯達年方弱冠，打從六歲起就混跡江湖，已有十四年的偷齡，偷遍大江南北，尚無失風的紀錄，故有聖手美譽。

老手自然經驗豐富，入屋後賊眼一翻，屋內景物便全收眼底，緊接着將油燈熄滅，靜伏不動。

過了片刻工夫，見無任何異狀，這才開始行動。

先取下掛在牆上的短刀，再拿走放置床邊，一件精光閃閃，以鐵線編織而成的寶衣，用布包好，拎在手中。

突聞小神童斷斷續續的道：「老祖宗，懷璧招災，你老人家的意思龍兒懂，誰敢搶我的玲瓏刀、金縷衣，就叫誰死，如果有人順手牽羊一定不得善終。」

聖手侯達聞言嚇一跳，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經過一會兒，再無下文，始知這位小神童龍兒在說夢話，忙不迭地閃身退出，溜之大吉。

玲瓏刀與鞘，都是寶貝，價值連城。

金縷衣亦非凡品，快刀張勇的鬼頭刀，無疑係被這件寶衣所毀，同樣是稀世奇珍，無價之寶。

十幾年來，不知偷過多少奇珍異寶，論價值，論珍貴，皆無法與玲瓏刀、金縷衣同日而語。

找一位識貨的人，必然可以賣個好價錢，可能後代子孫三輩子也用不完。

人逢喜事精神爽，脚步也比平時快許多，侯達一邊盤算一邊走，不知不覺間也來到亂葬崗上。

快刀張勇、狠牙棒江賜、南海劍客陳全壽的屍體都在這裡。

這時候已經變成三堆白骨。

是那些肉食動物的傑作，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直看得聖手侯達心驚肉跳，扭頭就走。

不料，甫行三步，便發現有人擋住去路，侯達認得是南城司馬世家的旁系堂兄弟司馬修。

九環寶刀是南城一派的標準兵器，微彎的刀背上鑲嵌着九枚銅環，只要輕輕一動便會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響，在殺人的時候聽來則毛骨悚然。

腰上插着十二支柳葉飛刀，也是南城的標準配備。

司馬修一雙夜鷹似的眼睛盯着侯達手中的布包，九環寶刀扛在肩上，一言不發。

聖手侯達心裡發毛，硬着頭皮招呼：「司馬公子好。」

司馬修的回答很怪：「不好，爲了你今夜還不會上床。」

「爲我？修公子有話請明示。」

「本公子是特來向你恭喜的。」

「取笑了，小弟落魄江湖，那來的喜事？」

「侯兄弟太客氣了，牽到一隻大肥羊，豈非喜事一樁？」

侯達心頭一震，顧左右而言他道：「修公子說那裡話來，小弟若牽到肥羊，就不會跑來亂葬崗，打死人的主意找零碎了。」

司馬修冷然一哂，指着布包道：「見眞人不說假話，那是什麼東西？」

「一根打狗棒，幾件破衣裳。」

「打開看看。」

「這樣不好吧，舊衣業已生霉，只怕會弄髒修公子的眼睛。」

司馬修晃動一下九環寶刀，發出一串「叮噹」之聲，冷笑道：「金縷衣不會生霉，玲瓏刀也不會生銹，侯朋友偷竊的本事一流，說謊的技術未免太差了。」

玲瓏刀、金縷衣之名是小神童龍兒在睡夢之中說出來的，侯達大駭道：「當時修公子也在場？」

司馬修道：「老實說，本公子始終未離你左右，等於一直在替侯兄把風放哨，換句話說，這兩件寶貝南城也有份。」

侯達心裡暗中叫苦不迭，司馬修侃侃而談道：「於情於理，咱們平分就可以了，但念及侯朋友勢孤力單，難保不會惹來殺身之禍，想來想去還是全歸南城，以免三更喪命，午夜飛頭，死得不明不白。」

凝視着布包，向前走了三步，司馬修又道：「南城不會强取豪奪，願付出代價，可以賞你十兩銀子買杯水酒喝，但如不肯立刻接受，價碼還會再降。」

兩件瑰寶才給十兩銀子，簡直欺人太甚，侯達的臉都氣紫了，眸光四望，打算開溜。

怎奈退路已斷，身後有人出聲道：「現在是五兩。」

左側也出現一名南城高手，道：「此刻，此刻只剩一兩了。」

右面又冒出一條彪形大漢來，色厲聲冷：「如今一文都沒有了，想要活命就留下金縷衣、玲瓏刀，馬上夾着尾巴滾，若敢說半個不字，亂葬崗就是你的最後歸宿。」

四把寶刀已離開肩膀，握在手中。

環聲刺耳，充滿了殺伐之音。

四人一齊舉步向前，逼向聖手侯達。

事實已經擺明，南城要下手行搶。

偷雞摸狗，扒竊拐騙，侯達是專家，武功却稀鬆平常，何况對手是南城，又兼人多勢衆，嚇得他心在跳，手在抖，雙腿發軟，豆大的冷汗直往外冒，死神的手頻頻向他召喚。

生死關頭，保命要緊，那還顧得玲瓏刀、金縷衣，將布包往地上一放，顫聲道：「好，算你們狠，我認啦，寶物給你們留下，但請高抬貴手，別傷人命。」

話一出口，聖手侯達便如喪家之犬般開溜。

「殺！」

命令是司馬修下的。

人是彪形大漢殺的。

九環齊鳴，刀勢如電，可憐的侯達終因一念之貪，身首異處，進了枉死城。

司馬修好不得意，拾起布包，也拾起萬丈雄心，打算憑着這兩件寶物，跟他的堂兄弟們，尤其是號稱南城雙傑的司馬俊、司馬傑一爭短長，欲藉此打入核心，一展抱負，爲南城再創新局面。

懷着一顆極端激動的心，拿出玲瓏刀，想一睹神刀風采。

那知，刀尚未拔出，眼睛突然看不見了。

不是眼睛瞎了。

亦非烏雲遮月。

猛可間，場中起了濃霧，伸手不見五指，對面耳目難辨的濃霧。

嚴格來說，是烟，不是霧。

速度好快，瞬息之間四個人便全部淹沒在烟幕中。

司馬修識貨，馬上便明白是怎麼回事，驚呼道：「北城的火龍珠，快走！」

一點不錯，確是北城的火龍珠。

共有兩種，一種純粹施放烟幕，另一種是殺人的利器。

彈丸大小的一粒珠子，炸開來可以造成數丈方圓的烟幕，便於進攻，也便於逃逸，是武林中人見人怕的一種獨門暗器。

另一種更可怕，假如使用者的功力夠深厚，力道用得恰當，往往粉身碎骨，血肉模糊，就算一擊未中，在附近爆炸，同樣會皮開肉綻，非死即傷。

這麼厲害的東西，必然精巧異常，製作起來絕非易事，不可能大量生產。

所以，對火龍珠北城的管制嚴格，只有少數核心人物摸得到。

而且，如非必要，一概禁止使用。

玲瓏刀、金縷衣乃絕世珍品，北城這才打出火龍珠，以利奪取。

來人不少，爲首者是北城二城主，諸葛宙的遺腹子，諸葛崧。另外還帶着七名手下高手，在烟幕四週佈下了天羅地網。

七星寶劍是北城的標準兵器，因劍柄上鑲有七顆寶珠而得名。

早已亮出，緊握在手，就待魚兒上鈎。

以二對一，佔盡優勢，南城四人又被火龍珠遮住雙目，等於是在籠裡抓鳥，甕中捉鼈。

出來一個殺一個。

出來一對殺一雙。

南城四人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眨眼間便結伴進了鬼門關。

而玲瓏刀、金縷衣又再度易手，諸葛崧換裝在一隻皮囊內，納入懷中，率衆大步離去。

亂葬崗上又多了五條寃魂。

張勇、江賜、陳全壽是爲名而死。

南城四人與聖手侯達則是爲利而亡。

司馬修的鮮血還在冒着熱氣，諸葛崧的人影已在數十丈外，在雙城爭霸史上，北城多了一場勝績。

百姓祠內尚有三人未離去，是小神童龍兒、鐵膽孫飛虎與素衣少女。

少女疑雲滿臉，望了小神童一眼，道：「怎麼不追？」

龍兒的答覆耐人尋味：「幹嘛要追？」

少女怔愕道：「玲瓏刀、金縷衣。」

小神童截口道：「破銅爛鐵，能值幾何。」

少女更驚更奇道：「諸葛崧帶走的不是眞品？」

小神童龍兒聞言大笑不止，笑得前仰後合，一派童稚，久久才停下來，解開衣扣。

金縷衣仍穿在他自己身上。

玲瓏刀就藏在金縷衣內。

毫無疑問，諸葛崧帶走的只是兩件贋品。

少女花容微變道：「爲什麼要這樣做？」

龍兒的理由很充足：「好玩。」

「我看不好玩，這五個人死得好寃。」

「他們貪心不足，死了活該。」

「最好將贋品毀棄，不然還會再添屈死鬼。」

「狗咬狗，一嘴毛，這樣才有好戲可看。」

「這位小弟弟對武林人物似乎很反感？」

「也不見得，起碼有一個人本少爺就很欣賞。」

「誰？」

「花滿樓。」

素衣少女錯愕一下，道：「欣賞他武功出類拔萃，是天下第一高手？」

小神童一本正經的道：「錯了，本少爺是欣賞他不同流合汚，追名逐臭，情願醉臥酒店，裝瘋賣傻。」

「你認爲酒鬼是花滿樓？」

「妳說呢？」

「旋風俠又是何人？」

「這位姐姐別急，酒鬼、花滿樓、旋風俠的身份之謎遲早會揭開的，此時不願表明身份，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小神童與素衣少女同樣是兩個謎樣的人，難不成他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彼此都想弄清楚對方的來龍去脈，結果誰也沒有開口，默然告別，分道而去。

＊　＊　＊

天亮了。

日頭斜掛中天。

酒鬼心不甘情不願的爬出熱被窩，踱進飯廳。

早餐已過，午餐未到，酒鬼乾脆早酒午酒一起喝，叫了兩個饅頭，一盤滷菜，外加三斤好酒。

酒鬼一到，飯舖就熱鬧起來，食客如湧而至，十之八九皆武林人物，都是衝着酒鬼來的。

有的只是看熱鬧。

有的志在探秘密。

有的則蠢蠢欲動，夢想打敗花滿樓，一炮而紅。

猛聽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傳處，店外停下一輛馬車，跳下來一位杏眼桃腮，膚白勝雪，身穿綉花滾邊長襖，留着兩條長辮子，年紀十七八歲的大姑娘。

姑娘不能算是艷麗妖嬈的大美人，是屬於那種天眞純樸，溫柔嫵媚，柔情似水，善體人意，令男人見到便會一見傾心的女人。

有一個詩情畫意的名字——白雲飄。

正是先知老人的義女，花滿樓的小師妹。

白雲飄不是來吃飯的，是來找人。

進得門來，美目流盼，直行至酒鬼桌前。

姑娘仔細端詳了一下，眸中淚光陡現，聲音顯得有些兒哽咽：「大師兄，你這是何苦？」

酒鬼沒理她，喝酒的速度突然加快，饅頭、滷菜未動，四兩裝的酒壺已喝掉八壺。

白雲飄在酒鬼對面坐下來，含淚道：「大師兄怎麼不說話？」

酒鬼終於開口了：「姑娘認錯人啦。」

咕嚕！咕嚕！又灌下一壺，順手塞了兩片滷牛肉。

白雲飄感容滿臉的道：「大師兄，我們從小一起長大，騙得了別人，絕對騙不了我，再怎麼裝小妹還是認得出。」

「可惜還是認錯了，不過……」

「不過怎樣？」

「區區跟花滿樓乃至交好朋友，姑娘有話可以代轉告。」

「轉告得到嗎？」

「萬無一失。」

白雲飄想了想，道：「我想知道大師兄出來的眞正原因。」

酒鬼拿起一個饅頭來，邊吃邊道：「據我所知，花滿樓是因爲受不了那些阿諛、諂媚、拉攏、攀附者的嘴臉，以及永無休止的約戰、尋釁、爭強鬥勝、砍砍殺殺才出走的。」

「再無別的原因？」

「大概沒有了。」

「這是自欺欺人之言，眞正的原因小妹心知肚明。」

「姑娘知道就說出來聽聽。」

「是爲了撮合我和二師兄。」

酒鬼抬起頭來，睜開一雙滿佈血絲的醉眼，望着白雲飄，緩緩道：「妳二師兄小霸王王侯，論人才，英挺俊拔，論武功，頂兒尖兒，能言善道，交遊廣闊，假以時日，必成大器。花滿樓親口告訴我，你們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他衷心的祝福你們早結連理。」

白雲飄聽到這裡，一張粉雕玉琢的臉蛋兒被氣紅了，淚珠亦隨之滾滾而下，幽幽怨怨的訴說道：「大師兄，你應該很明白，小妹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感情是不能分割的，更無法轉讓，況且我是人，又不是禮物，任何人皆無權送來送去，這樣太不公平了，我要提出抗議，嚴重抗議。」

酒鬼笑了，是苦笑，喝了一大口苦酒後道：「白姑娘，妳大師兄這樣做完全是爲妳好，一個朝不保夕，隨時隨地都有人想殺他而後快的人，妳嫁給他有何幸福可言？放心，姑娘的這番話我一定會轉告花滿樓。」

白雲飄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嗚嗚咽咽的道：「大師兄，到現在你還不承認就是花滿樓？」

「並非事實的事叫酒鬼如何承認，我們只是好友而已。」

「好吧，就算如此，他日子過得好嗎？」

「不好，一個成天東飄西盪，躲躲藏藏的人那有好日子過。」

「幾時回家？」

「花滿樓早已無家可歸。」

「小妹是說我義父的家。」

「哦！」

酒鬼驚「哦」一聲，將剩下的酒全部喝完，望着窗外藍天，慢吞吞的道：「花滿樓說過，等你們大喜的那天，他一定親往恭賀。」

這話彷若一根尖針，刺痛了白雲飄的心，斷然決然的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海可枯，石可爛，小妹此心不變。」

酒鬼沒再言語，他醉了，眼皮子比鐵皮還重，打了一個呵欠，醉倒在餐桌上。

在時間上，醉得比平常快許多。

在程度上，醉得比平常更嚴重。

是否心緒不寧？

是否心情欠佳？

白雲飄早有準備，未再多言，連推帶抱的將酒鬼弄上馬車，駛離客棧。

＊　＊　＊

只是一輛普普通通的馬車，沒篷沒頂。

白雲飄的安排却很周詳，被褥俱全，還有一隻裝滿蠶屎的繡花枕頭，酒鬼爛醉如泥，四平八穩的躺在車上，早已進入夢鄉。

姑娘則默默地坐在一旁。

像一位慈祥的母親。

像一位多情的妻子。

關懷備至，無怨無悔。

還特別交代趕車的車伕，不必急，慢慢走，怕的是驚醒夢中人。

一路往西，十里路走了個把時辰，行至一座土山下時，忽然聽到一陣激烈的打鬥聲。

打鬥聲來得快，去得也急，當馬車駛至接近時，已寂然靜止。

只見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一堆人。

俱已氣絕，都是死人，算算看共有八人之多。

多數俯面而卧，背上插着南城的柳葉飛刀，顯然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遭到奇襲。

死者是北城諸葛崧等一行八人。

施襲者無疑來自南城。

玲瓏刀已斷成兩截。

金縷衣被撕成碎片。

就棄置在諸葛崧的屍體旁。

看來，寶物的眞僞已明，由這兩件贋品所引發的風波亦隨之告終。

可嘆的是，已有十三條活生生的人命爲它而死。

是小神童龍兒作孽？

還是他們咎由自取？

誰也不知道。

只有天知道。

兩城爭霸，血跡斑斑，乃司空見慣之事，不足爲奇，白雲飄一瞥而過，不曾稍停。

繞過土山不久，忽聞車後有人吆喝道：「前面車上的姑娘可是雲妹妹？」

循聲望去，白雲飄立見有人隨後追來。

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年輕人，身穿黑緞緊身衣，頭戴黃色英雄帽，肩披寶藍風衣，足履騰雲快靴，風流倜儻，神采飛揚，一副意氣風發的樣兒，除了王侯之外誰有這種氣概。

王侯本無名，是個孤兒，沒爹也沒娘，從小混跡市井，愛使刀弄劍，打抱不平，人稱小霸王，不少土紳劣豪都吃過他的虧，拜在先知老人門下後才取名王侯。

王者，取自小霸王之「王」。

侯者，取自將相公侯之「侯」。

此人從小就胸懷大志，立志要爲「王」爲「侯」。

實情也確是如此，出人頭地，傲視羣倫。

功力深厚，劍術精湛，出道以來從無敗績，沒人能接下他的三招來。

感情方面更是一帆風順，只要王侯點一點頭，幾乎所有的少女皆願委身下嫁，雙宿雙飛。

尤其是花滿樓行方不明的這段期間，儼然的大師兄的身份自居，更是春風得意，無往不利，集榮耀、威風、光采與驕傲於一身。

凡是向花滿樓挑戰的人，他照單全收，場場大勝。

凡是欲拉攏大師兄的人，他同樣會妥爲運用，左右逢源。

於是，聲名大噪，如日中天，成爲大家攀附的對象，整天週旋於權勢名利之中。

然而，儘管如此，王侯仍覺得有所缺憾。

名聲不及花滿樓。

天下第一與他無緣。

迄未獲得小師妹白雲飄的青睞。

他妒忌，他懊惱，他怨歎。

有時候甚至有些兒恨。

小霸王王侯來勢極快，轉眼便到，一見眞的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師妹白雲飄，馬上堆下一張笑臉來，親切的招呼道：「雲妹妹，妳怎麼會跑到這裡來，難怪到處找不到，這位睡覺的朋友是誰呀？」

白雲飄道：「二師兄看看就知道了，一定認得。」

王侯跳上車去，定目細看，掩鼻道：「這人好大的酒氣，莫非是傳聞中的那個酒鬼？」

「再瞧瞧，他像誰？」

「一張臉髒兮兮的看不出來。」

「像不像大師兄？」

「嗯，經雲妹這麼一說，是有點像。」

「不是有點像，他本來就是大師兄花滿樓。」

「雲妹打算把他載到那裡去？」

「回逍遙谷見義父，請他老人家爲我們主持婚禮。」

王侯呆住了，心亂如麻道：「師妹眞的要嫁給他？」

白雲飄一臉肅穆道：「這事小妹早已決定。」

「可是，這個酒鬼不一定是大師兄呀。」

「我自信不會看走眼。」

「萬一弄錯怎辦？這種事千萬兒戲不得。」

「沒有萬一，絕對錯不了。」

「聽雲妹的口氣，除大師兄之外，好像再也容不下別人？」

「是的，小妹心中只有大師兄一個，再無別人。」

她說這番話是有目的的，一則向花滿樓表明心跡，非君莫嫁，再則間接的告訴小霸王王侯，叫他知難而退。

王侯當然明白，心碎了，酸楚已極，眸中的恨意若隱若現。

酒鬼則睡得很沉，偶而會咂一咂嘴唇，想是在夢中仍不忘品嚐美酒。

場面很僵，王侯正不知如何自處，馬鳴如嘶，去路被人封死。

人數不少，約有十一二人，個個手握九環寶刀，全部來自南城。

領頭的是南城的六少爺司馬健。

此人短小精幹，目賽寒星，衣着講究，一身錦綉，九環刀晶瑩亮麗，光可鑑人，世家大少，果然與衆不同。

小霸王王侯一躍而下，道：「六少爺好威風，北城的那八條人命是司馬兄幹的吧？」

司馬健很痛快，答得簡短有力道：「沒錯！」

王侯揚眉道：「怎沒將金縷衣、玲瓏刀帶走？」

司馬健抖一抖九環刀，惡狠狠地道：「哼，小神童爲人惡毒，居心叵測，故意製造是非，拿兩件破東西哄人，害得殺聲四起，鷄飛狗跳，南城不會饒他，北城也必會大

興問罪之師。」

小霸王一怔神，道：「六少此來就是爲了追趕小神童？」

司馬健朝車上瞄了一眼，道：「本少爺是爲酒鬼而來。」

白雲飄吃驚道：「少俠找酒鬼作甚？」

「想向他討教幾招。」

「找一個酒鬼的麻煩，不怕惹人譏笑？」

「倘若他是花滿樓，就另當別論。」

「很遺憾，他不是。」

一名黑衣高手嘿嘿冷笑兩聲，插言道：「白姑娘眞會說笑話，如非花滿樓，妳怎會紆尊降貴，隨侍在側？」

白雲飄瞪了他一眼，道：「酒鬼到處流浪，無家可歸，姑娘見他可憐，想替他找一個安身之所，請勿妄加猜測。」

司馬健正容道：「既非花滿樓，事情更好辦，白姑娘請移開芳駕，讓我們自行解決。」

雙肩一晃，人已到了車尾，伸手就要掀被子。

白雲飄身手不凡，輕拍一掌阻止道：「你想幹什麼？」

「找他比劃比劃。」

「他不是花滿樓。」

「酒鬼也可以！」

華山比武大會，花滿樓獨占鰲頭，使南北雙城顏面盡失，司馬健認定酒鬼就是花滿樓，決心要雪此奇恥，話一說完，便將九環刀橫在胸前，隨時都有出手的可能。

湊巧，小霸王王侯不甘屈居人下，無時無刻都在找表現的機會，睹狀正中下懷，挺身而上道：「不管各位的目標是酒鬼，或花滿樓，王侯自不量力，願代接南城九環刀。」

那黑衣人聞言大爲不快，冷言冷語道：「我家六少爺至尊至貴，身份不同，只跟天下第一的人動手過招，別人只能算是二流貨色，還不配。」

話太刺耳，王侯怒溢雙眉道：「臭小子，你好大的口氣，當心風大閃了舌頭，再胡說八道就對你不客氣！」

「不客氣怎樣？」

「教訓你。」

「憑你恐怕還辦不到。」

「不信就上來試試看。」

「看刀！」

「看劍！」

脾氣一樣火爆。

出手一樣辛辣。

結果却大不相同，黑衣人的招式才遞出一半，銅環還來不及作響，王侯的劍已似電閃雷奔之勢刺到，當場一劍穿心，魂歸離恨天。

人命關天，南城諸俠勃然大怒，有人揮刀撲出，以命相搏。

小霸王來者不拒，毫不退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一霎時又連傷三人，都是一招解決，輕描淡寫，乾淨俐落，毫無瑕疵可尋。

是不賴，連司馬健都暗讚不止，認爲小霸王確是一朵武林奇葩，假如先知老人派往華山比武大會的是他，而非花滿樓，很可能也會高奏凱歌，奪得天下第一而歸。

莫怪他會耿耿於懷。

莫怪他會於心不甘。

王侯下手無情，造成一死三傷，自知已無法善了，扭頭對白雲飄道：「雲妹，妳快走，這裡的事交給我了。」

白雲飄如夢初醒，立命車伕揚鞭疾駛。

「打！」

命令是司馬健下的，話方出口，南城的柳葉飛刀便如狂風暴雨般射出。

白雲飄亦非庸手，反應極快，三尺青鋒幻化出萬道劍影，將酒鬼和她自己密不透風的罩在劍幕內。

好劍法，飛刀悉被劍幕擋住，磕飛落地。

馬兒受驚，放蹄狂奔，一眨眼便駛出一二十丈。

百密一疏，那車伕却遭了池魚之殃，連中三刀，命喪黃泉。

正逢險路，一邊依山，一邊臨水，一旦翻覆不摔死也會淹死。

白雲飄一見大駭，嚇出一身冷汗，先取過轠繩，再推下車伕，驚險萬狀的將馬兒控住，幸免於覆車之災。

她這兒心驚膽顫，酒鬼由始至終皆動靜全無，彷彿此事與他無關，好夢我自作之。

白雲飄見他無恙，芳心始安，放馬疾馳一陣，南城的人早已拋遠，這才鬆了一口氣。

再狂奔一陣，過王莊，越柳村，距南城之人更遠，威脅全解。

詎料，在孫家寨前又遇上麻煩。

麻煩還不小，來自北城。

人數雖不多，一共四個，却都是響叮噹的成名人物。

由北城的少城主諸葛崴領軍。

另外三人是關外三雄——呂艮、呂亮、呂三娘兄妹。

老大呂艮手使雙錘，身穿虎皮衣，人稱東北虎，目賽銅鈴，不怒自威，是個人見人怕的狠角色。

老二呂亮用一對鐵鐧，身穿豹衣，人稱金錢豹，濃眉大耳，粗獷壯碩，很像三國時的猛張飛。

老三呂三娘，乃女中豪傑，手使雙刀，喜穿紅衣，外罩白色披風，故稱雪裡紅，又號雙刀。

這三人俱在四十以上，在關外稱霸長達二十年，乃關外羣俠之

首，威震一方，中原同道栽在他們兄妹手中的不知凡幾。

是卓玉君的遠房親戚，特來助北城一臂之力，俾與南城爭雄，算起來還是諸葛崴的表舅表姨哩。

三兄妹也毫不客氣，以長者自居，東北虎呂艮二話不說，大錘一揮，馬頭立告骨碎肉裂，癱死在地。

事出突然，白雲飄的嬌軀向前一傾，差點栽倒，忙不迭地彈身縱落車前，大發嬌嗔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金錢豹呂亮陰惻惻的冷笑道：「沒有什麼，只是殺死一匹馬，姑娘何必大驚小怪。」

雪裡紅呂三娘補充道：「馬兒一死，馬車就動不了啦，睡覺的朋友也該醒了吧。」

酒鬼沒有醒。

索性將頭蒙了起來，不言不動，更沉更死。

白雲飄心知來者不善，手握劍柄，儘量貼近酒鬼，嬌叱道：「四位意欲何爲？」

諸葛崴的話沉穩有力道：「我們的目標是酒鬼。」

東北虎呂艮說得更明白：「也就是天下第一高手花滿樓。」

金錢豹呂亮接着道：「不管酒鬼是不是花滿樓，他今天非應戰不可。」

雙刀呂三娘的聲音最尖，話也最冷：「假如故意裝孫子，做縮頭烏龜，我們兄妹也不會心軟發慈悲，照樣會送他上西天。」

神驕氣傲，目中無人，根本未將白雲飄放在眼內，氣得小妞子雙眼發直，這時才找到說話的機會，刷！的一聲，拔劍在手道：「與酒鬼爲敵，就是與本姑娘爲敵，想殺酒鬼必須先殺了白雲飄！」

可不是說着玩，嬌臂微沉，雙腿微彎，手領劍訣，眸光電轉，已做好了應戰的準備。

諸葛崴乾笑一聲，道：「表舅、表姨，姓白的妞兒交給我了，三位別客氣，可放手去幹，誰殺掉花滿樓，誰就是天下第一高手。」

話未落地，已自搶先出招，將白雲飄纏住了。

呂氏三兄妹見時機已到，不再遲疑，猛一個大跨步，衝至馬車一側。

東北虎呂艮道：「酒鬼，站起來，亮傢伙，準備接招。」

金錢豹呂亮道：「花滿樓，別裝蒜，死要死得像一條漢子。」

雪裡紅呂三娘吐字如刀，「裝蒜也沒有用，我們兄妹志在必得，殺掉你花滿樓，關外三雄便可名揚天下。」

這娘們眞厲害，空際刀光閃，雙刀已出，匹練也似的飛向熟睡中的酒鬼。

「住手！住手！刀下留人！」

白雲飄大聲尖叫，既悲且急，比哭還難聽。

人被諸葛崴纏死，鞭長莫及，分身乏術。

呂三娘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張雪白的錦被上立刻出現兩個血窟窿。

哇！白雲飄放聲大哭，不顧一切的衝過去。

馬車的另一邊，旋風俠宛若乘雲而來，駕霧而至，衆人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已挺立在大家面前。

依舊身穿黑衣，無刀無劍。

眸中寒氣逼人，橫掃關外三雄一眼，旋風俠從容不迫的道：「攻前不攻後，攻醒不攻睡，此乃武林規矩，關外三雄好歹也算個人物，想不到會自貶身價，做出這種惹人恥笑的醜事來。」

揪住被角，聲音提高了一些，譏誚道：「何況只是一隻畜牲！」

被子猛然被旋風俠掀開，一隻點了昏穴的山羊躺在裡面，鮮血仍自刀口往外冒。

諸葛崴、關外三雄面面相覷，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不知如何是好。

白雲飄則喜出望外，如釋重負，心裡却疑雲重重，弄不懂酒鬼是幾時離去，還弄來一隻山羊來充數。

東北虎呂艮臉一沉，道：「你是花滿樓？」

旋風俠搖頭道：「不對，本俠是旋風俠。」

「哦，殺死南海劍客陳全壽的原來是你？」

「呂大俠這次說對了。」

「尊姓大名？」

「歉難奉告。」

「來此何事？」

「想給對酒鬼不敬的人一點顏色。」

顏色有很多種，紅色是其中一種。

血，是紅色的。

雪裡紅呂三娘聽他話中有話，不禁心頭一凜，旋風俠尚未採取行動，她已搶先出手，雙刀越過車身，疾取旋風俠的頸項。

刀風森寒，疾逾箭矢，呂三娘奮力一搏，其勢銳不可擋，眼看刀刄已飛上肩頭，旋風俠危在旦夕，人頭行將不保。

白雲飄心膽俱寒，冷汗直冒。

呂艮、呂亮則暗中叫好，喜上眉梢。

慘叫聲起，血如泉湧。

鮮血不是來自旋風俠的頸項。

而是從呂三娘的咽喉冒出。

兇器只是車上隨手撿拾的一枚鐵釘。

（未完・二）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狐仙與我

捕頭爲財死　情人成眷屬

上文提要：龍在山答應他爹去殺尤道士，因得到宋百忍的指點，才在謝拐子的寶洞找到尤道士，把他殺了。趕到太原，在七大護法未被處斬時，拿出尤道士的道袍與頭髮，証明他已殺了尤道士，七人看過後，亦被處斬了……龍在山兄弟兩人爲九人立了墓碑，並在墓旁守夜，却發覺姚家的人想挖墓……

就在這時候，陰暗處傳來一聲厲吼，道：「住手！」

這一吼還眞叫人吃一驚，姚家一衆齊看去，只見來了兩個人，是的，龍在山與龍在水過來了。

姚上峯一看是這兄弟倆，他火大了，道：「娘的老皮，你二人還未走呀！」

龍在山道：「我二人不走了。」

姚剛戟指龍在山叱道：「別人怕你我不怕，你小子有本事使出來，敢同我比劃嗎？」

龍在山道：「我們爲什麼比劃？我們又沒仇沒怨。」

「有仇，而且仇大了，因爲你是龍大海的兒子。」

「兒子又怎樣，我又沒殺你們人吶。」

姚上峯冷笑道：「只爲案子拖延，才沒禍及龍大海子孫，你二人還是快走吧！」

龍在水道：「我們走了，你們挖墓？」

姚上峯道：「不錯，姚家堡當年死了那麼多人，早就發誓要把他們七人的頭割回去以慰死者。」

龍在山道：「官家砍了他們，便什麼罪也一筆勾銷，姚二爺，你這是挖墓，你犯了王法了。」

姚上峯大怒，叱道：「小子啊，你錯了，如果不把他們人頭帶回姚家堡，我白花那麼多銀子了。」

他似是覺得話不對勁，又道：「姚家堡也不再乎多花銀子，只求把他們人頭帶回。」

龍在山道：「難怪了，你三人一路上出歪點子，花銀子暗中下手砍了他們脚筋，爲的就是今天來盜人頭呀！」

姚上峯坦然的道：「不錯！」

龍在山道：「你送郭爲艮多少銀子？」

「白銀一萬兩！」

「姚家眞有錢！」

「也不錯，姚家堡有花不完的銀子。」

龍在山咬牙道：「駝子啊，你太愛銀子了。」

姚上峯道：「天下人人愛銀子。」

龍在山道：「所以你們很容易下手了。」

姚上峯冷冷道：「有錢能使鬼推磨。」

龍在水火了：「去你娘的老蛋，有錢是你的事，今夜你們誰敢挖我爹娘的墓，誰就死！」

姚正跳過來叱道：「乳臭未乾，胎毛未換的小子，你也敢口出狂言呀！」

姚剛接一句：「是不是想同你爹娘一般？」

龍在水要出手，龍在山忙攔

住，他迎着姚上峯，「噗」的雙膝一屈跪下去，還叩了個响頭，道：「姚二爺，我求你們行行好，別挖墓，也叫死人快超生。」

姚上峯沉聲道：「超生？再來世上亂殺人？」

龍在山道：「他們被官府殺了，也就還清罪孽，你又何必同死人過不去？」

姚上峯道：「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張皮，咱們姚家死了幾十口人，這可不是小事情，活的人總也得爲那麼多死去的親人討回些什麼吧？」

龍在山道：「我在求你了，姚二爺！」

不料，姚上峯在龍在山又叩頭之時，突然出腿，還吼道：「滾你媽的去！」

「轟！」龍在山被他踢中肩頭，差一點岔了氣，他滚出丈外才站起來。

就聽姚上峯大吼：「給我挖！」於是，龍家兄弟二人火來了。

龍在水大吼道：「誰挖墓誰死！」

他這裡剛把話吼出去，七個大漢在挖了，姚上峯與姚剛、姚正兄弟二人堵住龍在山與龍在水二人，龍在山急得一聲大吼道：「阿水，出刀！」

龍在水早就忍不住了，他聽了他哥的吩咐，遂厲聲大吼道：「狐殺！」

好像龍在山也如此吼叫，兄弟二人併肩直往姚上峯三人撞上去了。

未聞刀撞聲，却已聽得姚家三人傳出兩聲厲嗥，宛似天欲塌下似的：「呀！」

就見姚上峯與姚正二人標血往外倒去，龍在水回身又欲殺向姚剛，却被他哥拉住了。

「兄弟，別殺他。」

「哥，殺了他們以除後患。」

只這麼兩句話，龍在山已指着挖墓的漢子們，道：「走，去殺挖墓的人。」

龍在水一看，滿面怒容，大叫：「我宰了你們這些王八老蛋。」

他直往三個大漢撲過去，三個大漢舉鋤攔，他們更不是龍在水的對手，立刻三人挨刀在流血，三個人這麼一齊叫，龍在山已往另外幾人殺過去。

姚家的人見這光景，急急忙忙的往外閃，那姚剛已開口大聲叫起來，道：「住手！」

龍在山也叫龍在水到他身邊，二人就守在墓兩邊，光景誰想挖墓那得先把他兄弟二人放倒。

姚上峯手摟左肩頭，他看到姚正，他是被龍在水出刀殺的，龍在水沒有他哥客氣，一刀切在姚正的胸口上，衣破血流，肋骨似乎也白森森的露出來。

「快，阿剛，快爲你兄弟上藥，他傷得比我重。」

姚家的人全圍過來了。

這時候，姚剛沉聲對龍在山道：「娘的，這又是另一段仇恨。」

龍在山冷然一哂，道：「又怎樣？」

姚剛道：「血債血還！」

龍在山咬牙道：「操，咱兄弟已是無家無業小光棍了，怕你個鳥？」

姚上峯道：「姚二爺今日認栽，只不過天下武功比你們高的有的是，你們等着挨刀吧！」

龍在水道：「哥，你聽聽，他還打算找人殺咱們，那麼，咱們何不把他們一齊殺死了，永除後患呀！」

他這話聽得姚家一批人頭皮發痳。

龍在山道：「兄弟，咱們沒有他們殘忍，只要他們不挖墓，叫他們走！」

姚上峯道：「小子啊，你倒是慈悲了，嘿……」他的笑聲陰陰的，令人聽了不舒服。

龍在山就不舒服，他立刻逼過去，手中寶刀一掃，道：「姓姚的，你聽着，希望你記住我對你說的話。」

姚上峯已有人爲他上藥了，聞言怒道：「小子啊，你還想嚇唬姚二爺？」

龍在山道：「不是嚇唬，是警告你，如果有一天這裡的墳墓被挖了，人頭不見了，我兄第二人必會殺進姚家堡，再殺你們個雞犬不留。」

姚家人聽得吃一驚，都以爲人家「胡殺」就一招傷人，這功夫有誰比得過。

既然人家本事大，又沒人比得過，這墓不挖也罷！

姚上峯的傷處上了葯，他沉聲對龍家兄弟道：「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他把手一揮，大叫道：「走，回大同！」

他這是找個下台階，率人回姚家堡去了，此後姚家就從未有人來挖墓！

＊　＊　＊

這一回郭爲艮眞的辭職不幹了，一個人弄了那麼多的銀子，誰還會在刀刃上舐血過日子？

郭爲艮一切收拾妥當之後，他決定把這最後一件事辦完就回他的家鄉靈寶了！

「大開碑」郭爲艮的家距離風陵渡並不遠，過了黃河往東南，一天的脚程兩頭可見天！

這一日，郭爲艮來到風陵渡，

他並不急着回靈寶，他在二更天走到黃河岸，果然有一段斷崖就在河岸邊，於是，郭爲艮笑了。

他解下早已準備好的水靠油布包之類，找了個背光地方就把衣靠穿上身，又把衣褲用油布包裹着背在肩上，姓郭的水性眞不錯，頭下足上的入了水！

水是有些涼，但他喝了二斤高粱酒，全身還覺得熱烘烘的怪舒服的！

郭爲艮在水邊抬頭看，漸漸的他臉上露出笑容，還自言自語的道：「好，謝拐子這臨死要交我這個朋友，娘的，他把寶物藏得眞妙，水下洞，誰會知道呀！嘿……」

郭爲艮已找到凸出的斷崖下，他毫不猶豫的便往水中潛下去了！

郭爲艮的水性佳，一個大吸氣用了一半，便身子貼着水底進入石洞口，他把頭慢慢的抬起來，因爲謝拐子挨刀之前對他言，洞上另有尖石，小心頭頂，否則碰上就慘了！

郭爲艮已爬上乾處了，急忙自懷中取出油紙包的火種燃起來，一時間洞中紅光照得亮，他也哈哈的笑了。

「大開碑」郭爲艮喃喃道：「小帳加一，太妙了，這眞叫做，人的運氣來了，便城牆也擋不住！」

郭爲艮慢慢的舉着火種往洞內走，直到五丈深處他才抬頭往石壁上瞧，嚄，他的臉已變得笑容可掬了！

他站在那個凸出的斷崖下面瞧，笑道：「有，有，果然有個空盒在上面，哈……謝拐子呀！謝拐子，我郭爲艮替你保管了！」

只見他把手上的火種小心的放在石頭上，又把油布包放一邊，聳聳雙肩又活動了一下雙手，猛古丁一個拔空躍，他已到了那凸出的岩石邊，郭爲艮的手心也沁汗，慢慢的他把那木箱挾在左脅下，「忽」的又落下來了。

就聽郭爲艮道：「娘的，有些輕，八成盡是銀票！」

他把木盒放下來，先是兩手搓了又搓，還把舌頭伸出口外舐嘴巴，慢慢的把手按在木箱上，另一手去開盒上的鎖，於是，先是鎖脫了，然後……

然後當盒蓋子剛被掀起來，就聽得「會會會」一陣袖箭射出來！

郭爲艮逃之不及，七支袖箭他中了六隻，就聽他狂吼如野狼嗥：「呀！」

他一巴掌擊碎錦盒，人站起來又倒下，他的胸口已有兩隻袖箭幾乎全進入他的體內了。

郭爲艮忿怒的大叫道：「謝拐子呀，你個黑心王八呀，你到死還坑我呀……狗東西……」

「別罵了，你死得正是時候呀！」

這一聲回應，令郭爲艮大吃一驚，他急問道：「甚……麼人在叫！」

於是，自暗洞深處走出一個人來！

是的，龍在山現身了！

龍在山慢慢的走向郭爲艮道：「總捕大人，駝子大叔，我應該怎麼叫你呀？」

郭爲艮大怒，他屏住一口氣不斷，道：「你！你他娘的也來了！」

龍在山道：「不錯，我早你一天來了！」

郭爲艮道：「你來幹甚麼？這袖箭是你安裝的吧！」

龍在山道：「我是受了我乾爹的遺托呀，我乾爹這兒有寶物，叫我快把這盒子的袖箭再裝上，以防貪心的小人來盜他的寶呀！」

郭爲艮一聲大叫：「上……當了……吔！」

他哇哇的一連吐了十口鮮血，頭一歪便死了！

龍在山走上前道：「乖乖，喝了不少酒吧，冒出的血還帶酒味吶！」

＊　＊　＊

原來龍在山趕到山洞中，他把洞中的屍體拖入暗處，便又把袖箭再安裝上，就等郭爲艮前來了。

他果然把郭爲艮等到，而且還看着郭爲艮死掉，這樣，也大快「我」心了！

＊　＊　＊

龍在山站在那裡想了又想，他終於把郭爲艮帶在身上的銀票全數取過來，他也不數一數一共有多少，就那麼一把塞入口袋中。

龍在山並未去找謝拐子藏的寶，他喃喃的道：「乾爹呀，你的東西我用不到，我有太多的銀子了！」

龍在山又由暗道爬到斷崖後邊去，出了洞只一瞧，滿天星斗對他笑。

太愉快了，龍在山想着這兩年，他到底幹的甚麼？

只不過他想得太多了，也想到有了銀子應該幹甚麼才會再重振過去大少爺的雄風！

龍在山懷中有了銀子，他甚麼也忘了，只有一件事情他沒忘，那便是賭！

龍在山想得好美，他決定用這些銀子去洛陽，好好的賭個十天半月的，過足了賭癮之後再去福壽山中找紅姐，到時候口袋裡多的是銀子，紅紅姐必喜歡！

其實這是一般愛賭的人通病，總是令自己有個理由，爲自己的賭找藉口！

＊　＊　＊

龍在山又回到了洛陽城，他走過兩家綢緞莊，那「萬象」與「更新」兩家綢緞莊的門還貼着封條吶！

於是，龍在山走入「聚寶賭場」了！

還眞沒人看出他乃龍大少爺，只爲這兩年龍在山長得高大了！

* * *

龍在山擠進賭客羣中，那正是圍了一圈人在一張大圓桌邊起哄吶！

龍在山一看，立刻忘了自己是誰，他的天性就是賭，上了賭桌天王老子也不認，嗨，這就叫「本性難移」吧！

龍在山自懷中摸出紅紅姑娘送他的三粒晶瑩可愛的骰子擱在桌面上，笑道：「賭大賭小全數來，下多押少一把淸，有玩的沒有？」

嚄，一桌的人都瞪眼，他們不只是看着龍在山的三粒骰子瞪眼，更看着龍在山手上的銀票流口水！

龍在山把原來的骰子收一邊，他把自己的骰子在手掌中又呵氣又搖得嘩嘩啦啦响，道：「押！押！押！」

這一開始，大伙只是小意思，可也被龍在山來一個「一馬掃」，誰的點數也比不過他的大！

龍在山贏得笑哈哈，他又叫大伙下！

只不過這一把眞慘，他通賠！

愛賭的人不服輸，越輸越押注，龍在山大把押注中了邪，他可就再也沒贏過，看看輸了一萬多兩銀子，有人勸他暫時歇歇手，他聽勸的到客廂睡大覺去了！

龍在山睡了一夜精神又大了，他再一次的擠向那張圓桌旁，大伙一見，宛似看到財神爺一般立刻都叫龍在山當莊家……骰子當然仍然用龍在山自己的。

龍在山自然不客氣，他搖着骰子叫大伙押。

「押，押，想贏銀子那就快些押。」

嚄，押的人還眞不少，圓桌上盡是銀子與銀票，龍在山嘩啦啦一聲把三粒骰子拋入那個靑花瓷碗裡，大伙一看都瞪眼，因爲那是點數最大的三個六，別人便是再擲也無法贏他的了，除非有人也能擲出三個六才能保住賭金不輸掉。

那多麼不容易呀，結果所有押銀子的沒有一個不輸，這一回，龍在山來個統吃。

龍在山把銀子放入一個布袋裡，便又叫人快押。

「押，押呀，想贏銀子只有一個辦法，那便是多賭，想也知道，不賭怎會贏呀！」

他說得有道理，大伙也都以爲有道理，要不然爲什麼大伙都在掏口袋。

只不過這一回龍在山又輸了，而且剛贏的銀子還未暖熱，又一五一十的數給別人了。

「哈！」

這是大伙的笑聲，贏錢的人當然笑。

龍在山也笑，他不在乎，因爲他口袋裏有的是銀子。

* * *

這一賭不過兩個多時辰，龍在山一直輸下去，他一把也沒有贏，一口氣輸了兩萬多兩銀子，嚄，他連一口大氣也未出，微微一笑去吃喝了。

龍在山何許人也，「聚寶賭坊」的老板也吃驚了，因爲像龍在山這樣的豪客還是空前也將絕後。

* * *

龍在山的口袋所剩無幾了，他一共在此賭了十一天，洛陽城把龍在山當成了賭神。

賭神不一定是贏了才算賭神。

賭神輸銀子不心痛，坦蕩的來又坦蕩的去，那才算得上是賭神。

有人打聽龍在山貴姓，龍在山只淡淡的道：「我呀，我姓龍。」

就這麼一句話，洛陽城中傳出了「賭龍」這個人。

「賭龍」並非賭得出神入化，只是因爲他姓龍。

* * *

龍在山就快賭光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他想到了紅紅姐，他應該早點找紅姐的，只可惜他快把銀子賭光了，有些無面去找她。

龍在山要贏些銀子，再爲紅紅姐買些穿的送她。

龍在山又去賭坊了，賭客們直呼龍在山爲賭龍，大伙當然叫他做莊。

只不過十多天來，大伙都已明白龍在山總是會贏第一把，所以大伙在這第一把上，沒有幾兩銀子，看得龍在山不高興，道：「才這麼一點點呀！」

有人大叫道：「擲啦，擲啦！」

龍在山果然擲出手上三粒骰子，他也果然又是個統吃的局面，

立刻間，龍在山精神又來了，當然，大伙也竊喜，龍在山又擲出骰子來，眞慘，這一把幾乎把龍在山的口袋掏光，摸空！

他只有三五兩碎銀子了，龍在山收起三粒骰子便往門外走去，到了這時候，他才表現出垂頭喪氣的可憐相。

這時候，龍在山心中想起了風陵渡，因爲謝拐子的寶藏他知道。

龍在山有意去拿謝拐子的寶藏，他心中也是不願意的，因爲他當初並未打算取謝拐子的寶物。

謝拐子是他乾爹呀，龍在山以爲，也罷，就算是向乾爹借來暫用吧，等贏了銀子再把借的放回去，反正只是借，而乾爹又已死了，不

借白不借。

龍在山的這個決定，令他的精神又來了。

* * *

愛賭的人，總是會爲自己找個理由的，賭上癮的人，是不會再論什麼仁義道德的，便父母也可以不要了。

龍在山的賭性已至忘我境界了，要不然他怎麼又會被人稱爲「賭龍」？

龍在山還沾沾自喜吶。

* * *

現在，龍在山又奔出洛陽城了。

龍在山好輕鬆，他還仰面看天色，微微的一笑，張開兩條長臂，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自語道：「眞好，而且太好了，太妙了，哈……」

他大步便往西北方走，這條路他已走得太熟了。

就在他走了不到十幾里遠處，山坡邊坐着一個人，這個人不是別人，乃紅紅姑娘是也。

不錯，紅紅姑娘還正衝着他微微笑吶。

龍在山一看，心中一緊，她怎麼來了？

但他不由自主的奔上前去，雙手一張便把紅紅姑娘抱住了，他也低頭吻紅紅姑娘。

紅紅竊笑，也抱住了龍在山。

龍在山道：「紅姐，我好想你呀！」

紅紅姑娘道：「你說謊！」

龍在山一怔，道：「我是眞心話呀，紅姐！」

笑笑，紅紅姑娘道：「你呀，你只想賭，我爺爺說過，你還會再賭下去，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的。」

龍在山道：「我是又回洛陽賭幾把，只不過我不會死心的，我一定要送妳幾件最好的，也送給宋爺爺最好的，我要娶妳呀！」

紅紅一笑，道：「憑賭金娶我呀！」

龍在山道：「那也是銀子呀，紅姐！」

紅紅道：「阿山弟，你打算再去弄銀子？」

「是呀！」

「所以爺爺叫我來了。」

「宋爺爺說什麼？」

「我爺爺說，你不要去西北方了，你倒不如躲在洛陽，等過了災艱再去山中找我。」

龍在山一聽，道：「我去西北方有災難？」

紅紅姑娘道：「你一定有災難，只不過我爺爺也不知道是什麼災難。」

龍在山道：「紅姐，妳又要走了？」

紅紅道：「我不喜歡繁囂，我同我爺爺喜歡住在大山裡。」

她推開龍在山，又道：「我回去了，你如果想往西北方，你可得小心了。」

龍在山怔住了，他沒有攔住紅紅姑娘，他也沒叫紅紅姑娘陪他去，就這樣，紅紅姑娘遠去了。

* * *

龍在山摸着袋中三粒骰子，他已與骰子結爲一體了。

龍在山此刻也想不通，他到底是喜歡紅姐，或是手中的三粒骰子。

他站在原地至少有半個時辰，龍在山還是一咬牙一跺脚，拔身便往西北方走去了。

西北方便是風陵渡。

* * *

龍在山奔向風陵渡，他並未再潛入水下，他是由老樹下的斷岸暗洞中進入石洞中去了。

* * *

現在，龍在山又潛入洞中的斷壁下，他的心中還眞的有些做賊的感覺，他是來偷他乾爹寶物的！

龍在山心中一直在叨念，「乾爹呀！原諒我，我只是向你老借一借，不久就會還你的！」

龍在山來過此地兩次，他沒有任何恐懼感，不知爲了甚麼，他這一回就有些害怕！

龍在山打定主意，他要盡快的取了乾爹的財寶，也趕快的離開此地！

此刻，龍在山已站在那個暗影石壁下面，他抬頭仰望上面，那是個凹洞，想上去，總得有輕身功夫！

這一點龍在山不在乎，兩丈八尺高下是難不倒他的！

就在這時，龍在山還雙手合什拜了一拜，道：「乾爹呀，對不起你老人家了！」

他話說完，立刻手脚倂用，騰空而上，人影上升，他雙手已攀住凹處，一用力，他坐在上面了！

凹處有個洞，但不深，龍在山急忙再燃起另一火把，他往洞中照過去，有一隻與那個突出的盒子一般模樣，安安穩穩的擱在那裡！

龍在山的心中一喜，他拉過寶盒挾在脅下，然後又飛身落下地面！

龍在山以手撫摸寶盒，還覺得沉甸甸的，想是在盒中放了不少金子！

龍在山哈哈笑了！

龍在山邊笑邊道：「乾爹呀，果然與你說的一樣，這寶盒你的乾兒子取到手了，哈……」

他放下寶盒在石頭上，這就要伸手去開鎖了，但他心中一緊，想

到宋爺爺說過，「到西北方有災難」，他怔了一下，但當他想了一下，不由啞然笑了。

「乾爹怎麼會坑乾兒子的？不可能嘛！」

他想到這裡，還是小心翼翼的往小鎖上扭動着，「卡」的一聲，小鎖拉斷了！

龍在山並不急於去開箱，他總得提防，雖然他以爲謝拐子是他乾爹！

於是，龍在山把頭偏，左臂手伸雙腿準備斜着閃，慢慢的，他的左手握着寶刀去挑那寶盒子！

「噌」的一聲盒子打開了，好一簇袖箭「噌噌噌」的四下射，龍在山來個就地翻滾，他滾出三丈，才覺得屁股上中了一支袖箭……

龍在山火大了，再站起來，更發覺中箭的地方有些痲，痲痛那表示袖箭有毒了。

龍在山不再找寶了，到了這時候他方明白，謝拐子的寶物根本不在這洞中。

謝拐子也沒拿他當乾兒子！

其實這原是應該明白的事情，龍在山曾殺傷過謝拐子，但謝拐子却反而利用了龍在山！

謝拐子甚麼人也，他會那麼容易的把寶物送給龍在山？何況他也知道龍在山愛賭！

* * *

龍在山邊往洞外逃，邊叫罵道：「謝拐子呀，操你老娘的，你騙得我好苦呀！」

龍在山奔出石洞，似沒頭蒼蠅般大叫道：「江湖江湖眞混帳，老子不愛在江湖上混了，哎喲！」

他發覺痲痛在擴大了，心中緊張了！

到了這時候，龍在山才想到紅紅姐來了，如果要活命，他必須去找紅紅姐，於是他咬緊牙關往大山中行！

龍在山只拚命走了不到五里路，突然聽得一聲冷笑道：「上當了，我的阿山兄弟上當了！」

龍在山循聲望過去，嚄，可不是紅紅姑娘過來了，她身後還有個老金毛狐狸吶！

龍在山急急的奔上前道：「紅姐救我！」

紅紅姑娘道：「就知道你會上當，你呀！」

龍在山道：「我中了毒箭，我半身發痲了！」

紅紅姑娘道：「來，我瞧瞧！」

她叫龍在山爬在一棵樹下面，脫了褲子看屁股，只見中箭地方黑紫一片，不由「嘖嘖」兩聲，道：「危險，危險，如是來遲一步，你完了！」

龍在山道：「痛是不太痛，痲木了！」

紅紅姑娘道：「毒箭就是這種感覺！」

她立刻用小刀切了個小口子，對那金毛老狐道：「來，你的了！」

那金毛老狐似是甚懂人語，低頭便在龍在山中箭的傷處好一陣舐吮，直到龍在山那地方流出紅色鮮血！

龍在山感到痛了，那個傷口由紅紅爲他上了葯才算完事！

「穿上你的褲子吧，嘻！」

「妳，笑甚麼？笑我光屁股呀，沒辦法呀！」

「我 笑 你 呀！ 嘻…… 光 腦袋……嘻！」

「你說甚麼？我頭上有髮呀，怎說光腦袋？」

紅紅姑娘笑指龍在山關元之下，道：「你那地方不是光赤溜溜嗎？嘻！」

龍在山立刻明白了，他也笑道：「我才十五歲，我還小嘛，再過兩年就有了！」

紅紅臉色一緊道：「不同你開玩笑了，你是個不聽話的小丈夫，我快要不喜歡你了！」

龍在山一驚，道：「不可以，妳若不喜歡我，我就死給妳看！」

紅紅姑娘道：「我問你，你爲甚麼不聽話？」

龍在山道：「我聽話呀！」

紅紅道：「聽話？你身上有我三粒骰子，我送你的時候便告訴過你，只能來一把，一把贏了就收場，你不聽我的，把銀子輸光了，是不是？」

龍在山一驚，道：「紅姐呀，我這毛病是上一輩子帶來的，只一到了賭桌邊，我甚麼也忘了！」

「所以你非輸光才完事！」

龍在山苦笑了！

紅紅姑娘又道：「你還有一件事不聽話！」

「甚麼事？」

「我爺爺叫你別去西北方，你怎麼偏偏不聽，而且很快的就不見你的人了！」

龍在山道：「紅姐呀，我也是上了謝拐子的當了，他告訴我，他的眞正寶藏在另一個斷崖上，誰知道我也會上他當呢，我恨死謝拐子！」

他忽的咬咬牙，又道：「娘的，謝拐子不夠資格同我爹娘埋一起，我打算挖他出來曝屍！」

紅紅姑娘却淡淡的道：「你不應該恨謝拐子！」

龍在山道：「爲甚麼？他想要我命！」

紅紅姑娘道：「你應該怪你自己！」

「怪我？我怎麼了？」

「你貪心呀，你如果不是貪心，你就不會去找謝拐子的寶物，

你就更不會差一點死掉！」

龍在山怔忡的道：「唉，我只不過去借，等我贏了再還他！」

紅紅姑娘道：「你還是貪，嗜賭的人壞在一個貪字上，我告訴你，眞正賭國高手是不會熬戰下去的，他們賭三兩把就走人，這種賭，贏多輸少！永遠佔上風，高手可並不是會玩詐喲！」

龍在山想到一心想學尤道士的賭技，大概那時候紅姐就知道了！

* * *

龍在山站起身來，他發覺金毛老狐對他直瞪眼，忍不住的去摸牠的尾巴！

龍在山看那狐尾巴接得很妙，便對老金毛狐道：「眞是對不起，那時候我砍了你尾巴！」

金毛老狐「吱吱」一聲，反而貼向紅紅姑娘了！

龍在山道：「紅姐，這金毛老狐還會吸毒呀！」

紅紅姑娘道：「我爺爺的調教，當然有異稟，阿山弟呀，牠是以德報怨呀！」

龍在山點頭笑笑！

* * *

紅紅姑娘走在前面，她向龍在山道：「在山弟，你還愛賭嗎？」

龍在山毫不猶豫的道：「不入江湖了，江湖實在太可怕了！」

「我是問你賭不賭了？」

「不入江湖，當然也就不賭了！」

紅紅姑娘笑笑，又問：「那麼，我問你，你忘了我們之間的關係沒有？」

龍在山道：「當然沒忘記……」

他訕訕一笑，又道：「在往日，我遇到危險，會不由自主的叫一聲『媽呀』，但這一回我却叫『紅紅姐』，妳果然來了！」

紅紅愉快的笑了！

她回眸淺笑道：「你學得嘴巴甜了！」

龍在山道：「說的也是實話呀！」

兩個人走着走着，不久就走到那個山神廟附近，看天色，天色已暗！

龍在山却動了心眼道：「紅姐，我有傷，我累了，咱們就在這兒歇到天明吧！」

紅紅姑娘道：「我知道你還能走，只不過我不會叫我的小丈夫失望的！」

龍在山很高興，拉着紅紅姑娘便往山神廟中走過去，但就在山神廟的破門口，已聽得有個蒼老聲音，道：「怎麼到這時候才到呀！」

老金毛狐已跑入廟中了！

那紅紅姑娘笑道：「爺爺，我知道叫你久等了！」

龍在山大吃一驚，道：「是宋爺爺呀！」

他兩人併肩走過去，果見那宋百忍老先生正端坐在案桌一邊，白眉揚處，一副仙風道骨樣子！

龍在山就要上去叩頭，却被宋百忍攔住！

那宋百忍看看兩人，一笑道：「在山吶，江湖日子好過嗎？」

「不好過！」

「你願在深山修練？」

「我下決心跟隨宋爺爺了！」

宋百忍一笑道：「我老人家與狐爲伍，你不覺得奇怪嗎？」

龍在山道：「人言狐可成仙呀！」

宋百忍道：「那是傳言，不可當眞……」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可以告訴你，如果研究狐的習性與動作，有許多事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龍在山的眼也睜大了，原來宋爺爺並非狐仙嘛！

他再看一邊的紅姐，心中竊喜！

就聽宋百忍道：「在山吶，我給你找個專門管你的人，你要不要？」

一怔，龍大海道：「誰？」

「我的小孫女兒呀，她可以把你管好的！」

龍在山道：「宋爺爺，我最喜歡紅姐了！」

宋百忍道：「好，今日吉時，你們就在這山神廟中，二郎神爲証婚人，老夫主婚，拜吧！」

龍在山心想：「還眞快呀！」

紅紅姑娘已頰飛胭脂紅，流目見眞情了！

他們兩人併肩跪下地，恭敬的叩了三個頭！

那宋百忍已自神案後托出兩件東西！兩張毛毯抛在地上，道：「今夜你們在此地洞房吧！」

他說完，又衝兩人笑笑，拉着金毛老狐便往山神廟外走去！

宋百忍似乎走遠了，但却又傳來他的話聲，道：「明天回福壽山，可別太貪玩！」

紅紅姑娘也回應，道：「是了，爺爺！」

龍在山也莫名其妙的回道：「爺爺，是了！」

引得紅紅哈哈的笑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秦蝶說出辛沁是「陰陽會」會長辛勤之女，母黃瓦是越南公主，辛沁是半人半鬼的人，其母以「賒命大法」，使辛沁還魂，以他們夫婦兩條命向冥冥之中的主宰暫時為女兒賒命三年，三年過後就壽終正寢……小余半信半疑，秦蝶帶他進入邙山陰陽會中，想証實自己說的不假，先找該會副會長齊叫天，齊帶他們到一冷地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挖掘藏寶　妙用無窮

終於看到了一口雕花巨大石棺，也可以說是石槽。

小余心頭的滋味是難以形容的。

齊叫天在石棺前移着石蓋，小余向內望去，猶如他自己淬在水中一樣，棺中清冽的泉水中躺的正是美極的辛沁。

小余一時激動，就要伸手入棺把她抱起。

「你……」齊叫天一臂格來，小余未防，被震退了兩大步，隱隱覺得此人的內力至為雄渾。

秦蝶面色微變道：「老齊，你……」

齊叫天知道反應過度，道：「我是怕余小哥眞的抱出少會主，而造成不必要的危險……」

秦蝶道：「那怎麼會？」

「我只是不能不提防萬一而已。」

小余望着棺中泉水中的辛沁，很少淌淚的他，已是流淚滿面了。

他凝視着辛沁，目光不忍稍離。

除了蒼白之外，猶如熟睡。

他抱過她，吻過她幾乎遍及全身。

當然，也有過夢幻似的激情。

可是，曾經軟玉溫香的人兒，卻殭臥在這石棺中，而現在說她是個死人又有甚麼不對？

小余的視野開始模糊，淚水流下了。

秦蝶道：「老齊，人死了？」

「沒有。」

「為何淬在冷泉中？」

「有些事我說了你也不懂。」

秦蝶道：「你說我們一定懂！」

齊叫天道：「這是一種『賒命法』，向司命之神暫時賒命三年，但在賒命期間，仍然要淬在冷泉中。」

「既然已經賒了命，就該和活人一樣才對！」

「那是因為本來辛姑娘已嚥了氣之後才施行『賒命大法』的，所以算是活死人，也可以說是死活人。」

「不，」小余堅決地道：「她沒有死！」

齊叫天笑笑道：「這麼說也可以。」

小余道：「她如果要出水，是自動還是要別人協助。」

齊叫天道：「和坐關類似，入水前她自訂時限，到了時候，她會自動醒來出水活動。」

小余道：「如果未到她訂的時間把她弄出石槽又會如何？」

「那很危險，像閉關者的情況一樣。」

小余有個心願，他要儘一切努力讓辛沁活下去，一直活到五十、

六十，甚至七八十歲，不計一切代價。

＊　＊　＊

齊叫天技巧地把兩人送出「陰陽會」以外。

小余不斷地唏噓，原來和他多次繾綣的可人兒是個半死半活的人，這怎能使他產生眞實感？

一朵解語花，善體人意，舉世無雙。

每當他需要援手時，她會適時出現。

但是現在，她還躺在冷冰冰的石棺泉水中。

「小余，我知道你的心情。」

「秦姐，妳不會妒忌吧？」

秦蝶苦笑一下道：「我不是女人？」

「這麼說大姐也會妒忌？」

「除非我不喜歡你！」

「大姐請原諒我。」

「我一點也不怪你，因為我只妒忌三年。」

這句話小余十分不順耳。

三年後辛沁一去不返，她就不妒忌，也可以說是樂了。

小余暗下決心，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使辛沁繼續活下去。

「小余，你在想甚麼？」

小余道：「我在想辛沁。」

「如果我是你，也會如此的。」

「大姐是位見多識廣的人，妳也許知道一些能使辛沁延命的方法。」

「我知道？」

「大姐見識廣闊，也許知道。」

秦蝶道：「小余，你把我估高了。」

小余道：「即使不能使她無限期地活下去，至少可以多『賒』幾年吧？」

「這箇我就不大清楚了。」

「大姐說過，要告訴我有關你的身份。」

「我是說過，但我也說過要三次以後……」

小余一怔，到目前為止，他們只有兩次。

只要再和她上一次床就成了。

只不過小余見到辛沁躺在石棺中的情景以後，百感交集，就忽然下了決心，不再和秦蝶上床了。

當然包括其他女人，除了辛沁以外的女人。

秦蝶也看出，小余對她不太熱衷了，但她不信，只要再來一次就可以知道她的身份而小余半途而廢。

在客棧中，秦蝶的挑逗是很技巧的。

她的眼神帶鈎子。

她的衣着暴露，可以隱隱看到乳溝。

甚至她的坐勢也很惹火。但是，小余鐵了心。

他忽然覺得辛沁很可憐，她只有三年的壽命，還是父母以十年壽限換來的，人生短暫，也就是所謂「蜉游人生」，而她却對小余無微不至。

這份熱情如何以言詞來形容呢？

秦蝶畢竟是女人，有兩次肌膚之親而吝嗇這第三次，這叫她如何能忍受？

女人有這種涵養嗎？

一連三夜，小余都故意避開她，秦蝶一氣之下走了。

小余反而猶如釋重負的感覺。

甚至他儘快離開了此鎭，他希望儘快找到小毛。

夏夜之行是一大享受。

即使急趕一點，也是渾身清涼無汗。

大約是寅時末光景，來到一條溪流邊。

小余在溪邊洗了個臉，也飲了些水。

站起來時，忽然發現一艘不太小的船自上游漂了下來。

小余打量距離約十丈左右，可以一躍而上。

船上好像沒有人，却有一柄帶鞘刀放在艙蓋上。

小余叫了幾聲沒有回應，拔身而起，落在船上。

他沒有看到人，但却相信，這船上曾經有過人。

因為船後梢上有炊具，不久前還使用過。

小余打開了中艙艙蓋，不由大為震動。

艙內仰臥一個人，竟是陶傳芳。

以前，他急欲找這個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人。

也可以說，他知道陶是個男人，但在潛意識中，却又像個女人。小余的目光落在此人的雙足上，不禁又是一陣失望。

這人雖有一雙蓮足，却不是男人。

因此推斷，這必是陶傳芳之妹陶桃。

陶桃不是已經死了？

的確，看她的睡姿，她是沒有氣息的。

就目前所知，陶桃已死，陶傳芳似尚未死。

雖然失望，能看到陶桃也好。

一試她的脈搏，果然是絕對靜止的。

只不過小余相信，陶桃被「陰陽會」控制，是個活死人，能四出活動，利用她來釣陶傳芳，套取他的秘密。

就在這時，又傳來了槳聲。顯然又來了一艘船，小余探頭

一看，果然，後面小船運槳如飛，似在追這艘較大的船，看速度即可知划槳的人內力不弱。

小余打量艙內，發現分內外艙，像套房一樣，只是內間的艙門半掩，小余閃入內艙閉上門。

當然，他留了一小縫觀察。

不久，小船靠在這船邊，有人跳了上來。

這人在艙口看了一下，稍後走了下來。

小余在內，向門縫中一看，天哪！太巧了，這是如假包換的「半天紅」陶傳芳一代名伶。

他是個男人，生了一雙蓮足。

這給人十分渾淆的印象，使人誤以爲他是女人，或者是一個男女不分的綜合體，而產生十分微妙的印象。

小余大氣也不敢喘。

這是一次千載難得的機會，因爲陶傳芳要弄醒陶桃。他蹲下來搓搓手，雙手中食二指先揉陶桃的太陽穴，然後再以左手二指揉她的印堂，另一手放在百滙穴上。

大約有盞茶工夫，陶桃睜開眼來。

小余以爲，如換了別人，見她睜眼必然會嚇一跳的。

陶桃坐起，打了個呵欠。

如今小余已知陶桃已死，就以另一種心情看待她。

是不是陶傳芳尚不知妹妹已死？或已知才會很熟練地把她弄醒過來？

「桃妹，妳在找我？」

「是的。」

「找我有什麼事？」

「兄妹之間，沒有事就不能常見面嗎？」

「桃妹，妳難道不知道自己的狀況？」

「我只是有一種怪病罷了！時好時壞。」

陶傳芳欲言又止，她似乎不知自己死了。

陶桃道：「哥哥似在逃避什麼？」

「妳也這麼說？」

「都以爲你是如此的。」

「說我在逃避什麼的人，才是別具用心呢！」

「哥，你有話不敢對妹妹說？」

「有什麼話我不敢說？」

「據說你知道一個大秘密。」

陶傳芳似乎震懾了一下，道：「什麼大秘密？」

「我也很想知道，只不過也只是知道而已。」

「小妹，妳居然也信這些謠言。」

「謠言？」

「看妳，連哥哥也不信了？」

「哥，我很難過。」陶桃泫然。

「難過什麼？」

「兄妹之間卻不能互信。」

陶傳芳喟然道：「小妹，這眞叫人痛心，是誰造這謠言？大哥會有什麼了不起的秘密？」

「大哥，你難道沒有？」

「小妹妳說，是哪一類的秘密？」

「有人說你知道一筆富可敵國的財富藏匿地點，以及所謂『太極圈』。」

「什麼叫『太極圈』？」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一種深奧的武功名稱。」

陶傳芳笑了起來。

「大哥，看樣子眞的沒有？」

「妳想，我只是一個梨園子弟，怎麼會有富可敵國的財物及太極圈？如果有，我不是早發了？」

陶桃一言不發，跳出艙外上了陶傳芳的小舟，運槳如飛地去了，陶傳芳叫了數聲都未回應。

他攤攤手連連長嘆，這工夫艙中忽然有人呼叫他。

他回身向艙中望去，不由大爲震動道：「是你！」

小余道：「對，我找你很久了。」

「找我幹什麼？」

「這話不是否定了我們的交情？」

「我是唱戲的，你是戲迷，咱們會有什麼交情？」

「好，先撇開這一點不談，你不是被害了？」

「沒有，我不是好好的？」

「爲什麼有人說你已被殺，且雙足被刖？」

「可能有人別具用心傳此謠言。」

「什麼別具用心？」

「你們眞的不知道？」

「『你們』，我們還包括誰？」

「上官羽也算一個。」

小余仔細打量陶傳芳，他之迷人，演技有關，一雙金蓮也有關連，但最重要的却是他的一雙傳神眸子。

一個旦角在台上能風靡觀衆，眼神是最重要的。

「半天紅」眞是名不虛傳。

此刻的余心齋，面對陶傳芳，却沒有「分桃斷袖」那種不正常的心態，純屬欣賞的心情，讚嘆不已。

「你剛說的別具用心究係何指？」

「當然是想使你和上官羽無法立足武林。」

「理由呢？」

「你們太敏銳，身手也太高，名高惹妒，樹大招風之說，應該知道的。」

「什麼人要使我們無法立足武林？」

「這就不好猜了。」

「會不會是『陰陽會』的人？」

「這是極容易產生的聯想。」

「還會有誰？不會是『太平天國』中人吧？」

「誰知道！」

小余道：「如說是想使我們二人無法立足武林，似乎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受到這種威脅。」

「只怕馬上就會到來，上官羽呢？見過嗎？」

「見過數次。」

「他對你如何？」

「尚可，但明年八月仲秋要對決一次。」

陶傳芳道：「人心難測，對任何人都不可太推心置腹。」

「你是指上官羽？」

陶傳芳顧左右而言他，道：「你的處境很複雜。」

「複雜？」

「對！複雜而危險！」

小余道：「是指哪一方面？」

「很多方面，例如，你現在交往的居然有人鬼不分的人物在內，你知道嗎？」

小余默然點頭。

「你似乎不在乎？」

小余正色道：「如果鬼也有愛情，又何必計較他是人還是鬼？相反地，人如無情，比鬼又如何？」

陶傳芳微愕道：「想不到你有此見解。」

小余道：「有時候我眞有人不如鬼的感慨！」

陶傳芳似乎大感失望。

小余却未發覺到這一點。

直到陶傳芳猶無意地把一雙蓮足伸到他的面前時，他才發覺這件事要小心處理才行。

在目前，爲了向辛沁的情感負責，不想招惹別的女人，陶傳芳是他崇拜的「乾旦」，也不例外。

「怎麼？改邪歸正了？」

「這怎麼能這麼說？」小余道：「談點正經的吧！」

「什麼正經的？」

「比喻說，有關傳說你知道一個大秘密什麼的。」

「大秘密？」

「怎麼？會是謠傳？」

陶傳芳笑笑，道：「你以爲呢？」

「如係謠傳，你不會失踪，而各方面的人都在找你。」

「各方面是指那些方面？」

「如『陰陽會』、『太平天國』以及清廷方面的爪牙。」

「你都知道些什麼？」

「例如你剛才使令妹復甦的手法，就不是一個名伶所應該會的，另外，以你的身份，似不該逃出三方面高手的追踪。」

陶傳芳道：「你說的也對，的確是奇蹟，但是，却被我逃過了無數的追緝及圍捕行動。」

「這眞是異數，你會武功吧？」

「粗通。」

「只怕是客氣吧？」

「至少我不如你和上官羽吧！」

「你是何時學的武功？」

「失踪逃亡之後。」

「還是話歸正題吧！你爲何要逃亡？」

「正如你所知道的，有人信了謠言，以爲我知道一個大秘密。」

「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到底知不知道那個大秘密？」

陶傳芳忽然以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睨着小余。

小余以爲，這眼神大有內容，也迷人極了。

當年，他爲這眼神而傾倒。

現在也不例外，他是男人，却有比女人更女人的魅力。

陶傳芳忽然微微嘆了口氣，道：「對別人可以說謊，對你，我不忍……」他垂下頭去，道：「我的確知道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就是你所知道的，一筆富可敵國的財富，和『太極圈』。」

「什麼『太極圈』？」

「連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告訴你藏寶地點。」

小余內心頗激動，如果他眞能告訴他，這份情感是十分感人的。

他道：「以前從未告訴過別人？」

「當然，除了你和上官羽，我會告訴誰？」

「上官羽可能還泡在『陰陽會』的石槽冷泉中。」

「他泡在泉水中幹甚麼？」

「誰知道？我也曾在那石槽中躭過。」

「好可怕！」

「的確，若非被人所救，只怕我也會和陶桃諸人一樣變成活死人或者死活人。」

「另外一些人是誰？」

「像郡王多昆，多昆的表姐齊琳格格，以及白珠子等，都是死人，但我們見過好幾次。」

「眞有這回事？」

「像令妹陶桃，不就是一例，你怎能使之復活？」

「其實陶桃未死，別人却以爲她死了。」

「沒死？無脈搏也無氣息，不是死了？」

「她只是被人作了手脚，偶爾會如此，想利用她套取我的秘密，八成是『陰陽會』，但我不上當。」

「你怎麼會使她復甦的手法？」

「是『陰陽會』中的人教我的。」

「誰？」

「副會主齊叫天。」

「他？過去一定捧過你？」

陶傳芳點點頭，道：「我現在告訴你這個秘密，那是在崆峒山的凌霄殿之後……」

只聞「咚」地一聲，船底破了個大洞。

船破了個海碗大的洞，水柱就飆射上來。

「咚咚咚」又是一連三下，顯然船下有水中高手。

他們似想在水底下生擒他們。

這三個大洞一開，船就迅速下沉。

小余道：「你的水性如何？」

陶傳芳才道：「不成！」

小余立刻點了他的穴道，這工夫船已下沉，小余把陶傳芳扯出艙外，在水底掙扎着。

這分明是一隻旱鴨子的形象，絲毫不諳水性。

水下有四個身着水衣水靠的漢子。

這些人當然都是水中好手。其中二人上去抓陶傳芳，另一人來攻擊小余。

他們所以要在水下解決，自然是怕小余攻擊，似乎在水下有手到擒來的把握。

那知事有意外，抓小余的人突然反攻爲守却已是不及，反被小余扣住了脈門，而去對付另外二人。

另外二人見陶傳芳昏迷，還以爲他灌飽了水。

這當然是由於疏忽大意之故。陶傳芳是艙中一進水時就被小余點了穴道的。

怎麼會一進水就被淹死了呢？

這二人自然知道「半天紅」陶傳芳之艷。

一個去握他的蓮足，一個去摸他臉。

過去欣賞他的「劈紡」，只能在台下過癮。

如今可以用手去觸摸，心中想什麼就有什麼。

在這情況之下，自然毫無戒備之心了。

結果這兩個一個被蹴中了腰部而重傷，另一個也被扣住了脈門，這些人是水中高手，但武功却不怎麼高明。

四人已被制住三人，最後一個亮出了分水峨眉刺。

小余胸有成竹，待此人攻近，就以被他扣住脈門的二人作肉靶子，往上一送。此人忙不迭地收回峨眉刺。

這人也很狡滑，知道小余是裝佯，並非眞正的旱鴨子，立刻改變目標想以陶傳芳爲人質。

但小余的反應太快，和此人同時到達陶的身邊。

小余雙手中還制住二人，就用脚攻擊。

此人不弱，小余僅用脚攻擊，還無法取勝。

只不過這人也無法擊敗小余。

小余又以雙手中被制的人去主動攻擊。

這人投鼠忌器，一味的閃避。

小余右手上一加勁，這人已被他的深厚內力震斷了心脈，左手仍制住一人，但騰出一手就不同了。

那人閃閃避避，躲躲藏藏，一味游鬥。

即使想游鬥也支持不久，已挨了兩脚。

小余一手扣住人質，另一手抓起陶的頭髮向上射去，那人還不放心，想在下面以峨眉刺施襲。

小余閃了開去，浮出水面。

只不過一出水不由吃了一驚。

原來附近有三隻小舟，上面各有二人。

這三舟形狀不同，似乎也不是一方面的。

他隱隱看出，其中一舟上兩人之一是「陰陽會」中的「大頭伽藍」樊橋，在賭場中見過小余。

另一個不認識，可能比他的身份稍高些。

由於樊橋在操槳，可知他的身份比另一中年人低些。

第二個小舟上兩人一老一少，老的在六旬左右，鬚髮皆白，小的只怕未超過二十一二歲，看來却非庸手。

這是哪方面的人？還看不出來。

第三個小舟上是兩個中年漢子，都在三十五六歲左右。

這兩個漢子之一道：「余少俠，我兄弟兩人是來援助陶傳芳的，有需要自管吩咐下來。」

「不敢！」小余浮在水面上，却要提防水下之人，這兄弟兩人之一下水，不久把那人弄了上來。

可見此人的身手果然不凡。

下水擒人的漢子道：「余少俠請上本舟來。」

這人叫操槳的划到小余身邊。

這工夫另一舟上的一老一少也有了動靜。

老人道：「余少俠，別上了賊船！」

那漢子厲聲道：「老賊你敢罵人？」

老人道：「試問，你們兩位是不是清廷的鷹犬？」

兩漢齊聲吆喝，似在否認。

老人道：「另外一舟上的人乃是『陰陽會』的。」

這一點當然錯不了，因爲小余認識「大頭伽藍」樊橋。

樊橋却道：「老賊，你又是甚麼來歷？」

老人道：「老夫來自武林，不在幫會。」

似也無人指出這一老一少的身

份。

小余道：「前輩貴姓大名？」

老人道：「老夫譚信……」

「原來是鼎鼎大名的『雲中雁』譚大俠！」

「不敢。」

小余聽說過此人，却未見過。事實上現場諸人都沒見過此人，小余以爲還是上此人的船可靠些。

小余要上老人的小舟，另外二舟加以阻撓。

三舟一齊向小余處集中，就動上了手。

這一老一少十分了得，對付另外二舟上四個人並不太吃力，因而小余才能趁機把陶傳芳及另一個被他制住的人弄上小舟。

樊橋那舟上的另一人較厲害，在三個小舟上躍來竄去，十分活躍。

只不過老人和年輕人配合得很好，不久就擊退了其餘的，小舟靠岸，小余解了陶傳芳的穴道。

另一被制的漢子被丟在一邊。現在那些人又撲上來，他們以爲在陸上會有辦法，結果更是不濟，每人都中了幾下，不支而退。

「譚老前輩援手之情就此謝過。」

「余少俠何必客氣，不知余少俠要去何處？」

小余道：「由此往東北去找在下的友人。」

年輕人道：「眞巧，我們也由此往東北！」

老人譚信道：「搭個伴兒也省得路上無聊。」

小余要審問那漢子的口供，以爲不大方便。

老人道：「余少俠不必介意，如不方便，我師兄弟兩人中先走一步吧……」說畢抱拳離去。

小余立刻解了那漢子的穴道，却要他躺着，小余道：「說，你們剛才是爲陶傳芳而來對不？」

這人不出聲。

小余不願浪費時間，在他的肋骨上揑了兩下，此人太陽穴上的青筋都繃起來了。

「說不說實話？」

「說……說……我和那一老一少是一邊的。」

「甚麼？譚信和那少年人和你們一伙？」

「是的。」

「你們是哪一方面的人？」

「『太平天國』……」

小余心頭一緊，果然對付他的人立刻就來了。

三方面的人全到了，但不是大批地出動。

一批是清廷的人，另一批是「陰陽會」的。

小余道：「你們奉命劫持陶傳芳？」

「一是劫持他，二是殺余少俠。」

「劫他的目的何在？」

「據說他知道一個大秘密。」

「狙殺我的目的呢？」

「因爲你可能是知道此事最多的人……」

小余道：「我看在你忠實份上，放你一馬。」

「少俠請在我身上弄點傷吧！」

「多重的傷？」

「把我的左臂扭折即可！」

小余道：「扭折之後不一定能接好！」

「即使接不好，總比沒有命好些！」

小余心想這種部下就太危險了，稍後把他的左臂扭折放了他，小余道：「陶老闆，你的秘密還沒有說完呢！」

稱梨園中人，過去都稱「老闆」。

陶傳芳道：「我知道的只有這些。」

小余道：「崆峒山的面積很大。」

陶傳芳道：「上天不負苦心人，只要你有恆心，必能找到。小余我走了。」

「你要去何處？」

「去救上官羽。」

「我也要去救他。」

「這事交給我，你應該去找寶藏。」

小余道：「陶老闆，似乎你對寶藏不感興趣。」

陶傳芳淡然道：「我重視情感，我以爲那都是身外之物。」

小余忽然覺察到，陶對他感到失望了，這當然是因爲對他期望過高之故。

只不過他下了決心，要對得起辛沁。

即使得罪了陶傳芳也在所不惜。

陶傳芳要走，小余道：「萬一遇上剛才那些人物怎麼辦？」

「只要不是一起上，我不在乎。」

「陶老闆，可否告知告訴你那個大秘密的人是誰？」

陶傳芳想了一下，道：「郡王多昆！」

「他不是死了？」

「對，是他生前對我說的。」

「他的死和知道那秘密有無關連？」

陶傳芳攤攤手，道：「這我就不大清楚了。」

兩人珍重分手，小余去了崆峒。

他不是好財貨的人，也不是熱衷甚麼武林第一高手，或獨步天下

的人，他只是好奇想印証一下。

如果在以前遇上陶傳芳，他不敢說自己會不會迷上他，甚至發生甚麼更進一步的情感。

現在他下定了決心，要對辛沁負責到底。

＊　＊　＊

平涼崆峒山，自古即道家發祥之地。

史記五帝紀：黃帝西至空桐，登雞頭。

「空桐」即指崆峒山。

「雞頭」也是指該山的主峯。

陶傳芳告訴他的「凌霄殿」，就在那主峯上，而寶藏就在主峯凌霄殿之後。

凌霄殿很大，後面的地方也很大，是一片松林，要掘寶藏，談何容易，總不能把這一帶全都翻過來。

小余仔細勘察，希望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一連兩天都未發現甚麼。

崆峒派已沒落，但這凌霄殿中還有數十個道人。

這天晚上小余在這松林中徘徊。由於星月無光，林中極暗，忽然發覺被人自背後偷襲。

小余的反應不慢，也被輕輕掃了左肩背一下。

這是因爲他心中在想辛沁。

這一分神，差點被對方得手，迴身一看，竟是上官羽，上官羽失聲道：「原來是你！」

「也沒有想到你也會來。」

「是誰告訴你的？」

「陶傳芳。」小余說了在水中大戰數撥人之事道：「你呢？也是他？」

上官羽點點頭道：「也是他救我出來的。」

小余道：「我低估了他。」

「我也曾低估了他，其實他是個高手。」

「眞是想不到。」小余道：「他告訴你寶藏在此，可有精準的地點？」

「他只說在凌霄殿後面！」

「這後面佔地不下數十畝，怎麼個找法？」

上官羽打量四周道：「他會耍我們？」

小余不出聲，他以爲有此可能。

他曾發現陶對他很有意思，而他却故作不見。

這在陶傳芳來說，是很沒面子的事。

這天晚上，兩人選了個位置掘了一夜，結果甚麼也未掘到，又匆匆掩埋，兩人不能怪陶傳芳，以爲是自己太大意沒問清楚。

這工夫四周出現了人踪。

略一打量，看出這些人必是崆峒派的道人。

爲首的是一位四旬左右的全眞道士。共三十餘個。

道士們打量被掘過的土地，一個三十來歲的道士沉聲道：「何方歹徒在此挖挖掘掘？」

上官羽道：「出家人口下留情。」

那道士道：「對爾等小丑何須留情？」

上官羽正要發作，那爲首的道士手一揮，道：「這位施主莫與他一般見識，不知兩位施主在此挖甚麼？」

小余還眞無法回答這句話。

上官羽道：「在下有位友輩被人害死，據傳埋骨此處，我兩人來此是爲了印証這件事的。」

中年道人哂然道：「只怕未必如此！」

上官羽道：「若非如此，你說我們在挖甚麼？」

中年道人道：「還是心照不宣吧！如兩位就此停止挖掘，既往不咎，兩位施主請吧……」

上官羽道：「未找到之前，我們不會停止的。」

那原先說話的道士暴怒道：「狂徒放肆……」

越出中年道士撲上，向上官羽力砸一掌。

上官羽算是青年中的高手，未接掌也知了得。

他以八成的內力一接，那道士大力一震，連退三大步，顯然，他現在才知道這兩人非同小可了。

道士沉聲道：「你們是何人？」

中年道士哼了一聲道：「連這兩位施主你都不認識，未免讓人恥笑，退下去吧……」

道士悻悻地退下，中年道士道：「兩位可是武林中青年頂尖俠士余心齋和上官羽兩位少俠？」

兩人抱拳，同聲道：「不敢，正是區區！」

小余道：「道長，莫不是崆峒派門主一元前輩？」

一元道人道：「正是貧道，不論兩位想找甚麼，相信已証明此處甚麼也沒有，如兩位願在此作客，盤桓數日，本派竭誠歡迎，如無意賞光，請不要再挖掘了！」

上官羽道：「我們兩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一元道長臉色一沉，道：「敝派近十年來，雖已沒落，却還有自主之權，任何人再在此挖掘，絕不坐視。」

上官羽道：「帝王一直被稱爲家天下的大地主，連這一點我都不信，一個小小的崆峒派算得了甚麼？憑甚麼把這些地據爲己有，我以爲誰都有資格處理這些土地。」

一元冷笑道：「土地也許本爲

天下人之土地，但最初來此辛苦開懇經營的功勞可以一筆抹煞了？」

小余正要阻止上官羽繼續把場面弄糟，但他又開了口。

上官羽傲然地道：「在下說過，不達目的永不停手。」

衆道人想一擁而上，一元阻止了，而且率衆離去。

小余道：「你怎麼如此火爆？」

「我們挖掘干他們甚麼事？」

「此處是該派的土地，人家有資格干涉！」

上官羽道：「小余，你不想挖了？」

小余道：「我以爲應該再問清楚。」

「那麼一來，崆峒派的人必然會繼續挖掘。」

「你是說他們知道我們挖掘甚麼了？」

「那還用問？」

「也不見得。」

上官羽道：「小余，今夜再挖！」

「那恐怕會有火爆場面。」

「那也在所不惜！」

「上官羽，我以爲這件事有點……」

「你如果要打退堂鼓，我不怪你，我還要繼續。」

這天晚上兩人又在挖，但不久一元又帶人來此。

上官羽不賣帳，先是語言衝突，繼而出了手。

那個三十來歲十分衝動的道士是一元的首徒，他和另一三十左右道士聯手對付上官羽，也未拖過三十招，兩人各挨了一下。

再加上兩個，四對一居然仍在三十招左右挨了打。

一元大袖一揮道：「你們退下，讓爲師的試試！」

上官羽看看小余。小余當然不能袖手。

小余和一元對峙，別人不便出頭。

一個是崆峒派的掌門人，雖然該派已沒落，畢竟是一派之主。而小余却是一位青年捕頭。

捕頭不算甚麼，小余的技藝名氣更高。

小余抱拳道：「掌門人請！」

一元道：「余少俠先請！」

小余不再客氣，先出了手。

他先以七成內力出招，發覺雙方力道差不多。

再以八成出招，也差不多。

一派之主，的確非比等閑。

小余再加到九成，這一次略見高低，一元被震退了半步，現在小余已測出了對方的內功實力。

在招術上，小余的精微機變，比較高明。

一元厚實穩沉，但五六十招下來，兩人分不出高下。小余以爲已方理屈，很是爲難。

如果傷了一元，他那一世英名不保，於心不忍。

要是敗給他，也沒有這個必要。

他希望能在緊要關頭時適可而止。

七十招時，小余道：「道長，我們並沒有深仇大恨對不？」

一元道：「正是。」

「你我實在無必要拚得你死我活對不？」

「貧道也有同感。」

小余正要收招，上官羽道：「小余，崆峒派的人多，你是不是怯戰了？」

小余還未回答，上官羽又道：「一元道長乃一派之尊，不分勝敗而收手，人言可畏呀！」

這麼一來，小余並未收手。

一元也格於自己的超然身份，沒有收手。

如他收手，似乎確有怯戰之意了。

百招之後，二人都較上了勁，以九成五的內力貫於招術上力拚。

一派之主不能敗，小余也不想示弱。

小余對上官羽這人却打了個問號。

他爲何要唯恐天下不亂？

在一百二十餘招上，小余施出一個奇招。

這是小余極少用的招術，只有在對付上官羽時用過，也相當有威力。一元一時無法破解，衣袖撕裂。

小余正要後退，十來個道士已經衝了上來。

一元大聲喝止，但這些道士已失去了理性。

他們以爲小余和上官羽等於是欺人太甚，找上門來找碴，這十來個都是一元的師弟及大弟子。

只不過小余見他們齊上，動了眞火，下手就不留情。

連傷三四人，於是三十餘人齊上了。

一元道長並無鼓勵部下羣毆之意，但由於兩小來此亂挖亂掘，且十分霸道，也動了肝火。

出家人不動肝火那也是不大可能的。

一元不出聲，小余可就慘了。

他發現上官羽這工夫已不見影子了。

不論他有多犀利、高超，一對三十，而且有兩個四十左右的道士是一元的師弟，力拚之下，小余雖然傷了對方五七人，但七八十招後，他已攻少守多了。

一元不出手也不喝止。

對年輕一代的大出鋒頭，一元

多少也有點妬忌。

百招之後，小余又傷了三四個小道士，但他也開始失招挨打了。很難說在他不支倒地之下，這些出家人會否趁機殺了他。

上官羽在緊要關頭溜走，這是他絕未想到的。

他挨打的次數越來越多。

看來小余支持不了兩百招。

這工夫小余再中一拳一脚，踉蹌退了步，後面又有人踩了他兩脚，他往前一栽，前面至少有五七人在等着他。

這一次每人只要給他一脚，只怕要倒地不起。

就在這時，一條似有似無的身影一閃而至。

應該說是飛瀉而至。

「蓬啪」一聲中，在眨眼間足有七八個道士被砸了出去。

其中有一個竟是一元的師弟。

這突變震住了所有的人，但一元例外。

他往上一撲，道：「女施主好高超的身手！」

小余念在一元成名不易份上，且剛才羣毆也沒插手，他道：「道長請勿插手！」

一元怎能不插手，屬下傷了近二十人之多，連師弟一極也在受傷之列，他能退縮嗎？

一元一上，來人只用了五招半就推了他的右肩背一下，栽出三大步。

原來來人是辛沁。

小余說不出內心的興奮和另一種絕望。

他暗暗決定，要儘量抽出時間和她相處。

效法古人「秉燭夜遊」的珍惜時光雅興。

小余道：「我們走吧！」

二人迅速離開了現場，一極拍拍身上的泥塵，恨聲道：「師兄，這個年輕女人是何來歷？」

一元道：「大概是『陰陽會』的人。」

「『陰陽會』的人據說在抓余心齋，怎麼會助他？」

「這就不明白了，只不過男女間一旦動了情，又當別論。」

小余和辛沁携手奔掠，一口氣奔出十餘里。

夜，不冷也不熱，但她的手却是涼的。

小余有幾次想問她，但話到口邊又收了回去，他希望知道，世上是否還有一種方法使她活久些，或者再延長幾年？

只不過他不忍觸及這個問題。

「阿沁，我們可不可以不離開？」

「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妳一離開我，我就想你！」

「能保持不斷地想，不也很好？」

「永久相聚就不必受那相思之苦！」

「心齋哥，小別勝新婚，小別不是能增加情趣？」

「但是我希望從此不要分手。」

在十六里外的一個小鎭上，自後墻越入一宅的後院，這是一家大客棧的後院，無人居住。

因爲此刻已近四更，客棧大多關了門，而此屋既然空着，明天再補繳房錢也是一樣的。

多麼美妙的夜晚，又是多麼悽迷的夜晚。

三年，在一天天地減少。

他們相聚的日子在歡樂中溜走。

沒有了辛沁，那日子怎麼過？

抱着辛沁，像擁抱着全世界一樣。

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可比，秦蝶已夠特別了，但無法和辛沁比擬。

她的玉體是絕對的完美，即使用放大鏡也難在她的全身任何部位上找到一個小疤痕。

她很窈窕，只不過她胸部却很挺拔。

一般來說，瘦的女人很小具有這種條件的。

那種無限的溫柔和身體上的一些特別的優點，使人有無與倫比的震撼，甘願埋葬在這無比的溫柔之中。

辛沁是個絕對的女人。

一夜纏綿，却不忍割捨。但是，辛沁又要走了。

「辛沁，爲什麼來去匆匆？」

「我有事！」

「妳沒有事，妳會有什麼事？」

「只要是人都會有些俗事的。」

「妳不會有。」

「爲什麼？」

「妳的事部下可以爲妳張羅的。」

「部下？什麼部下？」

「『陰陽會』的部下。」

辛沁突然楞住，小余自悔孟浪。

「阿沁……原諒我……」

「心齋，你還知道些什麼？」

「我……只有這些了。」

「還有吧？」

「沒有了，阿沁，我只希望能常和妳廝守，不要稍聚即離好不好？阿沁，妳是我全部的生命。」

「心齋……我也不想離開你，可是……」

告訴我，妳有什麼困難？這困難可有什麼解決之道？只要有，不論有多難多險！我都願去爭取。」

「心齋，我也沒有甚麼大困難哪！」

「如果眞的沒有，何不多聚些時日？」

「爲了保持『小別勝新婚』，我還是主張不要太熱。」

「阿沁，妳要去何處？」

「不談這些好不好？你又不是小孩子？有件事我倒要提醒你。」

「甚麼事？」

「上官羽的來路你知道嗎？」

「他是『九指居士』之徒，這一點沒錯。」

「我不是指這方面，我是指他在這三方面中屬哪一方？」

小余微愕道：「他會是清廷的走狗？」

她搖搖頭。

「是『陰陽會』的？」

她仍然搖頭。

小余一驚道：「他會是太平天國的人？」

「對了！以後要小心他，暫時看來，他和你同病相憐，但最後他爲了自身利益，八成會出賣你。」

「阿沁，關於那個大秘密，妳知不知道？」

「不知道。但要說在崆峒山上這一點我表懷疑。」

「陶傳芳會騙我？」

「心齋哥，你可知道陶傳芳是哪一方的人？」

「他只不過是一個『乾旦』而已！」

「他是清廷的錦衣衞……」

「他？這恐怕……」

「你不信是不是？」

「阿沁，這怎麼可能？」

「若非如此，陶傳芳怎麼會和多昆郡王那麼熟？」

「那是因爲多昆捧戲子玩票。」

「如果是捧戲子，又怎能把那大秘密告訴他？」

小余道：「阿沁，妳知道得太多了吧？」

辛沁道：「在『陰陽會』來說，我知道的不算多。」

「妳是說陶傳芳根本不知甚麼秘密？他說的秘密是假的？」

辛沁道：「這一點我也不敢武斷，但可能性不大。」

「那麼他又爲何和上官羽來挖掘？」

「要你們的成份很大，你看不出來？上官羽剛才鼓勵你和一元道人火併，不願你們和解？」

「是有這回事兒。」

「如果是朋友，在緊要關頭他會溜掉？」

小余不出聲了。

「心齋哥，我要走了，你也走吧！」

「不要掘了？」

「至少目前也掘不出頭緒來！」

兩人珍重分手，但小余暗暗跟上了她，他一定要弄清，她匆匆分手要去幹甚麼？

他追得相當技巧，但天快亮時還是把人追丟了。

小余十分懊喪。

這一分手，又不知要多久才能重聚。

只不過似乎只要她想見他，準能立刻見到似的。

現在她的時間只有兩年多了。下次他要求她，在她有限的歲月中長相廝守，一寸也不能浪費。

找了很久仍未找到，凝望霧氣氤氳的原野，喃喃地閉目禱告上蒼，「過往的神祇在上，若能使辛沁多活十年，我願折壽與她同生同死！」

好像有人「嗤」地笑了一聲。

小余一驚，回頭望去，三丈外站定一人。

如此深夜，四野無人，而此處又比較開闊，人家到了三丈內他還未曾覺察，此人的身手就可想而知了。

此人身材中等，衣着隨便，但儀容不俗。

身上未見甚麼兵刃，但小余知道必是頂尖高手。

小余道：「是尊駕剛才發出了笑聲？」

中年人道：「正是。」

「有甚麼可笑？」

「當然可笑，過往的神祇救不了你的親人。」

「心誠則靈！」

「你的心誠嗎？」

「我以爲夠誠。」

「你對那少女的情感夠純嗎？」

「當然。」

中年冷冷一笑道：「未必！」

小余道：「尊駕何人，竟然如此肯定？」

「在下可以肯定你不純，你也不能肯定你對那少女夠純。」

「爲甚麼？」

「不是還有個女人夾在中間，還有個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人使你牽腸掛肚？」

小余一驚，吶吶道：「尊駕對在下的事知道的不少？」

「也不能算多！」

小余正色道：「以前有之，但認識這位女友之後已經斷絕了！」

這人忽然疾言厲色地道：「不是馬上斷絕的，我說你對她的情感不純，就是指這一點。」

小余心頭一震，因爲的確如此。

他認識了辛沁並未馬上和秦蝶斷絕往來。

小余內疚在心，長嘆一聲垂下頭來。

「你對不起辛沁，欺騙了她的情感。」

「不，我不是故意的。」

「那和故意又有甚麼分別的？」

「尊駕到底和辛沁是何關係？」

「你已經沒有資格問了，你自絕了吧！」

「自絕，我爲甚麼要死，我要和辛沁一起走。」

「我要你馬上死！」

小余望着此人，眼見他走了過來，步履沉重，又不像個高手。這人走近就出了手。

這招式竟是土得不能再土的「霸王敬酒」。

就是剛學武功的人也能把這一式施展得像模像樣。

小余當然並不敢這麼想。

一接之下，果然是變化無窮，絕非莊稼把式。

小余才接了三招，不由大吃一驚。

他以爲，不論如何賣力，也可能接不下人家二十招。

自出道以來，見過高人奇士不少，但他從未有此悲觀的想法。

這人的招式太犀利太詭譎了。事實上才接了十七招，他已被制住了穴道，倒地不起。

小余心中難過，但沒有話說。

這人背向着他良久才道：「你怎麼不說話？」

「技不如人，夫復何言！」

「技不如人不丢人，良心不如才是恥辱。」

小余又不出聲了。

中年人道：「你承認對不起辛沁？」

「對，我承認了！如果你能使她延長壽命，我願意馬上死。」

中年人道：「延長她的壽命並非無法，而是怕你無此恆心！」

小余一字字地道：「我的恆心不容置疑。」

「那麼你去找『太極圈』，能找到這個，辛沁延命的可能就大大增加了。」

小余大爲興奮，道：「眞的如此？」

「當然，但『太極圈』又豈是容易找到的？」

「請問，有人說巨大寶藏及『太極圈』藏在崆峒的凌霄殿後，這消息是否可靠？」

「雖不可靠亦不遠矣！」

「這話怎麼說？」

「我以爲秘密是在崆峒，但未必是在凌霄殿之後。」

「是陶傳芳騙我？」

「多些思考吧！」

小余想了一下，再看那人，已不見了。

就像消失在空氣中一樣，他以爲自己可能又遇見了鬼，因爲近來見鬼的次數太多了。

至少是「陰陽會」中石棺中泡過的活死人。

只不過稍後他忽然有所領悟，由於想起那中年人頗似辛沁，他以爲可能是辛沁的父親。

如果是辛沁的父親，就是「陰陽會」的會主。

此人的話應該是不會錯的，找到「太極圈」必能救辛沁，由此可見「太極圈」之難找，連辛勤這位武林奇人也未找到。

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十分寶貴的線索。

他要全力卯上去找「太極圈」。

* * *

小余躺在客棧房間內床上，他睡不著。

至少目前該找到陶傳芳，問明寶藏地點之事。

只不過到何處去找他呢？

上官羽和他又是貌合神離，小毛也不知在何處。

一想起辛沁的時日不多，就心焦如焚。

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屋內站定一人。

屋內無燈，但可以看出是個年輕人。

小余隱隱看出，這年輕人有點像小毛。

「小毛，是你嗎？」

這人不答，寒芒一閃到了他的頸部。

小余心頭一寒，這當然不是小毛了。

小毛較矮，此人稍高，身手也高得多。

小余連閃三刀，道：「你是什麼人？」

這人一刀緊似一刀，小余在黑暗中閃避，險象環生，拔出劍來，他是很少亮劍的。

這年輕人固然厲害，但和小余較上勁却差了些。

不過十一二招，這人自知不敵，穿窗而出。

小余怎會放過？至少也要弄清他是什麼人。

以輕功來說，此人也不如小余，追出不遠就追上了。

「你是……」小余忽然隱隱看出，這年輕人很像一個人，但一時又想不出來，他忽然想起，這年輕人很像「陰陽會」副會主齊叫天。

「你是齊叫天的什麼人？」

年輕人不出聲，只想逃走。

小余以爲，八成是齊叫天之子，却又不敢肯定，他極不欣賞這種人，手下加緊，未出五十招，點了他穴道。

「你明明是齊大俠的後代，爲何不敢承認？」

「是又如何？」

「試問，你是不是專程來行刺我的？」

「不是。」

（未完・八）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